甲骨文字集釋

第三卷

李孝定編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小

小 藏一〇一、三、小 拾七、九、小 拾七、十四、小 前一、三、四 小 前一、六、六 小 前一、六、七、小 前一、二四、三 小 前四、二七、五 小 後上、十八、六 小 後上、二十、八、小 後上二六、六、小 後上、二八、八、小 菁三、一、小 甲、一、十、一、小 甲一、二六、四 小 甲一、二九、七、小 戩十六、四、小 戩二三、十六

商承祚曰「祚案小卜辭作三點示微小之意與古金文同許君訓『从八丨見而八分之』殆非初誼矣」見類編二卷一頁

葉玉森曰「說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八分之』按契文作小蓋象細小如雨點形故亦借作省文雨如甲骨文字一卷十葉『缺日允小小』即雨之省文辭言某日允雨也又有作小者前編四卷四二葉『雨小』又五五葉『牛

少 小 小 羅振玉釋少王襄釋𠂤予按殷虛卜辭四〇一版「乙巳卜㞢小臣其
𥎦又小臣之小正作小知小少同字上舉二辭固言而小平小也篆文之
少亦即由小變衰盤形少之少作𭻂仍从小知古本無少字」
按說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八分之」卜辭作上出
諸形本象物之微細之形篆文之小即由小形衍變許君之說係就篆體
為言故有丨見而八分之之說實則字固不从丨八也後世解說文者
每從闡於許說均就丨八會意為訓非古誼也古文小少每不分以其形
近義後相因也金文作小盂鼎 小靜簋 小宅簋 小遣弔簋 小令簋 小易簋 小辛巳簋 小遣小子簋
小大毛公鼎小大二字合文

拾七、十五　前四、四二、五　前四、五五、三　前五、四十、二　甲編二九〇四　乙二六　續四、六、一　粹八一六

羅振玉曰「篆盤沙字作　从　與此同」見增考中七十四頁

王襄曰「古雹字。許說『雨冰也。从雨包聲。』古有雨小象雹冰點凝聚之形。殷契雹作　說文雹古文作　此皆有雨或釋少文見本編二」見類纂十一卷第一冊五一頁

又曰「小古少字。少小古為一字。辭云『貞今日酒小宰于』小宰即少宰」見類纂第二卷第一冊四頁

按說文「少不多也。从小丿聲。」卜辭作上出諸形與小同意。古文少小互訓通用。不多則小，義亦相因也。許君以為形聲丿，殆為[illegible]區處之切於少聲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不省蓋係此字本非形聲許君誤據篆文立說故致扞格耳金文作小吉日壬午劍小楚王酓志盤少齊侯簋小齊侯鎛其見由小至少遽鐘之遽

〔補〕王襄又曰「小古霝字說文霝古文作𩆜象水點之形此作小亦象水點之形省雨殷契霝作𩂣亦省雨同例或釋少寰盤沙作𣲡从少作小亦可通此疑『小』為象散不之形非少字也」見簠室天象十五頁

按小少為抽象之象形說見下八字注其所象不一物王氏舉霝霎二字之古文則謂可省雨霎字不當釋雹說詳雨部按此二字皆有雨而其形已具霝字有雨則損於晶是之古文外皆作小則所象何物實難確指何以知其必為霝字且如王氏言字如不省則於契文當作𩅦又無雨字何為乎王說非也

)(

)(藏六·二·四·)(藏一·二五·四·)(藏一·四五·四·)(拾三·十五·)(前一·六·六·)(前七·十八·三·)(前七·二九·四·)(後上·六·七)(後上·十六·十·)(後下四一·十二·)(菁四·一·)(甲一·十二·十七·)(甲一·十四·十二·)(戩十八·十一

馬敘倫曰「八字本是畫成兩臂變做篆文纔成了八字」見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載馬氏學術論文集三八頁

于省吾曰「說文所釋紀數字以八字為最是按栔文八字作)( )(金文作)(八 小篆作)(形均相倣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就形言之許說與初文之義當不相違至許氏以一為道立於一 二為地之數三為天地人之道四為象四分之形五為五行六為易之陰數七為从一微陰从中衺出九為陽之變十為東西南北均傅會之肥說不足據也見駢三第三

十至三十三頁釋一至十之紀數字

按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栔文金文並同。許云象分別相背之形者，乃抽象之象形。其分別相背者，可以為人，可以為物，可「一」以為一切分別相背者之象焉。馬氏謂是畫成兩臂，說失之泥。此蓋與小少之象形同意。王筠說文釋例云「八下云象分別相背之形，案指事字而云象形者，避不成詞也。事必有意，意中有形，此象人意中之形，非象人目中之形也。凡非物而說解云象形者，皆然。」其說是也。又名家釋紀數字者，分別見於由一至十諸字之下，讀者參閱之可也。金文作八（許尊 林）八（善夫克鼎 林）八（輕庚 林）八（取卣 卣）八八（寡兒 林）八（齊鄦庚 林）與栔文小篆並同

分

分藏三八·四 分前五·四五·七 分甲編二一二四

按說文「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金文作分鬲攸比鼎分分邾公牼鐘分畢鼎分大梁鼎分己侯簋分寢父甲觶分曶鼎與契文並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曾

[曾] 甲編八九五 [曾] 乙八八一〇 [曾] 續二、二四、四 [曾] 前六、五十四、一 [曾] 前六、五十七、七 [曾] 後下、二四、十一 [曾] 甲、二、十七、二 [曾] 拾、五、六 [曾] 前六、五十四、六 [曾] 前六、五三、七

葉玉森曰「說文『甾，艸生于田者，从艸从田。』此正象甾生田中形。卜辭从田之字每變而作田，如[?]之作[?]，[?]之作[?]，[?]是前二辭之異文，省甾及他辭之[?] 前六、五七、六 年甾 後下、二四、十一 犬甾 甲二、二十七、二 亂甾 拾、五、六 為甾之六種」見前釋六卷四十九頁

于省吾曰「葉蔡說殊誤。契文从艸之字習見，無作八川者。甾即金文曾之初文。說文『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㘻聲。』按古文曾字無从田从曰者，許說失之。金文曾字曾伯簋作[曾]，簋作[曾]，曾子中宣鼎作[曾]，曾大保盆作[曾]。契文甾字與曾伯簋曾字上从甾形同，是曾字初文上兩畫與田形

相連積漸變化離析為二。栔文从巛甾作𠕁者猶卓之或作𠁥。其从田亦作由者乃省畫，猶界或作畀是也。栔文作甾，而金文作𤰞者，古文从卌與各每無別，故栔文周字作囲，金文或作𠱩；栔文𠂤每作𤰇，商亦作商；金文𠂤每作台，此例不勝枚舉。續三、二四、五「田于𤲅」，𤲅字金文𤲅鼎作𤲅，右从疊體之甾與从甾一也。古文複體單體每無別，𤲅與𤲅自係同字，然則甾為𤲅之初文斷可識矣。辭云「田于𤲅」，續四、三五、二，地名，未詳所在。簠游六八「王𠂤于甾，迺乎𦾔冊甾」，亦當為地名。中𠂤「王命中先，有南或貫行執，居在甾」，與栔文之甾自係同地。前六、之四、二「甾用」，後下十二、十三「牧戊见征于口，初甾用」，後下二、四、十一「允征见甾大口」，甲六十四「犬甾用自大示」，粹六一八「貞甾用」，殷虛卜辭七〇七「咸奏示甾，左亡甾」，均當祭名。殷𣪘「王鼎畢蓋戊辰𠬝」

曾亦為祭名，曾有讀為贈，周禮占夢「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筭」，注「故書贈為矰，杜子春云『矰當為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按契文言甾，金文言曾，周禮言贈，此殷禮周禮所資之證者也。見駢之第十二至十三頁釋甾。丁山曰「甾讀為溜，水經『溜水出鄭縣西北平地。』鄭注『史伯答桓公曰：君若克虢鄶，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詩所謂溜與洧者也。」溜洧，今毛詩本作溱洧，溱水行乎現今河南省新鄭與密縣之間，正是周初經營南國必經之路。中甗所謂『在甾卜』，鼎所謂『王自二于甾』，均應在此，即春秋所謂鄫子與夫曾伯霥簠之曾，都可能為殷代甾氏之後（中略）䮒字

金文作□曾伯霥簠□余義鐘□易鼎□帀姬簠□段簋□曾子中宣鼎□曾大保盆□曾子簠□曾諸鼎□曾姬無卹壺□曾子簠均从口或曰从曰乃由口形所繁衍其上與契文同古文从口與曰每無別也

□

□藏八十六二　□藏一七七一　□拾二十五　□前一二七四　□前一四三四　□前一四五六　□前一四六三　□仝上　□前三十八四　□後上十三　□戩九六

羅振玉曰「象人著介形介聯革為之或从川者象聯革形」見增考中四十三頁

陳夢家曰「□从人从小或是叔字」舊釋介見綜述四八六頁

楊樹達曰「卜辭習見多介父多介兄為人名即盤庚也」見甲文說一至二頁釋多介父

按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卜辭或从川非从八也羅說可从然則介胄是其本義間介擯介是其別義陳說非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𠔁

𠔁 前二、四五、一 𠔁 前五、二八、一 𠔁 甲六二一、十 𠔁 戩四五、十一 𠔁 甲編三四六 𠔁 續四、十六、十一（即戩四五、十一） 𠔁 新四四七二

商承祚曰：「按說文解字：『𠔁，分也。从重八。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段玉裁云：『此即今之兆字。其作兆者非古也。』今徵之卜辭，亦有𠔁字，與許書从重八正合。卜部：『𠧞，灼龜坼也。古文作𠔁。』則𠔁之本誼為分別，而𠧞之則為卜𠧞之專字。今則借兆為𠧞，而𠧞廢矣。段先生謂𠔁為兆之初字，以證[illegible]之說，有所誤矣。」見類編二卷二頁

按說文：「𠔁，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段注說文謂此即兆坼本字，作𠔁若兆者，乃淺人妄增，更易其音讀，兵列切者為治小切。段說之誤，王紹蘭、徐承慶、徐灝輩言之審矣。卜辭𠔁為地名。如「貞爭帚

「姘田于穴」前二、四五、六「口子口何口貞穴口」前五、二八、一「癸亥卜在𠂤父陳貞王旬亡禍」甲編三四六均是其義不詳就字形言許說是也

㕣

㕣前二、三、七，㕣菁十、一，㕣甲編一七七八，㕣甲編二五四六，㕣甲編六二八，㕣續存一八一七，㕣粹四〇四，㕣粹四〇五，㕣新粹五三八，即㕣新四一一一，㕣新四二五四，㕣粹四〇六，㕣後下二八、一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㕣从八口八猶背也此與古金文均从八从口」見增考中十九頁

郭某曰「㕣字作㕣下二斤當同說文云『㕣山間陷泥地讀若沇州之沇』在此與多后同例蓋假為君」見粹考六三頁四〇四片釋文

楊樹達曰「當釋㕣郭釋訓山間陷泥地之㕣含義以說形說非」見甲文說六八頁卜辭瑣二十四條

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收从口从八作㕣者為㕣从日作㕣者為谷分見該

書二卷一頁及五頁

孫海波甲骨文編亦收㕣作公㕣作 公見該書二卷二頁及十二頁

~~按說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

屈萬里曰「華編五三八片有公字同書404、405兩片並有多公之語406片又有『三公』之稱404片辭云『㞢歲于多公』華釋以公為㕣引說文云『㕣山間陷泥地』讀若沇州之沇（按此本朐忱說）且云『在此與多后同例蓋假為君』按公金文中公字多如此作當是公字此蓋指先公而言單言公者蓋泛稱羣公言多公者義亦猶是惟三公之語未知其所指者為何耳」見甲釋九九頁六二八片釋文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二卷二頁公下收（畫）㕣㕣二形又同書二卷十一頁又

收後下二八、一一之㕣作公

按說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卜辭作上出諸形舊釋以从口作㕣者為公羅氏謂為公下亦但收作㕣形者一文从日作㕣者為公如郭沈此與小篆形體圓合從完之卜辭之例則之形皆當釋公楊唐二氏之說是也金書於公下兼收之形是也而後收後下二八、一一之㕣作公蓋沿朱孫之書之舊耳亦就㕣㕣二形分錄其辭於下作㕣形者「乙丑卜☒在獄天邑商公宮夕亡禍寧」☒貞在☒天邑商公宮衣夕亡禍」三七、前二、「王叀☒公☒受囚」甲編一七七八「王叀𠂇公作豐麃于又正王受口」五四六甲編二作㕣形者「公歲」二八甲編六「𠂇歲于多公」。釋四「辛亥貞壬子又多公歲」。五釋四「弜陀又其妻于燕示王受又」「其又于燕丁郭釋文作當釋示錄陀又于公王受囚」新四一〇三五三八鄴「公☒

父囚」新四一「于公𡧊其兄于𢀛方貞」新四五四二「丁巳卜三公父二歲叀羊」粹四一一○六鄴之「三公父二」當弦是「囚卜王其延公史」後下八一一二言多公言三公二「三公二父」唯不知所指為誰。父而字作㕣明㕣當釋公甲編二五四六云「王叀𠂤公」與粹四○四「𠂤歲于多公」辭例正同而前者作㕣後者作㕣明二者無別也按口𠙵二形本當有別加卜辭咸作𠙵成作𠙵較然明白而㕣㕣不分者蓋㕣許訓山間陷泥地字後起殷時尚無其字故其時史官於公字所从或作口或作𠙵二者形近易混每不經意而無慮與他字淆混至咸成二字則不然二字當時即既已普行故作書時於其所从口𠙵二形必刻意為之乃得不誤故其別較然以公也金文公字多見均从口作如㕣旂鼎㕣盂鼎㕣毛公鼎㕣矢尊㕣邾公釛鐘㕣矢簋㕣虢文公鼎㕣鮮簋均是過多不具錄

〔補〕陳夢家曰「卜辭中有于某些親稱前加以數字者指定為某幾個某些輩分的親屬其例如下：三公「丁巳卜三公父二歲叀羊」粹四〇六此片若是康丁卜辭則「父二」是祖庚祖甲「三公」之作公作「公」應是公字它似指武丁前一世的陽甲般庚小辛小乙中之三。此片若是武乙卜辭則「父二」是廩辛康丁三公是祖己祖庚祖甲屬於武乙的可能較大」見綜述四九四頁

匄之象」見殯言六頁

葉玉森曰「友敢升作弔漢臨菑鼎作弔與篆文異前編卷四第二十葉之弔（宅按實作弔）與鼎文同異體作乎𢎘疑象溢未散底形」見鈎沈六葉

于省吾曰「按王氏誤以新（宅按王氏所釋為戩二五、十辭云「其禰新鬯二𢎘一卣于口」）為妣辛合文又誤仍作下于字為二遂誤解其句此言其禰新鬯二𢎘一卣于某某也𢎘與卣並舉當為容器𢎘即今必字必疑應讀為鉍或鉍金文鉍字作鉍鉍說文「必，密也」廣雅釋詁「謐，必也」周禮輪人「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故書庇作秘」是比必字通之證曾殷弔形乃升字繁文已彝祈作𠛱𠛱右从匄與升形迥別葉誤仍𢎘為弔弔非以𢎘為象溢未散底形近是𢎘為必之初文亦分述於是下一𢎘即必當為柲之初文金文必字休盤作㞢袁盤

作必無叀鼎作必其遞衍之迹為由弋而必而必而必而必沇兒文必分極

也从八弋聲。按从弋乃形之譌，弋與必聲韻皆不相近，段玉裁注改為从

八弋八亦聲，不知古文本不从八。栔文八字作八，从八之字分作八與弋

字所从之二點有別。弋字本義疑為柲之初文。廣雅釋器：柲，柄也。柲無以

為象，須假器物以明之。从弋，象某種兵器，來點散落下象斜柄。从丿所以

示其柄之所在，蓋指事字也。柲字从木，乃後起字。必亦作柲，金文作宓，

均為祀神之室。粹一五三：即大乙祕。中院獸骨刻辭：文武丁祕。祕字从戉

無疑。右兩點乃省體。前一、十八、一：文武丁必。可知祕即必，均為祀神之室。

賸鹵用鬯于乃姑宓。言用特高于汝之姑之神室也。子鹵子作婦姑彝。女

子母庚宓祀尊彝。宓祀謂於宓室祭祀也。宓从宀，其為宮室之義尤顯。說

一、二十七」王其又ㄓ于武乙必正王受「冬必即宓謂神宮粹三三〇」祝
才父丁必「通別二、八、六」其兄于且丁父甲才必「輔大藏契有辭云」才必用
王受又「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其召于且丁必其ㄓ于匕癸必口「祊
必言祊才言于尤可為神宮之證前一、十八、四」武且乙必口祊其牢茲用「必
祊連文猶之宗口祊連文粹五四一」弜鄉宗鬻隮必宗必對文宗古廷字
言帀饗于廷鬻隮于必也前四、二十、六」王宓二必盡之尤「以文例考
之」二「必疑為二神宮與」二必一周「之必」「有別粹四一六」征于二且「續一、五
三、一」二示帝王且「與亦可言二猶必可言二也宗之袐即必字當為柲之
祊文从尸从丿丿亦其柄之所在指事字也說文以必為从八弋聲誤以
指事為形聲而聲亦不符契文假必為祀神之密室字亦作祕金文作宓

从宀示密室之義益顯矣」見駢三第二〇一二二頁

陳夢家曰「升于肖吾釋必疑當為禰即親廟說文禰或作祢从示「禰和肖」是相通的禮記王制注「肖當為禰禰秋田也」明堂位注「肖讀為獮獮秋田名也」肖升古音同乙辛卜辭日祭康丁至帝乙諸王「某某宗」與「某某升」之見則宗與升當屬於同類的皆是祭祀所在（按當云「祀典所在」）的建築物」見綜述四七〇頁

按說文「必分極也从八弋弋亦聲」許君之誤于氏已言之徐灝段注箋云「古無謂表為準而名之曰必者此乃弓柲本字借為語詞之必然耳」徐氏未見真古文而冥與古合精思孤詣知此卜辭之必于氏釋必其說最也葉氏釋升陳氏從之而讀為禰說雖未是而於字形差近按金文斗作

□升作□並與□形相近卜辭禊字所从升字作□□□□別金文斗升字但當作□□其下復从一短橫畫作□□者蓋緣與□字形近而擬即契文禊字固已有从□作□也五微畢一者矣必即柄之本字其義爲柄以單象其形別與許書訓下上通也之引（作丨）形相混故假器物之柄著一斜畫於柄上爲指事字以明之所假器物即爲升造字者恐與升字相混特於柄之下端曲折斜出更於其曲折處著一斜畫以示必之爲必卜辭兩旁所从升字其柄皆直以別於升斗彝字也金文必字作□（寰盤）□（無叀鼎）□（休盤）與卜辭近

余

藏十一、三　藏八七、一　藏一三二、四　餘一、二　餘九、一　拾、五、一六　拾八、十三　拾十六、十一　前一、二五、三　前二、十三、四　前二、十三、三　前四、四二、二　前四、四六、一　前七、十三、一　後上、廿、十六　後、下、十五、五　後下、二七、十三　菁七、一　甲一、六九　甲一、二六、十八　戩十六、十二　戩三九、六

葉玉森曰「上从口下从手以手指口為余猶手指鼻為自也余引申為舒為徐余于古今字」見說契六頁廿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古金文作與此同」見增考中七十一頁

王國維曰「按今為余之古文說文余从八舍省聲非」

按說文「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余余二余也讀與余同」栔文上从从亼許訓集下似从屮或从木其義不詳而于卜辭則用為余我字栔文無从之亼八者許君以為从八舍省聲非說文余下出余一篆以為余之重文鈕樹玉說文校錄嘗疑之沈濤古本考引玉篇謂余即余字古本余下當有重文余注云「或从二余」竊疑余為余之籀文段氏引「易困九四『來徐徐』子夏作荼荼王肅作余余皆舒意也」是謂余乃余余二字恐未然也金文作余盂鼎余毛公鼎余散盤余宗周鐘余呂伯簋余師嫠簋余克鼎余王孫鐘余者沪鐘余齊鎛余余義鐘余秦公簋早期與卜辭同晚期則與小篆無異矣

藏四十、四、前七、二二、二、甲二六十五、五、甲二六十五、八、甲二六十五、九、甲編二〇四〇 甲編二四一五、乙七六三一 乙七六七四、卜二二 鉄六六八、續三、四〇、一、續四、二八、三、微、雜一一四、京六二一四、六、八、

孫詒讓曰「字當釋豕讀為隊」見舉例下三九

王襄釋為八虎二字合文見簠考雜事十五葉

郭某曰「此于九日與辛日之間者一虎字不解何義蓋用為迫薄等動詞者耶」見粹考二一一頁一五八〇片釋文

唐蘭曰「按諸說釋豕非 與豕形迥殊從亦非虎蓋此字之所象者為一長鼻之獸與虎之大口者不同其尾下垂或歧出亦與虎尾之上屈者

來二三、乙五四、前四、四等皆與本片同其云[?]乞[?]乙一、粹四者以殷為象貞王卜生獸从[?]乙、續○、六三、四、馬从[?]乙六八六等猶張亦從象之義於貞旬後繼以某日象者其與下紀日名有合有不合如九日辛亥壬三日乙七日己皆與卜辭計日之法合一日象而下言甲旬有五日象而下言戊則遲一日至二旬有六日象而下云辛則遲三日矣郭氏所釋一例為九日與辛固謂于九日與辛之間著一虎字（按郭所據一片器近虎形乃字體偶變傳觀自能辨之）不解何意豈用為迪傳等動詞者耶乙九日迪辛口亦是不辭況卜辭之例又不盡合也余謂象當讀為象周禮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乙卜辭之象當即八命之二云某日象者云某日當有象蓋卜者得兆後之繇詞也其下所記則占驗之辭所

卜有驗有不驗當日不驗而驗與於次日或更後者亦從而記之則有違一日以至之日者矣」見天壤文釋十四頁

屈翼鵬曰「□孫釋象讀為隊王釋八虎二字郭某釋虎唐蘭盡非之非之是也而唐氏則釋象謂當讀為周禮太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三曰象之象今按其說於字形既不類核諸辭義亦殊未協待考」見甲釋二五六頁二〇四〇片釋文

按契文此字上从八下从一動物象形字其形不一莫可名狀其為獸物大抵有爪牙之利（如首形作□足形作□者）於契文均象其爪牙之利而象長鼻者絕少唐釋象於字形不類卜辭虎字象字均習見皆不作此形僅乙編七六七四序一文作□釋象差近其辭云「乙卯卜韋貞□獲」釋象於辭義亦可讀惟是單辭

孤證不敢必其為「豕」當如唐氏之言存以待考亦不知蓋闕之義也

釆

米卜通二五九（此字于本片七見）

葉玉森釋釆謂假為燔見鉤沈十頁十一行

郭某曰「米片釆字七見即說文『釆辨別也讀若辨』之釆字此段為燔」見卜通五十五頁二五九片釋文

按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凡釆之屬皆从釆讀若辨𠂢古文釆」卜辭作米與小篆形近疑與番為一字並象蹏迒之迹葉郭釋釆謂假為燔其說可从辭云「丙寅貞釆三小宰卯牛于口」~~「乙巳貞庚午酒釆于𡵂」~~「丁卯貞于庚午酒釆于𡵂」「己巳貞庚午酒釆于𡵂」「庚午釆于岳又从才雨」「釆于岳亡从才雨」「癸酉卜又釆于六云六豕卯羊六」卜通二五九其義為祭名或言釆三小宰與卯對舉為用牲之事蓋即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之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之義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賓柴」賈疏申之云「……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所謂來之小篆有者讀為燔蓋實三小篆於積柴之上燔之以祭也二鄭所說雖為周禮殷禮蓋已然矣金文作米盂鼎又乙自米來自小篆中畫上端右屈此則屈其下端並與卜辭契文相近

牛

□藏三、三、□藏三五、一、□藏二一六、一、□餘七、二、□拾一、四、□一、五、□拾一、十四、□前一、廿六、八、□前六、二、二、□後上、五、八、□後上、五、十二、□□後上二一、十三、□甲一、四、六、□甲二、二八、十八、□戩一、七、□戩五、六、□戩十七、十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卜辭中牛字或从二或从乚乃象著橫木之形其文曰『□牛』曰『□牛』知亦為牛字矣」見增考中二十六頁

徐中舒曰「羊字金文骨文作□象其頭角形牛字象形亦與羊同角內環凵為牛角外環从乂為羊說文『牛事也理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依羊字例亦只象頭角形」見耒耜考 丁山說文闕義箋引

按說文「牛，事也，理也」（今本作「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此據段注改。今按文本牛下說解圓覺不辭，段氏所改亦未愜人意，以意度之，當以作「大牲也」三字爲是。）象頭角三封尾之形。凡牛之屬皆从牛」。絜文作□，徐戴（戴說見下補）二氏以爲只象頭角形，其說是也。羅氏增考牛下重收□□□□諸形，孫海波文編从之。按此數形嚴一并釋（宜分）爲犅、特、犙、牭等字，其說是也，見後。金文牛作□盂鼎□卯簋□師寰簋□友簋，其下均作橫畫，與小篆同。

【補】戴靜山曰：「（象形文字經之）（今按上六字爲刪節引原文從以意足之者）用部分來代替全體，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用某種動物的頭部代表某動物，這可以算作古代的簡體字。如羊作□□□□等形的，一望而知畫的是一個羊頭。作□形的，更是常見，這無疑是以□變來，把羊臉的之角形再簡爲□（中略）依羊字的演變看牛字也是如此。牛字小篆作□，說文解字說『象頭角三封

尾之形（中引段從略）那麼能沒有說門足應該已算是整個的牛甲骨文牛字作[字形][字形][字形][字形]等形（字樣之有下从横畫作[字形]牛形者（様上二一十三）但極少見是屬例外）下面總是兩斜筆和羊字一樣無一作平横者（鐘鼎文作[字形]已和小篆相同下面作一平畫）這一平畫當然是兩斜筆ㄥ變成的我們既知兩斜筆為羊字是羊頭的簡化當然也可以推知下面作兩斜筆的牛字是牛頭的簡化（下略）」見部分代全體的象形載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期卅九一卌三页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牡

牡 拾一、四、牡 前一、二十、五、牡 前六、二十八、七、牡 前六、四十六、四、牡 前七、十一、七、牡 後上、十七、九、牡 後上、二五、十、牡 甲一六二四 牡 戩二三、十 牡 戩四二、六、牡 戩四六、九、牡 甲編一四八 牡 甲編三八七 牡 乙九八七 牡 乙一七七七 四、牡 乙二八四四 牡 乙四五〇八 牡 乙四六〇三 牡 乙五三一一 牡 粹三七九 牡 新一一一四 牡 綴二〇二 牡 新一一一二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此或从羊或从犬或从鹿牡既為畜父則从牛从羊从犬从鹿得任所施牡或从鹿作麀猶牝或从鹿作麀矣又牡字从丄丨即古文十乃推一合十之士非從土地之土古者士與女對稱故畜之牡亦从士」見增考中二十七頁

王國維曰「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案牡古音在尤部與土声遠隔卜辭

平南雄牡字皆从丄。丄古士字。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丄字正丨十（古文十字）一之合矣。古音士在之部，牡在尤部，之尤之部音最相近。牡从士聲，形声兼會意也。士者男子之稱，古多以士女連言。牡从士與牝从匕同，匕者比也，比於牡也。」見觀堂集林卷六弟十三頁釋牡。

郭某曰：「然則祖妣之朔為何耶？曰祖妣者牡牝之初字也。」（甲骨見一卷祖字條下引）王國維釋牡（甲骨前編）見。余案：「匕者比也」迺後起之說，其在母權時代，牡猶不足以比牝，遑論牝比於牡。「推十合一」之說亦必非士之初意。孔子之意殆謂士君子之道由博返約，就士為士女之士，實遠在士君子之士以前也。故此與「一貫之為王」之說，實不免同為望文生義之解釋。丄若果為十與一之合，則土亦何不可為十與一之合耶？據余所見，土且士實同為牡器之

頁

楊樹達曰「甲文有[羊土][鹿土]字羅振玉云（中略 羅說見上引）又有[羊匕][豕匕][馬匕]諸字羅氏又云（句）說文「牝畜母也从牛匕声」牡母畜對牡而稱牝殆猶母對父而稱匕乎豕犬亦有牝故或从羊或從豕或从犬或从馬殆麀鹿之麀乃牝之从鹿者與[羊匕][豕匕][馬匕]諸字同乃諸字皆廢而麀僅存後人不識為牝之異體而別構音讀盡失之矣（並見增考中卅七頁下） 樹達按自羅氏為此說治甲文者靡然從之略無異識余於一九四〇年夏重讀甲文諸書心竊疑焉蓋以爾雅釋獸釋畜及說文牛部馬部諸文觀之物色形狀辨析甚詳事偶不同別為一字蓋畜牧時代之殘遺也假令牛羊鹿犬種類各殊祇以牝牡相待即為一字以此校彼詳略懸殊揆之事情殆不甚爾說母牛為牝母鹿為

畧不必為一字，令豝𩡧麀牝諸字不見於字書，於牝麐而異其音讀（釋文六頁）。知於羅說持異議者固有人也。見甲文說卷上二至三頁（釋麐牡靯豝𩡧馳）

馬敘倫曰：「王國維說牡字根據了甲文裡寫做𤘴和牡，他以為是从士得聲（沖引王氏釋牡說已見上从畧），這是他不滿意於說文裡說的『從牛土聲』，他以為土是士的錯誤，其實牝牡的初文是匕士匕字 又是也字的寫誤（也是女陰，說文裡說得對的（清朝人有爭定不是女陰，說它是匜字的，這都因為女陰是很褻瀆的字，而其實這字的那麼遮蓋了）字說做㐌也，也就不曉得說到那裡去了。這定不是許慎的原文。這部也怕不是許慎原本有的了。）字當是丅的變誤，丅象男性的生殖器，甲文裡牡字寫做𤘴，裡面的上字就是丄的省寫，正和存在本是一個字，在字裡的土字

是古字的變誤一樣）也了本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字男性牛就加一個了字女性牛就加上一個也字做他們的名稱因為金甲文從土字寫來和上字一樣所以說文從會變做土其實既不從土也不從士況且士是大的變誤（詳任從在疏）大和人是一個字（古書士女連說的是借士做男士字的發音在泥紐古音泥紐歸在定紐從的男从田得声田字的發音也在定紐）怎樣可以人和牛會意做牡字」見原流與傾向載易殷倫學術論文集一七一至一七二頁）

按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又「牝畜母也从牛匕声」易曰「畜牝牛吉」許君之意牝牡實該也畜言之蓋通偁也故牝下引易以明其義如牝但言牛母則牝牛為不辭矣又許書「特朴特牛父也」（此據大徐本說解小徐本作「特牛也」）則牛父偁

特不偁牡也。羅氏於栔文牡⿰羊土⿰豕土⿸鹿土諸文悉釋牡，牝⿰羊匕⿰犬匕⿰馬匕⿰豕匕⿸虍匕麀諸文悉釋牝。按之許書之例，殆無可議（許書有麀字例，牝麀當別論）。然就栔文立說，則楊氏之言是也。蓋通言則同，析言則別。許書之牝牡，通言之也；栔文之牡⿰羊土⿰豕土⿸鹿土牝⿰羊匕⿰犬匕⿰馬匕⿰豕匕⿸虍匕麀，則析言之也。卜辭諸文降及後代殆已無傳，故許書不錄；至爾雅之麚豝騭騇羒牂諸文，蓋史騇為後起（爾雅一書為後世經生解經之作，其成不自一人一代）。說文亦並錄諸文，唯無騇字，其義與爾雅亦大同小異。羊部「羒，牂羊也」（段注改「牡羊也」），「牂，牡羊也」（段注改「牝羊也」），豕部「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詩曰『一發五豝』」，馬部「騭，牡馬也」，鹿部「麚，牡鹿」。楊氏以此諸文分當栔文諸字，其意概是，唯謂⿸鹿土即麚，⿰豕匕即豝，⿰羊匕即牂，⿰羊土即羒，⿰馬土（⿰馬匕）即騇，則仍未安。蓋釋古文字當於形音義三者求之，今⿸鹿土⿰豕匕⿰羊土⿰羊匕⿰馬匕之與麚豝羒牂騇，其義固相同，其

羊之牝从犬从豕亦然用牲之礼如是故分別書之見前釋一卷五十八頁

犅

□前二、七、一、□前二、十七、六、□前二、十七、七、□前二、十七、八、□前二、十八、一、□前二、十八、二、□前二、十八、三、□後上、十三、二、□甲二、十五、九、□甲二、二二、二、□續三、二九、一、□徵、地、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犅特牛也从牛岡聲』此从剛省静敦有□字與卜辭正同大中敦犅字又作□卜辭又有作□者」見增考中二十七頁

孫海波曰「从牛从剛省與金文同通剛詩閟宮『白牡騂剛』明堂位『周騂剛』皆作剛」見文編二卷二頁

按說文「犅特牛也从牛岡聲」此从牛剛省聲羅釋犅可从孫謂通剛者實假剛為犅也卜辭犅為地名金文作□静簋□大簋與契文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牝

[甲骨字形] 餘四、二 [甲骨字形] 前三、四三、五 [甲骨字形] 後上、二五、十 [甲骨字形] 後上、二五、十一 [甲骨字形] 後下、五、九、 [甲骨字形] 後下、二一、八、 [甲骨字形] 戩之三、十 [甲骨字形] 戩四六、七 [甲骨字形] 戩四六、八、

按說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易曰。畜牝牛吉。」說詳前牡字下。徐灝段注箋（卷二下）引戴侗說「牝字牛也。象牛下有犢。與麀同」徐灝申之曰「牝與麀皆象獸乳子。故作重文。爲小牛小鹿。非匕聲也。凡重文有作二者。如重子爲孖。重大爲夶。重人爲从。是也。有作匕者。牝與麀是也。牝麀兩字連用多作重形。即古之遺法也」按金文之例。重文作＝。如子＝孫＝。數＝。熊＝（庚嬴鼎）之類。栔文每有此例。如習見之「王受㞢又」或作「王受又＝」即「受又又」（上又與㞢通。下又則祐也）是也。然卜辭金文均未見重文作匕者。惟今時行草之法有之。即篆文亦無此例。其說雖新奇可喜。然不可據以說文字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前五·四六·一　前五·四六·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卜辭中牛字或从二，或从乚，乃象著橫木之形，其文曰十牛曰⿱屮乚牛，知亦為牛字矣。」見增考中二十六頁

又曰「此為易大畜童牛之告之本字，牿又告之俗，作此字象牛角外著橫木，許書與此合。」見殷商貞卜文字考十三頁八行

嚴一萍曰「說文牛部紀牛齡者三字。『𤚩，二歲牛，从牛市聲。』博蓋切『犙，三歲牛，从牛參聲。』穌含切『牭，四歲牛，从牛从四，四亦聲。』息利切『⿰牛貳，籀文牭从貳。』鍇本繫傳⿰牛貳下有『仁至反』之音。清苗夔說文繫傳校勘記曰『許書重文與音此有音，而並不與牭同，疑⿰牛貳本訓二歲牛，與犙从參同例，自鍇本誤以

二歲牛入牸下以犙為牭之重文後人依鉉改鍇遂移許書「體長」為鍇說又妄增「犙」字并其音尚存可藉見許書之舊」段注曰「按鍇本此下有「仁至反」三字與十三篇「二」字反語同是宋翺不謂犙即牭字而謂犙乃二歲牛之正字也疑鍇本不誤後人用鉉本改之未刪朱氏切音耳」王筠說文句讀曰「小徐本有「仁至反」二部亦曰「仁至反」是不謂與牭同字也劭學記於本部自牲至犪皆引之獨無此字惟玉篇無說文同」之字據小徐本「仁至反」之字而知犙之非牭蓋由說文解字之體例悟出故段氏於牸下曰「牸字見爾雅釋畜「牛體長」也許氏則曰「二歲牛」按犙字从參故為三歲牛牭字从四故為牭四歲牛則犙字从貳當為二歲牛矣而謂犙為籀文牭字二四既不同數且四之籀文作三則牭之籀文當作⿰牛三乃此乖刺當由轉

寫脫譌宜易之曰「犻牛體長也。[牛貳]二歲牛。犙三歲牛。牭四歲牛。[牛亖]籀文牭」則可讀矣。而非可無徵專輒也」。段氏此論雖自謂無徵，實爲卓識。王國維史籀篇疏證曰「案段說是也。如此則犆字當爲說文正字，而必遷爲籀文其字从貳。貝部云「貳副益也。从貝弍聲。弍古文二」。弍二部亦云「古文二」。然召伯虎敦云「公宕其參女則宕其貳公宕其貳女則宕其一」則二均作貳，唯从弍不从弋與此字所从及貳弍字異」。王先生據金文以證犆爲說文之正字，則段說之可徵已。今若上溯甲骨，則說文所著牛齡之字皆遞有所本。卜辭曰「貞我☐界☐令☐吉　告☐于丁☐[牛]」藏一六七、一「吉☐一牛　二牛　三[牛]」戩二四、八「貞奉于河民[牛]　☐河勿民[牛]☐示」乙七二八四「口口卜王貞民其十[牛]」前五、四六、一「☐由[牛]」前五、四六、二「☐隹[牛]☐」京津一二二「㞢犬于黃奭卯[牛]　由咏卯[牛]」

乙四五一　四三七三合　入勹　囗于㞢寅㞢羊卯𤘘　掇二.〇二

孫海波甲骨文編收𤘘𤘘𤘘𤘘均入牛部，幷謂「說文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此以象角著橫木之形。果如此說，則當釋告。然甲骨別有告字甚明，而此牛角所著一二三三均有，不僅乚而已，決非角著橫木之形。余謂即牛齡之標識，亦即說文訓二歲、三歲、四歲牛之初文。此雖可以卜辭自證之。乙五三一七版有一辭曰「貞于王吳乍寢𤘘二牛。」此「𤘘」字用於「二牛」之前，其非牛之通名而為牛之專名可知。蓋卜所用者為三歲之牛二隻也。說文𤛕非牛齡之字，當據以定為訓。然則殷人於識𤘘犆之字之外，尚有「从牛从一」訓一歲牛之「𤘘」字，及加牛齡而兼明性別如𤘘𤛓諸字，皆為說文所未收，僅非牛部有說佚，即亡於說文之前，而為許君所不及見也。」見中國文字第二期

說文𤘘犙牭𢧽四字辨源

按說文「𤘘二歲牛从牛市聲」「犙三歲牛从牛參聲」「牭四歲牛从牛从四四
亦聲𢧽籀文牭从貳以犙牭二字例之則二歲牛字當作𢧽今本𤘘下解
云二歲牛而以𢧽當牭之籀文乃轉寫脫誤耳苗段王諸家之說是也至
𢧽犙兩字之興當在大寫數字流行之後友人周君法高云「至於後代所
謂數目字的大寫自秦漢已開其端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十數改用多
畫字條云「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易用之於是
壹貳叁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為用貴點畫多不可改
換為姦耳本無義理可以與之相更也」」秦（見所著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二六〇頁）秦權量刻
辭乃諸山刻石一字多已改用壹字此習蓋由來已久牛齡之字雖不盡

人之變爲犙牭而不从〇二三亖作牜牞牪者蓋一則以大寫數字沿用既久一則以二三亖筆畫過簡用爲偏旁則兩側不易勻稱完美耳四字已爲假借至筆畫已多故不改更用大寫數字然許書紀齒數之字猶有从簡體數字者如馬部「馬一」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若弦一曰若環「馬八」馬八歲也从馬从八「馬八」下說解「从馬一絆其足」與馬一歲之義無涉此殆沿豕下說解之「豕絆足行豕豕从豕繫二足」之說而誤多數豕本當訓豕一歲按此當解云「馬一」馬一歲从馬从「一」至豕从「一」字橫貫馬之四足上猶牜牞牪牭之橫者牛角蓋隨宜措置本無羈絆或警告之義羅說之誤亦猶許君「一絆其足」之說也嚴氏釋契文之牜牞牪爲牛弌牛弍牭並謂當又有牜及加牛齡而更明性別之牡馬字其說至確二歲牛之字本當作牛弍本書標目一从許書亦便稱從故仍作㸬

犙

乙四五一八　乙五三一七

按說文「犙，三歲牛，从牛參聲」，此以參代三，當云「从牛从參，參亦聲」。餘詳見前犙字條下。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牢

□藏六八．二 □藏七八．一 □藏八十．三 □藏二〇四．二 □藏二二七．一 □拾六．六 □拾三．十三 □前一．十．六 □□前一．十．三 □前一．十四．□前一．十七．五 □前一．二一．四 □□前一．二二．六二 □後上．二二．一 □後上二二．七 □後下五．七 □後下四〇．一 □甲一．一．五 □戩三．四

羅振玉曰「牢為獸闌不限牛故其字或从羊□或變作□或變作□遂與今隸同矣其从□者亦見禹子卣」見增考中十三頁

董彥堂先生曰「⿱宀羊義同牢用法有別疑即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之義从羊之牢有作□者可證少牢即小牢太牢即大牢也」

葉玉森曰「□字森按諸家釋牢其字或从牛或从羊王國維氏于殷虛文字考釋中亦作牢⿱宀羊二體似已懷疑于觀卜辭言小⿱宀羊凡數十見而⿱宀羊旁注

从羊（古象恆錄商𡨦乃一宰合文釋宰誤王氏殷虛文字考釋第五葉三　小宰宰之宰从牛乃誤書影本屬作宰文藏龜第百七十八葉三犬）

宰」之」宰」从羊（从牛乃譽剥偶誤）當與大戴禮牛曰大牢羊曰少牢之說正合宰注昔語」凡牲

一為特二為牢」是稱牢當非一牲殷世或即以二牲為牢惟犬與豕必在

大牢小牢之外故卜辭云「羊一小宰俎」（殷虛文字弟一之一）明小宰專指羊也又

卜辭之「貞三羊卯三宰」（同上二十三頁之六）別爭羊以言宰則宰指牛即大牢之省稱又

云「三小宰卯二牛沈十牛」（前五·六·七）二曰「□□貞十貞三小宰囗卯三牛」（殷虛文字二十

之日」大見）別爭牛以言小宰則小宰亦專指羊或云「三小宰卯三宰」（前六·六·二）宰

直从羊則小宰與宰亦註指羊曰宰即小宰之省稱也（說詳契研校譯）見前釋一

卷四十六頁

孫海波曰「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牢為獸闌不限牛故其字或从羊卜辭

鄭特牲與士特牲皆不言牢也」據此則牢為牛羊豕三牲具也（注二）金文牢作□沇子卣□脊文□吉鉨「豰牢」是二者與契文同篆文則同於今隸矣牢之本義為豢畜之閑不限牛馬詩公劉「執豕於牢」漢書東夷傳「王令置於豕牢」楚策「亡羊而補牢」可征卜辭牢窂於用牲之義有別至牢之音讀則不可知今从牝牡之例於此僅收从牛作者其从羊之窂則入羊部之末前一、二一、四字作□前一、二二、三字作□當係漫刻非牢字有此異體也」

〔補〕瞿潤緡曰「按牢諸家以為牢字亦譯从牛與从羊不同从羊者大概皆為小牢而小牢之牢未有从牛者知牢窂有別猶豭牝䭾馲牝麀雞皆从匕而種類各異不必為一字今豭䭾馲牝諸字不見於字書此牝麀為異其音讀則牢窂之音讀或亦不同亦可知也」見卜釋六頁第七片釋文

按瞿說是也參見前牡字條

（注一）簠徵典禮八○「□其口　牢其一牛」上卜牛色下卜牢其御一牛也亦牛牢對舉足證牢非特牛也

（注二）周禮越疏「天子舉以大牢」書注「大牢牛羊豕也」亦與鄭說同

物

勿牛 前六、四、五、勿牛 後上、四、十五、物 後上、十九、九、勿牛 甲一、六十、三、物 甲六十六、五、勿牛 甲二、二九、十七、甲二、三十、五、勿牛 甲二、三十、十一、物 戩三、七、物 戩六、四、物 戩六、六、三、前四、三、五、二、

王國維曰「卜辭云『丁酉卜即貞后祖乙古十牛四月』又云『貞后祖乙古物四月』戩三 又云『貞𠂤十勿牛』前四、五四、前云『古十牛』後云『古物』則物亦牛名其云『十勿牛』亦即物牛之省說文『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案許君說甚迂曲古者謂雜帛為物蓋由物本雜色牛之名後推之以名雜帛詩小雅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實則『三十維物』與『三百維羣』『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謂雜色牛三十也由雜色牛之名因之以名雜帛更因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

之通例矣」見集林六卷十三頁釋犁

又曰「說文『犁，黑白雜毛牛。』犁物雙聲義亦相關矣」見戩考十頁

徐中舒曰「古象耒形之字下端皆作歧出形可以利勿方三字證之利甲

骨金文作𥝢前十八六𥝢前六二六𥝢前五三六𥝢菁九𥝢師遽尊𥝢利鼎𥝢宗周鐘利所从

之𠂇𠂇猶形即力形之變象用耒端剌田起土之形銅器時力旁出利於

耒旁故小篆利或从刀但古文利及從利之黎犂犛諸字仍是从𠂇可證

從刀乃是省形利來母字自是從力得聲剌地藝禾故得利義利所从之

𠂇或讀爲勿勿利古韻同脂部字國語越語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通

勿之本義當爲土色經傳多借物爲之曰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

地職而待其政令曰周禮曰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則物

其地圖而授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周禮遂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違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周禮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周禮「冢人物土。」儀禮既夕禮「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左傳成二年「于彌牟營成周，……仞溝洫，物土方。」左傳昭三十二年。此諸物字皆勿之借字。物地、物土即相土色、相地色。各家注皆訓物為冢相，惟鄭司農注周禮載師云「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注草人云「以物地，占其形色。」注牧人云「占其形色，知鹹淡也。」訓物為色為形色，為不誤。物訓色，自雜一色引伸之，又得為雜。說文「𣃦，旗也。」……雜帛為之幅，赤白半。定按：㫃為勿之重文，今各本勿下說解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凡勿之屬皆从勿。㫃，勿或从㫃。」段氏所引不知所據何本。又徐氏原文「雜帛為之幅」句絕，「赤白半」句絕，標幅字應屬下讀，原文標點想係手民誤植。

周禮司常「雜帛為物」，旂為雜帛，則勿為雜土物，為雜毛牛物。訓雜毛牛與犂訓「犂雜文」（論語何注），「牛不純色」（淮南說山高注）等義又正相應，可證從勿從利義本相通。甲骨文物或作勿，皆謂雜毛牛，與作否定辭詞用者銅器則全作否定詞。□前四、五四、六 □前六、二二、二 □前六、五〇、四 □前六、五七、三 □前六、三九、一 □後上、二七、十 □後上、十九、十九 □甲一六、六 □甲一、二六（定按：此文見甲一、二六、二一，字作□，辭云「貞□□」，乃卜辭習作否定辭之勿，與「□」當釋犂者來之物文者不同。徐氏說引說辭下）□前七、十三 □毛公鼎 □盂鼎 □召伯簋 □克鼎 □頌鼎 □量侯簋 □齊鎛 □師酉簋 □師寰簋」（下徐釋氏說方字文作□，參看八卷方字條下）

見朱芳圃考載本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十五至十七頁。

商承祚曰：「案詩小雅『三十維物』，傳『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然卜辭屢曰『物牛』，以證考之，物當是雜色牛之名。或又省牛作勿，見類編之卷四。」

頁

又曰「案卜辭之勿勿確為物字乃物之省物从此乃牛色之專用字與不之勿有別後世合勿勿為一而以勿為物以勿為勿矣」見佚存三二頁正面

~~董彥堂先生曰「勿與勿同為黎之初文卜辭犁即从勿舊釋勿物非勿乃勿字與弗不是一母皆作否定辭用」見佚存三三頁正面~~

王襄曰「勿古物字詩無羊『三十維物』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勿牛即異毛色之牛此卜牲兼卜毛色之一證也」見簠考帝系二六頁正面

孫海波曰「詩無羊『三十維物』傳『異毛色者三十也』周禮雞人『辨其物』注『毛色也』卜辭屢言『物牛』以證考之當為雜色牛之名許書訓萬物也牛為

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故从牛勿聲」非見說文編二卷八頁正面

胡小石先生曰「𢼄或作勿金縢文須釋為勿，𠨟勿代之勿在卜辭與彡異字，彡為𢼄之省，其說為雜色牛」見文例下卷二七頁言勿例

葉彥堂先生曰「彡与彡同為黎之初文卜辭利即从彡，舊釋勿物非，彡乃勿字與弗不亡毋皆作否定辭用」見佚存三二頁正面

郭某錄𢼄作物，彡作勿，謂並假為犂，見萃考四二頁反面二五二及二五三片釋文

郭某曰「卜辭勿作彡，勿字作彡判然有別，勿乃笏之初文象笏形而上有題識。勿乃犁之初文，象以犁啟土之狀，勿多假為犁牛之犁，犁之本字作𤘽，若彡牛舊均誤釋為物」見萃考六六頁正面四二四片釋文

按說文「犂耕也从牛黎聲」卜辭上出諸形舊釋勿為勿物為物說非勿實犂之初字當如郭某說隸定作勿今許書無此字當於犂下別出重文作勿云「古文犂象形」勿之與耒古韻同屬來母古音同在十五部（據段氏音韵表）當是一物之異名或方言殊異遂別製一字勿為象形耒則為會意耳此意徐中舒氏已先發之其說云「管子乘馬篇云『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此犂即耒之借字（犂耒古同來母與後世所稱之犂不同）郝懿行證俗文云『古者人耕二犂為二耦』故知此二犂即二耒」（見耒耜考集刊二本一分四十二頁）按徐氏之意謂假犂為耒是意則以為二者古本一物而異名勿字象歧頭田器刺地啟土之形犂則後起之形聲字（犂非牛耕之會意字說見下）徐氏耒耜考一文舉證甚富徵引美備之論精審所惜於勿之一字仍囿於成說遂有「利所从之勿或讀為勿勿利古韻脂部字國語越語

以一物失利相叶，故得相適」之說。按越語云：「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一物失利相協叶之說，當本之朱氏通訓定聲。原文「生萬物，容畜禽獸」對舉，以文法言，物字以不入韻為宜。如二句上下倒置，則以物字入韻，於文氣較適。徐氏蓋以𠫓為勿，故必多方尋求利勿二字聲韻相近之理，以實其說。實則利之所从者乃古犂字（𠫓即勿即犂）。許書利之古文作𥝢（各本古文作𥝢，段注本从𠫓作𥝢，桂氏義證云𠫓當為勿，段校說是），可證。然則𠫓自為𠫓，勿自為勿，越語一物失利之相叶與否，可無深辨也。釋名云：「犂，利也。利發土絕艸根也。」利字即象以𠫓發土絕艸根之形，此亦可為利字从𠫓之又一明證。徐氏又引物為雜毛牛，犂亦訓「雜文」（楊倞注）、「牛不純色」（何休注、出高注），徐氏說以證利之从勿，實則此特故訓偶同，不足以證𠫓勿之為一字

也。契文勿字作彡彡彡彡諸形，其以兩或三斜畫均不與中長畫相連，與此勿字之作彡彡彡彡其數斜畫中必有一畫與中長畫相連者判然有別。契文勿字之義均作否定詞，無一與牛字連用作雜文牛解者，而彡字之義則反是。凡卜辭皆假借字。勿之本義當以許書之說解為正。蓋象旗之有三游之形，至勿與以勿之物有雜色或雜色牛之義者，則由「雜帛幅半異」（物字凡十字，各小篆作牛形）之本義所引申。周禮司常云「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物乃勿之或體，旜之假字。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以帛素飾其側者，即今語鑲邊之意，而許云「幅半異」，段氏解之云「則直謂正幅半赤半白」。釋名則云「以雜帛色綴其邊為翅尾」，說各不同，然要之勿之為物必非一色，其本義為雜色旗，引申為凡雜

色之雜物字从牛从勿，勿亦聲，其本義當爲雜色牛（雜色牛之義即由勿爲雜帛旗之義所引申）。王國維氏謂由雜色牛之名因以名雜帛，其說蓋倒因爲果矣。引申之「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以上王氏說）。確不可易。至故訓物爲相、爲色、爲形色者，蓋物接於目而成象之者，視之所生也，故得訓相；至形色之訓，至由雜色牛之義所引申也。至犁亦訓雜文，或牛不純色者，蓋〔見〕犁之本義爲剺地啟土，而土色各殊，和以艸根，犖然雜陳，故亦有雜色之義。物字从勿，遂爲牛不純色之專字。卜辭用此，皆與牛字連文，其用悉本義爲形容詞，無用爲動詞之耕者。犁之訓耕（犁爲田器，爲名詞，訓耕則爲動詞。段氏謂犁耕皆謂田器，說非），王紹蘭段注訂補已駁之，義屬後起。蓋殷商有牛耕，至後始。徐氏中舒云「牛耕或用他種家畜耕，在世界農業史上都屬後起之事」，恐本之「胲作服牛」（呂氏春秋勿躬篇）、「王仌作服牛」（王靜

安先生謂服及王亥即殷之先王王亥（見先公先王考）又世本云「相土作乘馬」相土亦殷代先王，世本所載多屬傳說，但甲骨文中已有兩馬或牛所駕之車，故古謂服牛亦僅指駕車而言，籀文駕即从牛作𩣡（中畧）古代服牛乘馬似由戰爭而起（中引呂覽慎大「爲周武王税馬於華山，税牛於桃林」及偽書武成爲孔疏證从畧）據此文我們可以猜想古代傳說（所指武王税牛馬事）發生時牛馬除了戰爭時乘載外是沒有別的用途的，民間不但沒有牛耕的習慣，連服牛乘馬也不多見，不然這些牛馬何必要放之自生自死。周禮地官備載牛之用途，而獨無耕稼之事（中引地官序文从畧）可見周禮時尚無牛耕之事，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云（曰）「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唐賈公彥周禮里宰疏也說「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搜粟都

三分不勤則損亦如之」其要點乃在勤謹與否勤謹可見其時的農具還沒有甚麼改革」見禾稼考五三至五八頁徐文館不能確言農牛耕創於何人始於何時從就其所舉諸證觀之牛耕之始當不甚早則可確信果誠如世本及山海經諸書所載則契文中諸勿若物字不應無一具有田器或牛耕之義者此點可為徐說一有力佐證惜徐氏釋勿若物為勿若物字故慮不及此耳卜辭「物牛」「勿牛」當以論語何注「犂雜文」淮南說山高注「牛不純色」為其本義勿家之所以誤釋為勿或物者實以形義相近（義相同）混耳王氏筆「古物」「古牛」之倒一卜牛色一卜牲數言「古者當讀為辜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注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賈疏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疈辜為磔之義」周禮

禮秋官司寇「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則古物古牛（物當釋犂）者謂磔之也金文無犂及物字而有勿及勿字已見徐氏引惟金文勿及勿二文其義均為語詞弗不之勿如盂鼎作勿辭云「……王曰盂若敬乃正勿廢朕命……」召伯虎段作勿辭云「勿敢對」師嫠段作勿辭云「……敬夙夕勿灋（段為廢）朕命」均當釋為語詞之勿毛公鼎師虎簋之勿作勿與卜辭同蓋亦由形近義同而致混用矣

⿰牛一

後下、三、三、 續一、四、一、

从牛从一說文所無按當解云「牛一歲牛也从牛从一一亦聲」說詳前牯字條下

⿰牛⿱士三

新一一二二

从牛从士从三說文所無按當解云「三歲牛也」說詳前牯字條下

⿰牛⿱士四

掇二〇二

从牛从士从四說文所無按當解云「四歲牛也」說詳前牯字條下

⿱木牛

甲二一八一〇、

从牛从木說文所無

⿰牜戠

[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前一、二一、四、[甲骨文字形][甲骨文字形]後上、二五、四[甲骨文字形]甲一、六、十[甲骨文字形]珠一一〇（即甲一、六、十）八、[甲骨文字形]簠徵、典礼、八五、[甲骨文字形]卜通五〇。（即甲一、六、十）[甲骨文字形]攗續一〇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無此字，卜辭中又有戠𢦏二文，此从戠與𢦏殆一字，故知此字从牛从戠。考說文解字『埴，𦤠土也，从土直聲。禹貢厥土赤埴，釋文埴鄭作戠』是古戠與直通。禮記王制『大夫以犆牛』，周禮小胥釋文『特本作犆』。由此推之，知⿰牜戠即犆，犆即特矣。然由卜辭觀之，⿰牜戠當為牛色，與前羊字同例，後人以特釋犆，或非初誼矣。」見增考中二十七頁

王襄曰「⿰牜戠，說文所無，舊說與犆通，即特字。」見簠考徵文典礼十頁

陳直曰「羅振玉以為即犆字，為特字之段借，是也。然特，獨也。禮記郊特牲謂以獨牲祭天也。卜辭⿰牜戠字當作卜其用牢多寡解，非卜毛色也。羅說似

讀」見膾纂六頁

郭某曰「羅釋犆可从犆羅以之為牛色則不必然特者牛父也音言犆猶它辭言犅言牡矣」

按羅說可从至犆字在卜辭其義或為牲色如甲一、六、十辭云「勿牛留異犆函用」勿犆對貞勿訓牛不純色則犆當每言牛色也又或為特言牲數也如「丙辰卜貞囚康且丁其牢囚　其犆茲用」前一、一〇二「囚卜貞囚必囚牢函犆函用」佚上、五四二　牢犆對貞牢為大牢之牲異也則犆當為特牲言其用大牢牢抑獨牲也或一字而有二義疑莫能明也郭說言犆猶言犅言牡卜辭用犆未見此義除氏謂「犆字當作卜其用牢多寡解」牢」當作「牲」於義乃合。

㹾

拾五．十二 菁一．一 菁二．一 古二．六 古二．九 鄴三．八．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此或从牛或从羊，牧人以養牲為職，不限以牛羊也。諸文从手執鞭，或更增止，以象行牧，或从帚與水，以象滌牛」。見增考中七十頁。

董彥堂先生曰「羅振玉釋牧，唐蘭氏寫作㹾，以為假借作侵，今按此字仍以釋牧為是」。見殷曆譜下編卷九第三十八頁反面欄下。

唐蘭曰「當釋㹾，或㛸，讀為侵，非牧也」。見導論下廿五頁十七行。

又曰「右㛸或作㹾字，羅振玉釋牧，殊誤。說文無㹾字，而有騪字。卜辭㹾字當與騪相近，自字形言之，當是象以帚拭牛之意，而自象意字聲化例言

之則當讀爲從牛帚聲或㚇卜辭歸㩝二字蓋段借爲侵云「歸我西啚田」㩝我示㯃田七十人」（七·十二）依郭氏說字者侵我西鄙田侵我示㯃田七十人也穀梁隱五年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是侵戰掠人也卜辭以土方之征與𢀛方之歸並言則歸即侵字之借無疑羅氏誤釋爲牧因以此諸辭入於芻牧類遂使重要商史湮晦不彰殊可惜也見文字記卅三頁

按字从牛从帚或从㚇說文所無羅釋牧諸家多從之說非唐說可从辭云「自西沚馘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𢦏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啚田……」「癸卯卜殼貞旬亡禍王固曰㞢祟其有來艱乞至七日己巳允有來艱自西𡚭友角告曰𢀛方出侵我示㯃田七十人」「癸巳卜殼貞旬亡禍王固曰有祟其有來艱乞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馘告曰土方征于我

東啚𢦏二邑𢀛方亦歸我西啚田」菁二 兩辭均 囚王固曰有祟其有來艱气至
九日辛卯允有來嬉（艱）自北奴敏安告曰土方歸我田十人」菁六「貞弗歸方
果印」拾五、十六「貞翌乙亥出于父乙口歸」鄴三・八・六 除拾五、十二之歸為方國之名
無義可說鄴三・八・六片一辭殘泐不完其義不明外前三辭均紀敵國來
侵之事歸若𢽂讀為侵文從義順唐說不可易也或謂釋牧亦可通蓋謂
來犯者殺其馬牛蹂躪其田禾也使字果釋牧則當於牧下着一「于」字如
上言「征于我東啚於義方完」牧我西啚田」寢覺不辭也且字从𢽂許書从
㞢者有人部之優云「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手也」切七林 馬部之
駸云「馬行疾也从馬侵省聲詩曰載驟駸駸」切子林 均有進義且均讀七林
切或相近之子林切則此字从牛从𢽂亦當有進侵其音亦當讀若七林

切可知矣此𢀛牧字从攴有迴別卜辭自有从攴之牧作𢀛與𢀛無步也侵下段注云「侵之言駸駸也水部㴱浸隨理也浸淫亦作侵淫又侵陵亦漸進之意左傳曰無鐘鼓曰侵穀梁傳曰芑人民毆牛馬曰侵卜辭言侵我田者乃人蓋即穀梁所謂芑人民之意也

告

藏六、二 藏七、三 藏十一、三 藏三四、二 藏九九、二 餘十六、二 拾十、十三 前一、三、四 前一、二六、四 前二、十一、一 前四、二七、三 前四、二九、三 前七、十四、一 後上、一、十四、 後上、二九、三 後下、三八、九 菁一、一 甲一、三、一三 甲一、六、五、 戩二、十一 藏二七三、

按說文「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凡告之屬皆从告」羅振玉於牛下收[字形]字引君告下說解以為言如羅氏似以[字形]為告而羅氏明言[字形]為牛字其引許書此解者將以見[字形]角上箸二橫畫之意耳[字形]當釋牛已見前卜辭告字與小篆告字全同其義亦為告語釋告無可疑惟告字所从之牛均作[字形]其下為一橫畫或並此而有之與牛之牛字作[字形]者竟無一相同意者古文於偏旁中每不拘執故形體小略

再從許君解告為會意，段氏玉裁書疑之，謂「當入口部，从口牛聲，牛可入聲讀玉也」。徐承慶段注匡謬又痛駁其說。徐灝引戴侗說「告，籠牛口勿使犯稼」。其他諸家說者紛紛，非失之迂遠，即失之牽傅，無當意者。竊意仍以段說為較長。從何以獨取牛聲？何以列為部首？終覺疑莫能明也。金文作告 叩告墨 告 亞中告冊 告 亞中告簋 告 沈子簋 告 盂鼎 告 父癸尊，均與契文及小篆相同。又卜辭習見「一告」「二告」「三告」「小告」之辭，告字作告，詳見文編附錄合文編十九至二一頁。舊釋吉，非是。

〔補〕商承祚曰：「告字昔讀吉，非是，當是告字，与吉結體不同」。見卜釋一頁，又見福攷五頁十一行。

胡厚宣曰：「告釋告，舊多釋吉，非」。見廈甲五頁十四行。

王襄曰：「小告，定兆坼之宗」。見簠考天象二頁反面。

吴其昌曰：「告字父戊爵作▢，告宁句兵作▢，告田罍作▢，告田父丁觶作▢，告田鷄侯毀作▢，小盂鼎作▢，毛公鼎作▢，父丁爵作▢，告田鼎作▢。案告字之最初本義，蓋為斧形，觀于上列諸字，顯然可見。引伸之則為刑具。易大畜「童牛之牿」，九家易作「童牛之告」，此告當即為刑牛之斧。說文根云「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此譌說也。告根本不从牛，其中形乃斧之柄與斧形之柄，作巾者乃虞翻即受說文牿示句云「告，謂以木楅其角」。其误一也。告為刑牲之具，故其後刑牲以祭曰告。如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略下，謂刑騂牛以告文武也。又如矢彝矢尊云「命徣告于周公宮」，亦謂用牲於周公之廟也。告為斧，為刑具，故又引申為慘酷之酷。酷斧類刑具，是酷揚也，猶辛類刑具，令

人見之爲皺辛也。由斧告之義而更引申之，則爲誥教。蔡邕獨斷云「告教也」。爾雅釋詁云「誥告也」。於是告之本義遂湮埋也。下非賴遺器出土，則終不復知矣。見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

按告舊釋吉非是，釋告是也。吳氏釋告爲斧之象形，皮傅之論耳。且謂屮象斧柄，誠如其言，則斧刃與柄成一直線，是以斧爲刺兵矣。所引諸語文與牿牛有關者爲歲字，告則祝告之義耳，文義明白（矢彝矢尊之告亦同），何由牽附？所引父丁爵未知見於何書（善齋所收數父丁爵均無此文），[字形]是否爲告字亦不可知，未敢置評。要之告字形既與斧不類，告之爲刑具文獻又無一足徵，吾人研究古文字不知蓋闕可耳，無爲徒逞臆說也。

口

口甲編一二一五、口甲編一二七一口甲編一六一九、口甲編二四一六口甲編二六二一口甲編二六九五、口乙四四三口乙八七一三口乙八八二〇口乙八八五四口乙八八五五口鐵二六七口簠徵、地、三、口餘三九一、口粹一三八六

金祥恆續文編二卷七頁收此作口

按說文「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屬皆从口」契文作口正象口形甲編一二一五作口尤肖類纂藝編文編文字篇均失錄

喙

佚三五九

王襄曰「疑吠字」見類纂存疑三頁

商承祚曰「余曩釋吠字（案見類編二卷四七頁）非是當是豚字」見佚存四九頁十四行

唐蘭曰「按其字从口从豕釋吠與从豕不合釋豚又與从口不合皆非也余謂啄當爲喙之本字左傳昭二年『深目而豭喙』豕喙異於常畜故从豕而卜辭此字又特示其喙狀也說文喙从彖聲朱駿聲謂當从彖聲又以彖爲豕之或體（通訓定聲履部）今卜辭啄字正從豕可爲朱說之証啄爲豕喙引申之則鉅喙之畜或獸皆得稱喙易曰『爲黔喙之屬』是也」本序四啄者疑豕之異名」見天壤文釋三十五頁一至五行

按說文「喙口也从口彖聲」栔文从口从豕会意本爲豕口引申以爲凡口

之稱。史記越世家范蠡遺文種書「越王爲人長頸鳥喙」，此稱越王之貌，此俗謂鳥喙的。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谷口，莽曰谷喙」，此狗獸言得稱喙也。廣狀長鼻。釋喙於字形爲近。

嚨

新二四四五、二四九二、

金祥恆曰續文編二卷七頁收此作嚨

按說文嚨喉也从口龍聲此正从口龍聲金氏收此作嚨可从

吹

後下二四、十四、甲編二九七四、佚九三九、

孫海波甲骨文編收此作吹見二卷九頁

按說文「吹噓也从口从欠」此正从口从欠釋吹可从甲編二九七四辭云「吹入」為甲尾刻辭吹為人名或地名佚九三九辭云「囗卜王在吹丁囗」為地名後下一辭殘其吹字不詳其義

□

□前六、一、四、□甲編三四八八、□乙二四六一、□乙三二〇九〇、

馬敘倫曰「名與明爲一字是月向窗子裏進來了之意」見原流與傾向載馬氏論文集五十四頁

羅振玉釋名無說見增考中五十七頁

按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栔文从夕从口馬氏謂與明同說非栔文作从「冏」者或爲口或爲笠盧之象唐蘭說可从不能解爲窗形栔文明字作□□□與此有別許君說从夕之故謂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說者或疑其迂曲謂从夕蓋从月之譌月者信也名者人之所以爲信也張文虎舒藝室隨筆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均有此說栔文金文名字均分明从夕非从月也名命古多通用故許君引以爲解夕不相見故以口自命當是名

之本義。戴侗曰「周官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其夜則旗旗徽識不可辨，故必讀其號名以相壹。名之文所以從夕也」。按此即今軍中莫夜所用之口令。戴氏引此以說从夕之義，可與許說相發明。前六、一、四辭云「重其名」，義不詳。乙三二九〇辭云「在名受㞢年」，為地名。另二辭殘泐，均無由求其朔誼。金文作□吕伯簋□吉日壬午劍

[glyph：君]

[glyph] 後下、十三、二、[glyph] 後下二七、十三、[glyph] 續五一五〇七、

孫海波文編二卷九頁收此作君

按說文「君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glyph]古文象君坐形」尹治也口以發號會意尹亦聲後下十三、二、辭云「丁酉卜疑貞多君曰來叔氏馭王曰余其□」二七、十三辭云「辛未王卜□曰余告多君曰般有祟」多君殆殷官名與僃多尹多臣多公同釋詁「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君之僃不限於帝王諸侯「從之成羣曰君」則小部落之酋長亦可稱君也金文作[glyph]天君鼎[glyph]□鼎[glyph]君夫簋[glyph]番君鬲[glyph]番君簠[glyph]郘公鈚[glyph]白者君盤[glyph]史頌簋[glyph]散盤皆以作[glyph]形者為正體與卜辭小篆並同微變為[glyph]散盤其左側直畫微趨彎曲遂變作[glyph]為許書古文所由譌變

命

按說文「命使也从口从令」此不从口令字重文

召

前六、二十、三　前六、二一、一　前六、二一、五　前六、二二、六
前六、二二、四　前六、二二、五　前六、二三、一　前六、二三、七
前六、二三、四　前六、二三、六　前六、二四、一　前六、二四、六
後上、十二、一　後上、十二、二　甲一、十六、八　甲二、二、九、一
甲二、二九、七

商承祚曰「按與古金文同」見類編二卷五頁

王襄曰「古召字」見簠考游田五頁反面

瞿潤緡曰「按召地名。左傳僖公四年『從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水經注曰『汝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在今河南郾城縣東三十五里。在殷都之南。又確屬南

陽道有南召縣。又水經注「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也，在今扶風之東。」按南召縣較召陵遠，且非大邑，召傳亭似又因召公而得名，則卜辭之召當即召陵矣」見卜釋十三頁反面

徐中舒曰「召」銘文作[glyph]，周召之召，金文作[glyph]，不從奴（字據原文作收，書傳誤植）經典皆作召，或增邑旁作邵。夾召連文亦見他器。[glyph]簋「用夾召厥辟（君）奠大命」與此語例全同。召當讀如紹或詔，爾雅釋詁「詔，相亮，左右，相導也。」史記魯仲連傳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也。」詔、紹並有輔導佑助之意。左傳昭公二十年「夾輔周室」，夾輔即夾召也。夾召金文或倒互言之，大盂鼎「盂廼召夾死（主）司戎」，晉姜鼎「用召匹辝（台同我也）辟」，召夾、召匹並為夾召、夾輔之倒文。匹為匹配，與夾從二人同意。又大盂鼎「夙夕召我一人」，令女盂

召榮敬雍從」此單言召召亦應作輔導佐助解舊注多釋詔為繼如詩「弗念厥紹」尋繹文義似未協洽見考古學報一九五九第三期五四頁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郭某曰「金文䣻字前人釋之者奇異至不可思議此分明為一人形奉酒尊欲飲而呈喜悅之狀人形之首乃釋格之三矢形人形之身乎又釋為文字此種奇釋自宋以來相沿八九百年直至近人猶有能稍稍得其髣髴者容庚云「象人奠酒于盤之形」寶蘊樓彝八十四頁此已近是矣然余謂酒甕下一器乃酒甕之座而非盤形知其然者觭銘有此字作䣻鄭適簋用金文有是酒甕正陷置於座中也據此可知古人釀酒之法正如今之鄉人之釀造甜酒此字之作為氏族名於卜辭中有之證卜䣻其遷至于攸若王亂曰大吉前五之二

一補遺

神祕之解釋或以為象宗廟之形或以為兩己相背或以為兩弓相背今知亞形中字大抵乃氏族稱號或人名則此亞形者不過如後人之刻印章加以花邊耳此由亞形之可有可無已可證又如父己殷之[字]於亞形中施以篆僕之字此為亞飾之文飾尤無疑義也見青銅上冊九至十一頁

按說文「召評也从口刀聲」栔文之召詞為地名徐氏訓為輔助乃就金文言之郭氏謂[字]即[字]似有可商[字]當即許書爽下說解所云「[字]史」簡名醜之醜許訓醜為惡者是後起之義其始當是族名或人名郭言是也金文召作[字]觶尊[字]富盉[字]召卣[字]富鼎[字]召伯虎簋[字]召卣[字]克鐘[字]曶殷[字]召仲鬲[字]召樂父匜[字]大簋[字]字體與栔

唯 [ancient script form] 前四、二七、三 [ancient script form] 前五、三九、八 [ancient script form]

羅振玉曰「卜辭中語詞之惟唯諾之唯與短尾鳥之隹同為一字古金文亦然卜辭中已有从口之唯亦僅一見耳」卜辭中隹都用為短尾鳥也 見增考中三十一頁下

按說文「唯諾也从口隹聲」契文語詞之惟通作隹亦有从口作唯者前四、二七、六辭云「弜弗改其唯小臣刪令王弗每」前五、三九、八辭云「囚利令其唯大史寮令」均語詞也金文亦然 [ancient script form] 頌簋 [ancient script form] 毛公鼎 [ancient script form] 旂鼎 [ancient script form] 㝬鼎 [ancient script form] 封簋 [ancient script form] 王命明公簋 [ancient script form] 散盤 [ancient script form] 湯伯友舟 [ancient script form] 公文宅匜 [ancient script form] 番仲戈匜 [ancient script form] 叔單鼎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启

□ 前五·二一·六 □ 甲編九九七 □ 甲編一八五九 □ 乙八二五 □ 乙六九三 □ 乙六八二六 □ 乙七六七四 □ 鄴三·三四·一一

葉玉森釋启無說見前釋五卷二十五頁上

按說文「启開也从户从口」卜辭用启或與啟同意均為晴辭云「□□卜狄圓乙未又启図戊」甲編二八四八說文「啟教也」桂馥義證云「玉篇啟開發也莊子」欵啟寡聞之先」陳宗訓啟為開馥謂「啟開教也論語不憤不啟者疏云啟開也」桂說是也卜辭作启从启从又開值益顯卜辭用為晴說者謂並假為晵竊謂晵當為後起字启啟訓開引申之即有晴意蓋晴者雲開日見也今吾鄉湘省謂晴猶曰「開天」蓋古語之遺也作晵啟者則大晴之特字

〔補〕王國維曰「說文『啟雨而晝晴也』此云『不啟其雨』與說文之訓合」見戩考

六十頁

董彥堂先生曰「啟霽晝前之轉，霽晴又雙聲之轉」見商代卜辭之推測，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九十二頁。

商承祚曰「案啟為開啟之本字，以手啟戶為初意，或增口作啓，或省又作𣅀。羅師叔言謂『𣅀古以許門者，從又啟之𣅀是也』第六頁。啟為晝之。其後借以為雨而晝晴之霽，觀其字以日作𣅀，𣅀字晝晴啟戶見日，以月作𣅀，夜晴啟戶見月，亦可以知其遭變之迹矣」見佚存一葉下。

咸

[字形]前一、四四、三 [字形]前一、四三、五 [字形]前五、四六、六 [字形]前六、五三、三 [字形]後下、十五、五 [字形]後下十八、九 [字形]甲編三七一〇 [字形]乙七五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卜辭與古金文及盂鼎叔卣子皆从戌」見增考中五十七頁下

孫詒讓曰「此當是咸字。說文口部『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此咸作[字形]，與日名正合。金文叔子卣作[字形]，父甲鼎作[字形]，亦與此相類」見舉例下十九頁

羅振玉曰「伊尹咸戊之名，咸但舉一字，曰伊，曰咸。又白虎通姓名篇『臣名亦得甲乙生日名子，殷有巫咸，有祖己也。』王氏經義述聞云『巫咸，今文作巫戊。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

今文之作戊故戊為咸耳」今卜辭有咸戊殆卽巫咸矣」見增考上十三頁下

陳邦懷曰「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史記殷本紀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二書稱巫咸為咸足證羅考事之說又按尚書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之咸亦卽巫咸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僞孔傳云「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考酒誥以咸與殷王並舉者以其治王家有成君奭云「巫咸乂王家」是也所謂成王者指成湯至于帝乙中間之王也所謂畏相者專指成而言也如僞孔說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則句中不須咸字文義已足」見拾遺十四至十五葉

葉玉森曰：「森按咸為巫咸，亦即咸戊，宜叅可信。酒誥以成湯咸並舉，卜辭中固有此文例，如云『癸酉卜貞大乙伊其□』後上二二．六。伊即伊尹，伊與大乙亦竝舉，可證酒誥之成湯咸確為成湯與巫咸，陳氏之說信也。」見前釋第一卷三十九葉下

吳其昌曰：「咸字子貞戉碪形殷作[glyph]，父癸尊作[glyph]，咸口鼎作[glyph]，父癸尊作[glyph]，父甲鼎作[glyph]，爺敄甗作[glyph]，史獸鼎作[glyph]，戉矢彝作[glyph]。從第一字觀之，始知咸之本義乃為一戉一碪相連之形，正猶奢殷之吉作[glyph]，象一斧一碪相連之形耳。一戉一碪相連，是可以殺也，故咸之本義為殺。其後碪形之○衍變成口，於是戉形雖顯而碪形義遂湮。由今考之，咸為一戉一碪相連之形，正猶奢殷之吉作[glyph]，亦象一斧一碪相連之形耳。一

戉一礎相連是可以殺也故咸之本義為殺書君奭「咸劉厥敵」又佚周書克殷解「則咸劉商王紂」咸劉連文其義皆殺也爾雅釋詁「劉殺也」說文「鐂殺也」左傳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文「虔劉我邊陲」杜注「劉殺也」皆可證」見金文名家疏證兵器篇按說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契文正从口从戌羅氏謂為从戉非是卜辭之咸亦稱咸戊前一、四三、五辭云「貞㞢于咸戊」甲編二六四、云「丁未卜犬㞢咸戊」是也即經籍所見之巫咸亦稱巫戊者蓋咸戊稱咸自亦得單稱戊 巫則其職官之稱巫咸巫戊非今古文之異也咸戊為殷之元臣故其祀典與先王比隆前一、四三、辭云「㞢于咸㞢于大丁㞢于大甲㞢于且乙」(注七)可證又後、下、十八、九、辭「貞咸大甲□」亦咸與先王並舉可與酒誥相發明卜辭又有叮字从戌从丁當釋成辭云「乙亥卜賓貞求于成十

牛」前、六、四、六、四「癸酉卜出于成六月」前、六、四、一「口貞出人口成口宰」後、上、九、九、「口酒于成」甲、二、十、二、十七「貞出于成」甲、六、三、一當即殷之先王成湯卜辭稱唐亦稱成也」友人張秉權兄見告丙編四一片辭云「翌乙酉出伐于五示上甲成(𢦏)大丁大甲且乙」成之位置在上甲之後大丁之前自非成湯莫屬也咸之與成一从口栔文作「日」一从丁栔文作「口」篆文之別甚著而卜辭之別甚微宜加明辨也金文作[glyph]咸鼎口[glyph]帚女簋咸矢簋咸史獸鼎咸孟鼎咸秦公簋咸國差𦉜

(注)前、一、四、三、辭字作「𢦏」似是从丁者然則字當釋成與丙編四一所紀世次相同至後、下、十八、九、一辭則確是咸與大甲並稱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呈

呈前六・十五・一 呈前六・十七・三 呈前二・三四・六 呈前三・二六・一 呈後上・十六・七 呈甲二・二三・三 呈續三・二四・四 呈珠一二八 呈京二・八・一

于省吾曰「卜辭晚期地名有呈字亦作呈呈字舊不識甲骨文編入於附錄按呈即後世呈字吳季子之子劍逞字从呈作呈又郢字郢差作郢口郢鐸作郢古璽文字徵六・四作郢丁氏說文古籀補補二・四引古鉨呈志二見呈一作呈一作呈又古璽文字徵十一・二涅作浧又作郢是均作呈作呈同字之證呈字之演變由呈而呈而呈說文呈平也从口壬聲按說文謂呈从壬聲失其朔矣惟以呈為程乎之程是也漢樊安碑作呈作式冀州從事郭君碑先民有呈均以呈為程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續漢書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劉昭注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甫

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屬上程。按卜辭言「才呈王貞」「步于呈」「田呈」。呈去衣甚近。衣即殷地。當非鎬陽之上程聚。未知所指。存以待考」。見駢續三頁

按說文「呈。平也。从口。壬聲」。此不从壬。于氏釋呈可从。地名。

吉

[甲骨字形]藏一五九、一、[甲骨字形]前一、二十、四、[甲骨字形]前一、四一、二、六[甲骨字形]前二、三、六[甲骨字形]前二、四、六[甲骨字形]前二、二一、三[甲骨字形]前二、十六、三[甲骨字形]前二、十五、七、[甲骨字形]前二、二一、七、三[甲骨字形]前二、四十二、[甲骨字形][甲骨字形][甲骨字形]前六、四十一、一[甲骨字形]前六、四二、六、三[甲骨字形][甲骨字形][甲骨字形]前六、四四、四[甲骨字形]前四、四、四[甲骨字形]前四、十八、四、[甲骨字形]前四、二一、三、七、[甲骨字形]前四、二三、九、六、[甲骨字形]前七、十六、四、[甲骨字形]後上十、六[甲骨字形]後下、十八、八、[甲骨字形]甲一、二、六、[甲骨字形]甲一、五、十一、[甲骨字形]截二、三、[甲骨字形]截三、四、[甲骨字形]截十、三、[甲骨字形]截十三、九、[甲骨字形]截四十、十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吉从士口卜辭中吉字異狀最多惟第一字(按指作吉形者)與許書合作[字形]吉者與空首幣文合又卜辭多以大吉弘吉二字合為一字書之吉大二字合書者作[字形]弘吉二字合書者作[字形][字形][字形]偶有分二字書之作[字形]者殆僅一見耳」見增考中十八葉下

葉玉森曰「說文『吉善也从士口』按契文吉字變態極多疑吉古為初文从甲从日為十干之首古或以甲日為吉日遂制吉字至變十為士為个中中為士復由中訛變為半與吉字同由个訛變从个合介象矢鏑形朔誼乃益隱晦」見說契三頁

郭某說吉見甲研釋祖妣九至十一頁已見前牡字條下引

于省吾曰「契文吉字早期作𠮷㐰㐰等形晚期作𠮷吉古吉等形羅振玉云『說文解字吉从士口卜辭中吉字異狀最多惟第一字與許書合作吉古者與室盲彝文合』葉玉森云（中略已見上）葉某說殊誤說文以吉為从士口乃就已訛之篆文為說非朔誼也契文吉字上从合合个象句兵形下从口為笑盧合形橫之別作廿近代出土之商代句兵多矣其未納

柲者作中形左象其援右象其內其有胡下垂者的後起之制吉字所從
之合均縱向不橫者必係當時安置句兵之練成法且示納柲之戎器每
作縱形如金文之斧形高又乙毁作[glyph]父癸鼎作[glyph]是其例凵形本象置
句兵於笑盧之中凡納物於器中者爲防其毀壞所以堅實之寶愛之故
引申有吉利之義釋名釋言語「吉實也有善實也」从吉之字義多爲堅實
詩六月「四牡既佶」箋「佶壯健之貌」書立政「其克詰爾戎兵」馬注「詰實也」國
策秦策「不足以結秦」注「結固」爾雅釋詁「劼固也」釋言「硈鞏也」說文「頡直項
也」是佶詰結劼硈頡均含有強固之義古者戎器恆置諸笑盧之中契文
習見之字如[glyph]象置弓於凵上[glyph]象置中从於凵上中即毋本象盾形而
四、一、七、有[glyph]字象置刀於凵上（定按上从[glyph]疑[glyph]寶字實不象刀）弓毋刀並爲戎器下以

笠盧盛之與句兵之盛於笠盧作吉者義同（前六、一六、五二），有吉字，象人兩手奉句兵之形（佚七四六），有吉字，象以火冶鍊句兵之形，舊釋莫不可據。要之，吉之初文象置句兵於笠盧之上，本有保護堅實之義，故引申之為吉善、吉利也。（見駢三第二十八頁釋吉）

陳邦福曰：「卜辭吉、吉、吉、吉，邦福案：从口从屮或个，皆荊也，或上又从仝士諸形，則更與荊焞卜龜上灸得兆之象。蓋上吉、宏吉、大吉、小吉，咸驗于兆傳于口矣。易坤卦云：『安貞吉』，兩可參征。」（見瑣言七頁）

按說文「吉，善也，从士口。」栔文變體最多，朔義不詳。郭說之非，前已辯之。葉玉森氏之說，祇據於作吉之一體者加以比傅，且字不从日，昭然可見。于氏之說，較諸說為長，然亦不足以解古之諸體。誠如其說，則似可解為置兵

於凵以示措而弗用。夫兵凶器戰危事也，既措而弗用，自有吉善之義，固不必如于氏之迂迴說之也。至從吉之字多有堅實之義者，乃由善之一義所引申。金文作吉 旂鼎 吉 散盤 吉 矢簋 吉 毛公鼎 吉 沈兒鐘 吉 格伯作晉姬簋 吉 喜[?]章俞父盤 吉 陳侯鼎 吉 中子化盤 吉 亘尊 吉 格伯簋 尖[?]祇與小篆同

〔補遺〕吳其昌曰：「吉字者殷作吉 旂鼎作吉 師寰殷作吉 兄[?]鐘作吉 沈兒鐘作吉，隋[?]象一斧一碪之形，一斧一碪爲吉。上弦新月，響[?]象如斧，故名初吉。弁[?]少美妙之士，皎麗如月，故名吉士。此引申義之轉，抑爲苐[?]者也」見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

按吉字作吉形者，除旂鼎、散簋、善簋、矢簋、毅[?][illegible]外，其餘金文吉字不下數十見

均以士不能謂爲斧形且栔文吉字多見之無一作斧形者仍以于說爲長吳氏以一斧一礎爲吉其義亦無可說且初吉吉士之稱亦取吉祥之義初與斧形無涉吳氏此說殊牽附少當也

周

囲藏二六一、囲藏三六、一、囲拾、四、十二、甬前四、三二、一、囲前五、三六、五、甬前六、五一、七、囲前六、六三、二、囲後下三七、四、甬甲一、二六、十八

商承祚曰「按知囲即周者金文公伐郐鼎周作𠔼又省口作囲免簠王在周，亦作囲是以知之」

孫詒讓曰「囲即周之省金文宄敢周字作𠔼周文芻尊省作囲周公作文王鼎周公字作囲公中鼎宗周字作囲（舊釋誤注）魯此省口與彼同周即周國疑在太王肇基以後云「今周宄峕」蓋周君朝聘于商以國賓之禮待之若猶言順命也」「弗戈周」者說文戈部「戈傷也」言不伐周也」見舉例上卅二頁

吳大澂窓齋剩稿於公伐郐鼎「囲受多福」之囲始釋周

郭某曰「囲字亦屢見於金文前人多釋為啚段為鄙吳大澂始釋周孫詒

讓契文舉例商承祚之殷字類編容庚之金文編均釋周然所舉孖敦之「公仲在宗周」及免簋之「王在周」均非究極之證明周曾之可稱宗魯也孟滕文公篇有「吾宗國魯先君」余謂字固周字其證有二一為無惠鼎之「王各于周廟」作用乃周之省則知周乃周之省迄出矣今彝器周字一作周一作田此田為周字之鐵證一為畫字古金文畫字从周如「畫轉畫轄」之畫字毛公鼎作𦘔師兌敦作𦘔番生敦作𦘔从周省與無惠鼎周字同录伯敦作𦘔畫琱字之省琱亦通周（周皇父敦作周頌匜之周頌周皇父敦作琱頌即其明證）而宅敦則作𦘔从周省是周為周之明證矣至畫字何以從周觀其字形殆謂以規畫圓也（周周之周說文本作𠛆然經典中未見此字古器物亦未見此字」見甲研釋寇上頁）

王襄曰「囲古囿字象田中蕃結之形公伐郜鼎叚為魯見簠考游田三頁第二十二片釋文（古樣本文作囲丰氏原拓本為囲）又類纂正編十二第五十三頁說同並云「魯字重文」

葉玉森曰「森按囲之異體作囲囲囲等形予往者徧檢卜辭未見金字因疑金文中之金字即由卜辭之囲囲譌變田囲田田象古代盛金柱之器有界格|||⺀象所得之金柱厥後變田囲田田為全譌||為八仍注||二于界格中造字精意已失其半卜辭屢言今某鑿金或言今某族从某侯鑿金是鑿金固殷代之要政也鐵新獲卜辭寫本八二四版有囲囲二字金文魯公伐郜鼎見作囲疑囲古囿字段作見囲乃囲之別構卜辭之見金也又按鉢文之偏旁有作囲者金文周𣕦盨之囲周棘生𣪘之囲並為囲之

譌變周人已不詳其誼僅用爲器銘末行之末補空飾文據郭氏說必釋爲周近卒辭𤰈上之𢀛如無人証明爲寇爲非鼕則予之臆說仍當存在殷代文字流行傳至周後之厥形尚存而音訓迥異如好爲殷文之俘而周則爲好魂爲殷文之槐而周則爲鬼似不能持彝器文字強釋卜辭𤰈爲殷代金字殆至周始譌變爲金乃無人識𤰈爲金者古文凡增小點均有精意至周或作爲繁飾惟求古致並無精意內函周之正字固當爲甲貞作田又變作𤰈小點之增徒作繁飾而已與卜辭之𤰈絕非一字至卜之𤰈爲國名者並應釋金金蓋侯國殷人或賓之或寧之或執其俘爲侵又卜辭有从金之字如𠕋後下十七、六如𤰈藏二一四、一一作𤰈藏二六二、四𤰈拾、十三、十四、孫詒讓氏釋惠舉例下十八朱據並附于此以供參考」見前釋四卷四

二五四四頁

按說文「周密也从用口。周古文周字从古文及」栔文作田正象密致周帀之形許君說字之本誼是也從口乃後謂金文周字或作田田或增口作周周至篆文則無不從口者矣各家釋周至確在卜辭爲國名即後世代殷之周葉氏於金文之田則釋周謂小點爲繁飾無義於卜辭之田則釋金以渻小點象金粒均有精意且謂文字流傳往往徒存其形而音訓迥異往古爲彼字在後世則爲另一字文字衍變寧有是理是真臆說也且卜辭𤰔字唐蘭釋璞讀爲戴以讀栔文諸辭無不暢適其說已無可疑然則葉氏之自詡爲臆說者殆亦可以止息矣金文作田弔𨟒簋田免簠田文仲其田周乎壺毋無叀鼎田成周戈周免簋周周公簋周周善夫克鼎周

散盤[glyph]盂鼎[glyph]虢季子白盤[glyph]毛公鼎所見甚多大抵不出以上諸形小篆从用有為由無叀鼎作[glyph]而譌鼎文有銹蝕殷古文不从用也

唐

藏十八、二　藏六七、四　藏二一四、四　餘十六、二　前一、九、七　前四、十三、五　前四、二九、六　後上、六、十五　後上、二九、五　甲一一十一七　甲六、三、十八、　戩二、十二

王國維曰「卜辭中唐與大甲大丁並告又有達言唐大丁大口者（藏二一一、四四）則為湯可知矣說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昜與湯字形近聲偶近博古圖所載齊侯鎛鐘銘曰『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尃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處禹之都』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湯其孰能當之又太平御覽八十二及九百十二引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博物志亦有此文夫夏桀之時有湯無唐則唐必湯之本字後轉作啺復轉作湯而其本名廢矣然卜辭於湯之正祭必曰王賓大乙惟告祭等乃稱唐未審

暘至「盡審其故」一段已見上引從昜案王說是也唐殆太乙之謚史記商本紀引集解引謚法曰「除暴去殘曰湯」風俗通王霸篇「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蓋讀湯如蕩王案唐訓大說文「唐大言也」以其字从口故曰大言玉篇「堯稱唐者蕩蕩道德至大之皃」宋本玉篇五卷口部唐下說解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蕩大也」古唐湯蕩相通義皆訓大攘除之訓殆不然也」見增考上三頁

葉玉森曰「森桉唐湯暘古通許書暘古文唐从口疑从日之譌即暘經傳中未見暘字卜辭从日之字亦作从口故暘譌為啺楚辭「妾兩館于咸唐」注「咸唐咸池也」又「飲予馬于咸池兮」注「咸池日浴處也」文選蜀都賦「洞若湯谷之揚濤」注「湯谷日所出也」史記五帝紀曰暘谷索隱「暘谷本作湯谷」

是咸唐湯谷暘谷并為一地則唐湯暘之通叚可以無疑」見前釋卷一第五十七葉

按說文「唐大言也从口庚聲啺古文唐从口昜」栔文之唐即為大乙之說是也羅葉二氏說唐湯暘通叚之故說亦可从惟葉氏說暘為暘之譌則未必然唐之古文作啺者只緣庚昜聲近例得通假（桐非暘之譌也）栔文唐或作▢商承祚云「栔卜辭庚字亦作▢例之則▢亦是唐字」類編二卷七頁又作▢此偶爾刻橫畫者非唐字有此異構也栔卜辭大乙稱唐亦稱成左襄十四年傳「君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注「大國也」公羊莊八年傳「成者何盛也」朱駿聲曰「其實茂盛當為成之本訓成就當為成之轉注」咸既訓大訓盛訓茂盛與唐湯義同故稱唐亦稱成後世且併稱成湯也金文作▢（唐子祖乙爵）▢（齊侯鎛「虩虩成唐」）亦从口庚聲

㖾

㖾 前四、二八、五 㖾 前四、四六、一 㖾 前五、二一、三 㖾 前六、二九、七 㖾 前六、三四、六 㖾 後下、八、一 㖾 後下、十、五 㖾 戩二六、七 㖾 戩三四、五 㖾 乙一九一〇 㖾 乙、三〇六五 㖾 佚九〇

王國維曰「殷虛卜辭有㖾字，即說文㖾字。說文『㖾，語相訶歫也，从口歫辛，辛，惡聲也』。是篆文之辛亦或作㖾，蓋辛㖾一字。卜辭辥字作𨐨，亦其一證。兮甲盤『王曰命甲政𤔲成周四方責（即委積之積）』，𤔲从𤔔㖾，即篆文从𤔔辛之辭。政辭乃政𤔲之假借。知㖾乃辛之繁文，辛㖾又一字矣。辛字當从說文㖾字讀，讀如櫱，即天作孼之孼之本字，故訓為辠。辥字从𠂤止辛，會意，亦以為聲。凡辠辟辭諸字皆从辛字會意。至說文所說辛辛辥諸字皆从後起之篆文之說，故動輒齟齬矣」。見觀堂集林卷六第十頁釋辥下（又見十四卷辥字條下）

丁山曰：「𧦝𧦝當是一字，𧦝見於卜辭者甚衆，或爲事類，或爲動作，不盡氏族之名也。其字當即𧦝字，說文口部：『𧦝，語相訶歫也。从口辛，辛惡聲也，讀若櫱。』又木部：『櫱，𦬩米也，从米辥聲。』辛部：『辥，辠也，从辛𠂤聲。』𠂤部：『𠂤，危高也，从𠂤，屮聲，讀若臬。』按辥櫱臬音讀今尚相同，則謂𧦝讀若臬，固無不可，即謂𧦝辥古今字，亦無不可。辥卜辭或作𧦝字，或作𧦝，釋四八七、與毛公鼎𧦝𧦝辥之作辥辥者爲形亦近。如王國維釋𧦝說是辥字也。然辭云：『叀王又作𧦝』，釋四八七、與『貞令作𧦝』後下十六、五同其辭類，使𧦝果爲辥字，則𧦝宜有乂音，不字作是。卜辭又有𧦝字，辭云：『囚大貞作𧦝小𧦝』，前七、二八、二。作𧦝與作𧦝、作𧦝辭類又同。𧦝直接演爲金文𧦝，腾侯林王國維所定爲滕薛之薛者也。集林六釋腾見。然則腾之與𧦝，𧦝之與𧦝，在甲骨文雖有从月从肯、从口之異，而同从𧦝聲

可能仍是一字。孟子離婁公孫丑篇引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禮記緇衣亦引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此太甲逸文，證以卜辭習見「作辥」之辭，益可信為商書，而「辥」（辥）當讀為孼，不必強別辥為孼字。亦可為得堅證。洪範五行傳說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孼。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孼，孼則牙孼矣。」孼說文作蠥，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太甲逸文所謂「作孼」，有同「當作妖蠥，災變解，即卜辭所偁「作辥」「隹辥」「其辥」「勿辥」「出辥」亦無往而不作災蠥解。僖十五年左傳，秦獲晉侯以歸，秦伯曰：「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妖夢正卜辭所謂「王寤辥」。鄭之、下、詩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孼，匪降自天。」箋云：「孼，妖孼，謂相為災害

乙三五、二

吝 後下十三、十五

按說文「吝恨惜也。从口文聲。易曰『以往吝。』𠳕古文吝从彣。」卜辭正从文从口，與小篆同。辭云「□□卜大☒歲于☒于吝☒」其義不詳。

各

拾三、十七、 前五、二四、四、 前五、二四、五、 前五、二四、六、 前五、二四、七、 後下、十九、五 菁四、一 乙、四七八、 乙、八四五九、 甲編三九一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各，異辭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案各从象足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此為來格之本字。」見增考中六十四頁下

王襄曰：「古各字，與格通。」見類纂正編二第六頁上

孫海波曰：「說文：『各，異辭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此从象足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孳乳為徦為格。方言：『徦，至也。』徦，說文所無，經典通用格。書堯典：『格于上下。』傳：『格，至也。』」

楊樹達曰：「从夂从凵，當釋各，亦是有所至之形，為來格之各本字，徦、迄皆

後起加義旁字見卜辭求義六頁上

陳夢家曰「卜辭言『各雲自北幡』乙七八四~~來王次說「大采各云自北幡」~~幡其各雲、雨、霈々睽及它們之間當有關係。幡當是曹詩候人『薈兮蔚兮南山朝隮』之隮。傳云『隮升雲也』衛詩蝃蝀『朝隮於西崇朝其雨』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周禮眡祲鄭衆注云『隮升氣也』鄭玄注『隮虹也』孟子梁惠王下『如大旱之望雲霓』離騷『帥雲霓而來御』都是雲霓並言，曹衛詩中的『朝隮』即宋玉高唐賦中的『朝雲』亦即楚辭遠遊和曹植洛神賦中的『朝霞』遠遊王逸注云『霞謂朝霞赤黃氣也』亦作赮。卜辭的大采即朝時。卜辭有三次說『大采各云自北隮幡』是朝時雲氣成隮（霞）朝隮為下雨的徵兆，所以詩云『崇朝其雨』卜辭有幡不雨『壬申幡辛巳雨』但卜辭的隮乃是動辭，所以下（後

一、十、六、所卜為「雨隮」、卜辭有隮，因名雲自此而升起為「各」云，一義應加探索。尚書西伯戡黎「格人元龜」，史記殷本紀引作「假」，堯典「格于上下」，說文引作「假」，「各」「叚」古音同，惟各收入聲。方言一「狢，登也」，爾雅釋詁「假，陞也」，方言一「假、狢，至也」，說文「假，至也」，凡此可証「狢」「假」（假）同訓，格假訓登訓陞，而說文「躋，登也」，爾雅釋詁「躋，陞也」，凡此可証躋隮與狢假同義，卜辭的「各」云，殆當讀作「霞云」。霞雲自此猶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霞與隮出現於朝時，霞指雲的本身，隮指霞的升騰，霞常是（「常」字，原文作「當」，「當是」疑為「常是」之誤）一種興雨朕兆的雲氣，故詩謂「崇朝而雨」。高唐賦「吐於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早上在西邊隮（即廣霽）的虹霓乃下雨的徵兆。楚辭哀時命「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林逋政經云「虹霓旦見于西則為雨暮

見于東則雨止」如此說來隮是虹之一種，出現於早上為多雨之兆」見綜述二四三至二四四頁

又云「卜辭言『御各日王受又』粹八一二 各日即落日」見綜述五七三頁

屈翼鵬云「𢈪當是各之異體，辭云『貞其兄兄卑乙王其𢈪父豕吉』粹七七 乃格鬥之義」見甲釋四九二頁三九一六版考釋文

林義光文「各異辭也。从口夊，夊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卜辭亦用為格辭云「各于口福口口受又」拾三、十七「囗宙卜圍己卯其各于四易日」前六、二四、七「乙丑各且回」後下九、十 是也。又每言「各云」陳釋「霞雲」固亦可通，與霞雲同類之物連言究嫌重疊，疑各假為露，亦即落字。露云者下垂之雲，猶言落日也。金文作各 頌鼎「王各大室」 各 頌壺 各 虢季子白盤 各 是閒簋 各 乙亥鼎 各 趠尊 各 趞曹鼎

□師奎父鼎□敔簋□師贅簋□無叀鼎□善鼎□師虎簋□沈子簋

□庚贏卣　亦用為格或从彳或从辵義同楊樹達氏所說是也卜辭或

从冊與品作□同

吠

吠 前五、四六、三 吠 前五、四七、三 吠 菁十一、六

按說文「吠，犬鳴也。从犬口。」栔文犬豕二文每不易辨，於偏旁尤然。大抵細腹拳尾，或著爪形者為犬，碩腹短尾者為豕。佚三五九有文作吠者，前已从唐蘭之說收為喙。此數文孫海波甲骨文編、朱芳圃文字編均收為吠，金祥恆續文編亦收。乙編及他書所見與此相類者數文為吠，姑从其意收之，為吠與否不敢必也。辭云「在吠」前五、四六、三為地名。「囚于王十吠」前五、四七、三「貞登□羊三犬三吠」乙八二一、三「叀吠卯牲」「勿出吠」乙一八四五「登于蚰叀羊出吠」「登于土叀羊出吠」「登于蚰一吠」乙四七三三則均為牲名。言「出吠」者，以吠佐祭也。不詳其義。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目口

⿱目口藏二二、一 ⿱目口前一、四九、五 ⿱目口前一、四九、七 ⿱目口前六、三、四 ⿱目口前六、三、七 ⿱目口後上二四、六 ⿱目口甲二二七、八

从口从目，說文所無。

⿱叀口

⿱叀口前二、二九、三 ⿱叀口前二、二九、五 ⿱叀口前二、三十、五 ⿱叀口前二、三一、一 ⿱叀口⿱叀口前二、三六、二 ⿱叀口後上五、二 ⿱叀口後上十三、十一 ⿱叀口⿱叀口菁九、十五 ⿱叀口甲二、十八、十六

从口从叀，說文所無。

⿱中口

⿱中口藏一〇五、四 ⿱中口前一、二九、三 ⿱中口後上一、三 ⿱中口甲一、四八 ⿱中口戩三四、四

劉鶚釋中，見鐵雲藏龜序。

孫詒讓曰：「說文言部𧥺，快也，从言中。此从中而省言从口，于字例無牾，疑當為𧥺之假借，與論語『億則屢中』誼畧同。」見舉例上十八葉。

董彥堂先生釋吉謂由㕣形訛變見寫本後記

商承祚釋吉見類編二卷六葉

唐蘭曰「亞古父己盉的㕣字（殷文存下卅二 彝器盉銘同）就是卜辭裏習見的㕣字——高宗時一个卜人的名字前人都不能識我以為是「古」字的原始型式適鼎古字作㕣字形還相近其證一 㕣即中字（作毌）側書所以婦闆鼎（殷文存上七）甗同、卣同、（四）裏的「文姑」都寫做䉵（冀甗卣也）說文「姑」寫做𤕌可證其證二我們由此可知「古」字本是从口㕣（毌）聲」見導論下四十葉

丁山從唐氏說釋古謂即固之本字見殷商氏族方國志一四六至一四七葉

按釋中釋古釋吉均於字形不合且絜文中作㕣𠀤諸形吉作㕣與此迥

異唐氏釋古謂是从口毋聲宜若可信然契文亦自有古字作古若古與此亦有別金文之古乃由古所衍化（此亦唐說見一卷天字條下引）非从毋聲也至⿱中口字如確是「古」字則亦是（當為）古之異構古字變餉作⿱中口增一橫畫則作⿱中口亦非从毋聲也至中唐謂即毋郭沫若亦有此說（見二卷十字條）其說可从字當隸定作⿱毋口从口从中毋說文所無字在卜辭為貞人名

⿱毋口

⿱毋口前二、八、五、⿱毋口前四、十八、一、⿱毋口前四、三七、五、⿱毋口甲二、二五、六、

葉玉森曰「卜辭每見『不⿱毋口戈』疑即許書訓目不明之瞢卜辭假作『蒙』」見前釋之卷十八葉

从口从⿱毋口說文所無

□

□前六、三九、四、 □前七、五、一、 □前七、十八、三、

孫海波曰「與金文同」見文編二卷十四葉上

从口从絲說文所無

□

□藏、六八、一、 □拾、三、三、 □前六、五二、一、 □菁、一、一 □甲、一、七、五、 □甲、六九、十一、 □戩、四四、十八、

从口从丂說文所無

（[illegible]）

⿱㠭口

（[illegible]）

㗊 藏五一六 㗊 前一四八三 㗊 後下二三十二 㗊 甲二二三八 ⿱㠭口 前六三九七 ⿱㠭口 後下二三十七 ⿱㠭口 後下二九十七 ⿱㠭口 後下二六四五 ⿱㠭口 甲一六八

丁山曰。㗊字或省為⿱㠭口。⿱㠭口上所從之㠭當是𢀚字之初文。說文。𢀚極巧視之也。从四工。按四工與兩工之誼同。皆謂善其事也。疑⿱㠭口从口从㠭。即詩小雅所謂。巧言如簧。其音則讀與展同。展孳乳為囅。左思吳都賦。東吳王孫囅然而咍。劉淵林注。囅大笑貌。莊子曰。齊桓公囅然而笑。囅今本莊子達生作囅。囅釋文猶音。敕然反。李善文選注云。囅勅忍反。音同。則今本莊子囅然實囅然傳寫之誤。囅然既為大笑貌。意其本字當從口作⿰口展。乃⿱㠭口實其本字。周官司徒元人。展牲則告牷。鄭司農注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鄭玄注云。展牲若今夕牲也。按儀禮聘禮。展幣。注。展猶校錄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各展其物。哀公二十年。敢展謝其不恭。杜注。皆俱云

（文編附錄十九）

𢀛

𢀛藏十一、𢀛藏十七、三、𢀛藏二一八、二𢀛藏一五九、四𢀛拾四、十四、𢀛前一、二八、六、𢀛前三、二九、七𢀛前四、三二、六𢀛𢀛前五、十九、六𢀛前六、九、六𢀛前七、二、六𢀛後上、八、十二、川後上、十六、六𢀛甲一、六、十四、𢀛戩二、十六

孫詒讓曰「卜辭有𢀛方者似當時侯國之名其文屢見說文並作𢀛說文日部『𢀛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籀文作𢀛』今考此𢀛字上从口下从曰與籀文上从日下从口形小異丈同今所傳古幣有作𢀛字者其文作𢀛上吞从口與此正同」見舉例上卅二至卅二頁

王國維曰「𢀛方國名孫氏於此字釋為𢀛方然𢀛字無作𢀛之理惟卜辭吉字或作𢀛或作𢀛與𢀛相似然無由證𢀛𢀛之為一字也卜辭云『𢀛方征于

我東鄙𢦏二邑𢀛方亦牧我西鄙田」菁華則其國在殷之西矣」見戩考卅五葉

林義光曰「卜辭𢀛方亼方亼即鬼方𢀛字口上之亼象土塊亦即土字之變與古字口上之亼亽个初無大異則𢀛與古其初皆為古古字不難以字形推知之𢀛方既為古方則古音與鬼相合卜辭中屢見之𢀛方自即為經典所恒見之鬼方矣」又云「土方亦即鬼方土字作亼象土塊形故古字可以土為之乃引卜辭受年作受禾及古金文為証謂皆一字二用取形而遺其聲韻𢀛方亼方不能名為一國卜辭云癸巳卜㱿貞旬亡𡆥王𠧞曰有求其有來艱三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𢦔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𢦏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菁華一辭前作土方後作𢀛方蓋古人

用字不定，曾未從異」見鬼方務國並見卜辭說載國學叢編一、二、
葉玉森曰「按卜辭□之異體間作□□無一作□形者，古字亦無一作□
形者，其非一字可以斷定。予舊釋苦，說文『丙，舌貌』，倒置之與卜辭□□所
從之□□相似。丙从ㄩ象舌下，象其系人，象其紋。□□則肖人疑古象形
舌字，□□象舌出口，乃古苦字。味苦則吐舌出口，猶甘象含一物于口
以表味甘。古人由辨味始造甘苦字，其文必表象以指事，非若許君含道
古聲之訓也。禹貢『惟箘簬楛，三邦底貢』，馬融注『言箘簬楛三邦所致貢』，以
箘簬楛為三國名，核之禹貢辭例，適合禹貢所紀名國無譯移載邦不舉
其名者。此三國之本名疑為囷路苦，後世或因囷路二國產竹可為箭材
囷擊以竹，苦國產木可為箭幹，因擊以木，後名其所產之竹為箘為簬，故

國葦曰「肅慎之勁所居之木為楛」故家語曰「楛矢」𢀛方殆即苦國其國出矢後下十七有辭云「囚于王曰勾苦方」矢勾求也苦方以矢著名故殷求之所謂楛矢是也荀子「窳苦不便利者弱」苦即楛古本通叚殷餉況字迺讀林義光氏之說（見上引從畧）森按𢀛與㚔㚔𡈼其形絕異卜辭从土字及从土之字無一作𢀛𠦪㚔㚔㚔形者林氏謂𢀛與吉其初皆為吉字未可遽信至卜辭「土方征于我東鄙𢦏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二語中之土方𢀛方明為二國故𢀛方下着一亦字似不能強斷為一國猶他辭云「壬辰卜癸巳雨五月乙巳亦雨」戩二七十癸巳乙巳明為二日亦不能強斷乙巳即癸巳也且據安陽發掘報告獲甲有鬼方二字則𢀛方非鬼方亦非土方可以斷定矣」見前釋一卷九十五至九十七葉

有佔字即𢀛當釋為杠又有攻字即攻當釋為攻其所从之口若口即𢀛或𢀛所從尤為顯明則𢀛為從工之字可斷然無疑𢀛象工在口中以象意聲化倒推之當為從口工聲今無其字卜辭用為國名則當是邛之本名卜辭有𢀛方舊不識余以為巴方又有蜀則𢀛當即邛莋之邛其地略當四川之邛縣在殷時當甚強盛故為西方之鉅患也」見天壤文釋五十三至五十四頁

按𢀛字孫釋昌王已駁之王疑𠷎𠷎之異體葉氏駁之林謂𢀛方即土方古並即「古方」即經傳習見之鬼方二說葉已並駁之駁之是也惟葉釋若亾聽說耳無論𢀛之非舌（已見唐氏所駁）即如其說則吐舌出口安知其不為辛辣字邪唐氏釋為从口从工是也然謂當於今之邛縣則亦無確証且

在卜辭中先後異字之例甚多其最顯著者爲貞與鼎田與畋巛與𢦏黄尹與伊尹唐與大乙之類則易𠱠爲鬼不足怪也略下詳見殷曆譜上編卷九第三十九葉上至四十葉下

于省吾曰「契文𠱠字習見亦省稱𠱠𠱠字作𠱠𠱠形按孫釋昌葉釋苦其誤自不待辨林釋𠱠讀爲鬼是也而誤以𠱠與𡆥吉古土等字混爲一故研契者多未之信唐謂𠱠象工在𠙴中當爲从𠙴工聲是也而以爲邛之本字亦誤說文「凷墣也从土一屈象形也塊俗凷从土鬼」按許氏釋凷之義不可據契文金文無凷形亦無从凷之字𠱠上从𠙴後譌變爲土亦猶吉字初文上从仝仝後譌變爲士也𠱠下从𠙴變爲凵猶甾之作𡇒𡇒之作𢆶其从𠙴从凵一也略中𠱠爲凷之初文从土乃形之譌𠱠从𠙴工

聲工鬼雙聲並見毋字說文以塊為凷之重文塊以鬼聲栔文以凷為鬼方之鬼並以聲近字通𢀛方之𢀛至金文始以戜𢼛為之然猶與鬼神之鬼有別經傳則通作鬼矣中略以契文觀之𢀛方為武丁時西方惟一之強敵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三年克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其艱可知中略要之𢀛字以形言之象置口於凵上以凵工聲小篆譌為甶以音言之工鬼雙聲以契文𢀛方之方位及為患之劇考之亦非𢀛方無以當鬼方林唐二氏之說各有是非爰截取之以通其郵「見駢五第五至六葉」

按于氏謂工誤為土以今隸言之固有可能而古文口之與凵則字形懸異似不當謂甶為𢀛之譌至謂𢀛方即鬼方舍音近外亦無若何其他之關係𢀛方是否即為鬼方似仍以存疑為是此𢀛即今假為鬼方此字

仍祇能作隸定收之於此也

丁山曰「字當釋浩」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四十二葉

胡厚宣曰「吉疑即共」見商史論叢初集二冊八葉殷代舌方考

按吉卜辭作𠮷𠮷諸形與此有別又从當即共之古文丁胡二氏之說並

吼

[甲骨字形]前六十六、五　[甲骨字形]前六二九、三

王襄曰類纂正編十一第五十頁下收此作沫

按字从口从丮當隸定作吼說文所無卜辭另有沫字作[甲骨字形]詳十一卷沫下

又上所舉从日說文所無字實皆从凵（詳訓凵虛之本字）凵虛均象以凵盧貯物之形此字亦象一人就凵取物之形原當收入凵部今仍就其字形收之於此所从實非口舌之口也

[虤口]

[甲骨字形]前六、四十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虤口]兩虎爭聲从虤从曰此从口與曰同意」見增考中七十八葉下

ㅂㅂ

吅 乙五八二三、

金祥恒續文編二卷十四頁收此作吅

按說文「吅驚嘑也从二口凡吅之屬皆从吅讀若讙」辭云「往于吅其囚」地名不詳其義以卜辭从口之字或作口例之金收此為吅是也惟金書吅下又收作ㅂㅂ者二文乙一四二五、八七〇〇疑當釋合非吅字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單

單 前七、二六、四 單 後下十二、七 單 菁五、一

羅振玉曰「作單與伯昊生鐘同。卜辭中獸字从此。獸即狩字之本字。征戰之戰从單與獸同意。」見增考中六十九頁上

丁山曰「單之形見于殷契者與金文不甚遠。而其流變也往往似干。干與盾同實而異名。盾單雙聲。而單干疊韻。審其聲音遞轉。竊疑古謂之單。後世謂之干。單干蓋古今字也。如契文戰或省為戰是其證。」見說文闕義箋

王利器曰「郭某云。」卜辭或言南單、南單當即鹿臺。」郭說是也。按竹書紀年卷十七武王十二年「王親禽帝受於南單之臺。」永樂大典一萬二千一百卅卷引水經注四云。「南單之臺當即鹿臺之異名。」此條承王君面告

陳邦福曰「卜辭單單 邦福案單从吅从甲或从中。中中疑初从中得誼史

為於家吅為於飾單則為於家皆斲之省變展轉假為訓大之單後人復以吅為聲而古誼遂泯矣」見積古七葉下按說文「單大也从吅𠂤吅亦聲闕」鈕樹玉說文校錄云「說文無𠂤故云闕」姚嚴二氏說文校議云「凡言闕者皆後人校語此當是从𠂤从吅闕吅亦聲校者後乙轉耳」按鈕說是也許君蓋不知單字本義故云「闕」其下說解第就篆體言之耳據許說單為會意兼聲字據卜辭金文言之單實象形字徐灝段注箋以為象䲣形孔廣居說文疑疑以為「䲣之古文䲣獸之大者故單訓大也」說雖未是然啟他家解說文者為近於朔誼丁氏以干解單更以獸字从單或从丫證之於形音義三者偶合說蓋可從金文作單單伯鐘單單子伯盨單小臣單觶單單䍄尊單單伯鬲單蔡侯匜單叔單鼎與卜辭同非从吅也

參看三卷干字條

哭 [甲骨文字形] 前五.十.七

葉玉森曰「按說文『哭，哀聲也，从吅獄省聲』。先哲造字，哭必先于獄，許君謂从獄省聲，殊難徵信。此从[字形]，象一人擗踊形，从吅，表號，許意當即古文哭字。辭云『□衣哭』，蓋臨衣祭而哭也」。見鉤沈。又前釋卷五第十三頁下引

魯實先曰「是每之繁文，乃方名。方名而从重口，乃卜辭通例。从人作[字形]者以人女互通也」。見姓氏通釋四頁（未刊，載幼獅學報二卷一期）

按說文「哭，哀聲也，从吅，獄省聲。凡哭之屬皆从哭」。獄省声之說前人已多疑之，段氏辨之審矣。段氏謂「本謂犬嘷，而移以言人」，說較許解為長。卜辭此字葉釋為哭，宜若可从，惟單辭孤證，不能確指其[字形]之與犬形亦略近，故象體時寫譌變耳。魯氏謂是每之繁文，非是。「方名而从重口，乃卜辭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通例其說未聞

喪 [甲骨字形] 藏一八五、三、[甲骨字形] 拾六、二、[甲骨字形] 前二、二十、五 [甲骨字形] 前二、二一、五 [甲骨字形] 前二、二七、八、[甲骨字形] 前二、三十、一、[甲骨字形] 前二、三一、四、[甲骨字形] 前二、三七、一、[甲骨字形] 前二、四一、一、[甲骨字形] 前二、四一、三、[甲骨字形] 前二、四二、一、[甲骨字形] 前四、四六、三、[甲骨字形] 前四、四七、二、[甲骨字形] 前六、二、五、[甲骨字形] 前六、五三、七、[甲骨字形] 前七、二八、一、[甲骨字形] 前八、十一、四、[甲骨字形] 後上、十二、一、[甲骨字形] 後下三五、一 [甲骨字形] 菁九、十三、[甲骨字形] 甲一八、十七 [甲骨字形] 甲一九、十一、[甲骨字形] 甲六十八、二十 [甲骨字形] 戩十、五

羅振玉曰：許書無噩字而有咢注譁訟也从吅屰聲集韻咢或从噩以是例之知噩即許書之咢矣噩字見於周官以卜辭諸文考之知从王者乃由桒傳寫而譌傳世古器有噩侯鼎噩侯敦鼎文噩字作[字形]敦文作[字形]阮氏樹鏞釋作噩前人釋器非也又古金文中喪字从噩从亡量侯敦喪作[字形]从[字形]齊

疾壺作𡀸作𡃜从𡀸均與卜辭同文考鼎作噩从㗊則與噩侯鼎文合喪為可驚咢之事故从噩亡據此知卜辭諸字與噩侯兩器之文確為噩字噩侯史記殷本紀作鄂侯漢書韋賢傳「咢咢黃髮」文選諷諫詩作「諤諤黃髮」綏民校尉熊君碑「臨朝謇鄂」諤又作鄂是咢諤鄂古通用爾雅釋天之「作噩」史記曆書「作鄂」集解引徐廣曰「噩一作鄂」知史記之鄂侯即金文之噩侯卜辭中噩為地名殆即噩侯國許書之咢為後起之字此其初字矣」見增考中七十五頁

陳邦福曰「卜辭𠼘𠼘从㗊从禾或从來各家釋噩至確邦福案來即來辭言田禾蕃孰異譯諤之來噩侯敦作𡃜止从禾或从來與轉之異」見瑣言七葉下

葉玉森曰森疑从木从三口或四口誼為喿字說文喿鳥羣鳴也从品在木上卜辭文字凡表衆多之意者往往較篆增繁如莽之作𦾔器之作囂是其例也喿或鄵之古文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疏云鄵侯國在慈州鉤沈之又

容庚氏曰羅氏釋噩有噩侯鼎敦可證若釋喿則喪之从喿从亡不可通已現及其考釋甲骨文字之甚予按葉說古今字詁喿亡者即喪之譌藏龜拾遺考釋十二葉推說求从喿之證仍應索之金文羅氏釋噩之一形謂噩之从王即由从木而譌木似不能譌寫為王姑不具論金文編中錄噩字凡五如[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除誼从四口外則从[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又錄喪字凡六如[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除从四口从亡外則从[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古文字]與噩字所从之五形無一相似者則喪字所從斷非羅氏所認之噩字已不可掩又

許案噩字第一體似从大之變態象人形第二第五兩體似从干或仍象人形第三四兩體則象犬之簡形犬之食具曰田曰器人之食具亦曰器故郝公華鐘器字亦从𠬝顯與羅氏所謂噩者注器之譌變舊釋器殆可信也至周代有噩器侯則不遑深考矣卜辭噩字異體孔多如𠱫𠱫等形象木多枝鳥羣鳴于上下金文喪字偏从作𠷎𠷎者仍象木多枝形即十九年乎亦从木商炙則喪字从噩似可無疑矣見前釋卷二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頁

王襄孫海波均從羅說王氏說見簠考游田九頁下孫說見文編二卷十四頁

于省吾曰「契文噩字異構甚繁茲略舉其形以見梗概从二口从三口从（之按于氏此下舉）

四口从亞口瀋州从器羅振玉云它攗已見上引从器葉玉森釋喪謂喪字从㗊桑按葉說誤羅謂喪字从噩亦未允余謂噩字即喪之初文盂鼎古喪𠂤即故喪師噩作鄂侯兕毁咮鄂侯毁噩為爽噩字从喪作𠷎咮噩就時間言之故从日井人鐘妄憲〻聖趣聖趣即聖爽趣从喪作𠷎毛公鼎喪作𠷎說文噩从哭亡声按許以為从哭失之謂从亡声是也盂鼎噩字與兕毁噩字所从之噩均不从亡声其隨變之迹與契文相符是噩為喪之初文喪从亡声乃後起字契文噩字用法有二一噩為地名習見未詳所在惟噩與盂每並舉知其地當與盂相近二噩為喪亡之喪如其噩衆即其喪衆其噩衆人即其喪衆人當謂征伐之事喪失衆人斯例習見不備舉前六、五三、七不噩衆後下三五、一不噩衆謂不喪衆人也林二、一八、二十戍其噩人噩人即

喪人。前八、一一、四「卜亡隹𧃡羊㞢若」。𧃡羊即喪羊，當指畜牧之事言。易大壯六五「喪羊于易」。粹一二五三「允𧃡自」與盡鼎之「古𧃡自」詞例同。要之契文𧃡字以盡鼎𧃡字及免毀𠱠字證之，知𧃡為喪之初文，加亡聲為符作𠷎者為後起字。說文从哭，乃形之訛。契文以𧃡為地名，地望未詳。其以為喪亡之喪者，於文例詞義均脗合無間矣。見駢三第二十四頁釋𧃡

陳夢家：於卜辭此字作地名用者，从羅說釋噩，而於此字與「眾」「自」「𠕁」字連文者，則又釋為喪。見綜述二六二頁

郭某曰：「噩同鄂，殷末有鄂侯，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邘，音于，野王縣有邘城。』左傳僖廿四年：『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蓋邘地屬鄂，殷人之鄂，周人改稱為邘也。

地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與垣曲相隔不遠非春秋時晉地之鄍亦非漢江夏之鄍矣」見卜通一三六葉下

按說文「喪亡也从哭从亡會意亡亦聲」契文喪字異體甚多然其別大抵在所从偏旁多少筆畫曲直橫斜之間其字形要無大異諸家釋噩非是葉玉森釋桑於字形為近而於辭意難通惟于氏釋喪於諸辭之意豁然貫通其說識不可易而於字形無說陳氏於此字作動詞用者从于氏說作名詞用者則仍讀噩喪噩二字音讀懸遠訓解古文殊無是理也按契文諸形以作□佚五四九□佚五二三者為正構繁之則為□甲編八九之□後下三五一簡之則為□戩十六六□佚六三九除从十上四由口形由二至五無定數以示其讙呶噭嘈之意可不具論外其另一旁从作□□諸形為一樹木之象形

字擬其字形與卜辭桑字全同蓋桑之為用以葉為主故先哲造字特狀其葉而他木則僅著枝幹此形與字義無涉字實从吅桑声讀桑喪音全同此声桑之作桑其歷程當如下表

□→□→□→□

王筠說文釋例喪字條下云「喪字不足象形而數文有□字蓋喪本作□（鄂侯敦器蓋）若字皆作□象木葉之字形若字蓋亦作□即□之重文加口者（中略）是以玉篇喪下有籀文□若下亦有籀文𦮂是知喪若之為一字而𦮂作□之非經而喪作□之非皮傳也蓋漢人猶多作□是以八分桑字作桒隸辨引二文無作桑者集韻類篇桑古作桒足徵也□變為卉者猶艸變十十艸變卉曲者直之也（下略）」按王氏說桑字之形之衍變甚是今契文正

作 後上、六、十六 前一、六六、六諸形可証也喪字声符之桑譌變已多至金文已變為 「無」後桑字之形益不得不更从亡字為声而喪之本字从四桑之聲之字至篆文乃更譌為哭許君乃以会意說之耳今更舉卜辭喪字作動詞用者數例以証予說「壬戌卜不喪眾」「其喪眾」甲編八六二「喪眾」甲編三七七「不喪眾」甲編八〇九「其喪[眾]人」甲編一〇九九「其喪[眾]勿延」珠九四五「貞我其喪眾人」佚四八又「貞其喪眾」佚一九五「[?]目不喪明」「其喪明」乙編六四凡此諸喪字以讀為喪滅槩則無一可通最後一辭之意尤為顯豁可證予說之不誣也金文作 旂作父戊斝 毛公鼎 齊侯壺 量侯簋 喪史賓鈚 南彊鉦 易斝 南彊鉦喪字已與小篆形近易斝一文譌變更甚無義可說矣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𨗨 後釋一一六〇。

郭某曰「辭云『其口徝人乙』，『徝人』當釋『遊尸』，殆即猶與猶豫。『毋宴』即毋擾。三語字均著于辭末，當是虛詞，即典籍中所常見之已若矣字。雖未盡識，而隱繞有展致。」見釋考一四九頁一一六〇片釋文。

于省吾曰「粹一一六〇：『其口徝人語。其曰毋宴語。戊雋口數語。』郭釋徝人為遊尸。按郭謂語即已若矣是也，釋徝人為遊尸失之。徝字从彳卓聲。卓即卓，金文卓林父鼎卓作𠦝，叔姞簋韓字从卓作𠦝，石鼓文淖字从卓作𠦝，已稍譌變。說文：『卓，高也。早匕為卓，𠦝古文卓。』按卓字初文下从子，上象子之頭頂有某種標識之形，故有高義。說文以早匕為卓，失之。徝當即金文趠鼎之逴，字从彳从走一也。說文：『逴，遠也。』其曰徝人語，即

其曰遠人已意謂其去人遠已」見駢續三十九頁釋偉

按說文「趠遠也从走卓聲」于氏釋此為趠可从古文从彳从止从辵从走在偏旁中每得相通尤以彳止辵之文為然蓋其事類相同義例自亦相通也許書辵部「逴遠也」音義相同而从走从辵有别蓋一字之異構此篆文从走从辵猶得相通之證

䞨

前六、八、六　前四、三七、三　菁九、十二　錄一二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䞨，䞨田易居也，从走亘聲』。此从止从亘，殆即許書之䞨矣。此當為盤桓之本字，後世作桓者，借字也。」見增考中六十七頁上

丁山曰：「字从止亘声，當是䞨字，初文甲文亘正是同字，象回亘之文，因此為我認為䞨即還字本字。卜辭之亘氏，應即左氏春秋所謂䡅轅，十二家吉金圖錄番禺商氏梨齋藏器中有鼎觶等十一器，銘文皆作䞨，盤衛其文作衛，衛字从止行，與還字古文是為形近，亘衛應即䡅轅的本字，左傳作『轅』，䡅轅者乃漢以後借字也。」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七十二至七十三頁

按說文「䞨，䞨田易居也，从走亘声。」此字羅釋䞨，可从。偏旁从止从走得通

猶之文从彳从走得通之例也。辭云「丙戌卜在壴貞今囗王步于囗亡災」。前二、六七。壴爲地名。「中亦壴」前四、七、三。疑當讀爲還。「庚申囗至于囗雨至囗」辭殘不完。疑亦段爲還。許君所爲𧻚田易居段注引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之說解之。此後起之義由田更之義所引申者也。丁氏以爲即穤。穤氏與郭某釋金文[glyph]爲穤穤者說異。郭說見青銅時考上冊二葉之下。金文作[glyph]𧻚鼎 [glyph]虢季子白盤 [glyph]秦公簋 [glyph]陳侯因資錞 [glyph]封仲簋 [glyph]者沪鐘 [glyph]曾姬無卹壺 [glyph]上史𧻚簋 [glyph]止大王𧻚衍鼎與栔文同。史𧻚簋从人从走,可从从止从人从走,从走無別。虢季子白盤云「𧻚𧻚子白」,秦公簋銘「剌剌𧻚𧻚」,𧻚𧻚,武也,與經訓合。

止

ㄓ拾、十、五、ㄓ拾、十、五、七、ㄓ後、下、二、五、九、ㄓ甲、一、二、八、十、三、ㄓ甲、二、十、六、二一、ㄓ戩、九、十、六、ㄓ鐵、二、四、一、ㄓ戩、四、九、六、ㄓ粹之通之字重文ㄓ乙、九、〇七〇

孫詒讓曰「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為足。』依許說則止本艸木之有阯，而假借為足。止金文有足跡形，如母自作ㄓ，富夫鼎作ㄓ，皆與文誼可推，然即與止同字。是甲文則凡止皆作ㄓ」見名原

又曰「是文从ㄓㄓㄓㄓㄓ諸形最多，而用各不同，今綜合箸之以便斠覈。古文ㄓ盡象足跡形，此則以為止字，說文云云(从略)據許說是止有足義。金文多作敲降等偏旁并从ㄓ，假借為行止之止。此文止亦皆作ㄓ或反書之ㄓ，即象足形，又其變也。

作ㄓ如云『□□其雨，庚止』藏、十四、四、『□□□雨克止□』藏、七四、三、周云『雨信多止』藏二

辭三九皆多雨而卜其止否是也。因之凡字偏旁从止者亦作㞢，見舉例下二頁上。

又曰「綜考金文甲文，疑古文㞢為足止，本象足蹠而有三指，猶說文又字注云『手之列多略不過三』是也。金文足蹠則實繪其形，甲文為㞢則粗具匡郭，猶㞢之為凵，其原本同。見名原。」

胡小石先生曰「止象人足，於今文為止，其見於古經傳者，如詩草蟲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毛傳曰『止，辭也。』在卜辭則以㞢為代辭詞，其用當於尔足之子，猶言是子也。之子，古經傳皆以之為代詞之，於說文為㞢之下。辭則有㞢無止（金按原文作㞢，恐是偶誤）。於近考卜辭用㞢之例，或以為又，如『乾入一㞢入，九入』（音即侍人十又六人也）。或以為有，如『㞢出來鼓』（音一即允有來

婧也。或以為告之省。如「□㞢于且乙口」前一、六、四、「十卯貞告于且丁」也。其用與㞢絕異。殷虛卜辭二九一八辭文「□㞢于㞢」，足徵㞢、㞢之非一字矣。見文例卷下一頁言㞢例。

按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凡止之屬皆从止」。栔文止象足形，孫說是也。許君之說乃在篆體譌變之後，本初形寖失而初誼乃晦。金文偏旁止字多作止，與小篆同。雉子且辛壽卣字作□□。又癸壽作□□，另一壽文作□□，與栔文同。譌為止為止為止，無復足形，故許君有此誤解耳。

歬

衛 前一、四十六、六 衛 前四十八、六 衛 前六、二一、八 衛 後下十一、十七 衛 後下十一、十一 歬 佚六九八 衛 粹三八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歬不行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此从歬从行或省彳許書無之」見增考中六十七頁下

陳邦懷曰「从止者人足也从舟者謂人足歬進如舟之歬進也足與舟皆行而不已其誼昭然考金文歬字已不从行許書因之許君曰不行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竊恐未諦衛歬从舟蓋與履題（履古文）从舟同意履題从足舟謂履行若舟之行許君說舟象履形殆不然也」見拾遺一葉

葉玉森曰「按衛之異體作衛、衛、衛等形本辭曰歬兄戊猶他辭言先祖辛（殷虛卜辭以七十八）也」見前釋一卷一一七頁又前一四〇二釋文

按說文「歬不行而進謂之歬从止在舟上。」栔文作上出諸形从行从歬或省行从彳或並彳亦省之。或作歬與小篆作歬者形近當是一字篆文之舟即卜辭之月所譌。隸變字形从舟也。月乃般之古文亦即今之盤字象形。歬字从止在盤中乃洗足之意。會意字也。衞若徜乃从行戠从歬聲。其但作歬者乃叚洗足字為前進字形前進字本作此形也。下逮小篆歬字反為借義所專乃別出从水歬聲之湔字以為洗足之專字。說文「湔水出蜀郡緜虒玉壘山東南入江从水前聲一曰手瀚之。」鈕樹玉說文校錄曰「手瀚之」下云「集韻引之作也當不誤韻會六書故引作洗也而瀚作澣俗。水經注江水條下引呂忱云「湔水一曰半浣水也。」蓋手瀚為半澣之誤以為水名。玉篇子田切水名又浣也。又子賤切水湔也。廣韻收先平之

聲」段注改「手瀚之」作「瀚半瀚也」下注云「各本作手瀚之今依水經注引字林手作半依集韻玉篇之作也此别一義半瀚者瀚衣不全濯之僅濯其垢處曰瀚今俗語猶如此此相沿古語如云瀚裙是也廣韻瀚浣也一曰水名」此用說文而互易其先後耳字林盖合製說文語而鄭書於「瀚」水出鮦虎玉壘山」下引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此妄增「水」字謂半浣為瀚水別名亦甚涉獵者博不無扶擿濯者瀚也瀚者半瀚也說文屬辭之法」王紹蘭段注訂云「按半即手之譌玉篇云「瀚浣也」其非半可知集韻引之作也是也六書故韻會引亦作也蓋不作半名本一曰下無瀚字」按王氏所訂是也今據契文字之形及諸書瀚下說解證之疑古本瀚下說解當云「一曰瀚衣作足也」轉寫訛誤為「一曰手瀚之」「足」誤為「手」「也」譌為「之」「瀚」字復訛著「手」下矣

半字分明是「首」字之誤又說是也廣韻湔下解云「洗也一曰水名」猶不誤可證自湔下說解沿譌日久其所存濯足之古義每晦乃不得不別出洗字以為洒足專字說文「洗洒足也从水先聲」今許書湔下云「一曰手濯也」猶易由洗字以為洒足專字以不誤此種情形可有兩種解釋其一為歬許君已昧歬為洒足本義湔為歬之後起字之義而湔有濯洒之義猶相承未失於是乃於湔下出「一曰濯手也」之訓而於水部別出洗足字以為洒足專字其一則為許君猶未失湔為洗洒足之義乃於湔下別出一解云「一曰濯足也」後經轉寫訛誤為「手濯之」古義遂晦後人乃不得不於是水部增一「洗」字以為洒足專字耳此又湔之後起字也要之歬當訓洒足其用為前進之意者假借字也前進之本字當作𧺆或衛或趙趙字未見於古文衛之古文偏旁相通之義此字當有契文可證也金文作歬𢀜仲鐘歬追簋歬善鼎第一形猶與契文相近二三兩形所以已漸與舟字相類矣

歷

𣥠 前一、三三、一 𣥠 後下、十一、三 𣥠 𣥠 後下、十一、四 𣥠 後下十一、二 𣥠 後下、十一、六 𣥠 戩四十、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歷，過也。从止厤聲』。此从止从秝，足行所至皆禾也，以象經歷之意。或从林，足所經皆木，亦得示歷意矣」。見增考中六十四頁下

葉玉森曰「許書訓歷為過，予疑𣥠為足跡在禾邊，林下即知有人過，即歷之初誼。若謂足行所止圍不必皆禾，皆禾皆木即皆禾皆木，而歷意仍不顯也」

見前釋一卷一〇七頁下

按說文「歷，過也。从止厤聲」。羅氏釋此為歷可从，其說則葉氏為長，然竊謂此字祗是从秝聲，非會意也。許說不誤。說文厤从秝聲，秝下云「稀疏適秝也。从二禾，讀若歷」。足証歷秝音同。卜辭正从秝聲，其作林者，則秝字之譌文。

歸 [甲骨文]藏二六、三 [甲骨文]藏九、一 [甲骨文]藏二三、三 [甲骨文]藏八一、三 [甲骨文]藏一五二、一 [甲骨文]藏二六〇、一 [甲骨文]前四、六、八 [甲骨文]前五、十七、[甲骨文]前七、四、三 [甲骨文]前八、一、六 [甲骨文]前八、六、三 [甲骨文]前八、十六、四 [甲骨文]後上、三十五 [甲骨文]後下、三三、四 [甲骨文]後下、四二、十 [甲骨文]菁七、一 [甲骨文]甲一六十四 [甲骨文]甲六、二六、一 [甲骨文]戩九、十三 [甲骨文]戩三八、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𠂤聲籀文作[甲骨文]』此省止與許同田鼎歸夆敦同或又省𠂤」見增考中六十四頁下

葉玉森曰「[甲骨文][甲骨文]並叔歸从止于羅釋歸从束象植兵于架表師次不用兵意見集下四 [甲骨文]更从止盡謂師已歸止故植兵于架表師還意當即初文歸字小篆从𠂤从止猶協古誼[甲骨文]形與帚形近後乃譌[甲骨文]為[甲骨文]復誤省作帚乃逕假為歸[甲骨文]字轉罕見故[甲骨文]取誼于歸屋似應从帚乃[甲骨文]省聲又並

譌从[glyph]」

郭某曰「歸當即後之夔國其故地在今湖北秭歸縣境水經江水注『又過秭歸縣之南』下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声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即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金文有歸芇伯殷銘稱其先王輔翼文武有席于大命足征歸國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矣」見粹考一五之頁一一八〇片釋文

按說文「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𠂤声𤕤籀文省」栔文歸作𠂤則从婦不省以𠂤為声許訓殆其古誼舉說失之本訓女嫁假以為歸還字栔文歸或訓遂或為方國之名金文作[glyph]令鼎[glyph]芇伯[glyph]矢尊[glyph]貉子卣[glyph]

又嬰簋歸作商簋歸齊侯壺歸父盤歸文大抵从婦㠯声與契文同豬子卣从夒當是帚變或从辵或从彳無字从止者辵彳止本通用無別是小篆所本歸父盤从飛乃譌變也

三止同甲一、二九、十一及二十兩片原文辭義不明契文𦔻字不審何義粹四一三之文郭氏考釋隸定作𦔻無此字遂夫為地名諦審原拓此字左下方作「廾」形如金氏所錄作「𠂢」實仍「廿」形之殘泐者其中作「廿」者為「用」形下半之殘文左上方及上方均漫漶不明然左上方猶有一「山」形痕迹約略可辨郭氏隸定作𦔻可从故此不錄入

⿱丙止

藏一八六・二 餘十六・一 前五・二五・一

从止从丙說文所無

歪

佚一〇六 佚五九〇 續存一三二一 粹一五九二

从止从不說文所無字在卜辭與宋伯連文佚一〇六當是人名粹一五九二片

歪上帝與伯字連文

⿱先止

甲編二二四九、 續、地、三一、 古、二、六、 續存六〇〇

从止从先說文所無

⿱竹止

甲編三一一三 續五、三、六

从止从竹說文所無

伐故先藉衆樹違按王氏明登字之義是矣而未能言其本字當為何字余以聲類求之登蓋當讀為徵說文八上壬部云徵召也登徵古音同在登部又同為端母字聲亦相同故得相通假也如余說而是則殷時之兵制殆由於臨時召募矣卜辭又恒云収人與登人用法同如後上十七、一、云癸巳卜㱿貞収人乎伐𢀛方文三一、五云丁酉卜㱿貞今載王収人五千征土方受㞢又是其例也以辭例觀之此與前記諸登人之例相同然収字無徵召之義音與登字亦遠隔為難解余疑文登字多从収作此即登字之省寫也佚三七八云甲午卜㱿貞収馬乎伐囗又六六九云貞乎來収牛収者為登之省謂徵馬徵牛也董彥堂殷曆譜下編九卷之十九葉云殷代征伐必臨時登人亦作収人殆即徵兵之義與余說正同惟書

君未及登徵音同通假之說故余仍存此文云」見甲文說二三頁釋登
按說文「登上車也从癶豆象登車形𤼷籀文登从𠬞」繫傳云「臣鍇曰登
車安剌癶難也豆非俎豆字象形耳籀文登从𠬞臣鍇曰兩手捧登車之
物也登車之物王謂之乘石」鄭伯奇撰段注札記云「癶部登字注云揩之楷段
注曰籀文𦫵之肉小篆並肉收省之」是謂登因𦫵而作矣乃又於豆部注
云「籀登作𦫵又或豆之肉」則又似謂𦫵因登而作前後不相照應按說文
𦫵解云「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不云从登声登解云「登上車也从癶豆象
登車形𤼷籀文登从𠬞」亦不云「从癶从𦫵省声」是兩不相蒙蓋云癶豆象
登車形則登下之豆非从俎豆之豆但字相似耳」徐鄭兩氏之說是也許
解云「癶豆象登車之形」者謂癶之豆上乃象「登車」之一動作豆者象乘石

之形今吾湘甲地第大門兩側常見兩圓形石鼓分置作八字形石鼓橫置下有座側視之正作[甲骨字形]形俗謂之圓鼓登或謂之上馬石即此物也許書登入此部𡔷入壴部各从其類如卜辭[甲骨字形][甲骨字形]①嘗舊分釋為登𡔷不誤[甲骨字形]或作[甲骨字形]者豆中食物豐盈之形从此之字則絕無作[甲骨字形]形者古人造字皆有精誼不可亂也楊氏謂兩形並當釋登𡔷說非[甲骨字形][甲骨字形]兩字在卜辭之用法雖𡔷字辭義較明登字有一片為人名其他則辭不明然兩字辭例無相同者已足徵楊說之誤辭云「喜貞其𡔷且辛于卯一牛」藏八四、四「口子卜貞☐𡔷勝☐正」前五、二、二「戊午卜貞𡔷☐自上甲大示𤰔隹牛小示𤰔☐」前五、二、四「☐𡔷[?]今按此二字漫漶不明姑隸定之如此其𡔷兄辛𢆶」後上、七、六「☐貞𡔷王亥羌☐」後上、六、五此皆𡔷進之義為𡔷之本義又云「丁酉卜殻貞勿𡔷人三千」藏二五、八、一「貞勿

☆字作[甲骨字形]應釋𡔷讀為供此說誤見五卷𡔷下

𦎫人乎𨷶圉□方」前五、十七、二此則如楊氏說段為徵登字辭云「□登□隹□」前五、六、一「貞登□」甲一、二九、十五殘泐辭義不明「貞犬登其出不若□」續四、二四、六「庚寅卜爭貞令登眾𤕊沂工衛出牢」甲編一一六七「犬登」辭義不明疑為犬登某處之省文若然則與今語登樓登車之義同「令登眾𤕊」「登𤕊」均為人名凡此均與用𦎫之辭例不類可徵兩者之非一字又楊氏謂卜辭言「奴人」亦登人之省竊疑奴當讀為供言與之眾使伐某方也𤼷字金文作□登𣪘□散盤□弔庚簋□鄭鄧叔盨□鄧公簋□陳侯因資錞□陳侯午錞□姬鼎陳侯因資錞與篆文籀文並同陳侯因資錞銘云「以登以嘗」姬鼎銘云「用登用嘗」則與卜辭用𦎫之例同經典以烝為之詩信南山「是烝是享」傳「烝進也」爾雅釋詁「烝進也」春秋繁露「四祭冬曰烝

逘者以十月逌初稱也皆與卜辭之冓金文之叢義同

癹 [oracle form] 藏二二六、一 [oracle form] 前五、二四、八 [oracle form] 前六、五五、六 [oracle form] 甲編一四六 [oracle form]
佚六一三 [oracle form] 粹一三一八

商承祚類編二卷十葉下收此作發說曰「祚案卜辭文殳支諸偏旁多不分觀其誼之所在而不能以形斷也」按說文癹以足蹋夷艸从癶从殳春秋傳曰「癹夷蘊崇之」商氏釋此為發可从卜辭發似為人名辭云「□辰卜其先發」前五、二四、八「□王令發」前六、五五、六戌子卜令發往雀戊□」藏二二六、一其義不詳粹一三一八之[oracle form]郭某謂字為潑盡以手為水形也然水形何可把握此字下从又持之似當以釋殳為是金氏續文編收此作發是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癶卩

藏三七・四 甲一・二・二十六 乙七四七 乙二〇〇三 乙七八一五

从癶从卩說文所無

⿱癶火

前四・四二・六 後下・三九・九 粹一五四〇 粹一五三九

郭某曰「⿱癶火亦殷人所祀之神名，定辭有言「⿱癶火泉⿱癶火叀小牢，又大雨」考四四、二六、字既不識，性質亦無可考」見粹考二〇六頁上一五三九片釋文

楊樹達曰「⿱癶火發同从癶聲，疑即祀典外壬名之發」見甲文說三七頁

从癶从火說文所無

⿱四癶

錄七〇九

从癶从囧說文所無

⿱圍𣥠

⿱圍𣥠甲編六三八、⿱圍𣥠掇四五一

从韋𣥠屈翼鵬曰「隸定之當作⿱圍𣥠疑即⿱圍𣥠之繁文⿱圍𣥠字有征伐之義此⿱圍𣥠字蓋圍獵之義也」見甲釋一〇一及六三八片釋文

从韋𣥠从口說文所無辭云「叀今日辛⿱圍𣥠卒　叀翌日壬⿱圍𣥠卒」甲編六三八 疑圍字古文圍衛古當是一字其義則屈說是也

⿱圍𣥠甲編二三七八　⿱圍𣥠乙六五〇二　⿱圍𣥠乙八六七四　⿱圍𣥠佚六九八

⿱日𣥠

从𣥠从日說文所無

⿱日𣥠新一三四二

⿱由𣥠

从𣥠从由說文所無

藏十四、一　藏二二、二　藏六五、二　藏九七、四　藏一二八、二　藏一七四、二　藏二四五、二　拾四、十六　拾七、十三　拾九、十六　前一、十、六　前一、二九、四　前二、廿三　前二、七、八　前二、八、七　前四、十七、一　前四、三一、一　前五、二四、六　前六、二二、四　前六、二二、八　後上、十、八　後上、十三、四　後上、卅八、十一　後下、四十、六　菁二、一　甲一、七、九　甲一、二九、七　甲六二八、十三　戩三八、八　粹三九、十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步，行也。从止少相背。』案步象前進時左右足一前一後形。或增彳（古金文涉字从此从水，省乃涉字。說卷五卜辭有『甲午王涉歸』，王無徒涉之理，殆借涉為步字也。）乃借涉為步，或又增行。」見增考中六十五頁上

許敬參曰「𧗝當釋道，行為路，界中步乃足跡」見考古三期八十五頁

商承祚曰「𧗝仍當釋步，象人步於通衢也」見福攷二頁二行

王襄曰「𧗝从行即步之繁文」見簠考帝系六頁下

郭某曰「周禮春官族師職『春秋祭酺』鄭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故酺或為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此『方步』當即祭酺，方假為祊之讀為位犬乙者大乙之廟」見粹考二六頁一四四片釋文

按說文「步行也从止出相背」凡步之屬皆从步。契文步字多與小篆同，亦或从重止或从止反戈，未增行，相違為其異構。或又增行為繁文，許釋从行者為道，殊是。朱芳圃文字編步下收𧗝𢓕字二形，孫海波文編步下亦收

作□形者蓋誤□當釋衛□當釋延說見下金文步字已見前止字條下引羅氏謂卜辭或假涉為步說非□仍當釋涉其意為渡未必為徒涉也

歲

□鐵八十、四、□藏一七六、二 □藏二二七、一 □藏二六九、二 □藏二七一、四 □餘一、一 □拾一、十 □拾、二、七、□前一、一、三 □前一、三十、一、□前四十、十、□前五、四、七、□前五、十一、十、□前五、三一、五、三 □前六、五五、三 □前七、三八、二 □前八、十五、一 □後上、三、五 □後上、五、十一、□□後上、五、十二 □佚上、七、二 □後上、七、七、□後上、七、九 □後上、七、十一、□□後上、十八、七、□菁十、十七、□甲一、十四、八、□甲二、二九、十一 □戩一、十六 □戩九、七、□明二二三五

羅振玉曰「从步戌聲說文解字作戍聲卜辭中又有□字亦作□以歲字例之當為歲月之月本字作□月者日月之本字殆卜辭中凡某月已借用日月之月而罕用本字之戉矣見增考中六葉下」

郭沫若曰「說文以歲為木星之專名，其意乃謂先有木星名歲，然後始有年歲之歲。日本新城新藏反對此說，謂必先有年歲字，然後舉以名諸木星，故其解歲字之構成，謂由戌步至戌，戌十一月也，由十一月至十一月，故為一歲（見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九葉）。以戌配十一月乃博士之特見，此說出發點大有問題。且古人並無以十二辰紀月之事（說詳釋支干篇），故此說了不可信。古金文屢見歲字，均不从戌作𢧵（毛公鼎「用歲用政」），𢧵（智鼎「昔饉歲」，又「來歲弗賞」），𢧵（國差𦉜「國差立事歲咸丁亥」），𢧵（陳猷釜「陳猷立事歲𦫵月戊寅」），𢧵（子禾子釜「□□立事歲禝月丙午」）。卜辭有歲字凡二見，「辛未□年月餘辛巳王固稽巳午𢧵」（餘一、一），「𢧵」（明二二三五）。羅氏據第一例釋歲，云『从步戌聲』。以古金文諸歲字及卜辭第二例按之，『戌聲』之說雖尚有可商，然𢧵為歲字無疑也。此可證殷代已有歲字，惟惜此二例殘闕過甚

不能明定為何義第一例「第」午月蝕辛」（定按郭釋「㞢」為「月蝕」）以卜辭紀月蝕之恆例推之當為「庚午月蝕辛未」同片亦見「辛未」甚明證也別同片之「午歲」亦當為「庚午歲」云云於同一片中紀月蝕且同是一日之事則「歲」云云或係紀歲星之變因於一歲之中有月蝕及歲星異之象故「王固」王固有卜以稽疑也然僅此殘缺之一例自不敢過於臆斷且歲字之義除年歲與歲星而外尚有當待推論者其一毛公鼎之「錫女茲兆用歲用政」徐同柏讀為「錫汝茲朕所用之鉞」政讀為征又讀為正見從古堂ⅩⅦ廿九葉吳大澂釋兆為年讀茲為絲歲如字政讀為正謂「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即「用歲用政」之義」見意齋集古錄孫詒讓讀兆為儀言賜汝臣僕也讀歲為成讀政為征見古籀拾遺卷下今按三家之說以徐為近是吳孫皆非也號季子白盤

「賓錫用戉，用政征䜌蠻方」，即禮家所謂錫斧鉞專征伐之意（中略）鼎之「錫汝茲兵」、「用歲用政」即「用戉用政」也（中郭說朕字一段以畧），要之戉乃古兵字，鼎言「錫汝茲兵」、「正無」、「用歲用政」相呼應（中略）知戉之為兵，則知歲之尤當為戉。其二子禾子釜歲字作𢦏，以國差鑵陳猷釜例之，自是歲字無疑，但此不从步而作二點，余以為此乃戉字之別構也。古戉之存世者，於斧身之中央部每設一圓孔，揆其意殆於不用時以便懸掛於壁，以其處乃重心所在，設孔懸掛之，則無飄搖墜落之患也。點即此圓孔之象形，點而二者，蓋左右透視之故。戉之二也。是則子禾子釜乃用戉為歲。其三丁卯斧之歲字，周金文存有丁卯斧（原起鑄房斧見卷六第一一章器藏吳興周氏云）。銘凡六字，三行，左二字曰「⿵冂太耳」，中一字曰「盥」，鑄。右三字曰「歲丁卯」。郭安讀為「歲丁卯鑄房耳」，謂末字疑作字

然如歲果从步者則當作嵗若戉不應置左右二足形於戉之上下兩隅裂之古人造字無是例也依余所見歲與戉實本同意戉之圓孔以備掛置故其左右透通之孔以人喻之恰如左右二足是則二點與左右二足形(步)之異僅由象形文變為會意字而已故以步之說有語病許君以五星為五步之說解之尤非其朔也要之歲戉古本一字因後用歲以為年歲或歲星字故二者遂致分化也然則年歲字與歲星字孰先曰既知歲本戉之別體則必先有歲星而後始有年歲字因用戉以表示歲星之意有說如無歲星之階段則用戉為年歲字之意無說蓋歲星之運行本以螺旋形而前進故自地上視之每贏縮不定而光度亦若明暗無常古人甚神異視之(中略)本間亦猶是星河圖云「蒼帝神名靈威仰」周官小宗

伯鄭注「五帝蒼曰靈威仰」，蒼帝即木星名之曰靈威仰，正言其威靈之赫赫可畏。洪範之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月日與星辰並列而在歷數之外，則知歲即歲星，而居於首位，在日月之上。下文「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以王卿士師尹庶民配歲月日星，亦有嚴格之等級，亦其明証也（甲骨）。以此尊重歲星而崇仰之，則以戉以名之，戉為之符徵者，固其所宜（定按：上文郭引西洋人以斧頭 Muchmuller 為歲星之符徵，即承其威嚴可怖之意）。史記天官書（案此書本多據戰國初年之石氏星經）謂歲失次以下生天棓、彗星、天欃、天槍，除彗而外，歲之變形均為武器之象，則歲之為戉又可想見矣。且歲星主伐，天官書云「其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漢志作伐人），主伐亦歲本為戉之一証也。由歲星再孳乳而為年歲字者，歲星之運行約十有二歲而周天，古人

即於黄道附近設十二標準點以觀察之由子至亥之十二辰是也歲從一辰而成歲故歲星之歲孳乳為年歲之歲（中略）年歲字之使用爾雅謂始於夏代曰「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唐虞夏年屬神話傳說時代甚時文字之有無尚屬疑問此說殊不足信特歲字之使用為時頗古殷彝中未見歲字卜辭雖有歲字而辭殘缺不明於有以點作之戉字用為祭名者甚例多至不可勝數其字作𢦏（中引卜辭所見𢦏字辭例从略）即戉字以子未子蓋以戉字條之亦即歲字墨子明鬼篇引古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孫詒讓云「當為『用代祀社方』周用祀祝並形近而誤」余案代乃伐之誤卜辭於祭每稱伐若干人羅振玉云「伐舞也」）歲于祖若考（原本作者據孫校改）以延年壽」殆所謂歲祭也洛誥有一事與此同等文例全同「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與卜辭可為互證者也祭名

于省吾曰「卜辭戉字作戉戉戉戉等形，孫詒讓釋戊舉例下十九，容庚謂子禾子釜戉字當釋歲，卜辭正同。國學季刊一卷四號甲骨文字之發現及其考釋 葉玉森疑即古象形戚字：：即之小穿之識，以紉衣戚二小穿為征。鉤沈乙 郭沫若謂斧身中央每設一圓孔，以便懸掛於壁，點而二者蓋左右透視之。甲研釋歲 唐蘭謂增點為繁飾，無意義。天壤閣考釋三十 按戉為歲之初文，歲字應從戌聲，說文以為應從戌聲，誤矣。古文戉戌有別，揆厥名始，戉戌二字均象斧之納柲形，後以用各有當，因而歧化矣。容說是也。葉說似是而實非。紉衣戚見周金文存卷六第一一六葉。紉衣二字在納柲處係偽刻，其迹於納柲處有之孔所以傅繩去斧刃甚遠，且既已納柲，無以見孔。葉說之失，自不待言。郭說尤誤。斧身中央之孔非為懸掛，斧與柲係句中，矩其重心不應在斧身中

央且自側面視之安能一孔上下並見邪是不得其解者也唐謂增點為紋飾亦不可據要之諸家之說均無相當實物為之証明今春余得一斧形影本見城固一（余按見騈續封裏第一葉以墨）其內之納柲處已殘陝西西安出土為周初器斧之拓本所攝影片見城固之一（見同上一葉下）其內未殘且有華文以誌上二字形驗之其闌刃處均作弧形有類於近世武術家所用之月牙斧上下刃尾卷曲迴抱由是可知戉字上下二點即表示斧刃尾端迴曲中所餘之透空處也其無點者省文也從例古文字有賴於古器物形制之從証而後可明竊無擬者此即其一也」見騈續一至二頁釋戉

孫詒讓曰「戉疑即戉字反文說文戉部「戉大斧也从戈乚聲」金文號季子白盤作戉與此相近」見舉例下十九葉下

葉玉森曰「森㬪疑戉為古文戚之小篆象戚上之穿臆說未敢自信惟卜辭固有以戉从步之歲作𣦼祭名之戉凡數十見乃無一作𣦼者且他辭云『丙戌卜行貞王賓父丁夕戉敹亡口』（後上十九、七）『丙午卜父丁酒夕戉一牢』（戩二三、七）似月戉為一祭名或二祭名如月彡月翌（禮）月禘月戠例君釋為月歲既為月祭又為歲祭似覺未安」見前釋卷一第十四葉

唐蘭曰「戉者戊之異文其字本當作戉象戊之形虢季子白盤云『錫用戉』戊字作戉即戉之變體也字或作戉（甲骨文錄六八七）云『今戉』即十日名之戊字者污錢越字作戉則戉戊本一字也由戉形而小變則為戉增點則為戉（子禾子釜）亦作戉明卜辭變點為橫畫也古文字往往增點為文飾無意義『王室口戉』者戉當讀為劌（卜辭以戉為今劌）劌也謂劌牲以祭也墨子明鬼引逸古書曰『吉日丁卯用

伐祀社方「𠂤伐祀」本誤作「周伐祝」孫詒讓改為用代祀郭沫若又改代為伐今從之郭說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歲歲於祖若考以延年壽「祖若」本作「社考」依孫說正此謂伐人以祭於社若方歲牲以祭於祖若考也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烝為年登新米之祭也祭即卜辭之𢼄以肉祭也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者歲用騂牛於文王武王各一也此亦王宾之禮烝即卜辭之王宾𢍰祭即王宾𢼄歲即王宾戠下文又言王賓殺禋辭有詳略耳舊以祭歲連讀者誤鄭玄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詩烈文正義蓋以烝祭上屬然其解歲字亦誤蓋商周舊典漢儒已多不能知矣」見天壤文釋三十葉下至卅一葉上

孫海波曰「卜辭紀年稱祀然亦有稱歲者廬江劉晦之所藏有一版文云「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在八月隹王八祀」此歲字確為年歲之歲無疑」

見考古五期四十八頁

按說文「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孫詒讓釋戉為戌已明其字形也容諸家謂卜辭之戉戉當釋歲復通其辭例說皆是也郭某謂論戌歲之關係卽及歲星名之歲戉故說極精當惟說戉之字形則小誤于氏之說是也按于氏文內所附圖二作形正與卜辭作戉金文作戉者相似其說不可易也葉氏舉卜辭有「月戉戉」「月戉」連文因疑戉不當釋歲實則月戉月當釋夕言某夕舉行歲祭也」卽釋為月亦不當解為月祭仍為某月之月郭氏文中所舉除十二月外每月均有歲祭之例可證卜辭有作戉者辭例已見郭文所引僅二見其為歲字自無可疑惜兩辭均殘缺過甚不詳其義郭疑為紀歲星之變謂同辭「月豈為月蝕按豈字以于省吾釋豈較為可

信（詳十四卷戉字條下）。是則郭氏此說無徵。孫氏文編收作☐、☐者三文於歲字條下，☐从戌从月，非歲字，當刪。其辭云「☐勿☐☐西易口☐」（前四·十六），「再冊王☐☐易白歲☐」（前六·十·六）。辭例與諸☐☐字不同，非一字也。羅氏以此為歲月之月之專字，卜辭歲月字與日月字無別，羅說不足信也。金文作☐（毛公鼎）、☐（為甫人盨）、☐（曾鼎）、☐（國差𦉜）、☐（陳猷釜）、☐（子禾子釜），前四形與餘一·一作☐者同，後一形與卜辭習見之☐全同。

𣥠

𣥠 甲編一四九六、𣥠 粹三八〇 𣥠 拾八、二

陳邦福曰「鐵雲藏龜拾遺第八葉云『焚𣥠有雨』。邦福案𣥠當釋此祡之繁。說文示部云『祡燒柴尞祭天也』。古文作𥛾从隋省。段注『祡與柴同此聲故燒柴尞祭曰祡。釋天『祭天曰燔柴』。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祡尞』。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祡』。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卜辭焚祡之禮足與古經籍相參證者」。見說存四葉上（亦見辨疑四葉下）

葉玉森曰「𣥠似非此字。前五、三十、三『貞焚奴之从雨』。焚𣥠當與焚奴同意（義近）」。見拾考十七葉下

屈萬里曰「𣥠又見粹編三八〇片。粹釋釋『此』，向無說。按余頗疑此字作𣥠，小篆作𣥠，並與𣥠同。釋『此』是也。拾釋疑其非『此』字者，實不然矣。惟本辭『此』

正

□藏三一、三、□藏三五、一、□藏一〇三、二、□藏一九九、一、□藏二五八、五、□拾、五、七、□拾五、九、□前一、十九、五、□前一、二十、七、□前一、四八、六、𤴓前二、四十七、□前四、十一、四、□前四、十五、七、□前五、三九、六□後上、十六、四□後上、十六、五□後上、十六、十一、□菁二、一、□甲、一、一、十、□甲二、九、六、□甲二、十二、一、□鐵五八、□鐵三九、三□鐵四十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正从止一以止古文从二作𤴓又从一足作𤴔此从口古金文■此但作㔯郭者猶丁之作口就刀筆之便也許君云从一足殆由□而譌正月字征伐字同又作□从□知□即正者卜辭曰『貞我弗獲正□』又曰『昔甲辰方正于𢦏』又曰『告曰土方正我東啚』以其文觀之皆為正矣」見增考中六十三葉下

王國維曰「正以征行為本義，許訓是，蓋引申之義」。

葉玉森曰「森按本辭于旬亡㞢十月祐之下繫此正人方一語，舊釋人方為夷方，惟卜辭未見夷字，从夷之字如陳正作夷則人方應讀夷方，尚為疑問。且各辭言正人方者，上必著一來字，亦均非記征伐之辭，觀上下文自見。陳氏之說殆可信也」（按陳說見下）。前釋二卷八頁上

陳邦懷曰「卜辭言『王來正盂方』者一（數纂四十），言『王來正人方』者二（前二·十二、前二·十六），言『王正人方』者一（前二·六）。羅考事列正人方三條於考釋卜辭篇，且云『般尊亦有隹王來正人方語，乙亥方鼎則云隹王正井方』，其證均不能據知矣（按羅說見增考下卅三葉）。邦懷按卜辭所謂『王來正某方』者，蓋以某方侵其經界，故來正之。詩商頌『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是正方之制，湯時已然。以卜辭王

正某方與詩『正域彼四方』互證，知正域彼四方者猶湯正彼四方之疆域也。毛傳訓正為長，訓域為有，恐失詩人本誼矣。又按正域彼四方與下『肇域彼四海』句法正同，余謂肇當訓正。（詳周彥詩章注）齊曰肇不曰正者，取文法之變；曰海不曰方，取音韻之協。鄭箋云『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鄭謂正天下之經界，足補毛所未及，其言肇當作兆，則因毛訓正為長，故曲為之說耳。」見小箋二十八頁

郭某於卜辭通纂之六三片之⿱口止釋為足，見通考七五葉三六三片釋文

定按該片辭云「帚令西⿱口止弗」「貞帚令西帚其⿱口止弗」

束世澂曰：「乙編三二六四片辭云『囚卜殸貞今春王東正』，正應讀為征，但不是征伐（下面沒有被征的地名），這裏的東正西正就是到東方西方去

征收貢品」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四十八頁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

葉玉森曰「□當釋韋假作圍」見鉤沈十七頁廿行

按說文「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凡正之屬皆从正𤴓古文正从二二古上字𤴓古文正从一足足者亦止也」栔文作□亦猶□之作□或又作□也正又作□正月與征伐為一字羅說是也菁二辭云「沚馘告曰土方□征于我東啚𢦏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啚田」菁五辭云「子𡚤告曰昔甲辰方□于牧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口」前辭□侵對舉自以釋征為是葉釋韋假為圍非也卜辭韋作𩏑與此有別正人方亦當讀為征董彥堂先生殷曆譜下編卷九日譜三帝辛日譜紀帝辛

征人方之日程自帝辛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七月先後十九一月倘謂為徃正其經界則歷時不應若是之久也金文作 鼎文 父癸尊 乃且尊 孟鼎 曶鼎 王公鼎 散盤 陳侯鼎 中鼎 邾公釛鐘 录簋 都大宰簠 楚王酓志鼎 [illegible]鼎 衛簋 中子化盤 征 史甲鼎「正月」从彳作征之重文 或同於卜辭或同於小篆或與許書古文同

〔補〕郭某曰「卜辭正足二字頗相混上二片之足字 字拔卜通四八四「壬子卜口貞隹我実不足十月」又四八五「隹我実不足貞妻」不知是正是足正則當讀為征也」見卜通一〇五頁四八五片釋文

陳夢家曰「斅人不但求雨並且要求雨量的充足與及時武丁卜辭云帝

今雨𣅀年——帝令雨弗其𣅀年 前一、五〇、一 帝令雨足年 明一八二 今𣅀年有𣅀雨 前四、一六、四 今𣅀年有𣅀雨——王飲亡𡆥 乙二九一 今𣅀年有𣅀雨——飲亡𡆥 乙三二八五 與三三一 才娟有𣅀雨 乙八四 乙七九四 𣅀雨 明九六八 雨不𣅀晨亡囚 珠四四五 雨不𣅀晨不隹年禍 前六、一六、三 以上的𣅀字郭沫若釋足以為是正一字 卜通四八五 卜辭的「足晨」哉作「𣅀晨」所以足可能是時字 見綜述二四三至二四五葉

按卜辭別有[glyph] 甲編八七八二 [glyph] 珠四三五 字當釋足亦即足字說見後 𣅀仍當釋正郭氏之說其意仍不能確指陳氏從之復以為「足可能是時」足時無可通之理實則𣅀非足字一从日一从口不能謂為一字也𣅀雨之正疑當訓定 周禮大宰注訓止 詩終風序箋 惟辭意仍不順適且於「𣅀年」之辭無以為解姑存以待考

辵

䢓後下十四、十八、䢓甲編二二一一 䢓乙三〇〇二 䢓佚二九〇 䢓乙三二八七

孫海波文編二卷十九葉下收後下一文作辵無說

金祥恆續文編二卷二一葉下收上出第二至四形作辵無說

按說文「辵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凡辵之屬皆从辵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上出諸形孫金兩書收作辵可从古文从行从彳每無別辵與䢓卜辭當是一字偏旁之字在从行者形體小別甲編二二一一辭云「卜狄曰䢓而」與他辭言䢓而者當是同字䢓字實應當於小篆之辵惟其義則與許書䢓同故本書仍分收䢓作辵䢓作延其實一字也金文辵字偏旁均作䢓亦與卜辭延之作䢓者同乙三二八七之䢓當是䢓之殘文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徒

[甲骨] 拾十四、十八 [甲骨] 後上十六、二 [甲骨] 後下八、十三 [甲骨] 乙四九二六 [甲骨] 乙五五八二 [甲骨] 乙七七九九 [甲骨] 佚三七四

葉玉森曰「从𡈼即土，从止乃走省，即辻字也」見鉤沈十葉三行

按說文「徒，步行也，从辵土聲」。契文偏旁止彳辵行每無別，葉釋可从。辭云「癸未卜囗辻囗」拾十四、十八「貞于唐于今辻囗」後上十六、二「己未卜徒𢾭眾囗」後下八、十三「甲戌卜㱿貞雀囗子𠬝徒基克」乙八二五五。除後上十六、二之徒似為人名外，另三辭之意不明。佚三七四辭云「于徒京兆」又似為地名。金文作徒揚簋 徒師𡨦簋 徒子仲匜 徒尚譴鉦，从辵與篆文同。

征

㗊征　前五·四·六　㗊征　前七·十七·一　㗊正　不从辵亦不从彳正字重文

郭某若曰「此片雖殘然其文必左行全辭當為『癸□卜□貞旬亡𡆥王𡆥曰㞢求其㞢來艱□[字數]日□□[干支]允㞢來艱自西□告曰𢀛方㗊征我……[所缺]當僅三四字為莧亦戔𡋦……』㗊征字以辭意推之殆征之繁文它辭有作㗊羕々若干至者羅振玉釋征此右旁从㠯二文更繁矣亦有作㗊者言『𢀛方㗊』前七·七·四之上下文均缺自是一字」見通一〇九葉第四九九片十七下　按即前七·七·釋文

商承祚曰「卜辭用征非僅征伐亦有行巡狩之義周禮春官大卜『一曰征』鄭玄注『征亦云行巡狩也』公羊僖十八年傳『與襄公之征齊也』疏『征謂巡狩征行』」見佚存八四頁上

陳夢家曰「卜辭征伐方國亦曰㗊字與正不同」說文㗊讀若戢㗊當是戢

亂之擾前六、二六、二六。「乎𡴘舞从雨𡴘舞或曰帗舞」見綜述六〇一葉

按說文「𨒅正行也从辵正聲征𨒅或从彳」卜辭之𨒅郭釋為征之繁文是

也正月字未見从𠂤作者𢼄㱿之於此以為征伐征行之專字卜辭征伐

征行字通作𧾷或𡴘與「正」同不从辵若彳正字重文陳讀𡴘為擾非是𡴘

所从之𠕁乃意符非从之為聲也陳讀為帗無據「正舞」殆雅舞之意亦覽

「古樂有正有淫」「雅也」樂有正淫之別舞亦猶此耳餘辭見前正字條金

文作𨒅甲簋征延延延簋。征大保簋。征天君鼎或从辵或从彳與小

篆同

□

□前二、三、五 □前二、四、一 □□前二、四、六 □前二、二十、三 □前二、二十、五 □前二、二一、一 □□□前二、二一、四 □□前二、二一、四、一 □□前二、二四、二 □□前二、二四、四 □□前二、二六、七 □前二、三六、五 □□□前二、四六、五 □前五、二六、六 □後上、九、十三 □後上、十二、三 □戩九、十七 □戩三九、十二 □菁九、十三 □甲一、二八、十六 □甲二、六、六 □前六、二三、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𢓭,迹也,从彳戔聲』。案𢓭與踐同,踐訓行(儀禮士相見禮注),訓往(呂氏春秋古樂篇注)。此从辵从戈,或省止,與許書之𢓭同,但戈或殊耳。又許書𢓭衛並訓迹,乃一字,殘雖訓履,然與𢓭亦一字,是一字而析為三矣」見增考中六十七葉上。

商承祚曰「祚案𢓊羅師釋徙未安疑是從字為步武之專字從彳步也」見卜釋十四葉上

董彥堂先生曰「𢓊按從非步武專字仍當為徙羅氏是徙亦作衛即踐字古文从行彳走止足者義並得通說文訓徙為迻訓踐為履蓋言足迹之所踐履也卜辭凡言徙于某地者卜皆稱往來亡災是王游于某地當日即返故兼卜往來如四七定按指殷契卜辭四七片乙甲兩辭在丁酉戊戌兩日徙于喜各兩地是其例若訓為步武字則不可通」見卜釋十四葉上

商承祚又曰「此字从彳从止當是步武之專字又或从行作衛」見福考四葉六行

郭沫若曰「𢓊字羅釋徙謂从辵从戈案其字多作𢓊若𢓊確是从辵戊

聲之字並不从戈戉（从戈乃戉省）說文辵部「越，踰也。从辵戉聲。易曰：『雜而不越。』」後世以越為之。凡卜辭言越乃遠逝之意。左傳襄十四年「越在他竟」杜注云「越，遠也。」即此越字義。見卜通一三一葉上

董彥堂先生又曰：「商承祚謂從亦步也。郭沫若謂當釋越。今按此字所从是戊非戉，殷人自有步字，仍當以羅釋為是。從為王之游蹤所至，於殘闕之之義相近也。」見殷曆譜下編卷八旬譜八第十三葉上

王襄曰：「從（後）古後字，从戔省，从辵，彳與辵古通。」見簠考游田第五葉上

楊樹達曰：「甲文有造字，字作後或作伐，字作伐。羅振玉釋後，商承祚謂从彳从武，即步武之武。樹達按：二說皆求之於形而不求諸聲，故皆失之。余疑此字从辵戉（从彳从戈），以戈為聲，即過字也。前二、八、三云：『癸巳卜在長貞王

迖于射往來無巛」甲二、二三、十一云「口巳卜貞王迖于召往來亡巛在五月」甲編九〇七云「辛卯卜翌日壬其迖于䵼亡戋」按王迖于召猶言王往于召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伍員過於吳」與甲文句例同高注云「過猶至也」迖伐字又作衘字从行與从辵从彳者義無異卜辭云「癸卯卜殸貞乎雀衘伐亘戋十二月勿乎雀衘伐亘弗其戋」衘伐亘謂往伐亘也見甲文說七葉上

按說文「過度也从辵咼聲」契文作止出諸形羅釋𨒪謂从辵从戈或省止與許書之𨒪同但戈戋殊耳按許書戋訓賊从二戈會意戈則象形所以既有戈戋之殊自不能併為一字且契文此字無慮數十百見竟無一字从戋者可證羅說之誣商氏以為步武之武之專字董先生謂商氏以為步之專字殆偶疏耳

以字形言固無可議然按之辭義則扞格難通可見商說之非郭沫若釋為過較之羅商二氏之說已進一境惟字所以或作[字形]作[字形]作[字形]於中畫上增○•：乃文字衍變通例（詳見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其字仍為戈字與戊字作[字形]者迥殊（卜辭戊字作[字形]其形製与戉相近與戈每迥異）明乎此則郭說之誤立見惟楊氏釋過謂乃从辵戈聲於字形辭義兩皆協洽其說可以盡戈咼過古音皆在十七部過字自得以戈為聲也

進

[glyph] 前、二、十三、四、[glyph] 新、四〇〇一、

葉玉森曰「[glyph]从隹从止乃進字進駿即獻駿也」見前釋卷二第二十七葉下

按此前、二、十三、四、釋文

按說文「進登也从辵閵省聲」葉氏釋此為進可从第一形文編失錄金氏續文編收第二形作進非从葉說金文作[glyph]弓甲盤[glyph]召卣从辵與从止同

遝

前五、二八、三

丁山曰「字从止眔声當是遝之本字說文『遝迨也從辵眔眔声』漢熹平石經本公羊傳云『祖之所遝』又漢劉寬碑『未遝誅討』今皆以逮字為之遝逮音同字通」見氏族及制度一三一葉

按說文「遝迨也从眔辵眔声」丁釋此為遝可从原文辭々意不明

逽 𢓊 甲二二五六 即珠一九三 𢓊 珠十九七 𢓊 錄六七五 𢓊 鄴三三八 𢓊 粹一〇三七 𢓊 新三三二六 𢓊 新三四七九

金祖同曰「逽古會字見魏正始三體石經」見遺珠十四頁

按說文「逽遝也从辵合聲」絜文正从辵合聲或从彳揆之它文从辵从彳相通當是一字三體石經會之古文作袷不作逽金氏引誤三體石經晚出當从說文解逽說文會古文作袷與石經同逽會疑是一字金文作𢓊宜子鼎辭云「王命宜子逽西方于省」容庚云「逽當讀作會說文会古文作彸」甲二二五六辭云「乙巳王貞啟乎祝曰盂方叙人其出伐𠂤高其令東逽于口高弗悔不曹𢦏王占曰吉」似亦當讀為會蓋可證逽會二者為一字許君之訓殆係後起殆亦與會義相近也」

逆

前四、二四、一 前四、五、三、六 前五、二六、五 後上、十六、十二、 後下、十一、十六、 後下、十二、一、 甲一、二九、十八 戩十一、十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逆迎也从辵屰聲」案从辵从屰者屰為倒人形象人自外入而辵以迎之或省彳或省止見增考中六十六頁下

按說文「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羅氏釋此為逆是也卜辭用此有之義其一為迎逆辭云四「辛丑卜殻貞㠯方其來逆伐」前四、一、二「辛丑卜殻貞㠯方其來王勿逆伐」後上、十六、十一「辛未卜殻貞王勿逆伐㠯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後上、十七、三「癸酉卜宰貞王勿逆伐㠯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戩十一、十五四辭所卜殆係一事以後數辭徵之知第一辭應讀為方其來句

絶逆伐句絶言吕方其來王甚徃迎擊乎它辭言吕甚來王勿徃迎擊蓋下上不順我甚不受祐也甚一為地名辭云「甲戌卜囗貫角取逆止𢦏」前四、五三、二「言貫角徃取逆地之𢦏轄也甚一為人名辭云「庚子卜𢓜貞𢦏辛丑雨」前六、二六、六「貞𢓜其囚」後下、十六、十「癸亥卜𢓜貞旬亡囚」甲編二一〇一、从辵从彳从止得通金文作□宗周鐘□矢作丁公簋□鬲比盨□仲再簋从辵或从彳無作从止作者

按說文「遘，遇也，从辵冓聲」。羅氏釋此為遘，是也。卜辭遘除用為祭名亦用為遇遘。辭云「囚其遘小風」。拾七、九「戊寅卜貞今日王其田遘不遘大雨」。前六、八、八、二是也。金文作遘榆伯簋遘戊辰簋遘并伯簋遘遘克盨字假此為之

逢

𢓜 後上十·四 𢓜 後上十一·十一 𢓜 菁四·九·四 𢓜 續三·三一·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逢遇也 从辵夆聲』此从彳 古文从辵聲或从彳 許書所載篆文皆然 如退或从彳作徂是矣」見增考中六十六葉上

按說文「逢遇也 从辵峯省聲」段注 校議謂當作夆声 段注亦作夆声 卜辭从彳夆聲 羅說是也

卜辭𢓜為地名 逢字重文

⿺辶用

⿰彳用 粹一一九二 ⿰彳用 粹一一九三 ⿰彳用 佚六六一、⿰彳用 粹一一九一 ⿰彳用 簠文三十

郭沫若曰「以上三片均有⿰彳用字乃國族名當是通字之異」見粹考一五四葉下一一九三片釋文

商承祚曰「⿰彳用字从彳从用疑通字也」見佚存八二葉上六六一片釋文

孫海波曰「从辵省从用當釋通乃受用之誼見考古五期七十葉

王襄曰「⿰彳用當釋通」見簠考文字二葉下第三十片釋文

按說文「通達也从辵甬聲」說文又「甬从马用聲」是甬用聲同之證此从彳或辵用聲諸家釋通是也金文作⿺辶⿴⊙用頌鼎 ⿺辶⿴⊙用 ⿺辶用頌簋 ⿺辶⿴⊙用頌壺从辵从用與卜辭同又从⊙非从日也乃鐘柄圓旋蟲之象徐灝段注箋云「此甬下當以鐘甬為本義考工記『鳧氏為鐘舞上謂之甬』鄭云『鐘柄』灝按甬古篆

或作甬兩旁象欒銑中象篆帶上出者象鐘柄小圓象旋蟲以字形與記文互証其義瞭然小篆从马有形近之偽耳用本古鏞字象形甬即用之異體阮氏鐘鼎欵識漢陽武劍用字作甬是其証因甬篆上有小圜與用微異遂專以為鐘甬字再凡器之圜者如筩桶之類皆从甬又為斗甬豐甬之稱亦之舊當揣圜周帀謂之甬徐氏說甬用得通皆象鐘形其說是也是甬用非特同音抑亦同義矣

徙 後下四三·二

孫海波文編二卷二十葉下收此作延無說

按說文「徙迻也从辵止聲 征徙或从彳 𨑢古文徙」孫氏收此作徙可从

後下四三·二辭云「口丁尹徙」殘泐辭義不明从辵从止與小篆同許書徙

之或體作征與古文辵延二文極相近疑古本為一字也金文作 徙

觚 徙觶 子父辛尊 與許書或體同

〔補〕葉玉森曰「契文之步从二止或相背或相對象兩止前後進行狀後下四

三之𢓊羅參事釋延殆非𢓊亦步之異文也見說契九葉之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徙从辵止聲或从彳作征古文作𨑢此與篆文同」

見增考中六十五葉下

朱芳圃文字編補遺五葉上衛字條下收此文引董彥堂先生說曰「律疑同衛从兩止相背之形違之即守衛之義作衛者衛之繁文」按卜辭中亍走止及从此數文之字混淆最甚蓋事類相同而古文繁簡左右每多無別故有此現象也後下一辭其義不明釋步釋徙均無確征姑从羅說竝朱氏所引董先生說揆其文意董先生實指前六二二六四之衛字言非指後下四三二之徙也朱氏誤引

還 衛乙六一 衛後上二九·二 衛簠徵·文字十四

唐蘭曰：「衛舊不識，余謂是還之本字。卜辭曰：『貞吕方衛，易吉于且乙。』有續上二九·六 貞吕方還勿吉于祖乙也。『貞吕方口衛。』簠·文十四 『貞吕方其還也。』此云『貞方不口衛』者，貞方不其還也。字从行从方，从西從方與口同。卜辭以衛為衛，可證。衛袁古一字，卜辭衛或省作衛，師遽尊環字偏旁作衛，當即衛之省變，衛從目與目同，但睘字睘作衛，可證。然則衛即古睘字，亦即還字也。」見天壤文釋四十九頁下六十一片釋文

胡厚宣从唐說，見殷代舌方考十葉下，引唐說，載商史論叢初集第二冊。

按說文：「還，復也。从辵睘聲。」唐氏釋此為還，於字形辭義兩均洽適，其說是也。金文作衛何?尊 衛簋 衛散盤 衛从鄧伯鼎 衛伯還簋 衛 雖還睘與桑

遺 [glyph] 後下、三、六 [glyph] 後下、十、二、四 [glyph] 甲編一五四〇 [glyph] 珠四七〇

[glyph] 簠徵、人、八十八、

瞿潤緍曰「𧴪从臼从𠂤說文从臾从𠂤非是孳乳為遺」見殷契卜辭文編第三十頁下（第十四卷）

孫海波曰「說文遺縱也从辵𧴪聲此从𧴪从臼不从辵與金文大保殷同」見文編二卷二十頁下

按說文「遺縱也」从辵貴聲」又「𧴪𧴪商小塊也从臾从𠂤」𠂤貴𧴪下段注於从臾下增「臾古文蕢字」五字按乃徐鍇語艸部蕢下出古文作臾解云「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其形與𧴪字所从臾不類疑小篆𧴪字所从實為申部之臾（臾下解云「束縛捽抴為臾从申从乙」段注云「束縛也縛束也捽持頭髮也抴捈也縛而牽引之謂

臾曳也。捽，卧引也。曳字各本無，今補。束縛而牽引之謂之臾曳。詳見史稱瘐死獄中，皆當作臾字」。據段氏之說，則臾字當从臼从人，象兩手捽人之髮而卧引之也。許解爲書，既訓小塊，則如甲文金文之从臼持𠂤，於義已足，實無取於从臾。小篆从臾，有殆又从臼之譌也。从𠂤从𠂤，古文無別。金文遺作□小臣遺簋□大保簋□宗周鐘□遹簋□小臣遺盉□穼鼎□遺小子簋。大保簋一文與契文同，餘或从辵，或从走。

〔補〕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遺，縱也。从辵，𧶠聲。』古金文遺皆从辵从□穼鼎及遺小子敦、城虢遣生敦，或省辵作□大保敦，與此同，或又省口。」見增考中六十七頁上。

（文編附錄十八頁）

[glyph]

[glyph] 藏七二·三 [glyph] 拾·九·十四 [glyph] 拾·九·十五 [glyph][glyph] 前一·五二·一 [glyph] 前三·三三·一 [glyph] 後上·三十·十一 [glyph] 後下·二七·八 [glyph] 甲一·二八·十五 [glyph] 甲編·三四二七 [glyph] 珠一〇四 [glyph] 珠三〇九 [glyph] 佚·八五

王襄類纂第二卷收此作逃云「古逃字」見類纂第七頁

商承祚曰「祚案象二人背逃之形許書之㣈殆由[glyph]傳寫而誤也」見類編二卷十三頁下

葉玉森曰「按[glyph]疑[glyph]之變體仍當釋行卜辭假[glyph]作[glyph]是从行與从彳同鉤沈十七頁五行 他辭云「貞乎[glyph]逐[glyph]于獲」後上·三十·十一 [glyph]仍行之變體曰乎行則行為官名職司遊獵疑即周禮天官之獸人又卜辭云「□□□卜𡧊貞乎[glyph]从[glyph]之」前四·十八 乎[glyph][glyph]即乎[glyph]可為塙證王商二氏釋逃似宜不能无

逃也」見前釋一卷一四〇頁下

束世澂亦釋遲謂是奴隸之逃亡者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五十

頁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

郭某曰「𢓊即遲字遟字之異也。三公山碑『㥯俗陵迟』繁陽令楊君碑『徲徲

樂志』則正作徲或作遟說文『遲遟或从尸』段注云『甘泉賦曰「靈遟迟兮」說

者皆云上音棲下音遟遟即遟字也然文選作「迟迟」與漢書異玉篇汗簡

亦皆作迟集韻引尚書迟任』徲字羅釋逃謂『象二人相背而行』承祚史謂小篆殆傳寫致誤失諦」見卜通

第一冊五十七頁二六〇片釋文

按說文「遲徐行也从辵犀聲詩曰『行道遲遲』迟遲或从尸遟籀文遲从犀」

徐灝段注箋引孔廣居曰「古文當从尸漢三公山碑『㥯俗陵迟』李翊碑『棲

迡不就」可証卜辭作上出諸形正从尼孔說是也桂馥義證迡下云「𡰥古文仁字漢銅印有𡰥字乃古文夷也或从𡰥者錢君大昕曰史記張釋之馮唐傳『陵遲而至於二世』漢書作『陵夷』平準書『選舉陵遲』漢志亦作『夷』司馬相如傳『陵夷衰微』漢書作『遲』……說文遲或作迡从𡰥𡰥古文夷字」按夷古文與尸為一字（金甲文夷均作尸）遲夷音近故陵遲或作陵夷宣十二年左傳曰「尸汝於是」即「遲汝（遲待也）於是」也（注）尼字篆作𡰥正與上出諸形所從者同尼遲音近遲自可從尼得聲也葉氏釋行之說郭已言之葉引卜辭字「𧗟」字「行」以証其為一字所字有各殊等得謂卜辭字下諸文皆為一字邪

卜辭迡字當為人名辭云「貞迡弗其𡘋」拾、九、十四、「貞迡獲」拾、九、十五、「貞迡弗其」「迡得」前一、五「貞迡不其獲麑」前三、三二「貞乎迡逐冢獲」後上、五「令迡」令貞弗其獲」
二、一、」三、一、」十、十一、

「令遲」「令遲」。珠三〇四。「☐卜㱿貞遲从止戠亡禍」佚五八。「貞遲☐其有☐」「貞遲往來亡禍」佚七一五。可證。金文遲从犀與許書籀文同，如𨒧仲𠭯父簋、遲伯遲父鼎，與卜辭从尸者有別。

〔補〕羅振玉曰「此於文从彳从尸象二人相背而行，殆即違逃之逃」見增考中七十頁上。

〔注〕杜預於下文「明日以表尸之」注云「表所求指木取其尸」，於「尸女於是」無注，竊謂上下文兩尸字皆當讀為遲，遲詁為待，於文義於情理乃得順適。

避

[彳辛]前五、三十、一 [彳辛]前七、三八、二 [彳辛]甲二、二五、十七 [彳辛]掇續一四一

羅振玉曰「从彳从[亻辛][亻辛]即辟字人有罪思避法也說文解字載遲之籀文从屖作遟殆誤認避為遲矣」見增考中六十六頁下

容庚曰「遟說文籀文从屖而篆文从犀犀南徼外牛屖屖遟遟从屖正合遟義不當从犀五經文字曰「今从籀文」足證唐人經典用遟不用遲也與[彳辛]通」見金文編二卷二十一頁下

孫海波从容說收此作[彳屖]見文編二卷二二頁下

金祥恆收此作避見續文編二卷二三頁上

按說文「避回也从辵辟聲」卜辭作上出諸形不从口古文衍變往往增口也就字形言似與許書遲之籀文作遟者相同然卜辭之遟作[彳辛]與許書

遟之或體作迡者正合（已見前）則此不當釋遟且與篆文之避形亦極近辭云「其作于之若」（前五、三十、一）言其避於𢦏（之害讀為若猶言此也）甚善也釋避似無可疑至許書籀遟之籀文遟究何所本今無可考羅氏謂誤認避為遟亦覺無據終覺疑莫能明也（金文編未見避字果如羅氏之言則容氏以為遟字者固當改釋為避矣）

遣

𠳋 藏十九·二 𠳋 藏八七·四 𠳋 前一·三五·一 𠳋 前四·五五·四 𠳋 前六·三九·五 𠳋 前六·四十·五 𠳋 前七·三六·一 𠳋 前八·十五·二 𠳋 戩三二·十二

孫詒讓曰「𠳋當為遣之省。說文辵部『遣，从辵𠳋聲』。𠳋（字按當是𠳋）部『𠳋，商小塊也，从𠳋从臾。臾，古文蕢字』。金文遣小子敦遣作𨔣，又从口。大保敦省作𠳋。此文省𠳋與彼正同。降遣遣當讀為譴。說文言部『譴，謫問也』。降遣謂降譴，貴譴𠳋𠳋謂降譴甚也」見舉例下十五頁下

商承祚曰「曰貞𠳋貞不𠳋𠳋牛，似于貞祭時或用貝或不用貝也」見福氏攷釋二頁片釋文

吳其昌曰「亡𠳋弗𠳋，其詞似與亡𢦔弗每等詞相近」見解詁七續五二之二

于省吾曰「按孫商之說並非，吳說得其意而仍未識其字。𠳋當即遣之古

文今適作敗說文「遉毀也从辵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遉』」按今書微子作「我興受其敗」又「敗毀也从攴貝」段氏注王氏句讀嚴氏校議均謂貝亦聲朱氏通訓定聲亦謂貝聲按从貝聲者是也遉同敗說文歧為二經傳通作敗敗行而遉廢矣遉之作遉猶契文嚮字金文亦作嚮也前一、三五、一、「呂午」前六、三九、三「甲辰卜殻貞令椅貞不呂」前六、四十、五「并呂」前七、三六、一、「曰呂方其至于矣土亡呂」前八、六、三「癸子卜于𥄕月又呂」前八、十五六「乙酉子卜貞口　丁呂我」藏十九、二「辛口口需其降呂」藏八七、四「隹帝呂西」續五、十四、二「貞商其呂」「貞商不呂」續六、二五、八「貞競弗呂」福二「買㠯般龜」綜上所舉敗義可徵敗訓毀壞乃係通詁而卜辭用法有二、一、呂牛爲般牲猶他辭言盟言卯矣呂㠯般龜謂敲㠯般之處也一、呂爲禍災不利

追

藏九七、四、 藏一一一六、四、 前五、二六、七、 前五、二七、一、 前五、二七、三、 後下、四十、七、 甲一、八十五、 戩九、八 甲編九五五、 珠四二三、 外三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追从辵自聲』此省彳自即師字自行以追之也」見增考中六十六葉下

按說文「追逐也从辵自聲」此从止偏旁从止从彳从辵从走每得相通羅謂自即師字自行以追之其說未免附會今人戰陣外追之不必以師追字但以自為声耳金文作 矢簋 矢尊 頌鼎 頌簋 追簋 虘鐘 鄀公鐘 陳肪簋 周公簋一文从口與甲文遺作𢓊退作𨑥金文遺或作𢔶正同

逐

□藏四五·四 □餘五·十 □餘五·二 □前三·三三·二 □前三·三三·三
六·六 □前三·三三·三 □前五·二八·三 □前五·二八·五 □前六·四九·
六 □前八·四·四 □後上·二五·一 □後上·三十·九 □後下·二二·一
□菁三·一 □鐵十七·九 □鐵四四·一 □佚九七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逐，追也。从辵，从豚省』。此或从豕，或从犬，或从兔，从止象獸走壙而人追之，故不限何獸。許云从豚省，失之矣」。見增考中七十頁上

商承祚曰「逐作□，異體見佚存一〇五頁上九七七片釋文」。

楊樹達曰「余考之卜辭，追逐二字用法劃然不紊。蓋追必用於人，逐必用於獸也」。甲文說十五頁釋追逐

按說文「逐，追也。从辵，从豚省」。許書豚省从辵豚聲之遯，則逐不當云豚省。段注謂韵會作豕省，乃豕省聲之誤，遂改逐下注說解作「豕省聲」，是以逐為形聲字。徐承慶段注匡謬引小徐說駁之曰「遯，逃也。逐者，追也。豚走而豕追之，此會意也」。則豚省字非誤。按小徐以會意解逐字，其說意是也，而其說則殊迂曲。遯字分明豚聲，無豚走豕追之義，何涉？逐寧有為豚走豕追而造為專字者乎？是亦猶秃下王育說曰「倉頡出見有秃人伏禾下，因以制字」之同為鄙書而遽說之也。羅謂象獸走壙而人追之，其說是也。所逐者非一，故字或从豕，或从犬，或从鹿，或从兔。今从牝牡二字之例，僅收从豕者作逐。从兔者入兔部作逸，从許例也。从犬鹿者入辵部末，而其義則一也。金文作[glyph] 逐簋 [glyph] 逐啓鼎 均从豕。

[辵臸]

[辵臸] 前五、三十、一

按說文「[辵臸]近也从辵臸聲」辭云「戠其[辵臸]至于攸若王乩曰大吉」其義似亦訓近戠人名攸地名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辶鹿 □ 拾、六、八、□ 前六、四六、三、

从止从鹿說文所無辭云「王于獸狩廼鄉禽又⿱鹿止」葉玉森曰「⿱鹿止即逯之異體」見拾考十三葉上 □ 與逯同詳前逯字條下

□ 後下三一、十六

適

从止从商說文所無

⿺辶叀 □ □ 後下二九、十八、

从止从叀說文所無

⿺辶桼 □ 後下十六、三

从止从桼說文所無

迥

[甲骨字形] 前六、二四、六、

从止从向說文所無

⿺辵𠷎

[甲骨字形] 前一、十一、三、[甲骨字形] 後上、七、十六、[甲骨字形] 戩三九、十四、[甲骨字形] 甲編五二四、

从辵从𠷎說文所無

郭沫若曰「[甲骨字形]為禱之古文卜辭多假為禱」見粹考四十葉上

𨑒

[甲骨字形] 後下十四、十四、

从止从子說文所無

⿺辵辰

[甲骨字形]

⿺辵𢇍

[甲骨字形] 摭續一八一

从𢇍古文絕从止从𢇍古文絕說文所無

䢍 [glyph] 粹一五六 [glyph] 粹五二六

从辵从方說文所無

還 [glyph] 佚九七一 [glyph] 續三、二六、七、[glyph] 徵游田五一、又佚九七一與此亦係同片

从辵从睘說文所無

郭沫若曰「[glyph]還字此例僅見徵游田第五一片按郭所據為[glyph]為說文所無王未釋葉書是从辵睘聲之字還旅當即詩振旅闐闐小雅采芑之振旅爾雅釋天及春秋公穀二傳均謂出為治兵入為振旅此言還旅非入周官大司馬職仲春教振旅仲秋教治兵而此還旅在九月睨周之制固不足以例殷文也」見卜通第一冊考釋第七頁

按[glyph]徵游田五一片辭云「丁丑王卜貞其還旅征从于盂往來亡巛王乩

曰吉在九圍」郭引詩小雅之振旅以說此辭甚是卜辭之曰與篆文从手一也此復从辵振旅之復益顯篆文省辵

途

□藏一一〇、四 □拾十、十六 □ □前六、二五、六 □ □前六、二六、五 □前七、二四、一 □前七、三二、一 □後下二六、十二 □甲一、二七十六、

孫海波曰「从止从余說文所無古途字」見文編二卷二十一頁下

王襄曰「古徐字从辵省彳二字古相通段古與郐通郐字重文」見類纂正編第八頁上二卷

葉玉森曰「王襄氏釋徐商承祚氏釋从女从□之□為⿰女余類編十二卷七頁

森按

此為動詞釋徐釋途均未安」見前釋六卷二十六頁下

于省吾曰「栔文⿱余止字即今途字，其用法有二。一為道途之途，粹二八「⿱余止若茲鬼」，鬼為惡劣之義，庫一三三四「叀鬼」相與「叀吉」對文，則鬼為不吉明矣。此言道途若茲之惡劣也。前五、十七、五「日若茲敏」，敏向例同。一途作動字用，義為屠戮伐滅，應讀為屠。途與屠聲韻並同。逸周書周祝「國屠」，屠謂為人所殺也。荀子議兵「不屠城」，注「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屠渾都」，索隱「屠滅之也」。前六、二六、五「弜乎⿰步兄⿱余止子媚來」，下上對貞。屠謂殺伐，言勿乎⿰步兄屠戮之，而子媚來歟，抑乎⿰步兄屠戮之，而子媚來歟，乃疑問詞也。前七、三二、一「叀陵令⿱余止」，言令陵屠戮而有所禽獲也。前六、二五、二「王⿱余止眾人」。續三、三七、一「王弜往⿱余止眾人」，⿱余止謂屠戮也。鄴三下四三、九「王令⿱山目⿱余止亞侯又」，言王令⿱山目有所屠伐而亞侯佑

助之也。佚九四五、鄴三「其途虎方告于且乙,其途虎方告于丁,其途虎方告于大甲,令望乘眔舉途虎方」。途虎方即屠虎方,謂屠戮虎方也。亦即荀子「不屠城」,史記「屠渾都」之屠。要之,契文之途以止余聲,以為道途之途者,本字也;以為屠殺之屠者,借字也」見駢三第二十三葉上

按从止从余,說文所無,于氏釋途,謂或假為屠,其說是也。束世澂夏代和殷代的奴隸制一文亦从其說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一期五十一葉 行李道途之途,古經籍多有之,許書殆偶佚耳。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按說文「復，往來也。从彳复聲。」此不从彳，复字重文。金文作散盤鬲比盤復公子簋小臣𨗨簋亦有不从彳以复為之者

往

㞷 狂

案說文往之也从彳㞷聲𨓜古文从辵契文不从彳即許訓艸木妄生也之㞷㞷字重文或从犬狂字重文古匋文作𤞣與許書古文同

循

㣎藏五五．四 㣎藏一六三．二 㣎藏一八〇．一 㣎拾五．一 㣎拾十．五 㣎前四．十七．三 㣎前四．四九．一 㣎㣎前七．七．四 㣎後下．十二．六 㣎後下二二十六 㣎甲一．二十六 㣎戩三九．七 㣎甲編二三〇四 㣎乙四〇六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德升也从彳悳聲此从彳从直吳中丞曰直古相字是也曆鼎與此同德得也故卜辭中皆借為得失字視而有所得也故从直」見增考中七十二頁上

孫詒讓曰「㣎字右从彳左亦从直當即德之省文說文德悳皆以直為聲毋乚部直正見也从十目乚此皆从十目而省乚即直字也金文家德氏壺德作循亦从直省乚與此同見舉例下八頁上

葉玉森曰「按林義光氏釋散盤『㣎道』為循道」文源至塙他辭云「貞㣎不其

徝藏五五、四「貞囗貞多口不其徝伐𢀛方」藏一九六、三「貞王徝土囗」「貞王勿徝仍徝字（徵𢀛）土方」前七、七、四「庚申卜㱿貞今春王徝土方囗之囗」又甲十六九、二各辭中之徝如釋德似不可通訓得亦未安當即循字禮月令「循行國邑」循即巡左莊之十一年傳「巡者循也」循巡古通殷契鉤沉」見前釋四卷二十四頁

~~郭某曰「此蓋直之繁文由金文德者惪字觀之則古文直字僅作直者省無作直者小篆从乚蓋亦㣇之譌矣」~~

商承祚曰「徝又作𢓊字从彳从㣇前六、七、三有㣇字余釋為直」數名卷十二第一頁

孫仲頌猶謂徝字右从彳左从㣇當即德之省說文德惪皆以直為聲毋乚部直正視也从十从目从乚……」詳例下八後人多从之葉玉森先生謂為

循字通巡卷五頁沈一郭沫若先生謂循伐猶言征伐是也謂古文直字從
作𡴀若循無作直者小篆从乚殆彳形之譌卜通一一〇頁征伐則以為隸篆文
直从乚乃後增益非因彳譌也左襄七年傳能正人之曲曰直德从彳者
行動正之義當為征伐之循之專用字見佚存考釋八頁上

王襄曰「𢓊古省字从彳反文如即省从生𤯌从目見閑敦作𡴀揚𡴀揚敦
作𡴀均从生𤯌衍說省从眚𤯌从屮屮乃生之𤯌疑省𤯌眚古本一字周
禮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𤯌人省瘦也』省方見于易之觀先王以省
方觀民設教又復后不省方省方即尚書舜典巡守之禮」見簠考游田一
葉上

郭某曰「𢓊字羅釋德謂𢓊曆鼎與𢓊同德得也故卜辭中皆借為得失字」述

𡨄鼎德字仍从心作僅猶鏞餘耳與㣇益之同羅氏釋為循𢓊簋鼎「師雝父省衜至于㝬」衜即春秋時道國字與㣇近似㣇彼乃从彳青聲之字自是省視字之繁文與㣇从首者有異卜辭十均作丨故知字从十目今按㣇蓋直之繁文也古金文德字均从㣇作𢛳余謂「於文以㣇以為惪」者當作直陳侯因資鐘「合揚氒惪」字作𢛳省彳是知循與省古乃一字矣說文以惪為道德字說德為「升也从彳惪聲」此金文道德字僅陳侯因資鐘一例作惪餘均作德陳侯鐘乃晚周之器斷無古均用假字而晚世用本字之理是知許說不足信又由金文德若惪字觀之則古文直字僅作自若循無作直者小篆从乚蓋丨形之譌矣直者正也「循伐」殆猶言征伐又直古與循同則由雙聲讀為「撻伐」亦可通」見卜通二一〇頁又〇八片釋文

唐蘭从羅說釋德見導論下編四頁下三行

魯實先曰「𢓊若㥁當隸定爲徝若㥁即直之初文直於卜辭有六義 1.祭名即禮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之直 2.種植之植 3.徝伐者徝義爲征 4.方名 5.假爲邊陲之陲 6.讀如左傳「華元爲植」之植」詳見姓氏通釋之一第之十九頁

屈翼鵬曰「𢓊羅振玉釋德云「卜辭中皆借爲得失字」按字當與㥁同隸定之當作循巡視也」見甲釋三十頁一八九片釋文

按說文「循行順也」段注依大徐本正（徝音義所引刪順字）義衆从彳盾聲」契文作𢓊羅釋德然金文德字均从心作㥁契文𢓊字並無慮數十百見無一从心者可證之者實非一字且釋德於卜辭辭例每不可通釋徝若㥁即直之古文於字形

若連於卜辭言循伐訓爲正伐或讀爲撻伐亦可通讀惟卜辭或云「丁巳卜貞王于口王𢓊入」甲編一八九「庚辰卜王貞朕𢓊令六月」甲編二三〇四「口𢓊令林眷口方」甲編二八三八單言𢓊不與伐字連文如釋直讀爲德意難通魯君謂𢓊爲陟之陟按陟許訓登經傳亦多訓登訓升訓上甲編二八三八於某方言𢓊如讀爲陟亦覺不辭契文自有陟字作陟辭例亦與此字不同屈君釋省訓爲巡視其義是也惟省从生𢓊契文之𢓊字與一从生𢓊作𢓊者其說亦覺未安雖董君釋循於字形辭義均優有可說按說文「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小徐繫傳「象形」之下有「厂聲」之字沈濤古本考亦宗小徐說若然則盾字从目象形契文𢓊字即从彳从盾盾聲或謂厂聲二字乃衍文則𢓊字亦可解爲从彳盾省聲也卜辭言循伐者言以兵威撫循之史記項羽本紀「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

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之徇集解引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正義「以兵威服之曰下」正卜辭循伐之意也單言循或言循某方者則行巡視之義也」

彶 彶菁十一、十九、彶乙五一二三、彶粹九〇一、彶新三九〇五

孫海波文編卷二第二十二頁下收此作彶，云「與及通」。

按說文「彶，急行也。从彳及聲」。契文與小篆同。粹九〇一云「辛未貞不降彶不受禾王其奉」，言「不降彶」，辭義不明。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𢓜 後上十四

按說文「𢓜使也从彳夆聲讀若螽」契文作𢓜與小篆同古文从彳从辵與別𢓜逢古當為一字說見前逢字條下

徬 [oracle-bone form] 前五·四二·五 [oracle-bone form] 乙五二八八 [oracle-bone form] 乙八〇五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徬附行也从彳旁聲蓋後世彷徨之彷路从旁有與徬同此从行方聲與彷同」見增考中六十七頁上

商承祚曰「祚案此从旁省聲意即彷徨之彷雖不見于許書然莊子史記皆有之」見類編二卷十六頁上

按說文「徬附行也从彳旁聲」契文作彷即後世彷徨之彷當為徬之古文羅商之說是也辭云「多射彷」前五·四二·五葉玉森云「按曰多射衛」言名一作「多射衛」(後下二·六〔二〕)衛與衛及他辭之衛(後下二十六·十六)同字疑衛為虎賁之官从从象執刀於舉宗守衛意从王戈止尹象足踐巡行」前釋卷二第四十七頁又云「貞衛不口寇」乙五二八八疑蓋當讀為防防之本義為隄引申之為凡捍禦之偁也」葉氏以多射彷為官名可從然實非衛字也」他辭言多射衛者同實而異名也

又乙五二八八辭與「貞勿㞢囚」對貞。又疑彷當讀為祊，卑辭孤證，不能確指也。

（文編附錄十三）

□

□ 藏五、六 □ 藏一三二、三 □ 拾、未、衣 □ 前、四、六四 □ 前四、二一、五 □ 前六、二四、四 □ 後上、六、八 □ 甲一、二九、十六 □ 乙二〇三一 □ 乙、六五四九、□ 佚一九五 □ 粹一三八八

孫詒讓曰「□字不可識以形求之似从內从止疑遹之省文」見舉例下四頁上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处止也从夊夊得几而止也」此从止在几前與許正合或增宀象几在宀內或从內與几同見增考中六十四頁上

葉玉森云「疑契文先作㞢以凵為足形凵為坎形㞢象欲出凵故曰出□與㞢相反殆內字𡴀入凵故曰內即納之初文變作□从內復增入形乃愈繁縟不若□之簡明也」見說契五頁

于省吾曰「按孫謂从內从止是也，而殺遹之屬文非是。羅釋処，郭釋內，並不可據。契文作⿱內止⿱內止⿱內止等形者，均从內，契文內作內，丙作冂，二字有別。⿱內止字从內从止，乃退之初文，亦如追作𠂤，遝作眔，途作余之比。古文从止从彳从辵均示行動之意，無別。如逆作⿱屰止，徲作⿰彳⿱屖止，遘作⿱冓止，此例不備舉。⿱內止即退字，亦作衲，作⿺辶⿱日夊，後作退。說文「復，卻也。从彳从日从夊。」重文作衲，古文作⿺辶⿱日夊。按衲⿱內止並从內聲。玉篇彳部復之重文作衲，辵部退之重文作⿺辶內。古文四聲韻去聲十八隊引開元文退作衲，又引義雲章退作⿺辶內，均其證也。詩碩人「大夫夙退」，釋文引韓詩「退，罷也」。呂氏春秋仲夏紀「退嗜慾」，注「退，止也」。說文訓退為卻，與罷止之義相因。佚五四六「王固曰今夕⿱內止雨」，余所藏明義士骰虛卜辭墨本亦有「王固曰今夕⿱內止雨」之辭。⿱內止雨即退雨，謂雨

霽雨止也。退與啓霽有別，啓霽言晴，退則未必晴也。後上六、八「乎口夕虎𨔶」文殘，未識何義。藏一三二、三「戊帚其𨔶」言戊帚其退卻也。要之，𨔶字後世作衲、退，乃退之古文，今則退行而衲、退廢矣。世人多知初文之本作𨔶，甚湮久矣。見駢三第二六頁

按說文「復，卻也。一曰行遲也。从彳从日从夊。衲，復或从內。𨒿，古文从辵。」契文从內从止，于說是也。羅釋处，而字不从几；葉釋內，而字實从內从止，其說甚明。卜辭𨔶字除于氏所舉數例外，又如「口辰卜貞帚𨔶帚其安」乙二〇三一，「帚𨔶」似為人名或方國之名。「壬寅卜㱿貞帚囡娩嘉。王固曰其隹申娩吉嘉，其隹甲寅娩不吉，退隹嘉。」「壬寅卜㱿貞帚好娩不其嘉。王固曰丮不嘉，其嘉不吉，于㞢若茲廼死。」乙六六四九 此貞婦好娩，免乳之

期上言申娩吉甲寅則不吉下言[內止]隹嘉則[內止]當訓逆訓縱申當爲庚申方讀縱也」「逆言庚申娩乃吉也」「辛丑卜㣈[內止]方」今月口[內止]口戈」佚二三〇[內止]當爲方國之名「辛口貞有獲白本[內止]」佚一三九白本以爲人名[內止]當訓卻「口卜[內止]女屯七口六月」粹一三八八「口隹口中歸婦口[內止]口嘉二口」藏五二「[內止]圍用叒桑八月」前四六〇「齒不口[內止]口」前四二一之「貞[內止]甲下二九十六則辭意不明

㝵 藏三·三 藏二九·二 藏一一六·二 藏一四四·一 藏一九五·三 與一二六·三版重出 前一·五二·一 前三·二七·五 前五·二九·三 前五·二九·四 前七·四二·二 前八·十五·三 後下·二九·十四 後下·三六·又 後下四二·十三 菁五·一 甲一·二八·十一 戩三六·八 戩三六·九 戩三六·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得，行有所得也。从彳㝵。古文省彳作㝵。』許書又有㝵字，注：取也。从見从寸。寸後人當刪。此从又持貝，得之意也。或增彳。許書古文从見，殆从貝之譌。」見增考中六十頁上

按說文「得，行有所得也。从彳㝵聲。㝵，古文省彳。」又八下見部「㝵，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亦手也。」見部之㝵與彳部得之古文全同，其義亦相因。古

文徧旁从彳或省彳無別，而許書一爲篆文，一爲古文，乃複名之刪落不盡者，羅以爲當刪，其說是也。古文从又、从寸無別，許云寸亦手也，止以明其相同。契文亦或从彳或省，與金文篆文並同。金文作[glyph]得罍[glyph]師望鼎[glyph]號叔鐘[glyph]舀鼎[glyph]邾旂鼎[glyph]敔毁蓋[glyph]父乙觶[glyph]史父庚鼎[glyph]亞父癸卣，第二、三兩文从手，與从寸、从又得通。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古文作馭，从又从馬。』此从彳从𢆶，8與午字同形，殆象馬策。人持策於道中，是御也。或易人以夂，而增止，或又易彳以人，或省人，殆同一字也。作𢆶者亦見孟鼎。或又从又从馬，與許書古文同。或又从象，見增考中七十頁上」

孫詒讓曰：「龜文卸字甚多，皆作𢆶，或反書作𢆶。金文辛子敦有卸字，舊釋糾，偏旁與此同，以字形攷之，當為从卩从糸，疑紹之省文。說文糸部：『紹，繼也。从糸召聲。古文作綤，从邵。』此从糸从卩而省召，於字例可通。紹詔字通，說文無詔字，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詔，告也。』卸雚者，雚讀通，謂詔告獻酬於神，即薦酒也。卸酒義亦同。卸牢及羊豕者，詔告薦牲牢于神也。卸水者，以明水詔于神，周禮大祝云：『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是也。」（下略）

从攴作者之ㄧ乃是策形金文之作个者殆誤以為杵形而訛變」見甲研第二冊釋干支午字條

郭又曰「𢆶御」字多見且多見於卜田獵之辭御者用也「𢆶御」猶它辭言「𢆶用」矣見卜通一冊九頁上

又曰「御假為禦說文『禦祀也』」見同上十一頁下

又曰「𢓊當是御之異文」見粹考一四四頁下

葉玉森曰「按氏羅釋御至塙闢氏說較分明惟歸好予別有說御歸好之御仍祭名非訓親迎之迎也」見前釋卷一第三十八頁下

又曰「按卜辭午作□□□□□□□ㄧ等形訛變作士如□□頗似馬策有節□填實作□更肖郭氏謂御字繫文从午者手持之ㄧ乃象馬策則

午卜辭中午作丨者凡一見（前三第四五七八十一等頁並見）似午系馬策矣惟閔氏說紤字至精晰余意以午示声午固不妨象馬策卜辭禦字文之御殆謂變而重複也」見前釋卷一第二十五頁上

董彥堂先生曰「馭同御此假為禦祭當也」見殷曆譜下編卷九日譜一武丁日譜三十七頁反面上欄

王襄曰「御即禦祭之省文許說曰祀也」或曰與侍古同以御賓客之御訓同進也」見簠考帝系五頁下

楊樹達云「卜辭言御祀往往具禳禳除疾之義」見甲文說七十頁卜辭瑣記三十二條

陳夢家曰「御即禦除之禦續一、三九、四辭云「□亥御帚鼠不子于妣己」御

正與上文乃亦每有先後相應蓋辭有衍歷之變而字異無殊以其言每故
王車之禍可知此蓋行文互見之義「甲午王往逐豕」以下蓋繇辭也又
如「馭庶口」乙一〇五〇「癸卯卜貞㞢律步我馭我」乙二三三一「馭庶邑」乙
三一六六文義雖不甚著一一之顯豁然皆與使馬之事有關與他辭言
御之用為祭名或他義則多不其畢者迥然有別御馭二字之用在先秦文獻中其
猶有不假者用每較然明白御以外義則近其引申義則則進則特馭則則如詩「百兩
御之」數畢成元傳「齊侯充者御充者」左襄六年傳「宋也」「當御者當則近周
禮保氏「四曰五馭」管子形勢解「馭者操轡也」荀子「東野子之善馭」此使馬
之訓猶用其本字亦馭而經傳中國已多假御為馭矣許君謬逆以御
馭為今古文今仍從書之例收之者為一字實則御當入彳部解云「迓也」

𢕡 [字形] 前七、十四、六 [字形] 簠殘二、二 徵雜事三、三 一二、六 [字形] 簠徵文字八、十一

从彳从王从凡說文所無

徉

[字形] 前二、四八、一 [字形] 前一、四八、六 [字形] 前六、二十三、五

商承祚於上出三文並收作牧云「案其从行者與从止之意同又或从二羊」見類編三卷十九頁上牧字條（按衛徉一字可信惟謂即牧字恐非）

~~葉玉森曰「恐非牧字惟此二文（第十二兩文）則一字也」見前釋一卷一三一頁又未卷上卅六頁~~

孫海波曰「从彳从羊說文所無經典通作佯廣雅釋訓『仿佯徙（今按孫書引原文作徙）〔字誤〕倚也』又曰『徜徉戲蕩也』」見文編二卷二十五頁上

按从彳从羊說文所無而經籍中多有之古祇作羊（徉或作佯或作徉）如離騷「聊逍遙以相

羊」王逸注「逍遙相羊皆游也」逍遙一作須臾羊一作徉」史記司馬相如傳「招搖乎襄羊」索隱引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廣雅作「儴徉」王氏疏證云「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招搖尚羊也」尚羊與儴徉古亦同聲或作徜徉」王氏廣雅疏證卷六釋訓「逍遙儴徉也」及「彷徉徙倚也」「徜徉戲蕩也」諸條下說此甚詳（呂氏春秋（行論篇）作仿佯史記吳王濞傳作彷徉齊風載驅傳作彷徉均是此不具引）契文徉字似是人名前編云「貞子徉」前一、四八、一「令御子徉」前一、四八、二與後世用徉字義無涉惟契文及經籍中多有此字而許書無之殆偶佚耳

商釋牧非是孫說是也」

[彳京]

[彳京]前六、六、七、

从彳从京說文所無

⿰彳木

⿰彳木 前六、二二、一

从彳从木說文所無

⿰彳条

⿰彳𣏟 前四、三三、五

从彳从攵从⿳𠆢⿱彡彡木 于省吾釋為條之初文可从今姑从舊說隸定作⿰彳条說文所無

⿰彳夋

後下四二、八

从彳从衣从又說文所無

⿲彳希攴

菁十、十八

从彳从从二希从攴說文所無

⿰彳谷

⿰彳谷 後上十四、八

从彳从谷說文所無

徣

𢓊 佚九八七

从彳从乇說文所無。辭云「丁未卜在𣏟貞王其入大邑商亡徣」。徣當即乇之繁文。从彳从止从乇，会意，言行道踐乇也。

𨓆 甲編二四一六 𨓆 甲編四五〇 𨓆 甲編三〇〇三 𨓆 乙七九 𨓆 乙一五九 𨓆 乙八五〇五 𨓆 佚四五四 𨓆 新三〇五一

𢓜

从彳从出。說文所無。貞人名。金文作𢓜 大簋 𢓜 郘伯 散盤 𢓜 𢆶鼎 𢓜 𧨽辰卣

董彥堂先生釋出。見寫本後記十四頁。

𢓴

𢓴 福八 𢓴𢓴 粹一〇六二

郭某曰「各若𢓴即格。格于藝祖之格，至也。金文或作造 庚贏卣」見粹考一一三七頁一〇六二片釋文

⿰彳⿱止夂

[甲骨文] 珠四二六 [甲骨文] 續五、二〇、九、[甲骨文] 續六、九、三 [甲骨文] 凡一〇、四、[甲骨文] 續存七八、

从彳从止从攴說文所無

董彥堂先生曰⿰彳⿱止夂疑同衛从两止相背立於道上即守衛之義作[甲骨文]者衛之繁文

按契文自有衛字此當隸定作⿰彳⿱止夂

⿰彳召

[甲骨文] 續存六六、[甲骨文] 新二一二〇

从彳从尸从口說文所無

徚

[甲骨文] 甲緝三五一〇

从彳从東說文所無

⿰彳豆

[甲骨文] 新一三三二

从彳从豆說文所無

延

延藏三一·一 延藏七六·三 延藏八八·三 延藏一七六·二 延拾一·一 延拾六·十五 延前一·一七· 延前一·十·二 延前一·三八·三 延前二·十一·五 延前二·二〇·四 延前六·六四·五 延後上·十一·十 延後上·十一·十五 延後下·六·八 延甲一·七·二 延戩十六·十一 延戩三九·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延安步延延也从廴从止』師寰敦及盂鼎作延與卜辭同」見增考中六十七頁下

孫詒讓曰「征皆作延 如云『□申卜亘貞出于伐延□五月』藏一七·二『貞不其延雨』又云『貞今月延雨』藏八九·二 是也 說文辵部『延正行也 从辵正聲 或作征 从彳』又延从辵止聲 或作延 今隸變作徙 延與延形同而音義不合 故不據釋也 但以此為正字畫散省耳」見舉例上二頁下

王襄曰「孫仲容先生云：延、延（此字孫說乃指辵部之延，非廴部之延）相通。說文古籀補𢓊亦收入延字下」見類纂一卷八葉

又曰「說文解字（古延字當延通）：延，長也。延雨與後世之說積雨同歟」見簠考天象六葉

胡小石先生曰「許書訓乍行乍止之辵與延迻之或體𢓊為一字，與安步延延之延亦為一字。作辵者重形，與躍字意。古文延實止作𢓊。卜辭屢言𢓊雚風、𢓊雨。又丁未伐商甬文曰『伐商𢓊貝』，與𢓊風𢓊雨文例正同。吳語『𢓊其大舟』，取也。說文『㝵，取也』。是𢓊、取、㝵三讀茲通，則𢓊風𢓊雨𢓊貝猶言得風得雨得貝矣」見說文古文考

葉玉森曰「按卜辭征伐之征作正，孫氏釋𢓊為延之或體征，未諦。胡氏釋𢓊訓得，讀𢓊風𢓊雨𢓊貝似適，以讀他辭仍未安。王氏謂延延古通，較可

信許書訓延為長行，李注為長行，引申則專訓長。方言「延，長也」。曰「延征風征雨」，即風雨延長也。他辭曰「辛亥卜貞征雨不多雨」（前三、十八、六）即云雨雖延長而不多也。曰「囗貞王其逡征囗于夫征至孟往來亡災在七月」（前二、十四、二）即云王出逡後既長行至夫（地名）更長行至孟（地名）也。曰「丙午卜靜出于伐征」（藏一七六、二）即云命雀（國名）人出伐而延期也。曰「其征霾」（前六、二八、三）即其延霾也」見前釋一卷十九頁上

董彥堂先生曰「征，延从止，在遲中有前進之誼。廣雅釋詁『延，進也』」

楊樹達曰「征當釋從。辭云『王疒首勻征』者，古有患病遷地之俗，殷人尚鬼，蓋早有此風，故占從否也。字又假為止」見甲文說五十九頁

又曰「按說文征為徙字之或體，然卜辭言征雨、征雪、征風，征改釋從文義

難遹疑征字从止声征蓋假爲止也」見甲文說十四頁釋征

郭某曰「征字屢見說文中與此形近之字凡三一爲辵字云『乍行乍止也』从彳止讀若春秋傳曰『辵階而走』宣公六年一爲徙之重文又一爲㢟字篆作㢟从廴廴謂『从彳引之』以廷建諸字隸之然金文廷字多見又旁均作乚石鼓文有騝字作騝又亦作乚是則『从彳引之』之又古實無此字辵與延是一非二也延延讀丑連辵讀丑略亦聲之轉徙即金文所習見之閼形文[oracle bone glyph]若[oracle bone glyph]宗人是於衢頭徙倚乃會意字並非从辵止声亦非从辵止無有作征之理詳蓋先于殷契此言『不征雨』即不延雨言雨不連綿也又每用爲虛辭則是詩書中所常見之誕字」見粹考一〇三葉七六〇片釋文

𢓊于朱「𢓊命康侯啚于衛」容庚云「孛乞為𢓊」其說是也 𢓊丁未角 𢓊衛父乙鼎 𢓊呂鼎 𢓊王孫鐘

𢓊 𢓊盤 均與契文同

行

行藏二、三一、三、八　行藏之六五、六　行拾八、十八、　行拾十五、三　行前一、四十、五、　行後上二、三、　行後下二、十二、　行後下二、十三、　行後下二、十四　行後下二、十五、　行甲一、十二、十五　行甲一、二六、十八、　行戩四、十、　行戩三九、六、

羅振玉曰、「非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石鼓文或增人作衜其義甚明由非而變為行形已稍失許書作行則形義全不可見於是許君乃釋行為人之步趨謂其字从彳从亍失彌甚矣古从行之字或省其右作彳或省其左作亍許君誤認為二字者蓋由字形傳寫失其初狀使然矣又辛鱓亦作非與卜辭合訓宮中道之壼亦从此許君謂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不知口但象宮垣而象道路者乃在口內之非字也作衜與石鼓文同作行則猶行之半義已明矣見增考中七葉下

屈翼鵬曰：「按石鼓文有『隹舟以衎』之語，強運開石鼓釋文（丁鼓）云：『張薛趙楊俱釋作道，潘云：即道字，見古尚書。』錢大昕云：『此字兩見，前協邍隰澄陵陽，後協或陰或陽，當讀戶郎切，即古行字。』今按錢氏之說甚諦。卜辭卄之原始意義當為道路，乃名詞；引伸則為人行於道路，乃動詞也。因行字亦作動詞用，後世衍字遂罕見耳。廣雅釋詁：『行，陳也。』陳即陣。左氏襄三年傳：『亂行於曲梁。』杜注亦云：『行，陳也。』此言『衍王』之衍，疑亦列陣之義。衍王乃王衍之倒語，意謂王親帥田獵之陣也。」（見甲釋九十葉五七三片釋文）

按說文：「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古文象四達之衢，羅氏之說是也。或从人作[彳人亍]。錢氏謂當讀戶郎切，此就石鼓文辭例言之故也。實則名詞之行或當作卄，乃象形字；動詞之行當作[彳人亍]，乃會意字。今音以戶郎、戶庚別之。卄

當解云「道也」（尒疋釋宮「行，道也」）人所步趨也。象形」。引申之人之步趨亦得作行。古文作行衍二形，今則「行」行而「衍」廢矣。金文作[行]曾伯簠[行]虢季子白盤[行]行文辛觶[行]史免匡[行]陳公子甗[行]右走馬嘉壺[行]公父宅匜[行]為甫人盨[行]喪史賓鈚[行]曾子簠[行]南疆鉦[行]郘王喜戈[行]蔡侯

戈

䢦

䢦甲編一八二七 䢦粹一一二五、

屈翼鵬曰「當釋衛亦即率字毛公鼎率字作䢦與本辭䢦形極相近說文以率為捕鳥畢以衛為將衛吳清卿氏嘗謂其非是古籀補本辭蓋地名」見甲釋二三五葉一八二七片釋文

郭某曰「䢦當是御之異文」見粹考一四四葉下

按說文「衛將衛各本作衛依集韵引改也从行率聲」段注云「將如鳥將雛之將古不分平去也遳導也循也今之率字率行而遳廢矣……將帥字古衹作將衛帥行而衛又廢矣」毛公鼎辭云「衛懷不庭方」正導循之義字作䢦从行从辵古得通也粹一一二五辭云「壬申卜衛旨于嘉」字與毛公鼎文全同言導旨旨方國名于嘉也三體石經衛之古文作䢦與此及鼎文正同字从行从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止正衛違得遹之征

衛

藏一、三三、六 前一、三、五 前四、三一、五 後下、二二、十六 後下、二五、八 後下、二六、一 甲一、二九、九 戩四十、一 甲編四三六 甲編一一六七 甲編二七九一 珠六八二 佚一三七 佚三八一 佚三八三 續三、四、二 續五、一四、五 鄴三、二六、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韋相背也从舛口韋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為皮韋古文作」又「衛宿衛也从韋帀从行行列衛也」卜辭韋衛一字从口从象衆足守衛口內之形獸皮可束枉戾故由守衛之誼而引申為皮韋之韋或从行从止从方古金文作衛文此省為口又或增為旁有方」見增考中六十五頁上

葉玉森曰「衛从行象宮路四通从象足跡環守方象懸刀於架以表守

⿴行牛

前六、二十三、七、

从行从牛說文所無

⿴行豕

前六、二三、三、

从行从豕說文所無

⿴行又

前六、二三、一、

从行从又說文所無

⿴行單

甲編二九二六

从行从單說文所無

⿴行臼

佚、九三五、

从行从臼說文所無

⿴行廾

[甲骨字形] 粹一三〇七

从行从廾从郭某所隸定見粹考一七〇葉下說文所無

⿴行石

[甲骨字形] 乙二七九三

从行从石說文所無

⿴行𤯌

[甲骨字形] 前六、二三、六

从行从王从乍說文所無

⿴行𡕒

[甲骨字形] 乙五四〇八

从行从止从幸說文所無

⿴行亰

[甲骨字形] 粹一三二六

从行从京省說文所無

（文錄附錄十九頁）

齒

藏八〇、三、藏一八五、一、藏一九〇、二、拾十、四、前一、二五、一、前四、四六、前六、三六、一、前七、四六、六、後下、五、三、甲一、六、二、前一、三九、四、前六、四五、六、甲編二九一三、乙六一一、乙一〇七一、乙七三八一、乙七四八二、乙五八八三

商承祚曰「按此與說文解字古文齒字作相近，象張口見齒之形。」見類編二卷十九葉上

馬敘倫亦釋齒見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四十二葉

金祖同曰「遺珠一五二辭云『戊寅卜亘貞取牛不齒』當釋齒。小宗伯『省牲察其不如法』又曰『用犢尚識也』故取牛以齒，亦謂齒路馬有誅。」見遺珠八葉

按說文「齒口齗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𠚒古文齒字」契文作上出諸形商釋齒至碻字作𠚕或作𠚕正象口齒之形小篆更增之止以為聲符則為形聲字矣篆作齒實从口犯切之凵一齒間隙也此蓋以象上列齒之从往於一上故云从耳實則篆當作止𠚕乃合今篆作齒形偽誤耳卜辭多言疾齒如「貞疾齒不隹𡆥」藏一九〇、二「貞疾齒御于父乙」前一、二五、一言齒有疾禱于父乙蓋謂父乙祟之也（或祈父乙祐之也）「甲子卜㱿貞王疾齒隹𡆥易日」前四、四、二「甲子卜口貞王疾齒亡易」後六、三二、一言易疑當解為更易之易「帚好帚疾齒」乙三一六四「貞有疾齒不隹有𡆥」（乙四〇〇九）𡆥當釋古讀為故「貞疾齒父乙蚩」「貞疾齒隹嘀（人名）圍」貞疾齒不隹嘀圍乙四五一一、上言疾齒父乙祟之下言抑嘀祟之「貞疾齒隹父乙蚩」王固曰不吉疑假為疾殆某侯也

齒」乙四六二八「母庚御婦好齒勿于母庚御」乙六四二五 此言婦好齒疾是否御于母庚也「壬戌卜亘貞有疾齒隹有害」續五、五、四「□辰卜□貞疾齒隹𡆥」粹一五一九是也 又云「𡆥有祟三日乙酉夕盟丙戌允有來入齒」戩一八五、一「齒」如讀如字則疑為禹貢象齒之記載禹貢所謂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詩所謂「元龜象齒」是也 又疑假為值別紀諸侯入備宿衛之事 漢書枚乘傳「腐肉之齒利劍」注云「謂當之也」未知孰是「艱其有來齒」續四、三一、五「來齒」乙一四九六 其義不明 其來齒與艱連文疑有來侵之義 戩一八五、一辭上言有祟下言允有來入齒似亦有來侵之義 此則疑莫能明也

𨂅

𨂅 前六、二五、下 已子 續存一六七三

商承祚同。案字从止从己，殆即許書之𨂅字。後世增心耳。見類編二卷十九葉下

按說文：「𨂅，長跪也。从足，忌聲。」此从止，與从足同。許書跟之或體从止作𣥻可證。忌从己聲，則从止己與从足忌聲同，商說可从。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葉說又見前釋四卷四十六葉下

□ □ 前五、三二、六。□ 甲一、二八、二。

葉玉森曰「□余釋𧿹象械其趾，□別象繫其首，兩文在同一版上，未知是同字否。卜辭又有□字，乃□之繁文，見前釋五卷三十五葉上」

魯實先曰「𢦏釋□為𧿹，而謂□象械其趾，□別象繫其首，愚案□□皆㚔之繁文，從止從口，皆方名繁文之例，說見釋卜人仲見新證之四第六頁十五至十六行。」

又曰「凡從口之字而非聲符者，必為方名，以方名之字乃以口示都邑，而非以口為聲符，故古籀方名多以口為聲構，證之卜辭，則有㚔之作□作□作□作□作□作□作□，凡此皆㚔之異體，亦即執之初文，它辭作□作□作□作□作□作□者，凡此文執之繁文，與㚔為一字，金文有□者

定器則作[字形][字形][字形]其作[字形]者亦㚔之繁文卜辭[字形][字形]从攴則爲[字形]从又則爲[字形]从奴則爲[字形]从水則爲[字形]从女則爲[字形]从止則爲[字形]从行則爲[字形]从口則爲[字形][字形][字形]从糸則爲[字形]凡此皆方名繁文之通例作[字形][字形]者其本字也說者乃悉爲數字而釋[字形]爲圉 商承祚待問編卷四 釋[字形]爲司 王襄類纂正編四十七頁 釋[字形]爲[字形] 類纂正編四一頁 釋[字形]爲摯 類纂正編五三頁 釋[字形]爲縶 類纂正編四四頁 或釋[字形]爲楚謂象械其趾[字形]象[字形]摯其首（中略）說並非是」見姓氏通釋之三第二十頁第一至第八行

按說文「⿱執足⿱執足足也从足執聲」又十卷㚔部「㚔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㚔㚔讀若籋」㚔即卜辭[字形]字象桎梏之形篆體譌變許君不得其解於是數義雜陳然「其所以驚人也」

一解猶與㚔桎梏之初義相因也𡴘字从止从㚔會意㚔亦聲其作𡴘𢓊者𢓊即𢓊之或體偏旁从敉从丮同也李氏釋此為𨇨其說可从惟卜辭𨇨字所見二片皆僅餘殘辭其意義不明晉氏之說竊以謂似有可商蓋謂諸字同出一源同為从㚔(執)得義之字則可並有拘繫囚繫之義惟謂从糸从又从止从口从水从攴者均為一字則不可此文字孳乳寖多之通例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二

⿺辶辰

[甲骨字形]拾四、九、[甲骨字形]前六、十二、五 [甲骨字形]前六、十二、七 [甲骨字形][甲骨字形]前六、十三、三、[甲骨字形]前六、二五、四、[甲骨字形]前六、二五、五 [甲骨字形][甲骨字形]前八、六、二、[甲骨字形][甲骨字形]後上、七、十二、[甲骨字形]甲一、三十七、[甲骨字形]佚七七一、[甲骨字形]續一、二六、一、[甲骨字形]掇四四一

王襄曰「[甲骨字形]古辱字不从寸」見簠考征伐七葉上

葉玉森曰「[甲骨字形]按从止从辰或古⿰足辰字說文解字足部「⿰足辰動也从足辰聲」曰「師不⿰足辰」即言師不動曰「[甲骨字形]⿰足辰」即言其動出外之小點象塵形足動則塵揚也金文旂鼎之辰作[金文字形]上下似从止辰即古文振字故[甲骨字形]為辰文繁字亦有[甲骨字形]字與卜辭同」見前釋二卷二十七葉上

郭某曰「[甲骨字形]當為辱辰實古之耕器其作貝殼形者蓋蜃器也淮南氾論訓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加以手形若足形者則示操作之意足形而

附有踐濟者蓋旁腳耕之地挖取帶水也故辱字在古實辰之別構惟字有兩讀其爲耕作之器則爲辰後變而爲耕作之事則爲辱辱者蓐農之初字也」見甲研釋干支辰字條

余永梁曰「以止與以又同卜辭農字从又農肖字从止說文『辱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於封彊上戮之也』篆文从寸之字卜辭金文均从又說文蓐字籀文作蓐古金文辰字或从止」見殷虛文字考

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十四卷二十葉收此作辱見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論叢一卷一期

唐蘭曰「按辰止讀若震」見卜釋第十九葉下

郭某又曰「辰止乃古辰字旂鼎『辰在乙卯』作辰止與此同又从辰之字如農卣三農字均作[字形] 師晨鼎四晨字均作[字形] 均从此作此讀爲震商頌

長發曰「何荷天之龍（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見卜通一二三葉六

○三片釋文

屈翼鵬曰「按此字釋辱非是，郭氏作辰乃指後世訛變之體而未合契文之本形。釋作⿰足辰者是矣，而就原始字形言之，其不合與隸定作⿰足辰者同。說詳述，以為古辰字，可謂偶合而實不如郭氏所說。直訓其義為行動之動，則與卜辭語意不協。謂讀作震者甚是，惜乎諸家又未暢其說也。按十二辰之辰字在第一期卜辭中通作冈（甲骨），厂為石字，斗象兩手前推，合為雙手推石之義。字又作冈，原意尤顯。此當是最早之辰字，而借為干支字也。其字隸定之應作冈形，實即辰字上半之厈，㞢出同，而出又隸定作止。以厈加止，應為厎形，稍變則成辰形。漢碑辰字通作辰，辛李君造橋碑作辰从止，殆即止之變。

皆驚懼聳動之義。尚書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逸周書作雒篇「又作師旅，臨衛政（征）殷，殷大震潰降」。春秋昭十八年左傳「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凡此皆驚動之義。而驚動之與驚懼聳動義實相因，蓋驚懼者必致驚動也。甲骨文「𠂤不跟」之跟當為聳動之義，或讀為振，釋作振旅之振，非是（中略）。此則「今夕𠂤亡跟」、「今夕𠂤不跟」者，乃卜王及其臣眾（軍旅）於今夕是否有驚擾也。「茲邑亡跟」、「或」又「邑今夕弗跟」者，卜其邑之是否有驚也」。見𠂤不跟解，載集刊十三本二〇九至二一一

按：

按說文「跟，動也。从足辰聲」。契文作上出諸形。郭沫若初釋辱，嗣又釋為辰，讀為震（卜通之寫成後于甲析）。葉釋跟是已。屈氏從其說，又詳丘辰之辨，尤為審諦。又

引經傳說跟為警動驚懼況無可易冎即辰字復增之足而為跟每文字學術通例从止與从足得通許書跟之或體作𣥺可證也

[glyph] 藏一、三八、二 [glyph] 前一、四四、三 [glyph] 前七、十九、三 [glyph] 甲編二八七八 [glyph] 乙一一八七 [glyph] 珠五四六 [glyph] 佚三九二 [glyph] 新二七三〇 [glyph] 乙八四二二 [glyph] 新一大四八 [glyph] 新二四一六

金祥恆續文編二卷三十三葉下收此作足

楊樹達曰「胡厚宣殷人疾病考辭八云『貞唯㞢有疾耳出』因胡君云出字不識樹達按出當是跟字說文二上止部『𧿹跟也从止重聲』甲文此字蓋以重同假為腫說文四下肉部『腫癰也从肉重聲』」見甲文說五十九頁

孫詒讓曰「[glyph] 口口 [glyph] 住之」藏一、三八、二 [glyph] 當為凵字說文凵部「凵亦器曲受物之形也古文作[glyph]」即此字但上畫有𠄌形不知何義」見舉例下廿

六五上

按說文「足，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為詩大疋（雅）字，亦以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栔文上出諸形正上象腓腸，下象其趾。識列當釋為足。古文足、疋當是一字。徐灝段注箋曰：「足乃足之別體所從，切亦足之聲〔轉語也〕。」惟篆文足、疋已分衍為二，足从口，小徐謂象股脛之形，王筠釋例从之，惟謂「不當並言股」，是以口象脛。說云「此真象形並會意耳。止即是足，故足字不能象形，仍止而加脛以象之。脛在足上，故加諸止上，非謂脛在腳指尖也。」誠如王說，則口乃象脛之橫斷面。古人制字於象形，但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必無取象橫斷之理也。實則足所从之口及足所从之口並象腓腸之形所訛變也。足作足，尚略存初形；足作足，則形訛

㗊

㗊前六、三五、六 㗊前六、三五、七 㗊前六、三五、四 㗊後下、六、十三、 㗊後下、十
㗊戩一、十、 㗊甲編二四一、 㗊甲編七九六、 㗊續一、六、八、 㗊粹、一一二、 㗊
新四四八〇、

羅振玉曰「㗊品殆為祭名」見增考下十一葉上

商承祚曰「品作㗊與周公簋同」見類編二卷十九葉下

陳直曰「卜辭有品祭於古無徵案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也』又曰『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卜辭品祭疑為籩豆之祭」見賸義二葉

葉玉森曰「按卜辭㗊一作㗊殷代祭名孔繁罕詳其誼」見前釋五卷三十

八頁下

李旦丘曰「品非品字字从三口實公字也」見零拾三十九葉二行

郭某曰「依金文例凡玉、氏族、土田、國均可言品」詳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一葉保卣銘釋文

按「說文「品衆庶也从三口」栔文作品或作吅均爲祭名辭云「乙未卜貞王賓品亡尤」前五、三五、二「貞品月亡尤」前五、三五、三「辛酉卜貞王賓品亡尤」前五、三五、四「貞其品司祠于王」丁酉卜允貞其品司在茲」後下、九、十三、又十、一、同「乙未酒茲系品上甲十報乙三報丙三報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羌三口三祖乙十」粹一一二「庚寅卜御王品司癸巳不」合 二月」甲編二四一、「乙口酒品」甲編七九六「乙卯卜彭酒品

才於自祖乙至于毓在啟門見」甲編三五八八，均為祭名，其義則未詳也。栔契文又有品字，乃星之古文，李旦丘氏釋品非是，與品之別在於口廿廿之間，从口作品者象列星之形，稍晚有作曐者，更增生為聲符（說詳星字下）。从从日作晶若曐者為品从口之義未詳。段氏謂「人三為眾，故从三口」，此以解「眾庶」之義，固為近之，然恐非其朔也。古文从日若口之字每無確詁。金文作品，及史喦𣪘、穆公喦𣪘、周公簋，字形與卜辭小篆並同。金文中凡土田國邑臣僕金玉皆得稱品，於許說為近，郭說是也」。

辭應釋叢」鈔沈十四葉三行　亦見前釋五卷二十一葉下引

柯昌濟曰「當即單字異文。卜辭所載王賓䢅某先王先公，單疑爲河亶甲，單

亶古通，左傳亶伯，史記作單伯是。惟殷先公王率以甲支繫名，此獨曰單

不稱甲者，疑單即其名，以名稱若唐若土」云。見補釋

陳邦福曰「𠕋𠕋當釋龠，禴之省，禮記王制云『春曰禴』，祭統云『春祭曰禴』，又

詩小雅天保云『禴祠烝嘗』，孔疏引王制亦云『自殷以上則禴爲夏祭』云云

至爾雅釋天『夏祭曰禴』，說文示部『礿，夏祀祭也』之所本，則周制矣。殷虛書契

徵文人名第五葉云『庚子卜戠貞，

令龠取𦍌于𠕋𠕋』，𠕋蓋地名，𠕋之繁文。又案曹公伐邾鼎、康鼎並云『攷𠕋無

𢿱』，是又借作攷羅之羅，非祭名矣。據易『字𦍌乃利用禴』，劉本作𥤫，蜀才本

作躍，是其證」。見辨疑四頁上

「字𦍌」陳氏原文如此，疑「𦍌字」倒文

又曰「𦉫𦉫皆當釋龠禴之假借易既濟言不如西鄰之禴祭曰「禴煮新菜以祭」下文與上引辨見說存三葉下疑從冊同从畟」

許敬參釋𠻞殷謂即許書禴字見存真四葉四行

郭某曰「禴字古說頗參差爾雅以為夏祭王制與祭統以為春祭易萃卦釋文及注文以為殷之春祭萃卦及升卦干注則謂非時而祭曰禴今觀卜辭有于十一月舉行者則知干注是而春夏祭之說皆非矣」見甲研釋龠言亦見下龠字條

葉玉森又曰「𦉫卜辭自有龠字作龠如釋𦉫為龠者似尚可信惟釋攻𦉫為攻龠殊覺似未安鄭氏亦主攻龠說與陳氏同」見前釋五卷二十二葉下

陳夢家曰「字當釋龠龢龤釋方言一『龤聲也』」見西周銅器斷代（一）載考古學

歎一九之五第九期一七三葉

董彥堂先生曰「祖甲時彡祭前一日之祭曰彡夕後一日之祭曰彡龠彡祭用鼓龠即彡彡龠皆用樂以祭也」見殷曆譜下編卷二祀譜一祖甲祀譜二十五葉反面下欄

按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侖理也」契文作𠁁𠁁正象編管之形从𠀉以象管端孔也郭氏甲研究釋龢言說此甚詳不可易也見釋龢下編龢字釋戰釋單其誤殊可毋置辯字不从文工交釋殺亦非字在卜辭為祭名殆即用樂以祭彥堂師之言是也卜辭之龠謂其字當於後世之禴則可證以執此以言殷代之龠祭為春為夏祭或禴為新菜之祭於卜辭均無佐證以致寧附少當也簠徵人名第四十二版有文作龠冊即龠

字無疑惟諦察原拓字跡似卒（如戠字作戠美字作美文有冏字陳氏釋念此於卜辭亦屬僅見釋令亦無徵）疑係偽刻且龠龠字僅見錄均作龠不从亼似以存疑爲是金文龠作龠散盤龠臣辰卣龠臣辰盉第一文不从亼與栔文同二三兩形則與篆文近似矣

龢 前二、四五、二 龢 新四八三二 龢 藏二五、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此从龠省。」見增考中七十二葉下

郭某曰「說文和龢異字，和在口部，曰『相應也。从口禾聲。』龢在龠部，曰『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是許以唱和為和，以調和為龢。然古經傳中二者實通用無別，今則龢廢而和行，疑龢和本古今字，許特強為之別耳。卜辭有龢字，文曰『貞甲龢眔唐』。羅釋龢，謂从龠省，是矣。按龠字說文以為『从品侖，侖理也。』然考之古金文，如克鼎之『錫女史小臣霝龠鼓鐘』作龠，而从龠之龢字，如王孫遺諸鐘、沇兒鐘、子璋鐘、公孫班鐘之作龢，獻鐘之作龢，曹遝鐘之作龢，虢叔鐘之作龢，邛君婦壺之作龢，字均不从品侖，許說之

實乃从亼象形象形者象編管之形也金文之作卌若以者實示管頭之空示此為編管而非編簡蓋正與从亼冊之龠字有別許書反以侖理釋之大悖古意矣龠字既象編管與漢以後人釋龠之意亦大有別後人均以為單獨之樂管似笛然或以為三孔（說文解字鄭玄周禮笙師禮記少儀明堂位注郭璞爾雅釋樂注）或以為六孔（毛詩邶風簡兮「左手執籥」傳）或以為七孔（廣雅）是皆未見古器之實狀而懸擬之耳形之相悖既如彼說之參差復如此故知漢人龠似笛之說全不可信爾雅釋樂云「大龠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而說文籟字注云「籟三孔龠也大者謂之笙其中謂之籟小者謂之箹」是則龠之與籟是一非二莊子齊物論云「人籟則比竹是已」籟為比竹與龠之字形正相一致許知籟龠為一而不知龠故以三孔龠釋籟其說龠下注云「樂之竹管

三孔。者正同。知龠籟為比竹，則知其大者自當為笙。爾雅產字蓋形近致訛，不則當因後人不識龠而妄改者也。（仲籟之異，其理亦同，蓋後人以籟為簫，疑中龠名籟，與龠不合也。）知此，則簡兮之「左手持籥，右手秉翟」。而後方可說明。詩之意殆言萬舞者以樂器自為節奏，右手秉翟而舞，左手持籥而吹。龠而果似笛，乃有六孔七孔，則雙手不能成節奏，而左手尤不能也。疑三孔之說即為調和此詩而生。蓋三孔則左手勉強可能也。然說文於笛字注下云「羌笛三孔」，則知中國古無三孔之笛。今知龠本比竹，於詩之義乃豁然貫通。蓋比竹如今之口琴，隻手優能吹之，即左手亦優能吹之也。在狂舞之時，舞者自吹此單純之樂器，節奏亦容易構成，迥非笛之比矣。故此詩於此適可為互證。蓋由龠始得解詩，由詩亦可以知龠也。知龠則知龢之本義必當為樂

器由樂聲之諧和始能引出調義由樂聲之共鳴始能引申出相應義亦猶樂字之本為琴（羅說象弦附木上其加白者乃象調弦之器按即琴矣）乃引伸為音樂之樂與和樂之樂也引伸之義行而本義轉廢後人只知有音樂和樂之樂而不知有琴絃之象亦僅知有調和龢和之和而不知龢之為何物矣龢固樂器名也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說文笙字下亦引此）此即龢之本義矣當以龢為正字和乃後起者也字之从侖正表彰其為管故此亦正可為之證蓋由侖可以知龢由龢亦可以返知侖也由上數項之推證可知侖當為編管之樂器其形轉與漢人所稱之簫相類周禮春官小師「掌教簫管」鄭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周頌有瞽箋亦同許書於簫字亦注云「參差管樂象鳳之翼」此與笙籟無別矣惟可異者漢人之簫與

今制不同。今人之簫爲單管，說者謂由排簫至單簫之變當在隋唐之際，此事余尚未深考。就余自文字上以求之，則漢以前之簫並無編管之痕跡，而反有單管之實證。第一，簫字或作箾。說文云：「箾，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是箾本含竿義。又爾雅簫之別義，如廣雅釋草云：「簫，箭也。」如簫之爲梢，或弓末。釋名釋兵曰：「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簫又通篠。文選長笛賦「林簫蔓荊」，注云：「簫與篠通。」似皆由竿義引申而出，無與編管義相涉者。第二，爾雅云：「大簫謂之言。」按此當爲言之本義。爾雅以外，於墨子書中僅一見。墨子非樂上引古逸書云：「舞佯佯，黃言孔章。」黃乃簧之省，黃言猶言笙簫也。墨子所非者爲樂，故舉此以爲證。僞孔書竊此以入伊訓，而改爲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蓋不解言字古義，誤以爲言語之言。考言者古

之籥為琴聲之籥為笙雅之籥為雅（雅樂器也見周官笙師）聲音亦無形之物也故
聲之籥為磬音之籥為言其意者因以手擊磬耳得之而成聲以口吹簫
舌弄之而成音也金文戠字於言若音之旁益以八者殆即表示樂器之
音波如鼓音為彭彭於骨文竟有作彭彭諸形者即以點畫為音符也後
由此乃轉化而為𠮱若𠯑更於其首加一遂與從辛之字無別矣言之本
為樂器此由字形已可得充分之斷定其轉化為言說之言者蓋引申之
義也原始人之音樂即原始人之言語於遠方傳令每藉樂器之音以藏
事故大簫之言亦可轉為言語之言然由言之字形而言最古之義必合
最古之形古言字之𠀀若丫之簫形實係單管而非編管以上徵諸字義
考諸古文古代之簫似同今制余疑簫之名物今古無變漢人之異說乃

少數學者之偶有未照，以致簫與龠之名實互易耳。又簫龠互易，於笙師之「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笛）管」之次第亦可略見其端倪。此殆以形制之近似為類。竽笙塤籥為一類，簫篪笛管又為一類，塤與竽笙雖異然形制實近。周禮小師「掌教塤」，小鄭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大鄭云「塤六孔」。以其不作管形，故類之於笙也。若籥果似笛，簫果編管，則當列簫於上，籥於下。古人為文雖不必如是矜慎，然亦自有理法可尋。其次序乃與余所推定者適合，此亦余說之一左證也。」見甲研一冊釋龢言。又曰「和之為笙，於文獻中猶有存者，如儀禮鄉射記「三笙一和而成聲」，鄭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是也。卜辭之「貞甲龢眔唐」，余謂當與「其鼓彡告于唐」「其壴于唐」同例，蓋彼用鼓以助祭，此用龢以助祭也。別有「冊」字文曰「勿

「𦉢元于妣乙」當亦龢之異體从日與从亼同意曰者匯管之器也和字或此字之省變見同上

葉玉森曰「按郭氏所舉二例『鼓』字上並有『其』字下並有『于』字李辭定按即前二、四五、六之龢則緊接上甲辭例不同設易龢為『樂』而云『上甲筐』亦不辭猶易前舉之辭為『唐鼓』也龢字是否訓樂尚難確定」見前釋二卷七十七葉上

按說文「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郭氏說此至詳瞻說無可易惟說前二、四五、二之辭意確有未當如葉氏言新四八三二辭云「戌用白𠂤廿𠂤龢廿此字下未殘泐」亦不明其義金文龢字多見如 王孫鐘 沇兒鐘 邾公牼鐘 𢽾狄鐘 虢叔鐘 齊遷鐘 邾公華鐘 昆疕王鐘 井人鐘 益公鐘 邛君壺 余義鐘从音為龢字異構

辭同

冊 冊藏一六五、三 冊前四、三七、六 冊前五、十一、六 冊前五、十一、七 冊前五、十七、三 冊前七、十六四、冊前七、二五、三 冊 冊前七、三九、一 冊後下、八、四 冊甲一、八、十八、冊甲六二九、十九、

董彥堂先生曰「冊說文作冊訓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卜辭中冊字作冊冊冊冊諸形金文中冊字作冊冊冊冊諸形其中物皆為二長一短之形而所謂二編者不過一韋束之而已據上節新獲龜版冊六之文知此冊之字最初所象之形非簡非札實為龜版其證有二第一自積極方面證之吾人既知商人貞卜所用之龜其大小長短實無兩甲以上之相同者又知其必有裝訂成冊之事則此龜版之一長一短參差不齊又有孔以貫韋編甚似冊字之形狀而冊當然

為其象形字也第二自序極言而證之儀禮聘禮疏引鄭氏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古代簡策雖有長短之異而其于一種書一册書中策之長短必同如六經之册皆二尺四寸孝經十二寸論語八寸是也簡牘與札在一册之中其形制大小長短必相同而册字之所象乃一長一短則非簡非札可斷言也龜版之可以名册更可求證於莊子莊子外物篇云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疏云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曾不失中是訓遺為失訓策為筭於義未諦余謂策本馬箠以同音而假借為册同書駢拇篇則挾策讀書可證也釋文云策竹簡也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又曰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可知

策即冊也。史記陳涉世家曰「而少遺兵」。索隱曰「遺謂留餘也」。余以爲「無遺策」言此龜版無有餘隙也。蓋經過七十二鑽，雖尺二之大寶龜，亦將不能留餘隙矣」。見殷代龜卜之推測一二七至一二八頁，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

按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𠕋，古文冊从竹」。於文冊象編簡之形，凡編簡皆得偁冊，不獨符命。許叔重爲舉其大者顯者言之耳。「其札一長一短」者，必漢制如是。蔡邕獨斷卷上云「策書，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又小徐繫傳引褚少孫續史記三王世家曰「其冊或長或短」。獨斷所云「其次一長一短」者，言編簡之次以一長一短相間也。此皆漢人

言彔制必不誤又甲骨金文冊字亦象其札一長一短之形與小篆同以文字証制度則彔冊之制必本於古且殷周之際舍甲骨金石外亦必有以簡策紀事者矣第以竹木易腐不傳於今耳唐立厂師謂「一種書一冊書中策之長短必同」恐未必然也又唐立厂師據卜辭「冊六」之辭推言龜版編冊為冊字取象之所本考卜辭未見「冊一」「冊六」之文且冊一解容有可商龜卜之推測一二七頁圖四十所引「冊六」之文作「卌入」入當釋入言冊所入之龜也且殷周之際舍甲骨金石之外亦必有以簡策紀事者矣第以竹木易腐不傳於今然則金甲文之冊字亦必取象於當時之編簡蓋可斷言也金文冊字多見如冊木工鼎冊般甗冊冊矢簋冊矢尊冊作冊甲解冊𥎦鼎冊父乙卣冊免盤冊免簋冊冊䖒尊冊冊臣辰卣冊冊冊臣辰盉冊

冊望簋　冊趩尊　冊吳尊　冊陸文乙角　冊大鼎　冊頌鼎　冊頌鼎　冊頌壺　冊無叀鼎　金文簡數多寡不一外此大抵皆象其札以一長一短貫以二編之形與契文小篆並同卜辭恆言「偁冊」其義當與許訓相近

〔補〕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从竹作𥬲』卜辭中諸字與古金文同或增廾象奉冊形」見增考中四十葉

嗣

□續存一七九三、□新三九〇七、□後下三四、八、□粹四七二、□粹一〇二七

郭某曰「扶字不識」（按郭誤以□為扶冊二字）卜辭知字作𫊣似从矢作」見粹考一一三四葉上一〇二七片釋文

魯實先曰「卜辭有□□□字，舍□以外，無或識以詮釋者。以愚考之，皆嗣之古文。說文冊部云「嗣，諸侯嗣國也，从冊口司声，古文从子作孠」。夫嗣國為嫡長子，故卜辭作□，乃从冊从大子，子亦聲。作□者，乃从冊從𤔔省，𤔔亦聲。說文白部云「𤔔，識詞也」。良以冊立嗣子，必宣讀冊詞，此所以亦從𤔔省，而作□，義猶篆文嗣之從口也。案子止司三聲，於古音同屬噫攝，𤔔屬益攝，二攝旁轉相通，是以其字或從子聲作□，或從𤔔聲作□，是皆會意

兼諧聲，敕諸家文之嗣，純為形聲者，表義尤切，作𠕋者乃從子止二聲，亦猶古文之㝅從司子二聲也。高田忠周謂𠕋當從疑省聲（見古籀篇卷二十七第三八葉），夫疑聲於古音雖亦噫攝，然嗣從疑聲無所取義，知其說之未然矣。嗣於卜辭當為辭之假借字，良以嗣辭古音同部，故相通假也。如云「辛丑卜王貞：又伐大乙，叀舊𠕋用十五人」（續存上一七九三）「叀舊𠕋三宰用王受又」（殷綴外後綴下三四八）所謂「叀舊𠕋」者，叀乃惠之初文，於此辭盡假為語詞之隹，或讀如山海經中山經「五臧惠之」之惠，郭璞注曰「惠猶飾也」，乃謂備舊日之𠕋辭以致告，例猶他辭之「叀舊𠕋用」（乙一七五一）「叀舊冊用」（乙五五五、遺珠六）也。其云「叀丙𠕋用」（後下、三九、一六）者，謂於丙日具冊辭用之，例猶它辭之「叀丝𠕋用」（乙八七五、京都一）「叀冊用」（乙八、粹）是可証𠕋𠕋為辭義同它辭之𠕋冊與冊，惟就其所編之簡札言則曰𠕋冊，或

冊就其所載之文詞言則[𠰜]或[𠰜]名雖不同義實一物也其云「叀[𠭁][冊]用」粹一二七〇

者𠭁為冊之繁文[𠭁冊]隸定為[𠭁冊]冊[𠭁冊]乃同義疊語謂備冊辭用之

也以[𠭁冊]為從[龠]聲故字亦作[刂冊]如云「其即[刂冊]冊于囚乡日丁卣彭又囚王

受又二王囚翌日吉」前五、一、三者[刂冊]即[龠]之古文[龠]冊與𠭁[𠭁冊]並為同義疊

語故可互易言之皆謂以冊辭致告也羅振玉釋[刂冊]為[龠]增考中七二高田忠

周疑[𠰜]為嗣古籀篇卷二十七第三八葉說並得之惟皆未識[刂冊][𠰜]為辭之假字是亦

未達一間者矣高田之說未能嫥申義証而以臆度幸合則又異於羅氏

之解故矣」見新詮之三第十七至十八葉

按說文「嗣諸侯嗣國也从冊从口司聲。[孠]古文嗣从子」栔文上出諸形

魯氏並釋為嗣謂假為辭其說至碻金文作[嗣]盂鼎[嗣]曾姬無卹壺[嗣]

毛公鼎𤔲周君嗣子壺最後一形與三體石經嗣之古文作𤔲者相同為六國古文當為許書古文所本林義光文源云「按嗣古文作𤔲克鼎𤔲毛公鼎皆从冊嗣省聲」與唐氏嗣卜辭假為辭之說可以互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㗊

㗊前六、五五、六、㗊續存九八〇㗊粹八七八

商承祚類編卷三第一頁上收此作㗊其說曰「祚案卜辭中从𠙵之字間亦作口」

按說文「㗊眾口也从四口讀若戢又讀若呶」商氏收此為第一形作㗊其說可从辭云「㗊勿圍」前六、五五、六「今龜秋㗊受年」粹八七八其義不明

嚚

𠾂 前六、五六、三

商承祚曰「祚案象翏口之嘵嘵疑即嚚字」見類編三卷一葉上

按說文「嚚語聲也从㗊臣聲𡀩古文嚚」商氏疑此爲嚚以㗊字作品例之其說是也辭云「甲□嚚」其義不明

□

□前一、二九、三 □前六、三四、五 □後上二四、十 □粹五〇、□續五、十七、三

孫詒讓曰「□疑亦□杏之變體」見舉例下十二葉下

余永梁曰「案此舌字說文『舌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口干亦声』見國學論叢第一卷第四號殷虛文字續考一

葉玉森曰「森按本辭若讀為『舌母庚』似覺不適予疑古者字即諸殆貞諸母庚也他辭云『貞口□妣乙弗其□』藏九四、四則貞諸妣乙也」見前釋一卷九十九葉下

于省吾曰「按孫說非是余釋為舌是也葉疑為古者字誤矣□字有點象揚沫之殘靡然上端歧出何以象舌形舊釋無解說文以為从干口干亦

醭字从舌作㞢小篆作𠙵舌上亦歧出猶與初文不相違也續五、十七、三「𠃉舌隹㞢它」𠃉舌與他辭𠃉齒語例相仿其餘舌字多爲祭名前一、二九、三「舌毋庚」六、三四、五「王㞢舌鼎鼎」後上二四、十「乎古彫汚」粹五十「王勿舌汚」舌祭當於周代何祭未詳其義吳其昌謂舌即說文銛之本字解詁六續七五〇」亦未識也一說舌古亦讀他念切與禫字通然與經傳禫祭之意義迥不相同也」見駢續十六至十七葉

朱芳圃文字編收㞢爲「言」字見文字編三卷二葉下

楊樹達曰藏九四、四、六「貞勿舌河」文一〇二、一、六「勿舌」按辭云「勿舌以舌爲動字又云「舌河」舌與河義不相承頗爲難解余熟思之舌蓋假爲涉也他辭云「涉河」藏六〇、六「其涉河」佚六九九「虎方其涉河東㳄」前六、六三六、甲文固屢用字

省声者非也由此言之舌字之音本當在帖部與涉相同故其音義相因之字不在本部之帖即在入聲陽声之添然則甲文假舌為涉者殆以同音相假非以同声諧文舌字與月部諸字為韻者乃後來之變音非其初讀也」見卜辭求義十六頁

按說文「舌、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从口干亦聲」契文作上出諸形為象形字其「字」形與小篆猶相近似許君以形声說之非是惟是字何以獨取象岐舌則不可解岐舌國之說雖見諸載籍而實無有也」物類之中惟蛇信岐出蓋有先指造字或於弋稀見有取象乎于氏以余永梁之說而復加以推闡遂謂卜辭用舌為祭名說皆不从楊氏謂當讀為涉於「舌河」「勿舌河」諸辭固可通讀而於「舌母庚」一辭則無由索解不如于說之允當

先也朱書收此爲「言」字非是

干

□珠一〇一七 □佚五八七 □續五、一九、一、□凡、二九、三、□六清、六一、□續存一·二六三、□外二五二（□藏二、六、六、□甲二、三、十六、□甲六、四、二、□後下、三二、此數文依許書舊例收作毌）

金祥恆續文編三卷一葉下收此作干

按說文「干犯也从反入从一」金氏收此作干然未加說解亦未言明係何人所釋然其說可從循繹郭某嘗釋卜辭之□為毌謂與干為一字（詳七卷毌下引郭說）恐即為金說所本徐灝說文段注箋曰「按阮氏鐘鼎款識處彝銘有□字乃古象形文疑干即古竿字亦即古杆字本之正文為干亦作榦箇為支亦作枝干支同物故干之用為杆與支拒同義引申為干犯之偁相犯必相近故凡事之相涉曰相干而干求之義生焉若干戈之干訓為盾者乃戰之假借耳」又桂馥說文義證干下云「犯也者戴侗曰蜀本說文曰

按郭說見金文餘釋二〇六—二一九釋干鹵其說略云「按毌實古干字特字早廢許因貫字从毌作故以貫穿義解之耳今知毌實是干許書毌部之貫字云从毌貝者當云从貝毌聲又虜字云从毌从力知毌為干於虜之獲義允相契合也準上可知干字有種種之異文今更表列之如下

象方盾形者 卜辭 □□□□□ 金文 □□□□□ ＝毌

象圓盾形者 金文 □□□ ——干

象方盾形之毌字見於卜辭及金文中器之較古者象圓盾形之毌字卜辭所未見且見於金文中器之較晚者據此可知古干之進化蓋干制之最

知古干之進化，蓋干側之最古者爲方盾，而有上下兩出，其後圓之，而於上下左右四出，更甚，後則於盾上飾以析羽，而以下出爲蹲，迹演化成爲干字之形，入漢而後則稱與瑞出，但廢干字之爲象形文之干字，來無人知之矣」。其說是也。

「干，盾也。」案戰者執干自蔽以前犯敵，故因之爲干冒，干犯。書曰：「干先王之誅。」傳曰：「干國之紀。」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曰：「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孟子曰：「以食牛干秦穆公。」後人不曉此義，加女爲「奸」。傳曰：「子父不奸之謂禮。」曰：「事不奸矣。」曰：「奸先王之禮。」曰：「奸絕我好。」陸氏皆音干。馥案：書「舞干羽于兩階」。詩：「干戈戚揚。」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論語：「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安國曰：「干，楯也。」易乾鑿度：「泰表戴干。」鄭注：「干，楯也。」皆與蜀本合。王筠說文句讀「干」下云：「戴侗引蜀本說文云『干，盾也』。案云『一曰盾也』，以爲別義，乃可；若以爲正義，則从反入從一，何以得盾義？而芉羊二字亦不得在此部矣。」定案：桂氏引書、詩、方言、論語之文，以証蜀本說文訓干爲盾，其說是也。契文上出諸形，文即爲盾之象形字，上从Ψ，其飾也。金文作Ψ，亦由毌所衍変。

其遞嬗之迹當如下圖所示

[字形]（此係假想之形）→[字形]→[字形]（虞盉「干戈」）[字形]（克公鼎「以乃族干吾王身」此當讀為「捍禦」）[字形]（干氏叔子盤）

→[字形]（銘文）→[字形]（篆文）

契文作空廓形之口者金文率皆作●其後又皆變作一此文字遞嬗之通例也徐氏之說適得其反蓋干之本義為盾及後為引申義之犯所專乃不得不別造从戈旱聲之戰耳非叚干為戰也王氏所說乃據篆體為言非朔誼也據古文言之干屰二字實風馬牛不相及固不得同部也要之干當以訓盾為本義訓犯則其引申義當為解云「干盾也象形一曰犯也」契文別有申字諸家釋毌當即[字形]之異體乃象上無丫形飾物之盾又單字古作[字形]疑亦與此同源皆為盾之象形字第以所象之物形制精粗遂致衍為數字然其音猶

復相近也」段氏六書音韵表三字古音同在十四部」義亦相同也」單有大義魯語「堯能單均刑法」鄭語「夏禹能單平水土」史元書中君傳「王之咸亦單矣」內奴傳集解「單于者廣大之貌」是也單又有厚義詩天保「俾爾單厚」昊天有成命「單厥心」傳並云「單厚也」此大也厚也均為盾之通性蓋盾皆欲其大且厚也毌之訓穿訓亦由盾義所引申蓋盾紙以自蔽禦固常為戈矛弩矢所穿矣

[glyph]

[glyph]拾、十二、十六 [glyph]前六、四十、五 [glyph]後下、十一、十五 [glyph]乙六五六 [glyph]乙、三九三九、[glyph]乙、八八五〇 五、[glyph]乙、八八九六、[glyph]佚、九〇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屰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案屰為倒人形，示人自外入之狀，與逆同字同意，故卜辭逆字亦如此作。」見增考中六十六葉下

商承祚曰「祚案秦嶧山石刻逆字从屰，尚存古誼，後世小篆移「一」于中間形，益晦矣。」見類編三卷一葉下

葉玉森曰「按屰乃牛字。」見前釋六卷三十八葉上

按說文「屰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羅釋此為屰，謂為倒人形，是也。不順之義即由倒人形所引申。惟羅謂「示人自外入之狀，與逆同字同意」則非。逆訓迎，其字必从辵，从屰會意，屰亦聲。从屰象人自外至，从止（辵字偏旁）則象迎之

者故必待辵屰相合其義乃顯至屰字則祇象倒人年倒大爲屰與倒人爲匕意同單一屰字固無由示人自外入之狀也葉釋牛非是

丙

丙後下、三六、五 丙甲編一〇六六、丙甲編、一一六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席从巾庶省古文作㕠从石省』案从石省之說難通古但象形作丙耳卜辭作丙與丙同象席形詳後谢字注」見增考中四十七葉上

楊樹達曰「釋編六二二片云『己酉易日』又云『口丙口入』丙為古席字與入字義不相承貫夕與席古音同席蓋假為夕也」見求義八葉上

唐蘭曰「字象簟形即丙字羅釋席誤」見導論下五八頁五行

按說文「丙舌皃从谷省象形丙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讀若沾一曰讀若誓弼字从此」惠棟讀說文記云「案導本古文禫鄭注士喪禮云『禫或為導』知導服即禫服也許氏所據儀禮古文」案許讀此為導

據士喪禮鄭注別導禫古音相近此字復象席形當即許書竹部簟之古文說文云「簟竹席从竹覃聲」覃聲正與此下說解「讀若三年導服之導」音讀相同而㐁下一解曰「竹上皮」其義亦與簟義相近許書古文作㐁與契文作㐁者相近故知㐁必為㐁字無疑也又契文宿字作㑌而小篆作㝛除增偏旁宀外其所从之㐁正與契文之㐁相當更可為㐁㐁一字之証

〔補〕魯實先曰「此字當釋為宿」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第一期十九頁十六行

按此為宿字所从不能謂即宿字也

㕯

㕯前一、三六、六 㕯甲一、五、十二 㕯珠一〇八七 㕯續下二一、二 㕯簠徵、帝系、七七、 㕯拾續二七七、 㕯粹一四六、 㕯粹二三四、

孫海波曰「字當釋㕯經典變為呐卜辭殆為祭名」見考古四期十八葉小記

按說文「㕯言之訥也从口从內」栔文正从口从內孫說可从辭云「囗于妣辛㕯歲其至凡囚」前一、三六、六「囚妣辛㕯歲至凡囚」甲一、五、十二、珠一〇八七同「遺于且丁濆㕯帝十」續一、二一、二、帝系、七七、同簠徵「若㕯祖乙若王受又」粹一四六、「其若夙㕯禮祖乙又正」粹二三四、其義不明

商

藏九五、一 藏九七、三 藏二一四、一 餘八、一 前一、十一、二 前二、一、三 前二、二、二 前二、二、六 前二、三、五 前二、十一、七 前四、三五、五 後上、九、十二 後上、十八、二 後下、七十四 菁十、一 菁十、七 甲一、二三、八 甲一、二七、八 戩九、十一 戩三七、七 戩四七、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商从冏章省聲古文作𠅫亦作𡆢籀文作𠻱』卜辭與篆文同惟篆文上从辛此从丙耳乙亥鼎作𠅫丁未角作𠅫均與此同卜辭考釋」又增訂考釋中十一葉上又五十七葉亦收商字與此重出應刪

郭某曰「商字殆假爲賞古金文賞字多假商爲之」見卜通第三冊別一第五葉下五二及五三辭釋文

商承祚曰「𧶠即商之繁體于此讀賞商賞本是一字故卜辭及金文賞皆

作商三·四八版金文散膚後別以从貝之商貝為賣。外丙□□魏石傳自而以□卜辭金文為商矣。說文又以賣為行賣，非。」見佚考七十一葉下及甲七十一葉上之一八序釋文

王襄曰：「卜辭屢見『王入于商』、『大邑商』之文，此云『在商』，當為契封之故都，即河南之商邱。」見簠考地理一葉上

按說文：「商，從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古文商。□亦古文商。□籀文商。」卜辭恆言大邑商，當即契始封之都，王說是也。亦段為商賞。卜辭別一大龜第三版五之二辭云「癸巳卜貞商冓冊」，又三辭云「貞勿商𢦏𢌳」。郭謂商讀為賞是也。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爾」，傳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實則此商字當讀為賞，言我賞賚爾也。與卜辭金文假商為賞者並同。□字商氏以為商之繁文，讀為賞，可以原作為

一獸肋骨正面鏤刻辭文為紀事刻辭乃殷晚期物辭云「壬午王田于麥彔獲商戠兕王易錫宰丰寢小𩰫兄在五月隹王六祀肜日」字作[字形]與許書籀文同至商氏謂此商字當讀為賞則有未諦竊謂此商字仍為地名辭言王田于麥彔而獲商之戠兕也金文作[字形]商尊[字形]商婦甗[字形]商尊[字形][字形]商丘叔簠[字形]取虘匜[字形]康侯簋[字形]商叡簋[字形]辛巳簋[字形]庚壺[字形]𦉢尊與栔文小篆略同

補 羅振玉曰「史稱盤庚以後商改稱殷而徧檢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雖居河北國尚號商」見殷虛書契考釋序

王國維曰「羅說是也始以地名為國號繼以為有天下之號其後雖不常

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稱大邑商訖于失天下而不改周書多士云「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帝乙武庚之居猶稱商也見觀堂集林卷十二說商

句

[句形] 前八、四、八、 [句形] 新一九一、

王襄曰「古句字。許說『句曲也。从口丩聲。』」見類纂三卷十葉上。

商承祚曰「祥案姑馮句鑃作[句形]。此口在ㄐ中。與此稍異。當亦是句字也。」見類編三卷二葉上。

按說文「句曲也。从口丩聲。」王商兩氏釋此為句。可从。金文作[句形]鬲比盨[句形]殷句壺[句形]姑口句鑃[句形]其次句鑃[句形][句形]盟若鼎[句形]師䣄父鼎為耇「用祈眉壽黃句吉康」口均在ㄐ下。與小篆同。

[glyph]

[glyph] 後下二六.五 [glyph] 甲編九四〇 [glyph] 乙二八四四 [glyph] 撥二.七六

孫海波曰「字當釋丩象丩繚之形金文及卜辭偏旁所从丩字並與此同傳世古帶鉤其形丩繚與此近似見考古四期小記」

屈萬里曰「字與汗簡丩字作[glyph]者形近當是丩字亦即糾字也惜辭(殘)語意未明見甲釋一四四頁九四〇片釋文」

按說文「丩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象形」契文作[glyph]與篆文同辭云「貞于土方帝王有夢佳(惟)四福乎許丩大」乙二八四四丩為乎之受詞似為人名

(文編附錄二十)

古

古藏八九、一、古藏二二二、六 古拾、一、十三 古前四、三六、一、古前七、三六、二、古前八、十一、四、古後下、十三、十六、古甲一、七、六、古前一、四四、四五 古後下、三、十七、古甲編三三三七、古乙編三一六八

孫詒讓曰「辭言『古曰』及『古固曰』古者古似是占者之名但其字說文未見金文有古作父乙彝古舊釋為缶無塙証竊疑當為由字說文無由篆而有由聲金文如遽彝冑字作𦣞孟鼎則器冑字作𦣞偏旁由字並與此相近」見擧例下卅四葉

郭某曰「古即古字說文云『古故也从十口』此正从十口 古王事者當即勤勞王事之意乃卜辭成語詩亦屢言『王事靡盬』古必盬之初字」見甲研釋寇第二頁

丹斧所贈卜辭拓本曰：「戊戌貞又殺 殺于片伐侯喜甾畫 伐作㑥乃伐字非伊字同倣伊字作㑥二字有別 作殺于義伐侯甾畫。」郭謂張釋古畫為啚鄙至當，葉釋故鄙誤矣。甾乃啚字，為攸侯之名。攸侯啚猶〔己〕侯虎、攸侯喜、杞侯炽之比矣。片與義係地名，喜在攸侯啚之邊鄙也。攸侯喜見於晚期卜辭，則喜當為啚之子孫。明之九九五曰：「王來正人方在攸侯喜啚永 見集刊六本三分五簣此言 已時在殷商文化所引。」攸侯喜啚尤可證成攸侯啚畫之啚為攸侯之名矣。前二、三八、一、及二、三八、二、係晚期卜辭，均有「田啚」之語。啚作甾為地名，要之甾由甶甶為啚之初文，自地名人名外，啚讀為戴，訓行，訓乘，訓語詞，均昭然無間矣。見釋啚戴駢續三十九葉下至四十二葉上

屈翼鵬曰：「甾王事之語，卜辭習見。楊樹達卜辭求義五八葉云：甾字从十

从口或釋為古或釋為叶古叶二字並从口从十說皆可通以義求之釋叶者是也知者周禮太史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說文十三篇下劦部協或作叶則卜辭之叶王事與周禮之協事正是同一事也」按楊說似是而實未的蓋汗簡及古文四声韵並有迪字作𡿧以证本編二三六九之𡿧乃迪字（說見徐鍇）𡿧乃迪之偏旁知其實為由字也方言六「由輔也燕之北鄙曰由」又廣雅釋詁之「由助也」然則「由王事」乃輔助王事也」見甲釋之三九葉二六六八片釋文

郭某又曰「𡿧當是目不視之意疑是古字中畫筆誤過於延長古讀為瞽「目瞽車馬」謂目無車馬也」見卜通一五八葉上七三五片即菁釋文

郭某又曰「𡿧毋古字金文作𡿧此則空筆作之也其用則或叚為故」見卜

通第三冊別一第五片第六一及六二辭

金祖同曰「山當釋古，謂盬王事也」見遺珠二葉下八片釋文

楊樹達曰「原書（按指胡厚宣著殷人疾病考）辭二十三云『貞王居疒隹（唯）ㄓ（有）古（故）』，胡君云『居者疑舌之別體，此貞殷王武丁患舌病，其（或）有故也』。按胡君釋古為故，謂其或有故。樹達按：下文辭一一〇云『ㄓ（有）疒其隹（唯）盬』，一一一云『不隹（唯）盬古』，盬古二字古音同，余疑此文古亦當讀為盬也。殷契卜辭四〇九云『貞王疒不隹壴』，按壴為鼓之初文，此亦假壴為盬，與此文正可互證也」見甲文說五九葉

又曰「甲編三〇八〇片云『貞王居舌疒隹ㄓ古』，庫方三五一片云『口寅卜王疒帚（婦）口ㄓ古』，按古假為盬。藏龜一一三葉之四云『貞王疒帚好不隹

商」此云「帚口出古」猶彼云「婦好不隹商」也古盬同音字」見求義一頁下
又曰「龜甲二、十一、十七云「行弗其出王事」……以義求之釋叶者是也」
」見求義五八頁上已見前屈說引不具錄

按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𠔿古文古」栔文正从十口郭釋古
謂卜辭習見「古王事」即「詩」「王事靡盬」之盬之初字其說是也于氏釋甾蓋
偶不察耳按于氏所舉𠙵由甶𠀠四形前二者當釋古後二者當釋甾栔
文「古王事」之辭其字皆作𠙵若由無作甶𠀠形者二者實非一字說文「東
楚名缶曰甾」甾為容器作𠙵若由無所取象也于引地理志「甾縣故戴國
」者以戴从異而異以甾也音同故說詳異下左氏公穀隱十年經戴均作載有以戴載
義近之故于氏據此謂「甾即載也」亦據貴解實則甾才音近謂甾讀為載

十

｜藏四二、一、｜拾、二、十七、｜前一、五、五、｜後上、六、十四｜菁六、一、｜甲、一、六七、｜戩一、十

丁山曰：「草昧之世，人知陋寡，凡一二所不能盡者，每約之以三。易曰『利市三倍』，論語曰『三思而後行』，孟子曰『食李三咽』，史記『三仕』『三見』『三戰』『三走』，皆以三見其多。多而無別，則似不足得多寡之較也。于是文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承三形，積畫為亖，自五以下，非不可積畫也，其事繁，其勢不便。積畫為亖，不若借ㄨ之為簡易也；積畫為亖，不若借∧之為簡易也。七八九準是。故言我國數名，一二三亖皆有專文，ㄨ∧十八ㄅ皆非本字。從一為一，｜之成，基于十進之通術。觀數名成形之跡，亦可想見史前人類之進化矣」。見數名古誼，載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九十四葉。參見第一卷一字條

郭某曰：「數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字作一二三亖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書曰請以手作數于無心間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為一次指為二中指為三無名指為四一拳為五六則伸其拇指輪次至小指即以一掌為十一二三四均倒指故横書也以手作數之法依民俗而不同中國以右掌者西人則先出左拳伸其小指為一無名指為二中指為三次指為四以一掌為五六後循環以二掌為十故羅馬數字之一二三豎書作Ⅰ Ⅱ Ⅲ 已比俞度亦遲 印 五作V即掌之象形中國以一掌為十故金文十字作▮ 甲骨文作丨以示易作肥筆而有之 一豎而鼓其腹亦掌之象形也此掌與彼掌之異在拇指之併與不併而已」詳甲研釋五十一「一」字條指參有差

于省吾曰：「按郭氏於契文紀數字卓有見地如以十為七十爻為五十可

糾前人之誤而謂一至三為一系五至十又為一系其第二系之分畫殊有未當又謂初民以四進位一二三亖以例指數橫書亦不可據契文一至四均為積畫五至九均為錯畫十雖進位而復反於一殊詒謬名原有原始數名一篇丁山據數名古誼均不無發明而與鄙見頗有出入茲分述於下

甲、X為五之初文　按說文五之古文作X與古陶文古化文合說文所引古文乃晚周文字固未可據以為初文也晚周古文有與契文合者如子禾子釜歲字作戉跳兩周而接武於殷然猶可諉曰變例非常軌也凡若干紀數均可以積畫為之惟積至四畫已覺其繁勢不得不變繁為簡於是五字以X為之若初文為本作X雖亦為四畫然結構已複較積五

畫為五尤見其難山東城子崖所發現之黑陶其時期至晚在卜辭之前中院所印行之城子崖圖版拾陸多為黑陶文之紀數字五字作X此與契文第一期骨端紀數字五作X者正同骨端紀數字之五簠人二九作X粹一四五一作X契三十作X北大所藏甲骨二八二作X粹一一四九「王其令五族伐逋」五作X周初器憲鼎五朋合文作X朋分之則五作X與黑陶文及骨端文五之橫形作X者有別蓋五之演變由X而X者以其書寫之便也由X而Ⅹ者上下均加橫畫以其易與X字之作X者相混也契文X字數見均作X自交叉處分之上短下長然究與五之作X者相近易混亦猶三字與三字易混而變為亖也至契文金文五字所以間有作X者蓋凡事已經改革之後往往仍有積習之存在此猶商周

已無甲形分化古代文作ψ个又横之作→七中畫皆直而小篆及漢代金文之兩反作十此文字學化之變例也

丁、說文所釋紀數字以八字爲道是　按契文八字作)(八金文作)(八小篆作)(形均相彷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就形言之許說與初文之義皆不相違至許氏以一爲道立於一二爲地之數三爲天地人之道四爲象四分之形五爲五行六爲易之陰數七爲从一微陰从中衰出九爲陽之變十爲東西南北均附會之肊說不足據也

戊、九字本義之推測　按九字契文作九ㄋ金文作九𠃨形均相彷契文旬字作旬間作旬劉鶚謂象蛇形(藏序四)蓋九字象蛇形之上曲其尾旬字象蟲蛇形之閃鑄甚尾文雖有別義可互證契文有𡧊字从∩以𨹎象以及

殹蟲類於室外，是九字當係假屈曲究極之蟲形以為之也。

已、十字之演變　按契文十作丨，金文作 [glyphs]，初則僅為直畫，繼則中間加點為飾，由點孳化為小橫。數至十復返為一，但已進位，恐其與一混，故直書之。是一與十祇橫書與直書之別，初民以十進位至明顯矣。郭沫若謂初民以四進位，後改為十進位，未可據也。

庚、由一至九可分為二系，而五實其中。按由一至四均為積畫，此一系也；由五至九變積畫為錯畫，此一系也。數至十則反於一，故不應列十也。郭沫若以五實十為一系，失之。白虎通禮樂：九之為言究也。素問三部九候論：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然則言之究，謂究極至數至於九，為終極也。說文之紀數字由五至九，古文作乂人十八九，於由二畫結

構而成此可為自成一系之論尤可為五字本不作X之證X字雖為第
二系而實處於由一至九承上起下之中樞地位前於X者為一二三四
後於五者為六七八九以字形言之X為交午乃一至九中間之樞紐許
氏以交午釋陰陽為說非其朔也

結之人類之進化由結繩紀事演進為數字之紀事至今邊夷猶有上古
結繩之遺制然則初有文字當以紀數字為發軔紀數字可謂為初文中
之原始字初文中之原始字由一至四均為積畫積畫既多則不勝其繁
故由五至九均用至繁簡之二畫以構成之五處數之中樞故為交午形
以示之然則初文之紀數字雖無深奧之意義而部居之分配畫排列之
有方其為有意識之組織灼然明矣見斷三第三十一至以下三葉釋一至

十之紀數字

馬敘倫曰「十千兩個字的本義都是街道田界的十千就是阡陌」見馬氏論文集二〇五葉

按說文「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許君就篆體爲言自非翻閱契文金文十字均作丨即一字之直畫于氏以此爲初民紀數以十爲進位之明証其說至塙郭氏謂象掌形說不可據蓋如郭氏言以手指計數至十則全掌直伸拇指當岐出必不附著於食指之側此生理之自然現象也然則其象形文當作丫不當作丨也郭氏于氏謂由五至九錯畫成文爲紀數之專字則亦似有可商于氏謂五六初作乂∧嗣以與乂∧易混遂改爲𠄡介誠如于氏之言何以必改先生且習見之紀

數字以避後出且較少見之文入（就常理言先出之字習用既久約定俗成後出者如與之相混必改後出者以避之）竊以為由五至九仍以假借字說之較為易解（于氏謂九象肘之上曲其尾者湛說當否姑置不論其意亦謂假象肘形之字以為紀數字也）又𠄢段乂午為之入段入為之十者切之初字八者八八之初字九則肘之象形字也（此均他人成說）金文十作丨盂鼎丨克鐘丨解尊丨賀鼎丨乙獸簋丨守簋十旂公簋十者沪鐘十甲鼎早期作丨（肥其中者後形筆意之衰）晚與甲文同次作丨又次作十又次作十則漸近於小篆矣

□

□藏一、三　六四　□　前四、一、七　□前六、四六、五　□　□前八、五、一　□
後上、三一、六　□　甲、一、一、十三

羅振玉曰「卜辭中凡數在千以上者則加數於千字之中間，二千作□，三千作□，又作□，五千作□。案博古圖卷二十二戴齊侯鎛『或徙四千』作□（原釋三千，余意是四千也），盂鼎（宣城李氏藏者）『萬三千八十一人』，三千亦作□，與卜辭同」見增考中二葉下

戴家祥曰「千从一人，猶百从一白，以一加于人為千，猶以一加于白為百也（古文四声韵一先引滕公墓銘千作□，當有所本）。始則假人為千，繼乃以一為千係數，作□沿用已久，成為科律，人但知千為十百之大，失其初誼矣」見釋千

魯實先謂前八、五、一、之□乃□之異體，非从人从十之千也。見姓氏通釋

廿

□前一、三、五、五、□前一、四、五、五、□前六、十四、四、□前二、十九、一、□前三、二八、五、□前四、八、六、□前四、二八、一、□前六、二七、四、□前六、二九、八、□前七、五、六、□前七、二五、四、□後上、二一、八、□戩一、九、□戩三三、一、□佚一〇三、□佚三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有廿卅而無卌。博古圖卷十七載殷敦有『鄉□』之文，鄉□即訓卌矣。（作集白）宋人誤釋爲鼎卌，稱之卌亦作□，與卜辭同。凡數在二十三十四十以上者，卜辭皆用廿卅卌字，如二十人作仈，二十五作□X，四十一作□一，四十八作□八。」見增考中二葉下

郭某曰：「以上由第十六至第三十六片均有十以上之紀數，就中於殷人紀數之法可得一通例，即凡十百千之倍數合書，不足十百千之零數則

析書或加又以繫之千之倍數僅第三十四片一例析書五千按後序以五千析書乃通例合書作全乃僅見之例外五千之例內有三例皆見後下、三九、及林二、二八、一三、均合書周人紀數之法亦如是僅有卿鑄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之九十字作十乃十之倍數析書之一例外又石鼓、又通體以四字為句而已數八四行為世里句僅之字蓋世字僅三十字雖合書而音則雙讀準此可知卜辭及金文凡世以外之例均雙讀也卜辭紀數之例以五千為最多五千以上數所未見雖有萬字乃蠆之初文並非用為千萬字周金「萬年無疆」字亦多見又小盂鼎有「萬三千八十一人」之例然萬之倍數所未見凡殷周文紀數之例具詳甲骨文字研究釋五十第見卜通十三葉下至十四葉上第三十六片釋文後記

按說文「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契文作上出諸形佚一〇三及三六〇兩片字作‖辭云「壬萬‖甚」兩辭非偏刻橫畫者同辭橫畫均同定文金祥恆續文編收作廿知是否郭氏引石鼓已鼓以征尤十之倍數皆合書而音別收讀此猶卜辭百千之倍數同屬如此惟秦始皇刻石頌德之辭則均讀一音綴此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廿卅卌字」條云「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詞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轉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按洪說是也既爲四字句則此當讀之

千之倍數亦合書蓋百千之倍數均十之倍數也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九百諸例卜辭均有之（文楷中引甲文金之例从略）七百八百之例未見千則二千作□三千作□四千作□五千作□作□（今按例証从略）亦有析書之一例「丁酉卜殻貞今春王收人五千征土方受出又」（鐵上三·一二）六千七千八千九千之例均未見萬與萬古本一字乃假蠍之象形文為之（中略）卜辭雖有萬形文然無一例係用為千萬之萬者大抵卜辭中言數以五千為最多不足十百千之數於文每加「又」如「盂鼎之「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千又五十夫」子仲姜鎛之「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是也然亦有不加者如小盂鼎之「萬三千八十一人」「羊廿八羊」「百卅七馘」是也其為名數時數名或係於十下如十三示卜辭言「十示又三」（後上廿八·八）十一月或十二月稱「十月又一」「十月又二」此例甚多

我嚳于祭數之下則□十又一月□十又二月是也金文凡紀祀者兼用二例其紀紀年月者則用後例有鄦𧈚仲𣪕二器銘首之□隹十又一月□二盂與一器均同文獨一器文作□隹十一年月□於又字之下加一橫鉤令以為此乃金文中鉤例之一例也（中署）名數於金文竟有變聲之例如遽伯還𣪕之十四朋作𢦏又三𢦏（十朋又四朋）是也不足十之數據余所見實未有合書者然尚有異說焉則羅振玉釋卜辭之文亦為十五十六者廣以伸𣪕之𢦏為十二朋（金文編卷四第七葉）此三事正合此釋之所由作也據余所見例文與亦寅𣪕文五十與六十之合書殊非十五與十六文頗多見其可斷定為五十者有左列三事□（上缺）狩獲兕鹿文㞢□（前四、八、一、與五、十四、五、重出）羅釋為□十五之六□乃假之為又（它案㞢在卜辭均當讀作有又非之字卜辭之作㞢）□五十又六□也□八日辛

亥允戈伐人[?][?]文八人」後下、四三、九、羅釋爲「二千六百十五人」案此亦甚不辭凡言數之司上既詳揭二千六百之數則不得于奇零之數復作疑辭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故此實當爲「二千六百五十六人」文按郭原書弟三例从器要之文終當爲「五十」五十兩作文者猶五千之作[?]然終因易於淆混故周人之五[?]因改作[?]也亦僅一見原辭亦頗有可商之處今摹錄如次

後下、一、四、此例羅釋爲「丁卯□□狩正□畢獲鹿百十六二百十三豕十旨一□□」增考下卌即于第一行之下缺三字第二行缺一字末行之外復置有二字之缺文余初改釋爲「丁卯□□□」獸正□□」畢獲鹿百六十二」百十四豕」十兔一」容庚謂當釋爲「丁卯□□□獸正□□畢獲鹿百六十二□百十四豕十兔一」謂卜辭

書獲之例均先獸後數故第二行「二」字下當缺一獸名「兕」一以下無缺文之跡也容釋較余所釋者更進一境矣然此處所注重者之問題為亦一字羅釋「十六」則當然以「二百十四」原釋四作三恐筆誤連文百之倍數當合書者今乃析居二行已屬不安今依容說則「二」下尚缺一字羅釋愈不能成立矣故亦經當為六十亦之為六十亦猶五之為五十此二事實可以為互証也然經因與文之易與十五混淆故周人亦改書為介矣準此二事余謂仲殷之𡍬當釋為二十朋其銘云

「隹十月初吉丁卯王

令㝬仲子紳征司

郊錫貝𡍬仲對揚

王休用作文丁尊彝

首用初吉乃周制末稱文丁乃殷習器如不偽而序云今未見則當序於周初之制作古文二十字維有凵日之成文此當殷末周初之際其文字尚未固定故如效卣之廿朋作【廿朋】而匽侯鼎則作【朋】結構亦畧有不同例二十者古人亦正不妨作𠦄也宁按二十之作凵殷周皆然不能謂殷末周初之際其文字尚未固定也郭所舉效卣廿朋作【廿朋】匽侯鼎作【朋】之例編者寫合書之慣例以下字上橫畫與上字共用則廿字正作廿與習見者無異也即如郭氏言則仲殷之【廿朋】亦當釋為三十朋乃合惟三十殷周習作卅三十朋亦當作【廿朋】而此獨作【廿朋】不解何故當俟他例存疑為是且舉古文通例如此果為十二朋者縱不必如遽伯還毁十朋又四朋之例作十朋又二朋至少亦當作十又二朋或十朋又二再退讓一步云可不加又照亦不得合書再議例極端於古人不足十之數亦可以為此銘而開其一合書之特例述而

有可疑者存焉。即古人以數與名物相連時，每以名物之上筆與數字共通。如紀朋數者，圉子鼎之二朋作⿱二拜，豐鼎作⿱二拜，女鼄殷作⿱一玨，三朋則陽亥殷作⿱三拜，四朋如遽伯還卣之⿱四拜，文⿱三拜，五朋則寧梡角寧𡙇殷遣卣遣尊均作⿱五拜，弜殷作⿱五玨，均數字之下筆與朋字之上筆共通。此之⿱上拜何如？二不與朋連，如連朋字上橫而釋爲十三朋，胡光煒甲骨文例中已有此釋者。按胡先生釋十三朋亦疑，郭說爲長。否則當爲三十朋也。則上二畫又未免過短矣。按字作⿱上拜，如釋爲二十朋，則上字下畫亦嫌過短。甲金文二字均二畫等長，未有作一者也。故此假如而非二十朋者，則原器直是曆鼎而已。器之真偽余在目前自無甚它根據可言，然余所深信者則不足十之數古人並無合書之例也。卜辭月份多合書，固向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等亦合書，然此乃月份合書之例，非不足十之數合書也。且其合書之法亦無

定準決非十一作丄十二作𠄞十三作𠄡（中略）以上所論乃殷周人紀數法之大凡就中可剔發出之大原則

（一）十之倍數合書千百亦如是雖間有一二例析書者乃是例外蓋古人亦不能保無筆誤也

（二）不足十之數析書且或加「文」以繫之此則決無例外（下略）見甲研釋五十第二至九葉

按郭氏所論殷周紀數之法大體精當惟所舉紬段一例殊有可商已隨文字疑自除之說殆無可易故具引之如上以便覽

〔又補〕王襄曰「𠃊古凶字象形」見簠考地望五葉下

按王說誤可不具論

卅

藏七二、一 藏九七、二 藏二一九、二 前一、三五、五 前四、八、二 前六、十六、一 後上、二、十八 後上、二一、七 甲一、二六、十 戩二二、四

按說文「卅三十并也古文省」契文正為三十并說詳廿字條下金文作 毛公鼎 舀鼎 格伯簋 禹攸比鼎 大鼎 與契文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卅

[甲骨字形] 拾、八、七、[甲骨字形] 拾、十五、四、[甲骨字形] 前、六、二七、一 [甲骨字形] 前、六、三五、六 [甲骨字形] 前、四、八、三、[甲骨字形] 後下、四一、十六 [甲骨字形] 菁、十、十六

王襄曰「古卅字說文所無廣韻引說文有之意後人失錄也」見類纂存疑第三卷十一葉上

孫海波曰「廣韻引字統云『插簪把』說文云『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說文林部䊷字說解云『从大卅數之積也』是古本有此字今本奪佚讀若先立切」見文編三卷二葉下

按廣韻說文無卅字而廣韻卅字引說文云「數名」漢石經論語殘字石「年卌而見惡焉」孔宙碑「年卌九」雍勸闕「年卌五」孔龢碑「選卌以上」鄭固碑「卒卌二」王元賓碑「卒卌八」漢石經以下各條據孔廣居說文疑疑引玉篇亦有此字作

卌音先入切是則許書未有卌字鈔寫奪佚當據補入廿部

疑卜辭吉字作吉，乃从倒辛从口，言字則从辛从口。說文「辛，辠也。」先哲造
言字即主慎言，出諸口即獲愆，乃言字本誼；納諸口即無愆，乃吉字本誼。
易繫辭傳云「吉人之辭寡」，似吉之爲象亦主慎言。先哲造字法或从倒辛表
示與辛相反之意，猶徐鍇說長之从倒亡曰「倒亡不亡，長久之義也。」金文
旅鼎之吉、奢敦之吉，猶象从倒辛形。卜辭譌變愈奇，初誼益晦，觀叢作袁
吉之演變繫統表可知矣。」見前釋五卷二十四葉
于省吾曰「言音初本同名，後歧爲二。吳大澂謂古讕字从音，六國時字音
言互用也。」古籀補三、二。其証一也。羅振玉說戠字云「說文解字戠闕，从戈从音」
此从言。古金文識、幟諸字皆如此作，𨗈尊「錫𨗈戠衣」，文作戠；格伯敦作戠，
吳中丞以爲識字。一从音與許書同，一从言與卜辭同。古从言从音殆通

用不別。（增訂考釋中五九）其證二也。郭沫若云：「考言音古本同類字。」（按見前二卷龢字下引）其證三也。秦公鐘「其音銑銑」，音字作𠯑。古璽文字徵三、一，言字作𠯑，亦作𠯑，其證四也。墨子非樂上「黃言孔章」，即「黃音孔章」，詳墨子新證。呂氏春秋順說「而言之與響」，即「如音之與響」也。聽言「其與人穀言也」，莊子齊物論「穀言」作「穀音」，詳呂氏春秋新證。其證五也。由以上五證觀之，可知言音古本同字。蓋古文於字之空隙處加點或小橫為飾，多無意義之可言。後以言音用途有別，遂分化為二矣。言音既為同字，則卜辭習見之（定按別下云字係節引叶加𪚺）由言王及王由言之言，即古音字，以詞例考之，應讀作歆。詩生民「履帝武敏歆」，傳「歆，饗」。左僖三十一年傳「不歆其祀」，注「歆猶饗也」。國語周語「王歆太牢」，注「歆，饗也」。說文「歆，神食气也。从欠音聲」。歆之作音，猶古文歙亦有作

禽也。弭再以金文證之。弭仲簠「言王賓」，即歆王賓也。伯矩鼎「用言王出內史使人」，言亦應讀作歆，謂作器以歆饗王之出入使人也。衛鼎「乃用鄉王出入吏人」，小子生尊「用鄉出內史人」，宴段「其萬年用鄉王出入」，鄉古饗字，詞例同。凡此皆可為言同音讀歆例。饗之諭文，商器鬳卣「孫子用言出入」，即孫子用歆王出入使人之省語也。後下四一、九「言多亞」，言作𠱃，猶格伯段戠字作𢦏，从言作𠱃，左右从𠙵一，與與从二𠙵一也。耶段「王禽多亞」，禽即歆々，猶曰歆也。言多亞與歆多亞文義詞例並相仿。卜辭每有言饗者，鄉者前一、三六、二「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其[glyph]丁于大室𢆶丁西鄉」，西作甾，西鄉應讀為西饗。前四、二一、九「叀王鄉」，貞勿隹王自鄉。後上五、五、「乙丑卜告于父丁口鄉宗」，是猶鄉猶猶歆也。（中略）然所謂西者果何指乎？曰：西謂西宗

訊

[甲骨]續三、三一、五、與簠地、二六重出 [甲骨]藏七二、四、[甲骨]藏一一六三、二、[甲骨]藏一七九、三、[甲骨]前五、三十、二、[甲骨]前五、三十、三、[甲骨]後下、九、十一、[甲骨]珠八一一、[甲骨]佚五〇四、[甲骨]續六、一六、六、[甲骨]掇一、三五、[甲骨]乙、三五四九、

葉玉森曰「[甲骨]當釋訊，象罪人臨訊去其衆置於側而鞫之也」見枝譚二葉十三行

王襄曰「[甲骨]疑訊字」見類纂存疑四葉上

丁山曰「辭云『[甲骨]人』新獲寫本三二五、『甲辰[甲骨]人』院、二〇〇〇〇二、甲辰[甲骨]疑[甲骨]之簡寫。卜辭『辛巳卜王勿[甲骨]』粹一三〇五、『丙辰……勿[甲骨]』後下、一六、一、[甲骨]象兩手被執形，殆即執訊本字。詩小雅出車『執訊獲醜』，大雅皇矣『執訊連連』。訊在金文或作[金文]師寰殷[金文]不嬰殷[金文]兮甲盤[金文]正為卜辭[甲骨]

字所繫卜辭云「乙丑王𠰈……涉在宊」續三、三一、五，○撥、地、二六、王汛弘
謂王親問：俘虜係此汛之本字也。𠰈从口从係，允係允與𠬝同義，是知
𠬝爲係汛之初文。汛說文古文作𧗱，古音我讀與西同，洒灑之洒應是汛
字或體。詩山有樞「弗洒弗掃」，洒在許書正作汛，汛與洒汜俱一聲之轉。甲
骨所見汛氏可能在汜水流域。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合汜水」，音似，依我
謂應汜（下畧）」成公四年經左傳「晉伐鄭取汜」，祭汜祭約當今河南汜水縣
在滎戲山陰，汛水則出於山陽。由卜辭「王汛……涉在宊」，則汛之汛氏故居宜
近滎戲之山」見方國志一之八葉。
唐蘭曰「𠰈此字舊室殷契數萬列存疑四葉。後云「疑汛字」。按敦段云「𠰈冊」。
薛氏款識十四宋人釋爲僕號季子白盤，云「執𠰈五十」。徐同柏釋嚥（嚥）云「古文識从

口糸虢有聲（從古堂 大三之）張石匏釋繫云「傒字不見說文，當是繫字。說文奚从䌛省聲，䌛籀文系字。淮南子本經訓『傒人之子女』注『傒，繫，囚繫之繫』同」（據古錄 四之六 三之六）陳壽祺釋訊云「訊古文作𧦝，又作𧦝，言古有作𧦝者，詩『執訊獲醜』箋云『訊言』。此从𢆶从口，與古言同，中即凡，或謂女非从系者，寫繫維之義，詩出車采芑兩言執訊，此銘亦述伐玁狁事，文義當同，是訊字也」（據古錄 三之六四）孫詒讓釋絢，謂「右从句形甚明，惜下壞，又有……從與適同，絢爲屨絢字，故又从行，遲之及……執絢者，絢拘聲類同，書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此云執拘，絢與書執拘義正同」（古籀拾遺 卷上二六）劉心源釋縛，謂「𢆶即中，𠂇即章，中即𠂇，說文章作𠀤，从卄从口，即此。伯晨鼎韓字从𠀤，韓字从𠂇，並可證也。此將白施于旁，故難識耳。縛者束也」（奇觚室 八 十八）

此字諸說紛紜惟陳說信者頗多吳大澂王國維容庚等均采用之以執訊與詩合故也然陳氏釋字支離殊甚以字形言𠳋固決非訊字而牽强傅合是其失也吳大澂易其說謂古訊字从糸从口執敵而訊之也古籀補其說字形較優而𠳋與訊之關係則仍茫昧也故金文卜辭作𠳋左象口右象有人反縛其手也金文作𠳋兮甲盤𠳋揚𣪘𠳋不嬰𣪘等形並相近惟並象其人之足形或譌為女而幺或變為糸耳作𠳋虢季子白盤者已有變譌作𠳋師寰𣪘者省變更甚矣然其右側正當作𠈲或𠈲形作象人反縛兩手即係之古文也蓋文字之遞迻於圖畫而用速筆者後人悉淘汰之係省為仔𠈲省則為𠈲矣說文係很也从人系省聲則古義既湮後之說也以象縛係其讀自應近係作𢆶係字本固不須從系省聲也此字說文所無

假訊字為之且別謂吣唆與訊原非一字至經傳通作訊者乃假借字也其說亦失之支離按鐵之八、三一、二（又簠地、二之六重出）之訊諸家摹錄作〔字形〕稍有失真諦審影拓實當作〔字形〕乃象一人兩縛縣（兩手在後）在前而臨之以口之形訊鞫之誼益瘤契文又有〔字形〕字習見諸家皆以為「如」字按「如」字契文作〔字形〕从女从口而〔字形〕則从〔字形〕从口〔字形〕乃象人兩縛而跽之形非女字也〔字形〕與〔字形〕之別祇在〔字形〕之有無〔字形〕實即〔字形〕之省體〔字形〕作〔字形〕訊鞫之誼仍顯蓋兩手反剪在後非徒理之簡化現象故雖省去而拘縶之誼猶能說而可識譬猶見殖也从〔字形〕者一誤為〔字形〕（字當有从〔字形〕作〔字形〕者其字則為〔字形〕形矣）再誤為凡（凡之譌／鄧變之譌）則遂誤以為从凡聲矣（从口从言同特偏旁）然則〔字形〕若〔字形〕即訊之古文訊則其譌變之異體也訊之本誼為訊鞫為問罪之誼矣「執訊」連文「折首執訊獲醜」周禮小司寇「用情訊之」傳

評

按說文「評召也从言乎聲」栔文不从言叚乎為之乎字重文說詳五卷乎字條下

誖 ▢藏一六八、三 ▢前五、四、六 ▢前六、二二、八 ▢後下、四三、九、▢甲二、七、五 ▢乙、七二六、▢乙、一九四五

王襄曰「▢地名說文解字誖籀文作𧦝此疑其初字」見簠考典禮十二葉下

魯實先曰「▢爲戴之繁文見東海學報第一期第二葉第四行姓氏通釋之一

葉玉森曰「卜辭云貞衛▢甲骨文字一、七、五、與貞王▢㞢甲骨文字一、七、九、貞戠勿▢衛」辭例並同則▢即▢與▢當爲一字戠▢即▢之繁變▢亦應讀爲𢦏說文訓殘也殘即𢦏之古文與戕訓傷正同」見前釋四卷二十八葉

按說文「誖亂也从言孛聲悖誖或从心𧦝籀文誖从二或」契文正从

[競] [甲骨字形]前五、四一、四 [甲骨字形]前五、四一、五 [甲骨字形]後下、十、六 [甲骨字形]戩三三、十二 [甲骨字形]甲編、二四五三 [甲骨字形]佚九八三 [甲骨字形]續六、二五、八 [甲骨字形]掇五〇、[甲骨字形]新、四一八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競从誩从二人此从誩省」見增考中五十九頁上

按說文「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卜辭競為人名不詳其義辭云「貞叀(唯)競令八月」前五、四一、五「貞競弗其眔」戩三三、十六「曰王咸其曰競在十一月」後下、十、六可証金文作[金文字形]篡文」[金文字形]．競簋[金文字形]競卣[金文字形]仲競簋[金文字形]競作父乙卣[金文字形][金文字形]敔尊[金文字形]宗周鐘除宗周鐘一文已近小篆外自餘諸形均與契文同疑象二人接踵有競逐之義上从Y若V者與童妾僕諸字同意于省吾云「古文字於人物之頂上每加YVV等形即辛字中其在人則為頭飾在物則為冠角數之分形」見雙劍誃古文雜釋釋競之二其說是也

音

按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甲骨金文言音同文不从一言字重文說詳前龢字及言字條下

辛

辛 前五、四、二 辛辛 後下三四、五 辛 後下三六、七 辛 後下三七、六 辛 辛 菁四、一 辛 甲二、二七、七

羅振玉曰此即許書部首之辛卜辭中諸字从此者不少特不可盡識其見許書者則口部之啇一字耳予案許書辛辛兩部之字義多不別許君於辛字注辠也以童妾二字隸之辛注从辛辠也而以辠辜辥等五字隸之兩部首字形相似但爭一畫考古金文及卜辭辛字皆作𢆉金文中偶有作𢆉者什一二而已古文辛與辛之別但以直畫之曲否別之若許書辛部之辥之辭金文皆从辛部首之辟卜辭从辛辛金文从辛其文皆與辛同又古文言童妾龍鳳諸字則金文於言童妾三字从辛卜辭中則妾从▽言从辛龍鳳从辛意均為辛之或體蓋因字勢而從中之耳凡

許書䇂辛二部所隸之字及部首之辭口部之啻皆應隸䇂部庚辛之辛字形與䇂之或體平字雖同然卜辭與古金文從無一曲其末畫者其初義既不可知則字形亦無由可說次於庚部之後但立為一部可矣又疑䇂即言字之或體意不能決附此俟考。見增考中七十六葉上

王襄曰「按說文解字有䇂部無辛部而口部之啻實从䇂从口殆辛即䇂之譌」見簠考人名一葉下

按說文「䇂辠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張林說」羅氏釋栔文之䇂為辛其說可从䇂辛二字形近義同其始當為一字即許書二部之所屬字其義亦並相近也卜辭䇂字其義未可確指有為人名者如「貞勿乎䇂」甲二一六七有為地名者「王其于戈㚔虎䇂衆牛」粹九八七䇂衆即辛農下

辭地名。「某麓」者頗多，此言中戈禽虎及辛麓之牛也。有似用其本義者，「隹辛」乙、三一一九，即惟自辛也。「王固曰其有求隹殺弗得辛」後下、三六、七，遺言隹殺者人名，為弗得罪也。又有數辭則辭義不明，如「丙寅卜允貞令口馬辛十月」前五、四、二，「癸丑卜方貞叀駒舊釋玲，唐蘭釋駒令目𢦏辛」「癸丑卜貞中目𢦏辛」後下、三四、五，「貞乎目𢦏辛」後下、三七、六，「貞从辛侯疾」續六、十三、十，其義未可強說也。

妾

□藏二〇六、二 □藏二六九、四 □餘四、六 □拾一、八、□前四、二五、七

□前四、二五、八 □後上、六、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妾从辛从女此从▽乃辛省」見增考中二十三葉下

按說文「妾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辛从女春秋傳云『女為人妾

妾不娉也』」契文从▽从女▽者頭飾于首說見前競字下引言説見僕字亦从此作卜辭妾

字其用與習見之姎字相同蓋相當於今之妻字並未見有卑下之含義。

惠姎「癸丑王宾□ 宰示癸妾妣甲」拾、一、八、「至于父□」羅釋隹婦妾辛人名 □此名 猶定

婦辭之言某也「有子」前、四、二五、八、「貞來庚戌出于示壬妾妣乙牝□新秋貞勿

□」續一、六、一、「□出于示壬妻妣乙牝□新秋貞勿□」佚、九九、上兩辭當為一片之重出者

惟續一、六、「丁亥卜己貞子商妾□娩不其嘉」粹一二三九、蓋妻字从女上

一、餘完整

辛又

珠三九三、別珠一〇五五、別綴二一〇、別綴二一一、別璽徵人物三、別

續存三五六、佚六史一六八

从辛从又說文所無

對

[oracle-bone form] 前四、五六、四 [form] 甲、三、二五、六（珠三二六重出）[form] 甲編、七四〇、[form] 珠、三二六、[form] 佚、六五又、又九、六 續、一四八、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對从口从丵从寸，或从士作對。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案古金文無从口作者，亦非从士。又許書从寸，古金文及卜辭均从又。」見增考中五十九葉下

葉玉森曰「字从又，蓋持丵於戴冠冕之丁，而含對揚意。丵象冠冕，下為丄即土。又契文未見皇字，金文之皇殆由丵既化而生。又知皇本从王矣」見說契八葉四行

孫海波曰「从丵从又，與金文同。說文云『从丵从口从寸，或从士作對。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非」見文編三卷三葉

按說文「對，應無方也。从丵从口从寸。對，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漢文帝以下云云，當非許語。姚文田說文校議，桂氏義證，均主此說。且金文對字多見，均不从口。趙明誠金石錄云「周以後諸器款識對字最多，皆無从口者，疑李斯變古法作小篆對字始从口，至文帝復改之耳。」其說當是。按金文皆對揚連文，有顯揚之意，疑與「封」之構造法同。封作丰，象一手持丰樹於土上之形，丰為植物之象形字，其初誼當為樹木於某處以為疆域之標識，猶今之界碑。散氏盤云「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封，以陟，二封，至于邊柳，復涉瀗，陟雩𠭯𨗑𨸏以西，封于𢽂城桂木，封于芻逨，封于芻道……」此銘紀散矢交界議畫定

疆界之事甚詳。封字作𡉚，从丰从収，為𢿌之異體，省土。从収與从又同。其文有可注意者，凡言封之處，不為川（大陸是也）澤，則為山（巖陵、陸是也。許訓高平之野）。靈凡無自然之山川可為之界域者，則樹木以識之，所謂邊柳之柳類（字作𣝯疑是嗷釋類）。（實當隸定作𢿌）城之樹木是也。其下言封于某封于某，皆就地樹之以木，文云「封于𢿌城樹木」，即于𢿌城樹以樹木以為標識也。此蓋封之本義。對字从丵，丵許訓叢生艸，與封字从丰同意。字亦象以手持丵樹之之形。其下亦从土。金文土字作⊥（盂鼎）⊥（散盤）⊥（召壺）⊥（亳鼎）土（陳侯元匜塍字偏旁，子璋鐘基字偏旁均如此作），正金文對字（見下引）所从也。然則對之與封，其異祇在丵丰之別，其意當同。標識之物旨在明顯示人，故金文對字皆有明顯之意，觀金文皆對揚連文可證也。左宣十二年傳云「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舊注于此無

僕 後下二十、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菐，瀆菐也，从丵从廾，亦聲。』又曰『僕，給事者。古文从臣作蹼。』按古文金文無从臣之蹼，有僕（史僕壺）僕（靜敦）僕（諫鼎）諸形。卜辭僕字从𡆧，即古金文之甾；从𠂤，即古金文之辛；从𠬞，即廾；从尾，則象人形而後有尾。許君所謂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者是也（說文解字尾字注）。僕為俘虜奴之執賤役瀆菐之事者，故為手奉糞棄之物以象之。菐僕古為一字，許書从菐，乃从𡆧菐之譌也」（見增考中二十四葉上）

葉玉森曰「按羅氏釋僕良塙，惟解䇷為從辛，以从辛从尾為人形，辛其首上之飾，與妾之从辛从女同。妾為从辛之女，僕為俘虜之男，故首上飾同為有罪之標識，系尾之飾殆亦然也」（見說契）

郭某曰「菐从𡴍之說有未諦，字實从䇂从𠙵，乃有尾人形之頭部也。古奴隸字多从辛，妾字从辛，童字从辛，此僕亦从辛者，剞劂之象形文。古人施黥以之童妾僕，之从辛者亦黥其額也。此僕服賤役，頭上有辛而尻下有尾，足徵古人之虐待奴隸。又金文父辛盤有此字作□，亦繫尾負辛，特手中所奉之器稍別耳。父辛盤乃人名，卜辭此字亦當是人名，與父辛盤之作者為一人也」。見卜通一七一頁八〇〇片釋文

又曰「僕字古亦从辛，卜辭有此字，其形作□。羅氏揭此與金文諸僕字比較，並糾正許書業僕析為二字之錯誤，與小篆以菐業之變言之詳矣。惟言此字从𡴍，則又不免因金文僕字有類似从言作者而誤。余案此辛下之𠙵形，實乃有尾人形之頭部。父辛盤亦有此字作□，有尾戴辛

之人形與此全同唯惜手中所奉之物略有損蝕耳周金大抵均省去人形而改从人作或臣作然亦有於人形之外猶留存人形之頭部者如趠鼎之儯誨田鼎之儯（某字亦儯字）是也旂鼎則於人形之外更从人作儯上乎為辛下乎為子子即人形之變此鼎銘文上言「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下言「旂用作文父日乙寶尊彝」初吉乃周制日乙則猶殷習而中言「公錫旂儯」此為周初宋人之器無疑制度習慣既呈一交替之現象乃於文字亦然此亦饒有趣味之事也統凡上舉諸儯字均係於人頸之上从辛此與童妾二字既因意而於辛之上復荷甾缶此可知辛形絕非頭上所插之妝飾乃於頭上或額上所固有之附屬物矣今謂此即黥刑之會意也有罪之意無法表示故借黔黥刑以表示之黥刑亦無法表現於簡單

之字形中故借旒璞之刑具剞劂以表現之剞劂即辛辛與䇂辛字可相
剝義易曉之「天」雷即辛之假借矣中略僕字從䇂作者金文亦有之如
虎段之「土田僕庸」是也觀此可知字之譌變不始於小篆矣」見甲研
釋干支十六至十七葉

按說文「僕給事者从人从菐菐亦聲䑑古文从臣」絜文之𢍆羅氏釋
僕是也惟謂从言則小誤郭既辨之矣郭謂从䇂乃剞劂之象亦有未
安如郭氏言剞劂為刑具安能植立頭上郭氏又以於从䇂之上復荷甾
缶以從䇂為妝飾之非然則剞劂之上固可更載甾缶乎蓋金文作僕
者已為晚期形變以後之字體固不可執以說字之初誼此字當以絜文
及史僕盤之文為其初形也金文所體雖變然猶保存其重要之偏旁甫

容氏金文編初刊本（民十三）僕下有六戌鄉典僕等作□六代卿飲僕字作□而民廿九年重訂本則刪去之字殆以為僞器而刪之也

蓋奉當奉箕皆從事之象舍此無由見意至小篆並此而省之後但留糞文之巛形而加之辛上遂形譌為䇂此則古文字之過於兩象化者往往趨于整齊約易而寖失初形也䇂上之巛說為甾之形語亦可通至从臣之賸未見于甲骨金文蓋壁中古文也金文作□旂鼎□史僕壺□趞鼎□靜簋□師旂鼎□呂仲僕爵□召伯虎簋□齊侯鎛

𠬞藏二·六·六 𠬞拾·十一·十六 𠬞前八·十二·四 𠬞後上·十七·一 𠬞甲一·三·十一 𠬞甲編一二八七 𠬞乙·一三九〇

羅振玉釋𠬞無說見增考中六十二葉上

孫詒讓曰「說文又部『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古文作𡰯』金文魯侯壺尹作[illegible]與此相近皆古文之省見舉例上卅一葉上

葉玉森曰「按孫氏誤認藏龜二百五十九版之𠬞人為𠬞文故疑為尹文且據春秋繁露『殷湯受命而相官曰尹』之文謂尹文亦即相官羅氏釋廾是也說文『廾竦手也』段注謂『竦其兩手以有所奉也故下云「奉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本辭曰『廾羊』當即奉羊之誼他辭有云『廾牛』者亦即奉牛卜辭又屢言『廾人伐某方』『廾人戩千』之文曰廾人殆即糾眾舉兵之誼見

前釋一卷六十六葉下

楊樹達曰：後上、三一、六，云：「丁酉卜殼貞今春王収人五千征土方受出又」同卷十七、一，云：「癸子卜殼貞収人伐乎𢀛方受囚」甲六十一、十六，云：「辛亥卜爭貞収衆人大大（原文如此）事于西奠」同卷二五、六，云：「乙子王貞獻乎兄曰𢀛方収人其出伐屯𠂤高其令東徐會于高弗每不曹𢦏王卟曰囚」樹達按：以上四辭皆假収為登，仍徵字之義也。簠室人名七七云：「貞乎収𠂤」樹達按：収𠂤即徵師也。按卜辭恆云登人，假登為徵，詳見後登部。登字从収，故又省登作収，其義仍為徵。此事由今日觀之至為無理，然事實確如此也。見求義二十四葉下至二十五葉上

又云：殷契粹編一二一七片云：「口丑卜殼貞今在北工収人」樹達按：北工

地名。卜辭登字皆省作廾。廾人即登人。登假為徵。即徵也人也。見瑣記第三十一條。載甲文說七十葉。

唐蘭曰「羅釋廾非，从之。楊樹達謂假為登，乃徵字之義，說固可通。然廾字廣韻音拱，廣韻集韻無音恭，而卜辭習見廾人之語，則廾當讀為共，即供給之供也」。見甲釋一八二葉一二八五片釋文。

按說文「廾，竦手也。从𠂇从又。𢪏，楊雄說廾从兩手」。徐灝段注箋云「𠬞共古今字，共拱亦古今字」。王筠說文釋例云「部首𠬞蓋即手部拱之古文也。𠬞下云：『竦手也』。一切經音義卷之引作『拱手也』。即以重文為說解，後人不知而改之」。按二氏之說是也。共部共之籀文作𢀩，从𠬞，其古文作𢏁，祇是𠬞之繁文耳。卜辭多云「廾人」，楊謂為登之省文，又謂廾假為登。似有可商。蓋卜辭

亦有作𢓊人者惟較少見作攸人者則多見何以少數作本字而多數反作商文至於叚借必取音近攸𢓊音固不近也屈氏謂攸讀為𢓊借也其說可以雖據徐王二氏之說則攸直是𢓊非讀為𢓊也至𢓊訓為從猶傳中多有之不煩其舉也金文作□攸簋□鄦簋□邢侯簋與契文同从二人非从二父但筆形草勢義美耳

卩从「㚒」卜辭之㚒當為承之古文商說非是㚒象人陷阱中有自上拼之者故从廾从凵㚒从卩从廾象兩手自下舉之其義自別㚒之篆文作承複增手形亦猶丞之作拯也拯字各本說文作抍段氏注改作拯各家於此點訟紛紜今知丞為抍拯之古文「上舉」出作為其本義「登」也則其引申義及後引申之義專行乃更增之手以為拯字至字後作「抍」作「撜」者則為更後起之純形聲字段氏改篆體作拯殊無卓識惟惜未見真古文故猶不知丞為拯之本字也金文編三卷十葉所收諸丞字作㚒者皆當為承之古文編於十二卷出承字以為丞之重文者非是

畁

□後下十九、三 □後下、二六、十一 □甲編三四七三 □乙、一三二八 □乙、二八二五 □乙、六六九〇 □續六、二四、一 □粹一四九

王國維曰「此殆畀字與異戴諸字同意字亦作畁鼻尊箅字以此為聲說文分畁畀為二字或失之」

余永梁曰「欽罍有畀字舊誤以為二字余謂即說文畁字說文「畁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從丌由聲」由乃甶之譌畀從甶丌甶亦聲畀譌作畀猶廾部異字從甶徐鍇本從田或又誤作鬼頭之甶矣蓋甶由形既相似而聲亦近故致誤耳契文之□乃廾部畀字從廾從甶又有□字一六三與鼻尊之箅疑是一字皆以畀為聲王先生謂說文分畀畁為二字或失之者是也」

商承祚由「祚葉」从王國維說收此作畀入五卷丌部見類編五卷三葉下

王襄曰「古畀字从田為說文畁畀之所从見類纂正編三卷第十一葉上」

朱芳圃文字編收作畀見該書三卷四葉下

按說文「畀舉也从廾甶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畀之』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杜林以為騏麟字」段氏改篆體作𢍏改「由聲」作「甾聲」說云「各本作由聲誤或从鬼頭之甶亦非也此从東楚名缶之甾故左傳作𢍏今左作棊系部綥从𢍏聲或字作綦甾聲其聲皆在一部也」桂氏義證亦云「甶聲者徐鍇曰『甶音䈀』據此則作甶聲非鬼頭」二氏之說是也契文所从雖與甾之作甾者稍異當亦甾字畀體畫田或鬼頭之甶均非可

畢之物且偏旁中字體每有譌變如卜辭異字从甾作[字形]或又从田作[字形]也說見後異字下至篆體从由亦不誤由甾本一字王國維說見甾字下也卜辭異為方國之名辭云「壬子卜王命雀甾伐異」後下十九三「□甾伐異」後下二六十一「貞叀𦎫令異兇」甲編二二五八「貞令異𦅸奠鄭十二月」甲編三四七三「貞多犬及異兇盧微雜事」乙五十八又一重見續二二四「□九宗自大乙至丁祖祖丁倒文甚从侯異」粹一四九均是金文作[字形][字形]師酉簋正从甾从攴可為小徐佐證

□

□藏一四三、一、□藏一八八、三、□拾十三、八、□乙一八〇〇、□佚六三六、□佚九六一、□佚九七六、□新二八〇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巫古文作□，此从□象巫在神幄中而兩手奉玉以事神，許君謂从□象兩褎舞形，□與舞形初不類矣」見增考中十五葉上

陳邦懷曰「羅說是也，按說文解字『靈，巫也，以玉事神』，可證卜辭作□从玉者乃爲巫之古文。其作□从玉者，作工者，是說文古文□字所从，小篆巫字从工之所由出也」見小箋九葉上

陳邦福曰「卜辭□□各家釋巫，至確。邦福案，从王即工，繁王古亦字，卜辭亦或作王，可證。說文巫部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

□

□拾三、五、□□戩三七、十二、□續六、二一、五 與戩三七、十二重出 □甲編一八二三、

屈萬里曰「从夕从廾當即□字說文廾部云『□持弩拊从廾肉聲讀若逵』說文以為形聲字未確其義似亦與卜辭不合候考」見甲釋之三四葉一八二三片釋文

孫海波文編三卷四葉上及金祥恆續文編三卷七葉下均收此作□無說

按說文「□持弩拊也从𠬞肉」大徐本無聲字云「从肉未詳」小徐通釋云「肉非聲」則小徐本原作「肉聲」段氏據小徐此說於肉下增聲字「讀若逵」經籍未見此字从𠬞或从𠬞肉均未見弩拊之義許說不知何所本也辭云「叀多母□」拾三、五、「貞其□弜□」戩三七、十二、「□叀肉其□」甲編一八二三亦不詳其義甲編一辭與肉字並偁則□當是持肉

之義意非从肉爲声指三、丟與多母連文余疑是祭名持肉以祭也祭字結構與此相近但多一示字耳偏旁爲耳

戣 珠三六三 乙七六六 乙六五七 卜六三重見

金祥恆續文編收上出第一第二兩形作䫈至第三第四兩形則收入風部之末以為說文所無字見續文編三卷十四葉上

郭某曰「戒者械之省說文「械宗廟奏械樂」」見卜通二三葉下六三片釋文

按說文「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又風部「䬍聲䬍也从風从戈讀若𩙣」古文偏旁从攴从戈每得通用戒䬍當本一字後始分衍為二「警也」當為「翔貨聲𩙣」則別一義也卜辭戒䬍二字義均不明辭云「丁卯卜㱿䫈」甲編二一一〇「貞御䫈于殸曹」乙一五一二䫈似為人名「庚寅卜何貞叀䫈戒福于妣辛」郭讀戒為械其說或是「戒𣪊宁」乙六五七戒似為方國之名「于𡘍戒言」乙七六六此處義不明金氏收作䫈固無不可然許書已分收為二

甲骨音讀此辭戒字為倚「殉何得之何」其說較勝 段玉裁見明校三九一四〇五 作規

字且卜辭𢦏戒二形亦未見有顯著相同之辭例可以證爲一字仍以許例分收爲二較合宜收緣二形以爲說文所無字則偶未察耳金文作[古文字]戒鬲[古文字]戒叔尊[古文字][古文字]齊侯鎛與契文同

〔補〕萃一一六二有𢦏字郭某釋之作戒謂「弨戒之省」見萃考一四九頁下按其說可以

陳夢家曰「戒之本意有兩說一爲持戈警戒一爲持戈而舞即䄎之本字說文『䄎宗廟祭䄎樂也』」見射與郊十葉二行載見古清華學報卅周年紀念刊

後下二九、六　佚七二九、

唐蘭曰「舊不識。按殷契佚存七二九片云『貞出兵若』。見導論下編廿九葉下」

按說文「兵，械也。从廾持斤，幷力之皃。古文兵从人廾干。籀文。」契文从斤之字甚多，舊均不識，自唐氏釋此為斤，乃得豁然貫通，誠盛事也。字从兩手持斤，乃兵之古文，許訓械，以為兵之偁，乃其引申誼。金文作　作　邻諧尹鉦　齊侯鎛　从二亦猶戒之作　乃六國古文之異構　楚王酓志鼎　楚王酓志盤　金文斤皆作　已失初形，後之篆作　為晚期文字之譌，益不可辨仍矣。卜辭云「囗丁囗易囗兵」後下二九、六　殘泐辭意不明。佚存一辭「出兵」連文，蓋與近代語法相同，已引申以為執兵者之偁矣。

拾、六、四 前六、十三、六 前二、二五、六 前四、二八、七

前四、二九、三 前四、三七、一 前七、三一、四

孫海波文編三卷四葉上收作龏

朱芳圃文字編三卷四葉下收作龔

按說文「龏慤也从廾龍聲」又「龔給也从共龍聲」攷其古今字龏龔亦當為古今字今从契文字形收作龏卜辭龏為地名辭云「戊申卜田龏卜子孔」拾六、四「辛未卜在龏貞王今夕亡禍」福前二、十三、六「卜在于龏䇂十月」二、二五、六「卜吉其步取龏林友」羅釋來前四、二九、三「卜步行取龍林于𠂤」孫氏前四、三十、一「卜允貞今龏㠯敎」前七、三一、四「貞王于龏勿于龏麓」乙、五四四〇三「惠雀龏伐」佚五八〇「惠龏」佚六七〇均可証其義不詳

⿱帝廾

後下、三九、七

从廾从帝說文所無

⿱四廾

後下、十九、七

从廾从四說文所無

前八、六、四

⿱鼎廾

从廾从鼎說文所無

⿱弓廾

菁、十一、二五

从廾从弓說文所無

⿱益廾

粹一一九八

从廾从益說文所無

⿱畀廾

甲編二八一〇

从廾从畀說文所無

⿱午廾

佚九五五 新二一三四 新三〇四六 乙八〇五

从廾从午說文所無

⿱角廾

乙二三二七 乙三一九六 乙四〇六六 乙四七〇一

从廾从角說文所無

⿱告廾

佚三二 續一一一六一

从廾从告說文所無告即許書梏字

⿱才廾

續五一六一 簠徵貞類二九 續存九五七 粹一四二五

从廾从才說文所無

𢍏

佚五六一「丁巳卜宕貞𢍏出于丈示」

从廾从臣說文所無。栔文有擧字作𢍏，此疑其異體。卜辭擧亦爲人名。

續五・三・三　續存二八六　外二一九

丁廾

从廾从丁說文所無。

豕廾

錄七一六　錄七一七

从廾从豕說文所無。

乂廾

乙八七〇九　新二四五八　東方八二

从廾从乂說文所無。象以手執剪芟除之形，疑即乂之古文。乂爲象形字，而許訓芟艸，當爲其引申誼。𢍏則爲動詞。乂之本字爲會意字。乂字又作刈，則並兩象形字以爲一，殊重複無理，亦猶並虫它爲蛇也。

⿱臭廾

乙八八五八

从廾从臭說文所無

⿱永廾

粹一五四〇 續存二二一六

从廾从永說文所無郭某隸定作⿱𠂢廾从廾从𠂢許書反永為𠂢从収為𢍰而契文則反正無別也郭說見粹考二〇六葉上

⿱亯廾

後下、十二、十六

从廾从亯說文所無

⿱旡廾

續五、十九、十一

从廾从旡說文所無

異

[甲骨字形] 前五、三八、六、[甲骨字形] 前五、三八、七、[甲骨字形] 甲編三九四、[甲骨字形] 甲編六五七、[甲骨字形] 甲編一五五一、[甲骨字形] 甲編一七三〇 [甲骨字形] 甲編二八一三、[甲骨字形] 甲編三六三六、[甲骨字形] 乙一四九三 [甲骨字形] 乙六八一九、[甲骨字形] 乙七七〇五、[甲骨字形] 佚二七七、[甲骨字形] 續四、一二、七、[甲骨字形] 見二四、三 [甲骨字形] 錄六〇五、[甲骨字形] 錄二二四六、[甲骨字形] 外一〇四、[甲骨字形] 摭續二七五、[甲骨字形] 粹八一一、[甲骨字形] 新三九三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古金文皆作[金文字形]象人舉手自翼戴形皆借為翼字此从田與古金文亦異」見增考中六十二葉下

按商氏類編之書異下引羅說無「皆借為翼字」五字而易以「象翼戴之本字後世皆借用翊翼字而異之本誼晦許書訓異為分後起之誼矣」一段當另有所本朱芳圃文字編異下引羅說與類編同

王國維曰「此疑戴字象頭上戴甶之形」

佐也。盂鼎「天翼臨子法保先王」。翼佐字亦作[glyph]見伯𣪘「乃祖克𠦪先王翼
自它邦」。翼𢦏字亦作[glyph][glyph]之異[glyph]不過頭上微異耳。若以單父辛𣪘作[glyph]
單伯鐘作[glyph]果卜辭作[glyph]後下、二六、五 篆文作果例之，字之在商从●或口，後
世易之為田者多矣。畜[glyph]作[glyph]此何足異。翼古亦通翌，是爾雅釋地「南方
有比翼鳥焉」。釋文「翼本作翌」。書金縢「王翼日乃瘳」。爾雅釋言注引作「翌日」。
武成「越翼日癸巳」。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
新邑」。漢書律曆志王莽傳皆引作「翌日」。凡今本尚書作[illegible]異者古文率以翌字代
之。凡古文尚書作翌者，其在金文則從立作[glyph]盂鼎「雩若翌乙酉」。或省為[glyph]宰椃角「在
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其在卜辭則或从立作[glyph]後上、十二「翌日辛亥其𢦔于[glyph]亡𢦔」。或从日作[glyph]殷契
八葉三十二「翌日酒復」。或省之作[glyph]殷契一葉九「□午卜貞王賓外壬翌日亡尤」。[glyph]殷契七葉四十四「乙卯卜翌丙酉」。[glyph]

後編上八葉「翌丁未不其易日」諸形，甲之為字異。憲齋廿二第十六彙父乙壽下之甲無異也。甲之為字與翊憲齋十八第八葉又乙卣左之甲亦無異也。然則翊甲亦異之省形，異之別體。已甲王國維謂即㲋之初字，象毛髮㲋㲋之形（集林六釋昱），山謂即鳥翼之本字。說文：「翼，翄也。从飛，異聲。籀文翼。篆文翼从羽。」呂覽本味：「其狀若鯉而有翼。」注亦曰：「翼，羽翼也。」羽翼也，當是甲之本義。鳥翼有左右，故金文一作𦔳，自周末文敝，以甲音近㲋通段為髮㲋，復借異敬為羽翼字，而甲之本義失。秦漢以還，借異敬為異，同字，復從羽，移異上以為鳥翄之專名，假借之為翼敬、輔翼，而異之本義失。昱日之昱，卜辭作㫚，从日甲聲，其本字也。金文作𦔳，古文尚書作翌，衛包改定，許尚書作翼，皆借字也。以古文尚書之互用證卜辭金文之通段，以甲異之通假證異異之為

一字謂異即翼異敬翼戴之本字此非臆必之辭則卜辭異字亦可斷即異之初形矣辭曰「貞異不其來」又曰「貞異乍舌方」異非人名必是國名見說異 載集刊一本二分二三七至二三八葉

葉玉森曰「森按予舊釋異說文『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卜辭乃象一人搔頭如鬼狀可驚異也異之本誼當訓怪左昭六年傳『然據有異焉』實注『異猶怪也』許君訓分畀乃引申誼契說王氏釋戴謂象頭上戴甶形似不塙卜辭鬼字作鬼田囟象鬼頭猶異上之甶亦象人頭古文構造法同甶殆象鬼頭而變異上指異體从甶可征非田字也又金文大作且丁鼎銘云『鑄武王成王異鼎』異字與卜辭形合曰異鼎猶言寶鼎固不可釋戴鼎也」見前釋五卷四十二葉下

按說文「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契文作上出諸形羅氏釋異是也王氏釋戴就篆文觀點言之固誤然異戴古本同義或竟是一字是則就古文觀點言之固不誤也葉氏謂異象人舞頭如鬼狀可驚異也蓋誤以怪異為異之本義又誤以異之古文所从之「甶」為鬼頭之「田」故有此說耳丁氏說異翼通翼通叚之故是已郭謂金文□字所从之□與異為一字亦非異字乃象人首戴甶之形（王國維說）當解云「異戴也象人首戴甶之形从□「从大从甶」就篆文言當云「从甶甶亦聲」請申論之

(一)異戴二字說文之音訓　許書同部之字其字義每多相近以屬字與部首間其義尤必有關連異在許書為部首說解已見上引而部中从屬者祇一戴字解云「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𢦔聲𢦔籒文戴」戴字經傳相

承之通詁皆為增多或加於上，未嘗有分物之義。段注戴下云「釋訓曰『薿薿、蓁蓁，戴也。』毛傳云『蓁蓁，至盛兒；薿薿，盛飾。』是皆謂加多也。引申之，凡加於上皆曰戴，如『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砠』是也。又與載通用，言其上曰戴，言其下曰載也。釋山或本『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謂石戴於土，土戴於石，則與毛傳不異也。」戴下段注云「弋聲、𢦏聲同在一部，蓋非从弋也。」王筠說文句讀戴下云「竊案經典戴字有增益義，與分物義者無義，由異字得之，異字則由畀字得之也。」匆庵林義光文源云「說文云『戴，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𢦏聲。』按此義經傳無用者，戴相承訓為頭戴物，當即本義。戴、𢦏、異皆聲也，異聲轉為戴，猶弋轉為代、台轉為殆矣。」凡上所引皆以明戴無分物義，而許說云云者，蓋由異字得之，異則由畀字得之之王說

異也。然古文異字實非从廾从畀，許以分訓異，乃就篆體為言，實非朔誼也。然則異之朔義果何若乎？曰當於戴字之朔誼求之。林氏文源以頭戴物為戴之本誼，其說是也（說詳下）。是則異之本義亦應當為頭戴物，戴下當解云「戴，分異也，从異𢦏聲」。戴安得以異為聲，林說是也」。二字實應為轉注也。

（二）金文中異字之結構與辭例　小篆異作𢍏，許說為从廾从畀，畀廾於畀字之間，實有乖文字結構之常例。試觀金文諸異字，殆恍然於小篆體譌變之故，而以从廾从畀訓分之不足據也。盂鼎作[glyph]，辭云「……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井叔在異，……」異為地名，無義可說（說見攗古金文三之三、第四六—五〇，彝文積古四、三五—四一，彝、夢壽齋四、一七—二〇，彝、文奇觚二、二一—二八，彝、西周八〇，彝、周金文存六、六—一七，彝、西清續鑑八三，彝、吉金二、二六—二八，彝、小校三·四〇五，一四六，彝均有著錄）。虢叔鐘作[glyph]，辭云「……皇考嚴在上，異在下，……」（見攗古金

文三之二、三葉小校一、八之葉周金文存兩餘圖一一九、一二〇、一二一、均有著錄上見據古金文三之六四葉又虢叔編鐘作[字形]辭同一十六葉號名惠叔鐘、兩餘錄一二三葉綴遺一、二三葉小校一、八九葉均有著錄

補遺 又虢叔鐘作[字形]辭同 據古金文三之六六葉愙齋

芇伯簋作[字形]辭云乃祖克桒

既使異自宅邦此異敬之義也經傳中翼敬之義見上丁氏所引 孟鼎作[字形]辭云……故天異臨子灋保先王……據古錄金文三之三、三一一三六愙齋四、十二一十九葉奇觚二、三四一四一葉從古十六、三一一三之六葉兩周三十二葉周金文存二十一十一葉兩餘圖六、錄十八、綴遺三之十二葉古文一、六一七頁小校三、四十一一四十二葉均有著錄芇伯簋作[字形]辭云乃祖克桒先王異自宅邦此異佐之義也召卣作[字形]辭云唯十又二月王賞畢土方五十里召弗敢忘王休異用作㲹宮旅彝彝周存之補遺、古文四、一〇、貞松八、三一一三二六金續十、兩錄、圖一九六、錄八一均有著錄此殊異之義也單異簋作[字形]辭云單異作文癸寶尊彝據古金文二之一、二十葉窓清館金文五、七葉此為人名無義

可說其字皆象人首戴物之形。丁氏謂田爲●或作口，所擊變說非。單異簋如田明係甾字寫得，謂爲●或口所擊，變乎其義。雖無訓戴者，然皆可自首戴物一義引申得之。蓋以首戴物者必小心翼翼，敬慎將事，復以兩手扶翼之，故得有引申之敬也、佐也、輔翼也。輔翼之翼、敬翼、佐翼、戴翼之翼，其字實皆當作異也。諸義號散籍

~~（卅）卜辭異字之結構與辭例~~ 字作[glyph]，則小篆作異之所自昉也。

（三）卜辭異字之結構與辭例

契文異字形體已見上引，其狀象一人頭上戴物，高舉兩手扶翼之之形。上从甶，即許書東楚名缶曰甾之甾，或省作田，仍是甾字，非田者鬼頭之[glyph]也。此與卑字作[glyph]之結構法相同。卑訓舉，而異之本義爲頭戴物。卑讀渠記切，而異讀羊吏切，二據段氏音韻表並同在第一部。之字音義亦相近也。卑所从亦甾字，見前。

異字作[glyph]（前五、三八、七；及菁、六；又六、七）上从甾，甾下之

短橫畫乃象頁戴器，即說文之𤔲（金文之𤔲爲圓形，許書之𤔲容器與此無涉）。許書云「𤔲，檟𤔲頁戴器也」。𥌒亦即漢書之寠藪，漢書東方朔傳「是寠藪也」，顏注云「寠藪，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藪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下从𦥑，正象人首戴甾，下承以𤔲，兩手翼之之形。甾，缶屬，為液體容器，戴之於首，必兩手翼之也。今鄉曲之人取水載物猶有用此法者。孟子云「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戴以爲之本義，而異之後起同義字也（戴異古音同部，則謂戴爲異之後起字亦無不可也）。他辭異字則皆以象𤔲形之短橫畫，其上仍多作田，或又省作田，而人形之兩手則無一而上舉高與首齊者，蓋金此與以狀頭戴物之意也。字在卜辭亦多用爲「其明日」之翼，辭云「口口卜亭貞異帝」（前五、三八、六），帝字葉玉森前釋箸作𠂔，釋為𢓊；「口子卜貞異𩊚不晰禱」（八、七、前五、三、三）；「口申卜貞異口唯錦豪影本似非中字為直

其□雨」前六、六七　「壬王異□盂田帚□」甲編三九四、「王異戍其射在□累」甲編三六三六、「甲子卜狀貞王異其田亡𡿧」甲編三九一五、「丁丑卜狀貞其用茲卜異其涉累同」甲編三九一六、「貞王異其延不若」乙、六八一九、「辛未異田盂」「庚申□□貞日□□異□□雨帝□□祉不□□」一華、一八。凡此皆用為明日之義。蓋此義古無正字，卜辭多段翊翌，丁氏釋君翌為之上第諸例又段異為之，經典則多用翌至卜辭之翊从日羽声，當為較後起之翊（昱）日專字（許書之昱从日立声別），然猶本字與借字並行也。惟有一辭可資佐證者，佚二七七辭云「辛丑卜彭貞翌日壬王異其田𢀛湄日亡𡿧」，言「王異」與他辭言「王異」者全同，當為「王異□日名翊干」之省文。甲編三六三六「異戍」，今有可推，言「王□此辭」「王異」之前固已明言翌日壬矣，則下異字亦解為明日，語意未免重複，從則「王異」之異或有別解。蓋嘗苦思而未得其故也。

他辭之異則多辭義不明如「壬子𡆥貞𠃊戠異」外一〇四、字作異或亦異之肯變惟卜辭另有異字(前六、二一、六)或作異(前七、三六、二)丁山亦以為異字說有可商此字上从又或足乃子字其中畫與下「異」形中畫不連乃象人抱子加之肩上之形非象頭戴物也友人屈翼鵬先生疑承字考承字契為學文作異與異一字固不敢必然非異字也「異異酒」甲編六五七屈翼鵬云「此疑以特異之酒為禮也卜其吉否也」一〇四葉見甲釋是則異有別異諸異之義為卜辭用異之一特例」𡆥新異疑見」五七五擬俟續 新異之字連文疑與甲編六五七辭之異同意惟辭義不明「丙子卜穷貞艾乙異𡆥隹戠」其義均不可確指無用其本義戴及其引申義者與金文異字所見之辭例亦無一相同是為可怪耳

(四)說文从異得聲諸字之字義經籍中異字相承之訓詁 由上(二)(三)兩節已明異之字形乃象人首戴甾其本義當為戴卜辭用異為是之借字

知經籍中異字之訓詁除爾雅異翹一辭外餘多用其引申義而說文中从異得聲諸字其字義及經籍中其等字之訓詁從之於異之本義為近此本字本義既湮引申義專行之後其本義反部分保存於从之得聲諸字之中亦耐人尋味之一問題也

（甲）說文艸部「蘡，艸也。从艸，異聲。」桂氏義證云「玉篇『蘡，連翹，艸。』釋艸『連，異翹。』本艸蘇恭注『子作房，翹出眾艸。』據此則連翹名蘡，以其房也。」王筠句讀云「蘡麻實有房，是攢聚在杪，翹然上出，兩物之（按指蘡與連翹）相似，故通其名。」按說文「芓，麻母也。」是許君以蘡為麻母，而顧野王則直以連翹艸釋蘡，似謂連翹與蘡乃一物而二名。改爾雅釋艸「連，異翹。」郭注云「一名連苕，又名連艸，草本草云。」邢疏云「連，一名異翹，郭云『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有。」案今本

（孝定按謂本草）曰「連翹一名異翹一名蘭華一名折根一名軹一名三廉」不同者所見本異也。唐本（定按本指本草）注云「此物有兩種大翹小翹大翹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可愛生下溼地著子似椿實之未開者作房翹出眾草其小翹生崗原之上葉花實皆似大翹而小細」是也。郝疏云「連一名異翹本草謂之連翹。唐本注云『此有兩種大翹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可愛著子似椿實之未開者作房翹出眾草其小翹葉花實皆似大翹而小細』按今所見一如唐注所說其莖中空高二三尺雖名為翹不能翹出草上也。郭云『一名連苕又名連草』今本草無之而云『一名異翹一名蘭華一名折根一名軹一名三廉』連蘭聲近華草通名耳」據邵郝二家所引諸說連之別名甚多然均與芓萸麻母無涉然則萸之與連實乃二物芓之所以名萸連

之所以名異翺者以「兩物相似故連其名」王說是也相似者何則桂氏所謂「連翺名蓋（按據王引之說當作「連翺名異」乃合）以其房也」蓋之者之子房均攢聚在杪杪之兩之戴物故云然耳顧野王誤以翼與連翺混為一物桂氏不察亦仍其說非無故也王連名連翺亦名異翺者連其本名異與翺則其房佳此異字本義之僅見於經籍者今得說文翼字正可互為發明也

（乙）广部「廙行屋也从广異聲」段注云「行屋所謂幄也許書巾部無幄篆周禮「帷幕幄帟」注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疏引顏延之纂要「四合象宮曰幄」巾部曰「帳張也」木部曰「楃者帳柱也」帳有梁柱可移徙如今之帳古宮室之類廙字本義如是魏晉後用為翼字如魏丁廙字敬禮是用為小心翼翼字也爾雅皆曰「廙敬也」桂氏義證云「行屋也者字或作帟廣

雅「帟，帳也」。釋名「小幕曰帟，張在人上帟帟然也」。周禮幕人「設重帟」，注云「重帟，復帟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王筠句讀云「巾部無帟字，此蓋是也。行屋者，張之如屋，用之行路也」。按廙訓帳，釋名所謂張在人上，亦有在上之義，故字从異作廙，當解云「廙，行屋也，从广从異，異亦聲」。作帟爲純形聲字。玉篇「廙，行屋下聲。又：謹敬也」。亦或作翼。「行屋下聲」者，殆涉許書廙、選二篆說解而誤。一訓謹敬，則亦由異、戴一義所引申。廙訓行屋，名廙者，以其張在人上，猶人首之戴物也。金文黻且丁卣有廙字，辭云「辛亥王在廙，降令曰……」續貞。十二、二零小 林四、四九零，乃地名，無義可說。

（丙）飛部「翼，翄也」。以飛異聲。翼，篆文翼从羽。段注云「翼必兩相輔，故引申爲輔翼。卷阿傳曰『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行葦鄭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又凡敬者必如兩翼之整齊，故毛傳曰「翼，敬也」。鄭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左昭九年傳「翼戴天子」，注「翼，佐也」。詩卷阿「有馮有翼」，箋云「翼，助也」。廣雅釋詁曰「翼，輔也」。書中庚「欽翼」，皇家注「翼，奉也」。書皋陶謨「庶明勵翼」，正義云「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爾雅釋詁「翼，敬也」。詩六月「有嚴有翼」傳、詩文王有聲「以燕翼子」傳、周語「翼其上也」注、離騷「鳳凰翼其承旂」注並云「敬也」。文選遊天台山賦「彤雲斐亹以翼櫺」，注「翼猶承也」。桉翼之本義訓飛，从異非僅以之為聲，亦由之引申義。異之本義為首戴物，凡以首戴物者，恆舉兩手扶異之，如鳥飛然，故訓飛之翼从之也。當解二、「翼，飛也，从飛从異，異亦聲」，是經傳中訓敬、訓助、訓佐、訓輔、訓奉、訓承之翼並異之假借字。金文「嚴在上，異在下」，見前引，猶作異不作翼，可證。蓋以首戴物者必敬慎將事，小心異異，而以兩手奉承輔佐之也。凡此諸義，胥異戴一義

革未敢玩忽也。此義亦有異議，一義引申得之。从舁者或後人承經傳通訓之義所改。其

字實當作趩。

(戊)走部「趩，行聲也。一曰不行皃。从走，異聲，讀若敕。」段注云：「按趩字錯本在部末，綴趩趩，本一字而二之，如水部之瀷瀷也。」王筠繫傳校錄云：「趩，大徐在趚下，玉篇趩在後增字中，引說文，蓋說文本無，後人增之，故顧氏不收，孫強輩乃收之也。字(按王氏此說與其句讀趩字下之說(見上引)互異，句讀說是也)大徐移于前，泯其隙矣。趩與趩相似，玉篇亦在後收字中，云趨進皃，不引說文，且論語『趨進翼如也』亦作趩，反不明了，殆亦後世分別字羼入說文者乎。」按王氏謂論語趨進翼如也亦作趩，反不明了，說有可商，蓋渾言之凡敬皆得曰「翼」，析言之，趨進敬慎曰趩，曰「趨進翼如」則可，曰「有敬有趩」則不可者，渾言析言之

別也。王孫鐘云「畏嬰趩趩」是齋一、二一五叢兩周一六〇乘周存一、二一六叢小校一、九」四叢兩彝周二三一錄一六又見綴遺六、一七二一九三叢。石鼓文云「其來趩趩」。鐘銘疑當讀為畏忌，訓敬，非趨進敬慎之義。如者鐘云「……用旂眉壽，余圓龔熔辟，畏嬰趩趩，肅悊哲聖武，惠于政德，惄于威義儀，誨猷猷不飤飭……」辭中固無趨進之意也。鼓文則與論語趨進翼如之意相合。金石文已有之，知說文之趩非後人妄增也。當解云「趩，趨進敬慎兒。論語云『趨進趩如也』。从走从畏，畏亦聲。一曰行聲也。一曰不行兒。趩字或从翼」。

(己)北部𡗥，北方州也。从北異聲」。春秋元命包「昴畢間為天街，散為冀州」。楊雄冀州箴「洋洋冀州，鴻原大陸」。盧毓冀州論「冀州天下之上國也。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

謂神州也」。凡此言天街大陸上國神州均有高高在上之義，殆亦由異戴之義所引申。

(六)戴由之訓詁求其本義　說文以分物得增益訓戴，此義經傳中無用之者。其相承遞訓為增益為在上為戴。釋名釋姿容「戴，載也，載之於頭也」。小爾雅廣詁「戴，覆也」。孝經援神契「日抱戴」，注「在上曰戴」。國語周語「欲戴武王」，晉語「從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注並云「戴，奉也」。素問診要經終論「戴眼反折瘈瘲」，注云「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按即俗語「翻白眼」亦在上之義。後漢鄧禹傳「提戴」內「垂髮戴白」，注云「戴白，父老也」。廣雅釋鳥「戴鳻、戴鵀，戴勝也」。爾雅釋鳥「鵖鴔，戴鵀」，郭注云「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為戴勝」。廣韻侵韻「鵀，戴勝鳥也，頭上毛似勝」。爾雅翼云「似山鵲而尾短，青色毛冠，俱有文」。按此謂鵀頭毛有文如花

賸名飾物故名戴賸也。凡此諸義均由頭上戴物所引申，又因而異其上也」與晉語「民不能戴其上」辭例全同。彼訓奉敬，而此訓敬奉，其實一也。左昭九年傳「異戴天子而加以共」，異戴連文，可証而異實異之假借字（說見上），足証異戴之二字實當互為轉注也。

（七）結論　綜上所論，異字實象人首戴甾之形，其本義當訓戴。凡金文經及傳中訓敬、訓奉、訓助、訓佐、訓輔、訓承之異，並異之假借字或戴之引申義也。至許書訓分，異為亦由戴義所孳衍。經傳中訓異為別、為殊、為怪、為非常，則分義之修繕也。~~許書異戴同部，猶其微之者，倒假而如此，許君說解分為異之本義，逕以分物得據，曷由戴釋戴，徒以異之翔實之淫假借字之~~翼等衍，許君逕以分為異之本義，猶本許書以異戴同部，吾人尚可由足

二字之關係以上溯其初誼更牽而有金文異字之用為翼敬異佐諸誼得證經傳異字之用為翼敬異佐諸義者實為異之通假後由甲骨金文異之形體以明其初形更證以說文從異得聲諸字之訓詁以徵異之訓戴之非誣故異下當解云「戴也象人首戴甾之形从大収从甾甾亦聲」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前五、十七、七　前五、二一、八　前五、二二、一　後上、二六、六　後下、十一、一　甲編一四七九　甲編二〇三〇（此片上半殘泐）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與，黨與也。从舁从与。古文作』。卜辭諸字从般，象二人相授受形。知與受為與之初誼矣。知月為般者，以般从月，或作，知之。知與字从般者，以受字知之也。或省从兩手奉般形。兩手奉般者，將有所與也。般亦舟也，所以盛物。鄭司農謂舟若承槃，是般與舟殆一物矣。」見增考中六十二葉。

商承祚曰：「前釋與，誤。乃興字。象四手各執槃之一角而興起之。金文父辛爵作，與此同。又或增口作　鬲攸从鼎　興鼎。別舉重物邪許之聲也。說文以為从同。同，力也。非是。」見佚存六十二葉上。

孫海波曰「說文興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此从同省見文編三卷四葉上

唐蘭曰「冎从兩手持月即桐之本字又有殘辭云『□□丈□□興□□□疒』前五·二八·八及『□□卜爭□□興□□疒□□』續五·二·二 乙六九六當是貞興疒之辭文興即興字也說文興字从舁从同同力也卜辭作𦥑則象兩人奉月以象意聲化字例推之當為月声月同一字故後世以同作興然則貞同貞興與貞興其声義當相近同古書用興字有義多者同微子云「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即小民方同相為敵讎也又云「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即殷邦方同沈酗于酒也又云「我興受其敗」我同受其敗也呂刑云「民興胥漸」民同相漸也詩抑「興迷亂于政」同迷亂于政也是則卜辭貞興當讀為貞同中略即古書之攸同見天壤文釋九葉

之，即不舉用也。（後下、十八）文云「疒口興口四事」（前五、二一、八）蓋言疾有起色也。又疑當訓生。「口卜貞其莽生于且丁母妣己」「乙未貞大御弜蕭望日其興」（後上、二六、六）上言「莽生」者，郭某云「猶大雅生民詩『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也」（卜通纂四上三兩下）言「其興」，蓋「其生」也。大戴記夏小正「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云「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或為方國之名，「貞王𠂤興方伐」（乙、一四六二）「王从興方」（乙五七五〇）是也。或為人名，「貞興寧毋詩歸」（乙一三四二）是也。它辭所見興字多辭義不明。金文興字作[glyph]昜弔盨[glyph]興鼎[glyph]殷句壺興契文用[glyph]文作[glyph]者同。契文或多所作[glyph]古文衍變往往增口無義。

[甲骨文] [甲骨文] 前、六十八、四、

羅振玉曰、疑妟之古文從妟「見商氏待問編二卷四葉上」

丁山隸定作妟與說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二十四葉

按說文「𡝩身中也象人𡝩自臼之形从臼交省聲[甲骨文]古文𡝩」契文[甲骨文]字與許書𡝩之古文作[甲骨文]者形近上所从⊙本象頭形其初當本作⊙古文空廓中每增點畫為文飾遂與日混許書𡝩之古文从[甲骨文]乃⊙形之譌變要字象女子自臼其要之形女子為細要蓋自古已然故制字象之篆文譌⊙為[甲骨文]許君既云象人要自臼之形又云交省聲以古文証之前說是也字不从交則省聲之說無據丁釋妟字不从安後多臼字偁旁說不可从羅疑妟字亦非粹編一二六八有[甲骨文]字郭謂即妟字殆假

晨

𦥑 前四、十、三

按說文「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㚊臼辰為晨皆同意」栔文正从臼从辰辭云「囗卜口令多晨𢦏戈」多晨似為職官之偁金文作[glyph]輗侯鼎[glyph]鄀公鉦與栔文小篆並同又作[glyph][glyph]師晨鼎增从止作第二形後譌臼為貝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農

[字形]前五、四七、五、[字形]前五、四七、六、[字形]前五、四八、二、[字形]後上七、十一、[字形]後下、十三、三、[字形]後下、三九、十七、[字形]藏、二二九、[字形]甲編、九六、[字形]乙、二八二、[字形][字形]乙、五三二九、[字形][字形]佚、八五五、[字形]佚九二四、[字形]續二、二、一、[字形]續存、二一六[字形]續存一五〇五、[字形]新二三五〇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農，耕田也，从晨囟聲。籀文从林作[字形]」。此从林从辰，或加又，象執事于田間，不从囟。諆田鼎作[字形]，予所藏史農觶作[字形]，並从田。散盤作[字形]，亦从[字形]，與卜辭同。从田與諆田鼎同，史農觶同。知許書从囟者乃从田之譌矣」見增考中七十一葉上

葉玉森曰「契文農字或从森，或从林，指農人所處之地。从辰取振動義，乃表力田也」見鉤沈十五葉四行

楊樹達曰「甲文農字从辰从林，从林者，初民之世，森林徧布，營耕者於播種之先必先斬伐其樹木也。辰者，蜃也，淮南所謂摩蜃而耨也。金文从田或又增从臼，見甲文說二八葉。」

按說文「農，耕也。段王兩家據元應書引耕下補「人」字。从䢅囟聲。𨑃籀文農从林。𦦂古文農。𣝋亦古文農。」栔文从林（或从森，同）从辰，與許書古文一體合。又有𦦂字，諸家釋為農，郭某云「辱字在古實即辰之別構，惟字有兩讀，其為耕作之器者則為辰，後變而為耨字，變音亦與之俱變；其為耕作之事則為辱，辱者蓐與農之初字也。蓐乃象形字，與卜辭農之作𦦂者全同，由音而言，則辱蓐與農乃侯東陰陽對轉，故辱蓐農古為一字，許釋蓐為「陳艸復生」者，非其朔矣」見甲研釋干支二六頁上。文編續文編朱氏文字編並收為農字，惟

按諸辭例𣪊𣪊二者實當有別，不从又者爲農字，从又者則當釋𦔮，蕣即古
蕣字，說見
一卷蕣下。辭云「其作𣪊」，有辭云「乙酉卜貞告于妣辛惠農」前五、三三、四「癸亥
卜貞乙歲惠今農酒」前五、四、六「乙酉卜即貞告于母辛惠農十月」前八、二、一「壬
申卜即貞兄壬歲惠農」後上、七、十一「丙囗貞囗囗囗且辛戊惠農」後下、三九、十七「囗農
囗乞求于岳十月」佚八五「丙午卜即貞翌丁未丁農歲其又伐」佚九二四「庚申
囗其囗歲惠農酒」續二、二一「囗卜囗貞囗歲惠農」甲編九六「農八月」乙五三二九「甲寅卜
王惠農帝五月」乙六二八。農在諸辭爲酒歲帝諸種祭祀之對象，乙二八二
辭之言農字，蓋即農神，與后稷社相類。另有後下十三、三及甲編二七四兩農字均爲單文，至作𣪊
者，辭云「囗田蕣囗囗」前八、六、一。此當最後一字上半殘缺，郭某玉森前編集釋
疑爲登字，登者年穀熟也，與上文言蕣田之農功相應。「辛未貞今日

藉田」(甲編一八九七)藉田連文義尤顯豁「丁未藉字」(乙、八二二)文義雖不甚明然辭上言「農禾」(引見下)下言「藉」辭例不同明非一字蓋上言命農求勿下言農事「藉于宮」即詩家藉田之意也乙丑王「王藉炒」(乙、八○六八五)此辭最後一字不識然字从艸商為艸類與藉連文甚義亦顯凡此數例均可征𦰩為動字詞如釋為農均不可通釋藉則文从字順明𦰩𦰩之非一字也金文農作□(□侯鼎)□(令鼎)□(史農觶)□(散盤)□(農簋)从田許書籀□从⊠所自譌羅說是也

鬲

藏二三五.一 前五.三二.五 前五.四一.一 前五.四一.二 前五.四.三 前七.五.二 前七.三七.一 後上.二五.十 後下.四七.十五 後下七.十六 後下.八.一 乙.四七四三 乙.五二二五 珠.一一八二 掇四三○ 錄七二四 錄八○五 新.二六七五 新二九七七 乙.四八二一 佚.三一八 錄八四三

孫詒讓曰「說文鬲鼎屬也象腹交文三足今攷鬲字異文殊夥龜甲文有字云卜出丁亡腹交文三足形並相應唯上有兩耳金文父乙鼎有字亦同又阜林父敦有字改簋有字子孫豐有字子孫祖丁觶有字諸字銘無腹交文而匡鄦郘耳足咸備唯篆勢方圓小異似皆一字其腹或無交文者形之省耳疑皆原始象形鬲字鬲為鼎屬上亦有兩耳故

按說文「鬲鼎屬也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𤮼鬲或從瓦」「𤮍漢令鬲从瓦厤聲」又十二卷瓦部「甗甑也一穿从瓦鬳聲讀若言」又「甑甗也从瓦曾聲」「𩱧籀文甑从𩰫」又鬲部「𩱧鬵屬也從鬲曾聲」又「鬵大鬴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據上引數字說解𩱧甑當是一字（甑讀子孕切鬲部之字或體多从瓦蓋以形言則為鬲以質言則為瓦同从曾聲當為一字無疑）甑甗形制應大抵相同所異者甗祇一穿而甑之穿則不限於一鬲之與甗其形亦應相近以甗即為觳甑與𩰫𩱧同𩱧則鬵屬而鬵則如鼎之大上小下者（鬵下說解）鬲又為鼎屬就甲金文及傳世古器其形與鼎相近是則鬲甗之形當不相遠其異當在器之大小與底之有無考工記「陶人為鬲實五觳」先鄭云「觳受三豆」後鄭云「觳受斗二升」（按斗四升曰豆）是二鄭說同考工記又云「陶人為甗實二鬴」賈疏云「六斗四升

曰鬴，是甗實十二斗八升（半鍾），計之二甗又三分，當倍於鬲，然則其小大之別亦無以定」。此字為鬲若甗也。陶人「甗」下先鄭注云「甗，無底甑」，疏云「甗無底甑者，對甑七穿，是有底甑」。段玉裁說文注甗下曰「無底即所謂一穿，蓋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考工記鬲曰「鬲，款足」，漢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爾雅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史記封禪書「其款足曰鬲」，諸說並同，是鬲之特點為款足，足中空。有底與否，諸家雖未明言，然既為款足，未聞無底者，鬲有底明矣。絜文上出諸形均為款足，除前七、五二、佚三一八、乙四八二一、少數之字外均為有底，與甗之無底者有別，其別則就字形言，釋鬲釋甗為是也。金文鬲字多見，作□孟鼎，□矢作丁公簋，□單伯鬲，□召仲鬲，□右戲仲鬲，□史頌鬲，□鄦姞妊鬲，□邦伯鬲，□（金）。李夫鬲例多不具舉，當以孟鼎召

艸昜之形為正。自餘多有譌變。鄭伯昜一文上㞢與同仍昜有耳形痕跡
與栔文相似。卜辭昜為方國之名。金文或言昜若干夫。或昜若干人。或稱
人昜。疑當讀為隸。
又戈文有□字。容氏金文編收作屬。按諸栔文當亦是昜字

鬳 [甲骨字形] 甲編二〇八二

金祥恆續文編三卷二葉上收此作鬳無說

屈翼鵬曰「[甲骨字形]即鬳字於此當讀為獻乃獻俘之義鬳羌謂所獻之羌人也見甲釋二六一葉二〇八二片釋文」

按說文「鬳鬲屬从鬲虍声」辭言「乙卯卜狀貞鬳羌其用匕辛卅」蓋言用所獻之羌為牲以祔祭於妣辛也屈說可从金文作[金文字形]見甗與栔文全同

譱

藏一七五、三　前六、三七、六　前六、三七、七　前六、三七、八、　前三、二四四　後上、九、十、　後下、三三、十二　甲編三三二三　甲編二八九九、　乙二九四九、　乙四二九九、　佚、一二一、　續存三八三、　粹五六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譱吉也从誩从羊，此从吅，與誩同，說見上𦍌字條。殆即許書譱字从𠙴者，亦吅字。卜辭中从吅之字或从𠙴」見增考中二十六葉上

按說文「譱吉也从誩从羊，此與義美同意。」篆文从言。从羊从吅，羊在吅中，有吉義，从誩則其義尤顯。此會意兼形聲之字，非純以羊為聲也。卜辭云「□寅卜□母□譱十二月」七三、

元嘉云「叀小宰叀羊其四宰」譱粹五六三。此卜其惟小宰乎抑特羊也。

芳之辭言

爲動詞蓋以田爲逐羊也田爲適循析言之則爲誧爲𤉯爲禺之類是也「戊辰卜穷

貞令永丞田四甲田于𢀛」前二、三七、六「貞毋其禽十月在𢀛」前六、三七、八

此二辭𢀛爲地名「貞令卓𢀛三百射」「貞叀𢓊令𢀛三百射」乙二八〇五在此似又爲人

名𢓊乃屈翼鵬疑承字定疑「甲子卜羊禺平囚」乙八九三五此與粹五六三辭

保之異構未能確指

義相近蓋言逐羊也

衛禹

□ 粹一五四三、

郭某曰「衛乃違字之異，禹乃甗之象形文，象于禹之上有甗字，在此蓋假為萬舞之萬。又衛禹二字原文緊接，疑以一字為是。一字則當即禹之古文，从衛禹聲也。」見粹考二〇六葉下

按从禹从行从舞，說文所無。其下所从非甗字也。郭說無據。

介禹

□ 粹一五四六、□ 誠七七

郭某隸定作□，見粹考二〇七葉上

从禹，郭以為□禹二者當為一字。从介，說文所無。文疑此字仍無从禹从匕兩側小點象羹汁形

腎禹

□ 乙五四〇五

从禹从肉从辛，說文所無。疑與羹字作□同意。

⿱止鬲

从鬲从止，說文所無。

乙四七二一

⿱𣪊鬲

从鬲从柬从乜从米，說文所無。

佚八九五

⿱辰鬲

从鬲从辰，說文所無。

佚六八二、 鄴三下二四·一 新一二三〇

許敬參曰：字从鬲从辰，即玉篇、廣韻、雅所收之䰞字，亦即許書𩱦之初文。又無𩱎䰞諸形，本為一字也。見存考七八葉。按許以為即𩱦字，是也。而許書無此字，故仍从許書之例收之入鬲部，以為說文所無字。

⿱朩鬲

从鬲从木，或从屮，說文所無。

乙二二四九 乙三四一六

鬻 𩰲前六、四二、二、𩰲前六、四二、三、𩰲前六、四六、四、𩰲前六、四二、五、𩰲後下、五、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鬻五味盉鬻也从鬻从羔此从匕从肉有湆汁在皿中當即鬻字从皿與从鬲同鬻字篆文从鬲叔夜鼎从皿其例矣許書之鬻疑是後之字」見增考中二十六葉上

又曰「古言鬻者一為祭名」見增考下十一葉上

余永梁曰「卜辭云『貞王賓鬻亡尤』前五、六之文 據此後、下與鬻古甸之鬻同誼从皿與从鬲同意其與鬻同字與否則未可定矣」見殷虛文字考

葉玉森曰「羅氏釋鬻似于字形不合卜辭為祭名」見前釋六卷三十九葉下

陳直曰「卜辭有𩰫祭，案禮記禮器云『𩰫定設於堂』鄭注云『肉謂之𩰫』孔穎達疏云『𩰫肉湆也，定熟肉也，謂煮既熟，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禮於神，是薦熟未食之前也』據此𩰫祭為迎尸入室時之祭，知殷禮與周禮同也」見賸義二葉上。

按說文「鬻，五味盉羹也，从䰜从羔。詩曰『亦有和鬻』。𩱛鬻或省，𩱍鬻或从美鬻省，羹小篆从羔从美」契文有盐字，羅釋羹，與鬻之或體作𩱛者有迹。許書羹、鬻二字有別，二者當為一字所孳衍，就其烹煮之過程言則為鬻為動詞，就其結果言則為鬻（羹）為名詞，而音讀亦各異矣。故盐字仍从，羅釋收作鬲入鬲部，从許書之例也。此作盐从肉从匕从皿，小點象其湯汁，羅釋羹可从。卜辭多言王羹或王賓羹，用為祭名。陳氏引「羹定設於堂」說之，說當可信。禮記曲禮下「犬曰羹獻」，疏云「犬曰羹獻者

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故曰羹獻也按此申鄭注「食人之餘也」之義亦免迂曲本義蓋即為羹以獻也與禮羹定之羹同意古者祭祀品物豐腴以羹為祭即謂之羹卜辭之羹蓋即此意也

〔餗〕

𩞁藏一八六.三 𩞁前七.三九.六 𩞁前四.七.四 𩞁後下二六.三 𩞁甲二六四十

一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𩱛鼎實。从𩰲速聲。或作餗。』與此同。許書之𩱛疑後起字。」

按說文「𩱛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為𩱛。从𩰲速聲。餗𩱛或从食束聲。」栔文與許書或體同。或从食或从皀，亦食省。王說可从。辭云「癸亥卜在𩞁餗貞王在㠯妹昧其餗往正王」（前二.二.六 九.六）言昧爽其餗。餗謂實鼎之殽，殽蓋言以餗為祭也。它辭皆僅餘殘文，不詳其義。葉玉森釋餔，於字形不合。

〔補〕葉玉森曰「𩟗从食从尃，餺或餔之古文。漢書高帝紀『呂后因餔之』，段餔為𩟗。曰妹其餔者，蓋王于昧爽賜餔也。」見前釋二卷六十六葉下

按此字从專其或體从叀明是叀字仍以王說為是

爲　前五、三十、四、　後、下、十、十一、　後、下、十、十二、　後、下、十、十三、　甲編二七六九、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古文作𤔔，象兩母猴相對形。』案爲字古金文及石鼓文並作𤔔，从爪从象，絕不見母猴之狀。卜辭作手牽象形，知金文及石鼓从𠂇者乃𠂇之變形，非訓覆手之爪字也。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微此文幾不能知之矣」見增考中六十葉下

聞一多曰「卜辭每以爲實連文，爲實者實爲也。爲嬀古今字，嬀乃舜姓，此疑與傳說中之舜有關。卜辭中尚無以『爲』訓作爲之意者」見考古六期一八八頁釋爲

陳邦福曰「卜辭作𤔌象以又牽象之古字釋為並確邦福案卜文金文為字並不見母猴形作母猴者必秦漢以來音讀之異也然說文爪部為訓母猴或就音假為說考說文無獮字禮記樂記鄭注云『獶獮猴也』論衡物勢篇云『獮猴金也』福因悟許君為訓母猴或獮之音轉許君收『為』刪『獮』或秦漢師說必有以獮猴與為猴當一音一物者不然許書不應與古文形體若是之絕異矣」見瑣言六葉

按說文「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契文从又从象羅釋為極是小篆為契文金文之形譌甚下所从仍是「象」字（書契象象之長鼻）徒以初形既失許君不得其解遂以為象母猴之形說之清代注說文者囿於許說又不見

與古文，故其說一無是處也。陳氏謂許君以母猴訓爲，乃就音假爲說，此曲說也。蓋許書固已明言爲象形矣。以手役象會作爲之義，故引申爲作爲。若訓爲母猴，則無作爲之義，殊違段氏以假借說之本恉。許書古文作□，不知何所本，豈壁中古文有此字邪？卜辭恆言爲賓或賓爲。聞氏謂爲假爲媯，乃舜姓，其說蓋是。金文亦有假爲爲媯者，見下引金文。爲均从又以象，與卜辭同。如□音鼎、令□姞氏簋□、□□用簋□、□召伯簋□、□鄭公尋鐘□、陳侯因資錞□、陳子子作裔孟媯穀女匜□、叔男父作爲霍姬媵旅匜□、司寇良父作爲衛姬壺，假爲爲媯。

又甲編二七六九片，辭云「乙丑卜，彭貞：其㞢祖丁門于賓啓衣御多」。屈翼鵬解云「門，謂祭門也。賓，疑宗字之訛，宗廟也」。按屈氏之說是也。此一爲字所从

之象與否如他辭之酷肖蓋較晚出文字代之程度較深故其間經階段亦較遠與金文所見多數為字相同其義亦為「作為」之「為」與它辭假為「為」者亦有別此種用法與形體在卜辭均極少見也就余所知尚係僅見

⿱爫貝

甲編、三〇九五、乙、一〇四四 拾、十四、三、前、六、二八、七、後、下、十四、三、後、下、二九、三、新、二二五九、

从爪从貝說文所無

按辭云「戊申貞羌不其⿱爫貝十二月」拾十四、三 疑與寽同从又从爪在偏旁中每可通

簠徵典礼、二九、

⿱爫目

从爪从目說文所無

⿱爫束

甲編二三二九、甲編二九〇五 佚六〇九、新二八一八、

从爪从束說文所無束爲橐之象形

𢏚

𢏚 前二、五、七、 𢏚 前、七、二十四

朱世徵曰「這字和从兩手以舟的受字結構是相同的舟和用同是盤物的象西周此可知這字也是受字」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第一期五十六葉

按字从爪或从受从用說文所無用與舟是否同類姑不具論用字疑為甬之初文乃鐘之象形字今義使用功用用其乃假借字即為同類之物从用从舟不同亦不得為同字也朱說非是

丮

[字形]藏八九.二 [字形]藏一一三.三 [字形]前五.三十.三 [字形]前六.十四.八 [字形]後.下.十八.六 [字形]後.下.三八.二 [字形]後.下.三八.八 [字形]菁十一.二三 [字形]甲.一.二二.十七

羅振玉曰「象兩手執事形古金文與此同篆文作[字形]誤」見增考中六十三葉上

按說文「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契文正象兩手有所丮據之形篆文譌變已失初形矣金文作[字形]與契文同 沈子簋 與契文同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甲骨文] 埶

[甲骨文] 前四、二三、五 [甲骨文] 前六、十五、一 [甲骨文] 前六、十五、二 [甲骨文] 前六、十五、三

[甲骨文] 前六、十五、七 [甲骨文] 前六、六、一 [甲骨文] 後上、十四、六 [甲骨文] 後上、二八、四

[甲骨文] 戩十九、六 [甲骨文] 戩三三、十四 [甲骨文] 前二、二七、四 [甲骨文] 後上、十四、二 [甲骨文] 後下、三九、十四

[甲骨文] 前六、十三、二

商承祚曰「說文解字『埶，種也。从丮坴。丮持穜之。』此从手持木之形，殆即埶字。石鼓文作[古文]，尚存古體意。逮至許書，形益失矣。其从屮與木同。蓋埶之言不專謂木也。詩小雅『我埶黍稷』。」見類編三卷九葉下

~~羅田「[甲骨文] [甲骨文]」十字今葉釋炬埶皆誤見佚存 止葉上~~

又曰「裄 [甲骨文] 埶 炬大 屮 為木之省，ll 象火燄上騰之狀，與𤉷作𤇳同意，當是炬之本字。說文解字『苣，束葦燒也。』段先生曰『後漢書皇甫嵩傳束苣乘城，俗作炬。』以此為苣藤萬苣字，許君殆不知本有炬字而借苣為炬矣。」

燒火烈偶舉也。或以紀時，如云「𤊽入不雨，夕入亦不雨」，讀為爇入，殆如上燈時候矣」見天壤文釋四十六葉

于省吾曰：「卜辭有埶字亦作𢀿，王襄釋埶，並據唐蘭謂與埶𢀿確是一字，惟唐謂其字當釋後世之爇，君爇誤矣。爇爇雖从埶聲，然於詞義難通。埶𢀿與𢀿𢀿如係同字，則當由𢀿變為埶，又譌為𢀿埶。商器𢀿觚作𢀿，父辛𣪘作𢀿，與契文同。周器作埶或𢀿，石鼓文作埶埶埶，今作蓺作藝。經傳从埶从爾之字音近字通，克鼎「𢀿遠能埶」，孫詒讓曰「埶當讀為暬，國語楚語『暬御之箴』，韋注『暬，近也』，猶詩言『柔遠能邇』」，按孫說是也。暬即埶之別構。書堯典「歸格于藝祖」，大傳作「歸假于禰祖」，書釋文引馬云「藝，禰也」。管子大匡「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好邇即好藝，詳管子新證。均其例也」

卜辭埶字一讀為獮謂獮殺之讀為禰謂親近之廟之讀為邇訓近前二、二七、四「王生田埶」後下三九、十四「王其田埶亡𢦏」後上十四、二「王其田壬埶」後上十四、六「王其田壬埶湄亡𢦏」埶讀一字同埶邇獮爾雅釋天「秋獵為獮」釋詁「獮殺也」言王其田於壬而獮殺也二、前六、十六、三「丁卯卜尹貞王賓埶禰亡囚」𢦏十九、七「甲申卜行貞王賓埶禰亡囚」王賓埶即王賓禰謂王賓祭於親近之廟也前六、十六、一「庚辰卜大貞來丁亥寢常坐埶歲羌卅卯十牛十月」後上二八、四「埶翌丁未埶徵于丁一牛」通纂六三序「庚寅卜宊貞吏埶戠禰于妣辛」三埶字均應讀為禰作動字用坐埶即有禰吏埶即維禰禰為近廟周謂祭於禰廟亦曰禰戠應讀作禱以有眉壽之祈二字聲韻並同亦通作句戠禱于妣辛謂句禱于妣辛也周禮甸祝「禰亦

如之。」鄭司農云：「禰，父廟。」公羊隱元年傳：「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儀禮覲禮：「釋幣于禰。」注：「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左襄十三年傳：「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疏：「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為近也。」書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按昵禰音近字通，是殷制有禰廟之證。但殷禮多與周禮異，禰謂親近之廟，非限於父，故東禰下有戚禰昵于妣辛之語，書馬注昵訓考，是以周禮釋殷禮矣。蓋親近之廟均可稱禰，不獨父廟昵也。後世禮制愈嚴，遂以禰為父廟之專稱矣。三、粹編六九七片：「王其杋入不冓雨。」佚存二四七片：「翌日辛王其肩日杋入不雨。」杋讀為邇，邇訓近，言王其近入不遇雨，近入謂為期不遠也。總之卜辭之杋，杋金文作埶𢧢，石鼓文作執，均為藝之古文，古音埶與以爾得聲之

（文編附录三四頁下）

□ 𩚬　前二、十、一　□甲編一〇九　□甲編一八八　□乙八八一五　□珠二四五　□　□珠六三六　□佚五四五　□前一、四、四　□前一、四一、六　□後上一、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𩚬設飪也从丮从食才声讀若載𩚬載同音段借漢鄭季宣碑亦借𩚬為載此从食从𢦏声殆即𩚬字」見增考中七十一葉下（按羅書𩚬下僅收上出第一形）

王國維曰「此字卜辭从邑从𢦏與虎敦之𩚬石鼓文之𩚬略同古文以為載字」見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按王氏所論亦僅指上出第一形）

董彥堂先生曰「𩚬祭五期皆有之其字形變易最為繁夥今所舉定之者為五期之一體作□者是也由今之考定其字从才為声即說文之𩚬說文

「飤設飪也」宋本作「設食也」。蓋以食品祭祀先祖妣也。第一期作𩚏卜辭云「乙酉卜亩今日酒飤甲子父乙」前、四、十、三。𩚏从食从又，為以手獻食物于神示之義，从屮無義，或之作此者同，以才為聲也。𩚏祭亦用酒，此其一例。二期五期字皆見祀譜，三期字略同二期，惟四期異體為多，蓋新舊兩派皆有此祭，而四期則承接一期也。今辨錄各期𩚏字之異體並參列金文，為演化表如次。其字隸定異，所見不一，為編纂序文

廾由艸而芔演化之迹與「壴」字正同又由金文「十四」「十六」兩體對證之屮六體𡔷寫無廾而右則从丮所以示兩手奉可知十四之廾即兩手之變故不再重出之也此字以五期之形為代表寫作「壴」其音與義則取之金文之饎即說文之「饎」也知「壴」祭之用食物以祭者一由其字形其字必从皀皀在卜辭中作皀下為盛食之器為豆形即段為簋也上之亼象所盛之黍稷其作皀者即食字亼為器蓋覆其器之全形也一由其祭器上表司辛段銘文云「數錄敄用作司辛壴段廣冊」續殷文存上、四四、八七、此器自名為「段」又稱「壴段」為壴祭所用之器也又卷中所列之沈子簋其銘文有「作茲簋用饎饗己公」語贏霝簋亦稱「饎簋」是壴祭用段與簋之明證也段舊釋為敦敦與簋皆為盛黍稷之器而壴祭用之此「壴」為黍稷食物以享祖妣

之確證也」見殷曆譜上編卷三第十四葉下至第十五葉下

王襄曰「𧷢字華石斧先生釋祼」見類纂正編一卷二葉上

商承祚曰「祼象𧷢蓋祭名疑爲祼字音假用作𠂤與此略近」見類編待問編一卷一葉下

葉玉森曰「𧷢當釋禜」見鉤沈六葉

吳其昌曰「𧷢之讀與饎相類」見解詁六三之葉

于省吾曰「卜辭中𧷢字習見亦作𧷢𧷢𧷢𧷢𧷢𧷢等形爲祭義用法多在祭與祭之間當即說文𩰫字茲條述於左(一)𧷢即𢿱即𢿱字卜辭有𢿱字亦作𢿱字金文有𨭉𢿱敦殷（今按即羞先生所謂負彝殷）文銘爲𨭉𢿱敦用作詞彝𧷢殷又有𨭉𢿱惠殷銘爲𨭉𢿱惠作𢿱殷」𧷢殷與𢿱殷同例同是之

字本一字也。从又从丮，與丮本同用，如金文虘字作叡，䣂與其同用，即其
證也(一)。胄字中間从冂與否同。卜辭胄字每作𦥑，𩰫䰜憙𣪘作𩰬，中間均
不从冂，金文𩰫字通作𩰬，大司馬簋作𩰬，𩰫字通作𩰬，伊𣪘作𩰬，均可為
从冂與否無別之證(一)。从皀與从食同，金文𣪘字據金文編所錄𣪘與飤互
作。又如餗字旅𣪘字豕𣪘作餗，卿字敔卣伯康𣪘作𩚀，是从皀與从食一
也(一)。𤰈字並从𠙴，即𠙴字隸定應作𤰈。前六、三八、六有𠙴字，即今𠙴字，與
𤰈上所从之𠙴為同字。說文[二]："由，東楚名缶曰𠙴。"王國維釋由謂𠙴乃由之
形訛。按古文𠙴由形多無別，以韻言之，古之幽二部音最相近(一)。𩰫𩰬
䜊字通，金文編以𩰫𩰬䜊同列，最為卓識，以𩰫簋敔𣪘之𩰫列𩰬，亦別有
未審。从丮象人以手有所承奉之形，與从又義本相仿。前一、二六、六[三]，甲午𣪘

上甲」即祭上甲也。佚存九三一有𩚁字，隸定作飤，即金文𩚁字。前二、十、一「在𢦔貞𢦔」即𢦏，係地名。𩚁𩚁𩛖𩛀从才聲，饎𩜂从甾聲，音近字通。子陝「行當出乍甾殷」借為鼒。周禮媒氏「入幣純帛」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詩車牽箋「紂衣纁袡」釋文「紂本又作緇」。禮記檀弓「紂衣」釋文「紂本又作緇」。儀禮士冠禮注「純衣絲衣」疏「但古緇紂二字並行，若據布為色者則為緇字，若據帛為色者則為紂字」，均其証也。總之饎𩜂𩚁𩚁𩛖為同字，从丮从又从口與否無別也，从皀與从食一也，从甾聲與从才聲一也。饎象食器左右有蒸氣，喬象飯粒下墜之形，从丮从又者象奉食器之形。集韻七之「饎，莊持切，饋名」。說文「𩚁，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玉篇「𩚁，設食也」。按祭者必設食，故卜辭以為祭義也。見駢枝四四至四五葉

按說文「䬠，食也。从風从食才聲，讀若載」。契文作上出諸形，羅王祇釋𩛥為𩛥。其說雖是，然未能觀其會通。董先生于氏始觸類旁通，定諸形並為𩛥字。董先生說與之冥合，而說冂為𠬤之譌變，較之于說尤多勝義。二說誠不可易也。惟董先生謂𩟄（殷曆譜卷八一十二諸性）亦𩛥字，則似有未安。字从食柬聲，王國維氏釋餗是也。說文餗訓鼎實，卜辭用之亦為祭名，鼎實與設飪其義亦殊相近也。金文作𩛥（卯簋「𩛥乃先且考」，用為語詞，蓋假為載也），𩛥（沈子簋「作𩛥簋，用𩛥饗己公」，與卜辭之𩛥同義，設飪而祭也），𩛥（言甗），㝬惠簋 𩛥（叔𩛥鬲），𩛥（師虎簋），𩛥（㸓寶敦簋）。

𢦔

前五・十五・五　後下二六・十七　甲編一七七　甲編二一
乙一五一六　乙一七〇九　乙三四五六

商承祚將𢦔字釋為𢦔，而於其下注一伐字，無說，蓋謂當讀為伐也（𢦔字則逕釋為伐）（見佚存四葉下十四片釋文及同書八九葉上七七九片釋文）。屈翼鵬曰：「象雙手捧戈之狀，與丁未角之𢦔，弔梢妃毁之𢦔為一字。先師丁先生佛言釋𢦔，蓋以其字與說文之𢦔字同也。按說文𢦔字云『擊踝也』。以此義說甲文金文均未安」（見甲釋四一七葉三二七七片釋文）。

按說文「𢦔，擊踝也。从丮从戈，讀若踝」。契文此與篆文全同，惟其義不可知，然據字形已可定為𢦔字。𢦔字雖不从丮，然从大而一手持戈，其指是與丮字無異。商氏釋伐，按伐乃象以戈擊人，及加于頸，𢦔則象一人以

[自風]

[字]後下十六、十、[字]後下二六、十七、[字]新二八四六、

从風从自說文所無

[其風]

[字]乙粹、五三六、

从風从其說文所無金文此字多見如[字]剌鼎「颶孫子永寶用」[字]仲簋「颶萬年孫孫子子颶永用」[字]師旂鼎其又內于師旂」[字]中乙嬰簋[字]秦公簋「嬰嚴口各」其用皆與「其」同[字]王孫鐘「嚴嬰趩趩」「其」讀為忌[字]乙簋「嬰壽無嬰」段為期字郭人本寫其形當為其之繁文

[先風]

[字]乙、四五五

从風从先說文所無

[glyph]

[glyph]藏一八一、四、[glyph]前二、九、三[glyph]前二、九、四、[glyph]甲編一〇九二、[glyph]甲編一一五二、[glyph]乙、四三三二、[glyph]乙、六九八八[glyph]新三一一〇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卜辭諸字皆象二人相搏，無兵杖也。許君殆誤以人形之𠃨𠃨為兵杖與。自字形觀之，徒手相搏謂之鬥矣。」見增考中六十二葉下

葉玉森曰「古鬥字象怒髮相搏形。」見說契

王襄曰「古鬥字象二人相對徒搏有爭鬥之誼」。見類纂正編三卷第十二葉之

按說文「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段注云「按此非許語也。許云分部次弟，自云據形系聯，丮部在前，故受之以鬥，然則當云『爭也，兩丮相

對象形」謂兩人手持相對也乃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與前說自相戾且文从兩手非兩士也此沿仙家畏說淺人取而竄改許書雖存經音義引之未可信也」段氏未見真古文金文無而所論精闢與古冥合然其卓識殊不可及清代治說文者多囿於許說皆韋傳步當契文正象二人手持相對形而不含之形從持之象也在卜辭為地名

𢎘

乂藏弋、四、乂拾、三、十五、乂前一、十六、五、乂後、下、一、十三、乂菁、九、五、乂甲、一、十四、六、乂戩、六十三、乂乙、四五〇八、乂珠、二一七、乂佚、五、乂甲編二〇一二

羅振玉說卜辭又字謂卜辭左右之右福祐之祐有亡之有皆同字見增考中十九葉上

姜亮夫先生曰「又在卜辭通作祐再作侑侑蓋祭祀時勸食之樂詩楚茨、『以妥以侑傳侑勸也』」

王國維曰「又之言侑詩楚茨『以妥以侑』」見戩考一葉六行

王襄曰「又古右字與有祐侑均通」見簠考天考一葉

丁山曰「又當就是右師也即是右氏鄭羽三、下、四三、九、有亞侯又又氏之為亞侯尚有殷銘足徵續存上三六」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六三葉

楊樹達曰「卜辭極言『又宗』，說者以為右宗，然絕未見『左宗』之文，知說者之說非也。又疑即紀年雍己名伷之伷，又在之部，伷在幽部，之部音相假自古已然」。見甲文說三十六葉。楊氏謂「卜辭言唐宗者，成湯之廟也」。如丁宗、中丁宗、且辛宗、且丁宗之文亦屢見於卜辭，然則「又宗」之「又」，亦殷王之名。見同上本頁在「知說者之說非也」下。

陳夢家曰「庚申以後㞢（ㄓ）、㞢（又）、又（ㄓ）左右互用」。見綜述五七〇葉。

按說文「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栔文與小篆同，均象右手之形。古文正反每無別，惟ㄡ象右手，𠂇象左手，則劃分甚明。然亦有少數例外，如乙、六八七九辭云「囚ㄡ（右）𤼈（若）」、「貞王ㄡ（侑）三羌于祖乙，不ㄡ（右）𤼈（若）」乙、七三〇七，「壬子卜，爭貞：我其口口口，弗ㄡ（左）𤼈」甲編三八四辭云「ㄡ（有）禍」甲編二〇一二辭云「囚賓貞：宰ㄡ（又）一牛」。據文編及續文編所收，又字九百數十文，見以

叉

叉前二、十九、三 叉叉前二、十九、六 叉前五、七、一 叉後下、三七、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叉，手足甲也，從又，象叉形。』古金文亦作叉，叉，皆均與此合。惟即從君又，不能更為足甲，許書舉手並及足，失之矣。」見增考中二十四葉下

葉玉森曰「按叉之異體作叉，本辭為地名。」見前釋二卷三十四葉下

按說文「叉，手足甲也，从又，象叉形。」契文與小篆同，從又，其本義當象手甲，惟于文足甲無專名，故亦以叉稱足甲，勿泥可也。辭云「囗囗卜在叉貞囗在栗無亡災」前二、十九、三。「辛巳卜在叉貞囗王步于囗亡災」前二、十九、六。「己卯卜貞乖囗自師歸次于叉，自由同一封。」叉均為地名。第三辭「自同一封」與散盤銘「自某至于某一封」辭例同，蓋紀正經界之事也。後下三七、六辭云「貞叉

日卓亏」辭意不明疑當解爲擾

[字形]

[字形]藏一、四、[字形]藏一〇五、四、[字形]拾、二、四、[字形]拾、二、五、[字形]前一、十九、三[字形]前、一、二四、三、[字形]後上、四、十七、[字形]後上、五、四、[字形]後上、五、五、[字形]甲、一、二、八、[字形]甲、一、八、十七、[字形]前六、十四、[字形]鐵八、一、[字形]甲編二九〇三、[字形]乙、四八一〇、

郭某曰「父字甲文作[字形]金文作[字形]乃斧之初字石器時代男子持石斧（即石斧之象形）以事操作故孳乳爲父母之父（古之父母意猶男女今人稱雌雄牝牡爲公母即其遺意）」見甲骨文中所見之殷代社會

王國維曰「女子之字曰某母猶男子之字曰某父案士冠禮記男子之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注云甫者男子之美稱說文甫字注亦云男子美稱也然經典男子之字多作某父彝器則皆作父無作甫者知父爲本字也」見女字說載集林卷三

叜

[甲骨文] 前、四、二八、七、[甲骨文] 前、四、二九、一、[甲骨文] 前、四、二九、二、[甲骨文] 後、下、四、十

丁山曰「竊以前儒說叜字者莫富于朱駿聲莫精于俞樾朱氏之說曰「叜即搜之古文从又持火屋下索物也會意為長老之偁者發聲之辭非本訓孟子「王曰叜」劉注「叜長老之偁依皓首之言皓叜首叜偁疊韻」劉意謂發聲之辭是也」俞氏乃說曰「因叜字假為長老之偁故又製从手之搜夫叜即从又而搜更从手緟複無理故知古字止作叜也然則尊老之偁當作何字曰叜下有重文傁即其字也宣十三年左傳曰「趙傁在後」字正作傁方言曰「傁尊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傁」楊子雲多識古字故作傁不作叜」兒笘錄 由二說推之則叜者搜之本字非搜之古文尊老之叜當曰从人叜聲歸諸人部古文字少一字輒當數字之用實本義搜求也

「叜」前四、九、二「叜」後下、四、十辭意雖不甚明了，然與郭氏所引之「毋叜」義當略同，或即叜求之意也。

〔補〕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叜，从又从灾，闕。』籀文从寸，或作傁，从人。此从又持炬火在宀下，又與叜何以皆从又持炬，古誼今不可知矣。」見增考中二十二葉上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

□拾八、五 □前六、二八、二 □前六、二六、三 □前五、二七、一 □前六、十八、一 □□前七、三、六 □□前七、二六、一 □後上九、三 [illegible]續十八、十九 □甲一、二六、一 □甲一、二六九 □甲編二一 □乙、七三五七 □錄一一九 □錄六三八 □新二二一五

葉玉森曰「說文『臤，堅也，从又臣聲』。史記楚世家『內祖牽羊』，臤與牽同。卜辭从臣，臣俘虜也，从二又象兩手引臣，即牽之本誼。臤牽為古今文說契。本辭曰『臤田』，不詳其誼」。見前釋二卷五十一葉下

孫海波曰「目臣同意，此兩手所引者殆為俘虜，牽之使行之象也」。見文錄九葉二六行

郭沫若曰「金文曼龔父、龏父盨作□，若□，从𦥑同聲，則𦥑蓋曼之初文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尹

藏二四二、四、 拾三、六、 前一、十一、五、 前一、五二、六、 前一、五二、一、 前五、八、一、 前六、六五、五、 前七、三三、一、 前七、四三、一、 前八、一、二、 後上、二二、一、 後上、二二、五、 後上、二九、四、 後下、十七、十、 後下、四十、二、 菁十一、十八、 甲一、六一、 戩二五、二、 戩二五、十三、 甲編七五三、 甲編一二〇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尹从又丿握事者也古文作𡰯』今卜辭與許書之篆文同古金文亦作尹从又丨許書所云从丿殆傳寫譌矣」見增考中十九葉下

葉玉森曰「卜辭有𠬤字為尹之橫書者乃變體也」見鉤沈十三葉廿一行

按說文「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𡰯古文尹」契文不从丿而从丨金文亦

然王筠說文釋例曰「尹下云从又丿，握事者也。握以說又，事以說丿，字校此本殷說然丿厂二字皆無事義，恐丿非字，祇是以手有所料理之狀，要亦依文例義則然耳」。孔廣居說文疑疑云「尹當作[字形]，从又从丨。」又手治之也。「丨上下通也」，治當通乎上下也，丨亦聲。」孔氏於許君从「丿」之說深致疑議，是也。孔氏並改篆文作[字形]，尤冥與古合。惟謂所从之丨為許訓上下通之丨，則於民之制字恐尚不知隱含深奧之政治哲理，竊疑尹之初誼當為官尹字，殆象以手執筆之形，蓋官尹治事必秉簿書，故引申得訓治也。筆字作聿，以其意主於筆，故特象其形作[字形]；尹之意主於治事，故于筆形略為作丨也。金文作[字形]頌鼎 [字形]頌壺 [字形]克鼎 [字形]毛公鼎，與卜辭同。又作[字形]燕伯盤 [字形]魯侯壺 [字形]命簋 尹鉦，則與說文君若尹之古文偏旁相近。

𠭴 前五、三七、五 𠭴 後上、十八、二 續甲編、八〇七、𠭴 續存二二四三、續新四三八五、

羅振玉曰「此字與許書及古金文並同」見增考中五十九葉下又曰「沇兒鐘及王孫鐘並有『中諱𠭴鴋』語猶詩言『既多且有』『終和且平』殆假辭之且古如此作且象祖形其為祖之專字歟」見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楊樹達曰「卜辭言𠭴方以聲類求之殆即大雅皇矣之徂也皇矣之徂毛鄭異說毛訓徂為往鄭謂阮徂共吾為國名勘以甲文則鄭是而毛非也」見甲文說四十六葉釋𠭴方

按說文「𠭴叉取也（宋本作「叉卑」類篇引作「叉取」小徐本同段注改作叉卑」）从又虘聲」契文與小篆合

𠭰

𠭰前六·二八·三 𠭰前五·三九·五 𠭰後上·五·十二 𠭰後上·八·二 𠭰後下·三二·八 𠭰亦从又𠩺字重文 𠭰甲編五六六 𠭰甲編一五八七 𠭰甲編一七七五 𠭰後下·六·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𠭰反引也从又𠩺聲卜辭作𠭰从𠩺師𠭰敲作𠭰與卜辭略同所从之𠩺均不从未又或省作𠭰」見增考中六十一葉下

商承祚曰「从來从攴乃來字之省許書从未殆來之誤也」見類編三卷十一葉下

又商氏類編三卷十六葉上收𠭰後下六七作𠩺說云「依案說文解字𠩺坼也从攴未聲古文作𠭰𠭰𠭰籀文作𠭰」此與古文第三字相似从𠭰古金文考老字所从之𠭰殆是一字以象其形」

又曰「□是𢦏字。余叢考釋作𢦏」。見佚存三九葉上，其詞云前二、二八、三曰「甚延𢦏」作□，甲二、十九、九曰「延𢦏」作□，當𢦏字也。𢦏本从來得聲，來麥也。从□□象來有穗，小篆从來即由□形為譌。後下六、七□□文與此同，余叢考釋作𢦏，金文亭鼎𢦏字亦已从來，見佚存三九葉上。

葉玉森曰「□之異體作□□□□□等形，或从木或从來者，或从桼者，許書从未，似由來形者變。疑釐字。辭「延釐」。見前釋二卷五十二葉。

董彥堂先生曰「釐，卜辭𢦏、嫠即釐之初文，後又加里為聲。釐从來，故釐與來可以通用（詩「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貽我釐麰」）。是來𢦏、嫠、釐聲本相同，可以互通。釐訓為福，見𢦏嫠說。

按說文「𤼲，引也。」（繫傳引作「反引也」，衍反字。）从又，𢀖聲。又攴部「𢾒，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从未。」絜文象一手持麥，一手持攴，擊而取之之形，乃穫穫麥之象形字也。𢀖下小徐曰「攴擊取也」是也。攴擊所以脫粒，故引申訓坼。「手引而攴擊之，故亦訓引」。二者原為一字，許書歧為二耳。至卜辭言「延𤼲」者，當讀為𡉏之。許訓家福，引申為凡福之偁。穫麥所以足食，引申自得有福義。訓福之「𡉏」，古經祇是作「𤼲」，後始制為从里𢀖聲之專字耳。金文始有𡉏字，卜辭無之。金文𤼲作𤼲 𤼲 師𤼲簋 𤼲 甗且丁尊 𤼲 甗且丁卣 𤼲作𤼲 師寰簋蓋 𤼲 同上器文从貝。古文偏旁从又或省，每得通也。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及

及藏十四、一、及藏二五、二、及藏一一六、四、及藏二七二、一、及前一、四五、六、及前五、二七、二、及前五、二七、四、及前七、十六、二、及前八、七、三、及後上、二二、三、及後下、二二、七、及後下、三五、一、及甲一、一二四、四、及戩十六、二、及戩三七、六、及甲編二七八、及佚七九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及从又从人古文作乁弓遘三形石鼓文作及與卜辭同象人前行而又及之」見增考中五十九葉上

商承祚曰「案不嬰敦蓋及作彶許書之遘其乃乁之誤遘又乁之變也」見類編三卷十二葉上

孫詒讓曰「及當是及字說文又部及逮也从又人是也」見舉例下十四葉上

葉玉森曰「契他辭云『己亥余卜帚歸方』（藏一二二．二）『貞弗其𠬝今二月』（藏二六．七．二）『貞王追伐□月』（前五．二七．四）『貞乎追寇𠬝』（藏一六四．一）疑𠬝𠬝伐𠬝𠬝注𠬝字象力制人表力服意，古訓蓋主降服。卜辭云『𠬝歸方』即言降服屬國也。曰『弗其𠬝』即言不降服也。曰『追𠬝』曰『追寇𠬝』即追逐寇使之降服也。前七．三十二．二版言俘𠬝某國𠬝為降服之證，益顯。又前三．二九．三云『庚午卜貞禾辭之𠬝雨』曰『之𠬝雨』猶他辭言『之𠬝雨』，蓋之俘也。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是殷代祈雨以人代犧之證」見前釋卷一帚一二五葉

屈翼鵬曰「𠬝（甲編二三五七）字未識，或是及字之異體」見甲釋二九六葉

黃盛璋曰「及、眔、還、隶、逮為同一語族，有逮捕義」評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

第三期之一至五六葉保卣銘的時代與史實郭某亦从其說見同書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一葉保卣銘釋文

按說文「及逮也从又从人」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𠀉亦古文及𦱊亦古文及契文與小篆全同許書古文「𠀉」二形當為壁中古文六國古文「秦刻石及如此」六字或以為非許語鈕樹玉說文校錄曰「玉篇廣韻無疑後人增繫傳鍇曰「嶧山會稽山碑也」按今嶧山碑作及雖經翻刻要不甚遠則原注及徐說並非」姚文田說文校議亦云「秦刻石及如此」當是校語羅振玉讀碑小箋則云「舉許書以無一字既為古文又為小篆者必有誤且嶧山碣石兩碑均秦刻文內及字皆篆作不作𠀉當是秦石刻六字本在原注後人錯列「注耳」按小篆與秦石刻同者極多許君均未注明不能獨於

秉 □ 後、下、十、十四、□ 後、下、二一、十三、□ 珠、四六五、□ 珠、五七六、□ 續、六、二三十、□ 續存、一九四、

羅振玉曰「秉，仲□鼎作□，與此略同，象手持禾形」見增考中六十葉上

按說文「秉，禾束也。从又持禾」。絜文秉為地名。珠四六五辭云「畀田羌在秉十二月」是也。它辭秉字之義不明。如「庚辰卜賓貞命□門眾□眾高秉」後下十六、十四、「庚子卜貞其□秉于」後下二一、十三、「庚□貞其□秉由今夕」珠五七二、「□卜賓貞□侯王秉□」續六、二三十、第一第四兩辭之秉疑為執持之誼。金文作□秉中父乙簋、□□叔鐘、□秦公簋、□秉年毌觶、□秉毌丁卣。

〔補〕王襄曰「周禮宰夫『以法式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禮記月令『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禮記中庸薦時食之禮也。此云『王羞□秉』」（今按即續六、二三十之文）與周世

薦羞于祖廟之禮。同見簠徵典禮四葉下。

按此字王釋羞誤。字固非从羊也。

反

反前二、四、一　反簠徵地望、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反古文作反此作反與古金文及許書篆文合」（增考中五十九葉下）

按說文「反覆也从又厂反形反古文」卜辭云「癸巳卜在反貞王旬亡𡆥禍在五月王過于上𠭰」前二、四、一「癸巳王卜貞旬亡禍在反」簠徵「地望、七」均爲地名金文作反宜子鼎反頌鼎反頌壺反過伯簋反師寰簋反大保簋反小臣遾簋與契文小篆並同疑攀之古字象攀緣之形

𠬝

藏八一、二　拾一、十六　拾一、十三　前一、三四、六　前五、三九、二　前八、十二、六　後上六、四　後上二一、十　後下五、十四　後下七、十一　後下十三、十八　甲一、二二、三　甲一、二四、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𠬝治也从又从卩卩事之節也此象从又按跽人與卬从人从卩同意盂鼎服字作𦨈趩尊作𦨈並从𠬝與此同」見增考中五十九葉下

郭沫若曰「象以手捕人之形即古孚字（古金文中俘字均作孚从爪从子）服字从此」

楊樹達曰「前一、三四、六云『御于高妣己二羚（它按字作，杜楊釋羚）册𠬝𠦪』又八、十二、六云『戊寅卜貞王卜用㞢三羊册伐廿鬯卅牢卅𠬝二多于妣庚』多字不識亦雉名後上廿一、十云『翌庚寅酚㞢三羊于妣庚册伐廿鬯卅牢卅𠬝

三夕」樹達按𠬝字當讀為副𠬝聲畐聲音同字通匍匐或作扶服是其證也」見求義三八葉

商承祚曰「金文字周鐘『𠬝子』𠬝作𠬝此與同說文『𠬝治也从又卩卩事之節』案𠬝即服之本字金文多已从舟作𦨶盂鼎𦨶番生𣪘服行而𠬝廢矣卜辭𠬝抑从人从又𠬝从又从卩形雖略近義則不同𠬝乃強按故爪在人上所謂以力服人非心服也𠬝為順從故从手而撫其背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許君訓治之言是卩之訓則非矣」見福攷八葉下

金祖同曰「鐵二五九葉三片『貞我収人伐𠬝方』是𠬝為方國名『晋三𠬝』是以𠬝方之俘三人為牲也又假為征服之服粹之一二八八『叀其戔戈古』又一二八九片作『叀其𠬝古』叀古其國名也」見殷契遺珠一葉下

按說文「𠬝治也从又从卪卪事之節也」凡小篆作卪者皆契文卩之譌變𠬝字經典多借服為之降服制服順服服皆當作𠬝服行而𠬝廢矣契文作𠬝商氏說其字形是也郭謂即古孚字孚𠬝二字構造法同然謂即為一字說仍待商金文作𠬝宗周鐘

𣪊 十、藏、三五、二 藏四七、四 前、一、五、八、前、一、八、一、前、一、八、二、前、一、八、五 前、一、十七、六 前、一、十八、三、前、一、三六、三 前、二、三七、六 前、一、四十、五 前、五、三五、四、後、上、二、六 後、上、二、三 後、上、四、三、後、上、七、六、甲、一、三、十、甲、一、五、三、甲、一、十八、三、甲、一、十八、十六、甲、一、十八、十三、甲、一、十八、十五、戩、四、十、戩、六、七 戩、二十、一 續、六、二、六、八、後、上、七、十二 甲編二七七四、三、六 前、六、二 餘十 五六、甲、十十十

羅振玉曰「从手持木於示前古者卜用燋火其木以荊此字似有卜問之證許書有𣪊字注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𣪊从又持祟祟非可持之物出殆木之譌𣪊即許書之𣪊然古字卜辭中皆為祭名豈卜祭謂之𣪊與」見增考中十八葉下

王國維曰「𡨦从又持木于示前亦祭之名」見戩考十二葉下

陳邦懷曰「𡨦即𣪠之古文說文解字隸从隶柰聲篆文作隸段注云「此曰篆文則上古文也」段說極是又欠部「𣪠意有所欲也从欠𡨦省」或作款許君曰「款（今按陳氏原文「款」引作「𣪠」今按當是「款」字今正）或从柰」許君所謂或體款即蓋古文款（今按字應作「款」）也以古例之知卜辭𡨦字實為𣪠之古文殆無可疑羅參事疑出乃木之譌偶未照耳」見小箋十一葉

董彥堂先生曰「舊派以米為祭名原象焚木之形文武丁時亦作米或𣎆卜祀多用之新派自祖甲改作𡨦（𡩱）从又持木焚於示前有焚祭之義乃益顯」見殷曆譜上編卷一第四葉正面上欄

又曰「祖甲帝乙帝辛時祭祀皆有」𡨦之一種而不見「𡩱」字𡩱在一期作米

四期作米、[glyph]象燎木之形。叙當即奠之新字，从又持木於神示前，仍為奠祭之義。此叙祭必與他種祀典相伴舉行，如上節「叙」與「𠤎」宜祭即其一例。其與彡翌相伴者，例如「丙午卜，[行]貞：王賓叙，[亡]尤。在正月。」「丙午卜，行貞：王賓叙，亡尤。」同上三十六葉下左胛骨右邊。定按指祖甲祀譜原片為卜，一五八。「癸酉卜，行貞：王賓中丁奭妣己祭，癸翌日，亡尤。在三月。」「癸酉卜，行貞：王賓叙，亡尤。[在]三月。」同上二十五葉下右胛骨右邊。定按原片為金，六。由此知「叙」祭每與五種祀典相伴，且祖妣皆有此祭也。見同上 上編卷三祀與年十三葉上

葉玉森曰：「羅氏考釋中第十八葉列[glyph]于叙下，殆謂叙省文也。按此字有作[glyph]藏龜之十三、二 [glyph]者，有更省作[glyph]前二、二五、六 者，有增繁作[glyph]後上、七、十二 [glyph]甲一、十六 者，疑為叙之變體。其从[glyph]者，即許書「𥩮」之所由孳乳。」見前釋一卷一一

二葉上

許敬參曰「叙為本字，𢼸為後起，叙或亦卜吉凶之祭也。」見存真一集

于省吾曰「說文『𢼸，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𢼸，从又持祟，祟亦聲，讀若贅。』卜辭𢼸字習見，金文我彝作𢼸，从東與从木同，說文从出，乃木之譌。承培元廣說文答問疏證云『𢼸即冬賽報祠之賽。冬𢼸報祠，謂祈豐穰，問水旱也。周禮都宗人注漢書郊祀志急就篇皆借塞為之。』按承說是也。說文『𥨍，塞也，从宀𢼸聲，讀若虞書曰「𥨍三苗」之𥨍。』是𥨍塞雙聲，𥨍从𢼸聲，故叙亦通塞。史記封禪書『冬賽禱祠』索隱『賽謂報神福也。』然則卜辭言叙猶經傳言賽或塞，惟祭之時不限於冬季耳。」見駢枝四三葉上

按說文「𢼸，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𢼸，从又持祟，祟亦聲，讀若贅。」契文作叙，陳

取

藏三六、三、 藏六十七、一、 藏六四、四、 藏一〇四、四、 藏二四九、一、 藏二七一、一、 拾二、八、 拾八、十八、 前一、九、七、 前一、四五、六、 前二、二一、四、 前四、二六、一、 前四、二九、三、 前四、三十、一、 前四、五二、五、 前五、九、一、 前五、四六、六、 前六、三、二、 前六、五、一、 前六、六、七、 前七、二一、二、 後上、十一、十六、 後下、十四、八、 後下、二三、十、 後、下、三六、五、 甲、一、七、一、 甲、二、八、一、 戩七、一

商承祚曰「从又从耳，即取字。說文『取，捕取也。从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馘」。馘者，取左耳也』。又馘注『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為俘馘」。从耳或聲。䤋，馘或从首』。按詩大雅『攸馘安安』。傳『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魯頌『在泮獻馘』。箋『馘所格之左耳』。此字正象以手持割耳義

與𢦏同金文毛公鼎嚴作□番生𣪘作□已整齊其形至小篆則更誤矣

葉氏謂為㕛之變體（鉤沈卷二）非是」見佚存十六葉下

孫詒讓曰「諸文茲與氐字相近尋討文義實為氐字之古文籀謂氐之古文从𠂤蓋象山之哀落形後省作𠃊與山形絕遠此可見最初造字之恉龜文氐字下从□兩形相校一正一哀其恉昭然矣」見舉例下廿七葉下

葉玉森曰「森舊釋為𠂤乂之變體卜辭於人名多用之（說詳鉤沈）復核卜辭有𢦏𠂤二字於某一辭內並見者且乎𢦏今𢦏諸辭屢見讀之終覺未洽反復思覺𢦏非𠂤之變體其字从又持𠂤填實之則成□金文公伐郘鐘攻字偏旁作工填實之則成工與□形近乃斧形𢦏省作□古訓工曰能攻玉者（周禮天官序官注）曰作器物者（周禮太宰注）攻玉作器雖斧不克先哲乃

以[工]為工之標幟識後乃變易作工仍象工人用器形作工則矩字所由生矣从攴持工當為攻字如卜辭云「壬午卜王攻鼠方」乙六五四五「學攻置」乙六五二十三「辛丑卜亘貞學攻彭」前三·十「囚貞囚攻陵君」前六·二「令攻[兆]」乙〇·五·二「口由令攻射」前七·十三「甲午卜攻射」上同「戊辰卜賓貞學自師般攻于夫」後上·十六·十七「貞學攻般狩果」後下·十「己卯卜攻岳雨」乙未兵「囚往出狩囚獲攻風」藏三·六·三「貞由單學攻」乙一一·一 藏·七「貞學自攻陵于囚」乙九·二 藏二·四「貞學吳攻弓」乙七·六 戩三「貞學攻立[兆]」乙二·五 卜二·三 各辭內鼠方置彭陵[兆]射夫般風陵弓立[兆]並為國名又如「貞勿學攻牛」乙〇·四 前三·二「貞勿自師攻牛弗其吕」藏一·七 乙八·三「羊在圂多猶他辭云「囚兵多牛」前六·乙一六 猶馬方一曰多馬羊方一曰多羊也「口辰卜告貞學攻馬于卯吕三月」乙·四·四 微文地馬即馬方辭言命攻馬方于卯之地而用兵也「貞學从

奠攻𠂤貴啚三邑」（前七、二四）奠疑鄭之古文。辭言命由鄭進攻𠂤貴啚三邑」也。以上各辭並釋為攻，似較妥適。至本辭（寧滬一、九七）按為前、曰「王攻唐褸」與前六、十八、六「勿攻唐褸」一辭誼反倒同。攻乃祭名。又他辭云「貞攻岳」（前七、二〇）「己卯卜攻岳雨」（後下、三六、三）兩辭中攻字疑並祭名。周禮太祝「五曰攻」。鄭司農注「攻祭名也」見前釋卷一第五十五至五十六葉

郭某曰「辭言癸酉卜其取岳雨」取殆棷省。說文「棷，木薪也」音義與槱近」見粹考九葉下二八片釋文

陳夢家曰「卜辭或用取為祭名，取是槱的假借」見綜述三五五葉

王襄曰「古取字。說文解字『取，捕取也。从又从耳』。趠鼎作𠬪，楊敦作𠬪，與此相似」見簠考地望七葉上

楊樹達曰「粹一二八片云『癸酉卜其取岳雨』又五七片云『庚申𣪘貞取河出从雨』郭氏云『取殆𣪘之省與標迺』樹達按取蓋假為奏粹五三〇云『庚辰貞其奏丁宗于囗彡奏可說』又按奏謂奏舞知者同書七四四云『丙辰卜貞今日奏舞出从雨』是其證也見求義二十二葉下

按說文「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聝聝者耳也」絜文正象以手取耳之形知者契文聑字作□或□偏旁與此正同可證也惟所寫不必左耳此則筆法或以時而殊或因古文正反無別故於文不拘一格也葉釋攻非是契文自有攻字作□也金文作□毛公鼎□生簋□犬彝□□𣪘簋□揚簋與契文略同

彗

羽藏六十·四　羽藏八二·一　羽前四·二九·六　羽前六·三八·六　羽前六·十七·七

羽甲一·七·二　羽甲六·二十·二　羽甲六·二十·四

孫詒讓曰「羽字亦難識。攷說文又部友古文作𦏲，金文大鼎作羽，叔友父敦作羽，與此略同。或當為羽之異文，亦通。」見舉例下十五葉上

王襄曰「古羽字。」見類纂正編四卷十七葉下

葉玉森曰「此雪之初文。異體作羽羽，象雪片凝華形。从雨作𩃬，乃其繁文。後變作䨮，从二乂即羽之譌。羅氏謂雪為凝雨，得以手取，增訂考釋中第三葉似非朔誼。」見前釋二卷三十九葉

唐蘭曰「卜辭以𩃬為雪，說文雪從彗聲，則羽固彗之本字也。卜辭習字從羽，而說文彗字或作篲，古文作𥳓，從竹習，正合辭相從之例，則羽即彗

字更可無疑矣（辰轉相從，例見王筠說文釋例九九叔；其指之類與羽習箒正同，皆古今字也）。說文「彗，埽竹也。从又持甡。篲，彗或从竹。䈏，古文彗从竹从習」。按彗為埽帚，古之通語，然從又持甡無義，取象別本作丰丰，亦象帚形，獲卜辭作羽，與帚形相近，然則帚本是王帚本象草形，羽為掃帚，乃狀其器，及羽變為彗，則其本義遂不可尋矣。卜辭羽字多為人名，或叚為霎霎者，彗之孳乳字也」。見文字記十五葉下

陳晉曰「羽為習之省，文亦吉之義。左傳『多習其譯（祥）』，杜注『不習謂卜不吉也』」。見龜甲文字概論七十葉下

楊樹達曰「屠書辭一云『囗旬亡囚（禍，舊釋禍，按：咎）旬㞢（有）希（祟），王占（貞）中日羽雪』。羽字胡君釋雪，釋中日羽為日中降雪，以為災禍之事，余謂雪兆豐年，古

今以為祥瑞未聞日中降雹為災異也按此字以字形核之當釋為彗說文三下又部「彗埽竹也从又持甡」甲文字象埽竹之形與篆異者不从又耳甲文自有从雨从彗之霻不必混而一之霻字本从彗聲假彗為霻自極可能釋辭雖必依義釋字終當據形彗為埽竹用以掃除故引申有除字之義嘗見似彗古書謂為除舊布新之象霻字从彗亦訓除廣雅釋詁三皆受義於埽竹之彗卜辭蓋謂王病有中日而除也有祟指疾有而言中日彗附及之耳見甲文說五八葉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

按說文「彗埽竹也从又持甡篲彗或从竹簪古文彗从竹从習」栔文作羽唐釋彗是也孫王諸說均非楊謂彗有除義其說極是以說「王疾有中日彗」一辭尤為允當卜辭亦有沒彗為霻者以霻從彗聲也其从雨作者則

為雨雪之轉字。栔文羽彗掃竹之形，篆文彗則更象手持之，為羽之孳變。古文偏旁每多省略，此非彗省作羽也。許書古文作𥱊从習，則卜辭羽之譌變也。

□

□前、四、二九、三、□前、四、二九、五□前、四、三十、一、□□前、七、一、四、□後下、二六、五、□後下、四十、十五、□菁一、一、□甲、二十六、十九、□戩、二四、四、□戩、三七、十、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友古文作䎊从羽乃从𠬪傳寫之譌从𠮛又爲曰之譌也師遽方尊友作𦏲卜辭有作𠬪者亦友字卜辭中又亦作𠂇斯𠬪亦作𦏲矣其从二與𠬪同意」見增考中之十一葉下

王國維曰「鄂侯馭方鼎云『馭方𠬪王』之𠬪即宥侑二字馭方𠬪王即謂馭方酢王周禮大行人侯伯之禮『王禮壹祼而酢』即此事也故侑之義與酢同毛詩彤弓傳曰『右勸也』楚茨傳曰『侑勸也』右侑同字此不云酢而云侑者以諸侯之于天子不敢諸居主賓之獻酢之名故雖酢天子而其辭若

曰侑之云侑」見觀堂別集補遺釋宥。

葉玉森曰「按卜辭之𦫳疑仍又之繁文，讀仍為侑。王羅氏所舉𦫳字見卷七第一葉四版，辭云『貞翌令吳字方𦫳出事』。𦫳之意誼似非友，亦非侑，或別為一字」見前釋卷四第三十八葉上。

按說文「友，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𦫳古文友。𦫳亦古文友」。契文與小篆同，其義則不明。辭云「囚晉其亡取𦫳友𢆶」前四、二九、三。「囚𦫳囚𦫳」前四、二九、四。「囚貞亐行取𦫳友于𦫳𢆶」前四、三六、一。「貞翌令失子方𦫳古事」丁未卜爭貞令韋以有族尹𢆶有友。五月」前七、一、四。「囚自長友唐」前七、六、二。王氏以為侑字或是。作𦫳者，與說文古文同。金文作𦫳君夫簋 𦫳杜伯盨 𦫳史頌簋 𦫳𦫳大鼎 𦫳王孫鐘 𦫳弔友父簋 𦫳毛公旅鼎 𦫳師遽尊 𦫳大史友甗

□

□ 前、三、二七、六 □ 後、上、十、十六

从又从目从示說文所無

楊樹達曰「卜辭𢍰戌芮𢦏从山丑此从貝當是𢍰字書盤庚中篇云『其乃貝玉』蓋古人以玉事神亦以貝事神也見求義卅十六葉下」按楊說甚是也字象以貝事神之誼謂即𢍰字則有未安楊氏曾言「釋字須音義形」是之與字內形固相違也

□

□ 徵、下、五十

从又从矢說文所無

□

□ 拾九、十六、□ 乙、二〇〇〇 □ 乙、八五六六、□ 乙、九〇九一、□ 珠八六六、

从又从不說文所無

楊樹達曰「卜辭言上甲□示即上甲微也字从不声與眉微同為脣音字」見甲文說四一頁釋湄

按楊說待考

权

□ 甲、一、二九、十一

从又从木說文所無

□

□ 甲編一三五二

从又从不从目說文所無

[㞢又]

[字形] 續五、八、一　[字形] 簠徵、征伐、四一　[字形] 存、二、二九、

从又从㞢說文所無卜辭又㞢每通用

[𠬶]

[字形] 前五、三二、一　[字形] 前、六、六三、一　[字形] 前五、三一、五　[字形] 後、下、八、十三　[字形] 前八、六、五　[字形] 前、八、九、一　[字形] 同上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彗埽竹也从又持甡或从竹作篲古文作[字形]从雨于持二帚象掃除之形殆即許書彗字許言古文作[字形]从羽殆从雨帚之譌與卜辭中又有从又持一帚者殆亦彗字又以字形觀之下埽謂之埽上埽謂之彗許訓彗為埽竹殆非初誼矣」見增考中四十八葉

唐蘭曰「[字形]乃𠬶字羅釋彗非掃浸以與婦字混釋侵字亦未是卜辭从又从帚者當是𠬶字耳說文無𠬶字於寖祲梫駸綅埐等字並謂

為从侵省声，而「侵」下云「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也」。今據卜辭有𠬶字，則侵字正從𠬶聲。其餘從𠬶作之字亦非從侵省矣。凡从𠬶之字得變从侵，如蔓為蘉，為寢，是非侵省」。見文字記廿葉下至廿一葉上。

又曰「𢿱𢿱乃𢿱及歸字，當為一字之異構。卜辭从帚从𠬶每通也。此字羅釋𢿢，蓋帚與𠬶之繁文。卜辭𠬶作𢿱，𢿱作𢿱。其帚旁亦从土，蓋象壓土帚以去塵土也。其後从土，說文「埽，棄也。從土从帚」。又「𡉈，地也。從土侵省聲」。埽𡉈亦一字」。見同上廿一葉上。

按說文無𠬶字，而多有以之為偏旁者，如王氏所舉是也。今卜辭亦有此字，最古本有之，許書偶佚耳，當補入又部。其意義當與埽同，唐氏說此甚是。惟唐氏分𢿱𢿱為二，竊謂似有可商。𢿱與𢿱實𢿱之繁文，𢿱又𢿱之省

也。今証收之作𢅆又羅氏于上出諸形並作㝢作𠬪者皆釋爲彗。唐氏已辨其誤。卜辭之作𠬪者唐謂即後世从手从帚之掃，許書則作埽，甚混可从。本書收入十三卷土部。

⿱罒又

藏一、八三、二　藏二、二七、二　前二、三十、一　前五、十四、三

前五、十四、四　六清、一一五 外三〇六　掇三二九

孫海波曰「从又从畢。」甲骨文編三卷十六葉上

按栔文字舊釋畢，說非。當从唐蘭說釋罕。說詳七卷罕下。此从又罕，說文所無。象手持田网之形，其用蓋與同。卜辭字其義爲禽⿱罒又字當亦有禽獲之義。辭云「囗貞王往來囗⿱罒又八口雉。」前二、十、三是也。又云「貞王夢⿱罒又不隹禍。」前五、十四、四。蓋言王夢有所禽獲，其不惟禍乎。又云「囗有又祐在洮⿱罒又」二藏二七、

六外三〇六重出　亦言在此有所獲也孫氏文編收此作⿰畢殳乃沿㞢字舊釋而誤畢字許訓田网與罕畢同義則⿰畢殳⿰罕殳亦當同義許以盡訓⿰畢殳者蓋以田网冡巢穴上以捕鳥獸類皆盡得之無遺類故引申訓盡也今畢字亦有盡義蓋由⿰畢殳之引申義得之

𠂇 ⺁藏八、三 ⺁前三、三一、一 ⺁前三、三一、二 ⺁後下、四十五 ⺁菁五、一 ⺁甲二、一十二

王國維曰「古文𠂇正不拘或左或右可任意書之唯ナ又之(一)諸字例外」

按說文「𠂇ナ手也象形」契文作⺁亦為ナ手之形辭云「乙亥卜旦圃帚ナ允口」藏八八、「癸丑卜𡆥貞ナ赤馬其𢇍不𤔔」藏一八、「丁卯卜爭貞王往于𦗶不ナ」藏二五二「丙申卜貞其𠭯馬ナ又中人三百六月」前三、三一、二「言ナ赤馬」言ナ又中卽今左右之左言帚左ナ」言不ナ」蓋言不相違戾也金文作⺁盂鼎⺁散盤⺁善鼎與卜辭小篆並同

史

史藏、八八、四、史藏、一八三、四、史拾、七、六、史前、一、十、六、史前、四、二八、二、

史前、五、三九、八、史後上、六、一、史後、下、二十、十、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並作史，从中（秦泰山刻石御史大夫之史，說文大小徐二本皆如此作）。案古文中正之字作中、中、中、中諸形，伯仲之仲作中，無作中者，唯篆文始作中，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則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吳氏大澂曰：『史象手執簡形。』然中與簡形殊不類。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江氏以中為簿書，較

矣或以中為簡者得之簡為一簡簿書則曰簿顧簿書何以言中亦不能得其說案周禮大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算」大射儀「司射命釋獲者設中之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又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職所云「飾中舍算」之事是中者盛算之器也中之制度鄉射記云「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算亦與中字形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形而於中之上橫鑿孔以立算達於

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於他器者也考古者簡與算為一物古之簡策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為六寸（詳見余簡牘檢署考）算之制亦有一尺二寸與六寸二種射時所釋之算長尺二寸投壺算長尺有二寸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籌也算也」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疏云「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之外則此籌尺四寸矣」云刊本一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是扶膚一字「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為一謂刊四寸也所紀算之長短與投壺不同疑鄉射記以周八寸尺言故為尺

四寸投壺以周十寸尺言故為尺有二寸猶鹽鐵論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記酷史傳言「三尺法」漢書朱博傳言「三尺律令」皆由於八寸尺與十寸尺之不同其實一也。討歷數之算則長六寸漢書律歷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說文解字「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尺二寸與六寸皆與簡策同制故古算筴二字往往互用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注「古文算皆作筴」老子「善計者不用籌策」意謂不用籌算也史記五帝本紀「迎日推筴」集解引晉灼曰「筴數也迎數之也」案筴無數義惟說文解字云「算數也」則晉灼時本當作「迎日推算」又假筭為算也漢蕩陰令張遷碑「八月筴民」案後漢書皇后紀「漢法常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筴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筴為算是古算筴同物之證也射時舍算既為史事而他事用算者亦史之

所掌」周禮馮相氏保章氏皆大史屬官月令「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計歷數者史之事也又古有筮多用筴以代蓍易繫辭傳言「乾之策坤之策」士冠禮「筮人執筴」又周秦諸書多言龜策罕言蓍龜筴算實一事而古者卜筮亦史掌之少牢饋食禮「筮者爲史」左氏傳亦有「筮史」是筮亦史事是算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爲史之所執則盛算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爲篇若數者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逸周書嘗麥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將其爲盛筴之器無疑故當時簿書亦謂之中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斷民獄訟之中」又「登中于天府」鄉士遂士方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楚語「左執鬼中」蓋均謂此物也然則史字从又持中義爲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丨象筆形者同意矣然則謂中爲盛筴之器史之義不取諸持算而取諸持筴亦

有說乎曰有持算為史事者正由持筴為史事故也古者書策皆史掌之書金縢「史乃冊祝」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又「作冊逸誥」顧命「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灋掌則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之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辨昭穆之俎簋」*內史「掌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冊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

*此字據王氏原文作「御大史令之貳」今據經文改

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御
史掌贊書女史掌書內令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又誓于其竟史讀書覲
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升西面立
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又公使自西方東面讀遣卒
命曲禮史載筆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祭統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毛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又周六官之屬掌文書者亦皆謂之史則
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為事其字所从之中自當為盛筴之器此
得由其職掌證之也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
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

事並稱蓋謂諸侯之執事者也而殷虛卜辭則稱御史（前二、八、四、）是卿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書甘誓謂之六事司徒司馬司空詩小雅謂之三事又謂之三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稱事若吏即稱史者也書酒誥「有王有事」又「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立政「立政立事」正與事對文長官謂之正若政庶官謂之事此庶官之稱事即稱史者也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由上文所徵引者知之矣殷以前史之尊卑雖不可考然卿事御事均以史名則史官之秩亦略可知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

六典」注「此蓋殷時制。」大史與大宰同掌天官，固當在卿位矣。左傳桓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以日官為卿，或亦殷制。周則據春官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中官以大史為長。鄭注「大史，史官之長。」或疑書酒誥「大史友、內史友」，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大史、內史，左右手也。」以大史內史各自為寮，不相統屬。且內史官在大史上，尤不得為大史之屬。然毛公鼎云「御史寮」「大史寮」，不言內史，蓋析言之則大史內史為二寮，合言之則為大史一寮。又周官長貳不問官之尊卑，如鄉老以公，鄉大夫以卿而為大司徒之屬；世婦以卿而為大宗伯之屬，皆是。則內史為大史之屬，亦不嫌也。秩以內史為尊。內史之官雖在卿下，然其職之機要，除冢宰外，實為他卿所不及。自詩書彝器觀之，內史實執政之一人，其職與後漢以後之尚書

今唐宋之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明之大學士相當蓋樞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謂之作冊其長謂之尹氏尹字从又持丨象筆形說文所載尹之古文作𤕰雖傳寫譌舛未可盡信然其下猶為聿形可互證也持中為史持筆為尹作冊之名亦與此意相會試詳證之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又「作冊逸誥」作冊二字偽孔傳以王為冊書釋之顧命「命作冊度」傳亦以命史為冊書法度釋之孫氏詒讓周官正義始云「尹逸蓋為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謂之作冊」古籀拾遺宄自跋略同始以作冊為內史之異名余以古書及古器証之孫說是也案書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東郊作畢命史記周本紀作「康王命作冊畢公」蓋不知作冊為官名畢為人名而以畢公當之偽古文畢命之所本漢書律歷志引逸畢命豐刑曰「王命作冊豐刑」逸周書嘗麥解亦有「作筴」此皆作冊一官之

見於古書者甚見於古器者則癸亥父乙鼎云「王賞作冊豐貝」睘卣云「王姜命作冊睘安夷伯」吳尊蓋云「宰朏右作冊吳入門」皆以作冊之字冠於人名上與書同例而吳尊蓋之「作冊吳」虎敦牧敦皆作「內史吳」是作冊即內史之明證也亦稱「作冊內史」師艅敦「王呼作冊內史冊命師艅」免盨「王在周命作冊內史錫免鹵□□」亦稱「作命內史」剌鼎「王呼作命內史冊命剌」是也內史之長曰內史尹亦曰作冊尹師兌敦「王呼內史尹冊命師兌」師晨鼎「王呼作冊尹冊命師晨」免敦「王受作冊尹者諸字假為俾冊命免」是也亦單稱尹氏詩大雅「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頌鼎寰盤「尹氏受王命書」克鼎「王呼尹氏冊命克」師𤼈敦「王呼尹氏冊命師𤼈」是也或稱命尹字吉命令同命尹即令尹楚正卿令尹伊敦「王呼命尹𡬝冊命伊」是也作冊尹氏皆周禮內史之名蓋出於此

之職而尹氏為其長其職在書王命與制祿命官與大師同秉國政故詩
小雅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又曰「尹氏大師、為
維周之氐秉國之鈞」詩人不欲斥王故呼二執政者而告之師與尹乃二
官與洪範之「師尹惟日」魯語「百官之政事師尹」同非謂一人而師其官尹
其氏也書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多方「誥爾四國多方
越爾殷侯尹民」民當為氏字之誤也尹氏在邦君殷侯之次乃侯國之正
卿殷周之間已有此語說詩者乃以詩之尹氏為大師之氏以春秋之尹
氏當之不亦過乎且春秋之尹氏亦世掌其官因以為氏耳然則尹氏之
號本於內史書之庶尹百尹蓋推內史之名以名之與卿事御事之推史
之名以名之者同然則前古官名多從史出可以覘古時史之地位矣」引

集林卷六第一至六葉釋史

陳夢家曰「史為田獵之網而网上出干者搏取獸物之具也史事通事作叓Y即干也古者祭祀用牲故掌祭祀之史即搏獸之史卜辭有叓字即逐也以史所以捕之之具又史或作𢼸建於旂史上古者干戈多建於故知史與干戈單等為同類之物矣」詳見考古五期七至十二葉史字新釋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吳中丞曰『象手執簡形古文中作𠁩無作中者案吳說是也江先生永周禮疑義舉要曰『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其言視

吳尤詳密可證正許君中正之說之失」見增考中十九葉下

郭某曰「卿史羅振玉釋爲卿士今案「其令卿史」猶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矣」見卜通一三七葉上六一之片釋文

馬敘倫曰「史字裡的中是筆从又持中是會記事的意思」見馬氏論文集二百葉

又曰「王國維對史字不曉得是聿字的倒寫聿字並不是筆字的初文實在就是書字的初文他仍就以爲史字从又持中不過他所說的中不是上中下的中字罷了就是說史吏事是一個字也是有對有不對至於他說中字他曉得引用到儀禮鄉射禮裡的虎中兕中鹿中但是也不能很明白說明中字的構造」見同上一六九葉

又曰「史音在審組聿音在喻組四等同是摩擦次清音所以史的聲轉為聿其實史字是拿筆向對面寫的樣子聿是向下面寫的樣子並非兩字說文裡說『聿所以書也』這就是筆字的意思聿字裡的〓便是最初的筆字本來象筆的形狀造的〓變做〓又變做〓便不象形了因為筆是寫字的所以便把寫字也叫做聿後來反把〓字掉了大概因為變做〓後或寫做中和中字相混了所以把筆字來代〓字聿史既是一字所以書字便是史的轉注字」見同上十之叢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

按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甲金文與小篆並同陳氏讀史為畢田网甲文象网之字均作〓或〓从中从持史字卜辭多見無一从此作者僅

師寰簋 秦公簋 石鼓 高攸比鼎 史頌簋

易鼎 與契文略同

（文編附錄六二）

馭

馭 後上五、十二 馭 後上十、十二 馭 後上八、十五 馭 後下六、七 馭 後下二二、八 [form] 後下三十、十四 馭 後下三三、一 [form] 甲編五二七 馭 甲編五三七 馭 甲編六一三

董彥堂先生曰「馭即御字从又牽馬有加水滴作[form]者與牧之作[form]同意左从[form]即馬之省形首足尾鬣俱略具駿之馬旁作[form]騶之馬旁作[form]均相似从馬从又正是馭字荀子王霸篇注『馭與御同』詩小雅六月毛傳『御進也』」見馭𢦏說載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

郭某曰「馭字每與𢦏字連文以意求之蓋作賓釋爲『馭𢦏』唯字不从馬似尚可商」見粹考三二葉上

商承祚曰「前六、十二、三『馭延𢦏』『馭第二版』『馭𢦏』後上五、十二『馭𢦏第八、五』

董作賓從之，訓馭𤼷為進福(見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釋馭𤼷)。商承祚釋祭(見類編篇)。

釋肆(中引商說已見上以略)。按商釋𤕣為肆是也，惟以肆為治肉猶未盡然。叙𤼷之義亦未能宣究無滯。至以肆𤼷為肆延𤼷之省文，亦非。卜辭肆字安延𤼷遺，讀者商氏係據前六、十六、三片為說，然其字左半已殘，當係叙字，決非叙字也。說文「𢑚，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又「豪，豕也。」嚴可均、王筠並謂𢑚彖同字，是也。據古錄一、三、十四、亞形父丁角有叙字，器作𢦏，蓋作𢦏，與卜辭略同。叙字象以手刷洗𢑚豪毛之形，或从數點者，象水滴之形。金文肆字多从巾者，左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服注「率為刷巾」。說文「刷，刮也」。禮有刷巾。刷洗之初，祇以手，繼則用巾與，乃人事自然之演進也。又肄通肄，經傳作肆。說文肄之篆文作肆。容庚金文編肄下云「肄，經典譌作

肆毛公鼎「肆皇天亡斁」詩抑「肆皇天弗尚」作肆。聘禮記「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注「古文肆為肄」。按容說是也。周禮小宗伯「肄儀為位」注「故書肄為肆。杜子春讀肆當為肄」。禮記玉藻「肆束及帶」注「肆讀為肄」。此例經傳屢見不勝縷舉。肆之讀為肄，猶施之亦音移也。荀子儒效「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注「施讀曰移」。又按叙亦即後世㨾字，說文「㨾，緣也。从手彖聲」。从手从又一也，从彖从㣇一也，是叙肆㨾古本同字之證。卜辭三四期作叙癹，第五期作延(祉)癹，征癹即延癹，謂延長福祉也。叙癹與征癹義必相同。叙既同肆同㨾，遹肆，遹肆與延故訓相仿。詩行葦「或肆之筵」傳「肆，陳也」。爾雅釋詁「延，陳也」。詩崧高「其風肆好」傳「肆，長也」。爾雅釋詁「延，長也」。左襄二十三年傳「不可肆也」注「肆，放也」。而爾雅廣言「延，散也」。放與散義相因。廣雅釋詁「肆，伸也」。呂氏春秋重言「延之

而已。注「延，引也。」伸與引義相因，是肆與延同訓之證。肆、掾與延為一聲之轉，肆、掾、延並喻母四等字，說文訓掾為緣，是掾、延音義並相仿。粹編一一九五「𣪠于之若。」爾、五、八、五「征于丁宗」，詞例相仿，借𣪠為征也。金文毓祖丁卣有「易𤼈」之語，易𤼈贅即錫𤼈，錫者由彼以及此，亦與延義相承。又𣪠从㣇聲，錫从易聲，从㣇从易古音近，字通。說文「㣇讀若弟。」又「鬀，鬄髮也。从髟弟聲。」按鬀今俗作剃。周禮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注「肆讀為鬄。」按肆通𦃃，詳前。追弁河南濬縣出土盟卣有「用追于炎不𦃃」之語。𦃃通𦃃，盡士許說。㣇殺釋古注同詳考。不𦃃即毛公鼎「夙夜敬念王畏不睗」之不睗，此均𦃃易字通之例證。總之，𣪠與𦃃掾古本同字。𦃃，說文篆文作肆，經傳或作肆者，音之假也。𣪠之本義為剃，既㣇象豪毛之形，引伸為肆習，為掾緣，為肆長，與延義

聿

□前七、二三、六 □後下、三八、一 □後、下三八、五 □甲編、二一一八 □乙、三四四九 □乙、八四〇七 □撥續二六五 □新、一五六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聿所以書也从聿一聲此象手持筆形乃象形非形聲也畫父辛卣从聿與卜辭同」見增考中四十葉下

葉玉森曰「森按本辭之□作□似即□尹字見前、六、三。尹亦从又持丨與聿之構造法同。丨丨疑象筆形許書訓尹「从又丿握事者也」卜辭金文均不从丿羅氏謂从丿為傳寫之譌是也」見前釋卷七第十六葉上

按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栔文乃象形象手執筆形也其初義當訓「書也」馬敘倫說見前史字下引引申之所以書者亦謂之聿矣作□者與尹字結構法同卜辭聿為人名「乙丑卜□貞令雷眾

嗚乃[glyph]事从[glyph] 古事七月 乙三六二 菁七、二 「貞由事人从[glyph] 古王事 後、下 乙三八

一」是也。金文作[glyph] 壺文 [glyph] [glyph] 戈文 [glyph] [glyph] 女帚卣

畫 □藏二四一、□前二、五、四 □前二、二八、六 □前二、二八、又、□前六、七、二、□前六、十九、一、□前六、二二、六、□前七、四十、二、□後下、四十一、□後下、二一、十二、□後下、三七、二、□甲一、二八、十二、□戩十一、六、□戩三一、六

王國維曰「畫疑古畫字。象錯畫之形。吳尊蓋畫作□，彔伯敦蓋作□」見戩考廿四葉

王襄曰「古肅字从又。師望鼎肅亦作□」見類纂正編三第十三葉下

郭某曰「金文畫字何以从周。觀其字形殆謂以規畫圖也。圓周之周。說文本作用，然經典中未見此字。古器物中亦未見此字」見甲研釋寇二葉

又曰「古金文中畫字作□，从聿从周，當係以規畫圓之意。此說今得一證

蓋𡕒實古規字也。周金文存及愙齋集古録有鬼生𣪘者，其銘云「鬼生𣪘冉肆用賜作李曰乙𡕒子子孫孫永寶用。」攈古録之李曰彝亦同是一冉所作之器，彝亦𣪘也。依金文通例，𡕒字當是器名。二器爲𣪘，而銘之以𡕒，可知𡕒音必與𣪘音相近。參以字形，則爲規字無疑。規𣪘同屬見紐，故假𡕒爲𣪘也。師望鼎「不敢不分不𡕒」，分讀去聲，𡕒爲規字，義亦甚協。卜辭亦有𡕒字，皆用爲地名，字亦作𣶒，从水𡕒，𡕒規晴須著計也。王國維疑畫字，相差尚有一間。」見甲研第二冊後記一葉。

葉玉森曰：「按卜辭有云『𢀛𡕒』（前七、四十、二）又『𡕒』（後下、四、十一）者，似國名。疑𡕒即其地，鬼生𣪘李曰彝銘文中之𡕒字，當爲器名。郭氏由字形而釋爲規，復由聲紐而轉爲𣪘。彝無𣪘爲冉所作器，銘文以用彝或𣪘字爲通例，乃冉必擇一與

敦聲相近之字代之以惑其子子孫孫果好奇耶殊不可解又小卜辭从水之𣳚亦地名當即𦘦地之水名曰𣳚也見前釋卷二弟十一葉

丁山曰「𦘦王國維疑是畫字」郭沫若說「實古規字」山按𦘦篆書作□或□从聿从□□乂字古寫文孳乳為艾為辥漢前古籍常作治理字用師望鼎」不敢不分不𦘦」𦘦當讀為辥皃生毀」用作季日乙𦘦」𦘦彝音近此當讀為彝由西周金文所見𦘦字的音讀測之我認為𦘦即肄」習也」肄習的聿字从□大概象人執筆習畫形所以又讀如「畫」詳見方國志七八至八十葉

魯實先曰「卜辭之□王國維釋畫郭沫若釋規說並非是惟王襄據吳大澂古籀補所釋師望鼎之𦘦作□即證□即𦘦字其說是也若畫於

吳尊作[古文] 上官登作[古文] 字亦从田毛公鼎作[古文]師兄毀作[古文]字亦从周宅毀作[古文] 番生毀作[古文] 所从之囲田與卜辭之囲田金文之囲田同體乃周之初文也彔白毀作[古文]所从之[古文]乃周之繁文（周方名繁文有从玉貝之例故周亦从玉作[古文]非說文玉部訓治玉之琱也）良以周地宜禾故其初文即象田疇之形初作囲田是周之本義當為后稷之後所封國名象田疇之形者猶伯益之後所封國名從禾作秦也其後衍變而為[古文]者乃從訓回之口以示其為方國之義（卜辭金文方名有从口之例）非如說文所謂從用口而以訓密為本義也當是則畫之從周或田義固無殊與田疇則不足示界畫之義是畫不當讀為[古文]也攷肅於古音屬幽攝入聲簋為幽攝二部音近通轉是以彪生毀假[古文]為簋此尤[古文]為肅之塙證也（詩采葛以蕭與秋為韻下泉以蕭與周為韻風雨以瀟與膠瘳

為韻攝之本以繡與晧鵠憂為韻，蕭从肅聲之蕭瀟繡屬幽攝入聲，秋周膠瘳晧鵠憂為幽攝，此从肅聲之字與幽攝相通之證也。以二部或相通，故言古韻者自江永以迄黃侃諸氏俱以二部併為一部。葉釋𦘠為畫，則畫屬支攝入聲，不得適借為寔矣。郭沫若謂[四]金文畫字作𦘠，从聿從周，當係以規畫圓之意，蓋實規字。規毀同屬見紐，故覍生毀假規畫為毀。是聿當畫之，从周作𦘠，𦘠亦象田疇之形，與从田作𤰈、𤰈者同意。其訓旋帀之義者，本字作匊，通假為周。說文勹部[五]：「匊，帀徧也。」[六]引申有旋繞周環之義。禮記檀弓上鄭注及小爾雅廣言並曰：「周，帀也。」楚辭湘君王逸注及廣雅釋言並曰：「周，旋也。」是皆以匊義釋周。以匊周於古音同為幽攝，故假周為匊，而後傳遞亦適用周字，失其義為旋帀而從舟聲者，𠂤猶艘有旋義而亦從舟也。乃據後世假借之字而釋先民造字之恉，多見其逞臆橫決者矣。劉氏釋𦘠為規，求之字形，既不相涉，假規為毀，考之古韻，隔越亦遠。規於古音屬支攝，毀簋於古音並屬幽攝，二部古無通轉之證，非僅規之不通毀也。乃謂規毀同屬見紐，故假支為毀，是未

燮亦可通。燮龔又古音均在十五部也。卜辭燮字多為地名或人名，其有義可說者，已如魯氏所舉，釋為燮亦可通讀。至許書之肄訓習，蓋為燮字既廢之後之假借字，其本義當如于氏所說。說見前肄字條引。訓習者，其段借義也。金文作□師望鼎□師訇簋□皃生簋□子燮簋□父癸爵容氏金文編收此以為說文所無字，云「義與燮同，堯典有能俾燮」。金文編三卷二八葉上極具卓識。今經典燮治字皆作燮，乃今文。段氏說文注燮下云「今燮作燮，蓋亦自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已然矣。計燮燮字秦漢不行，小篆不用，倉頡等編不取，說許獨存之者，尊古文經也。尊古文也」證之，金文有燮無燮，則許書所引，蓋壁中古文如此耳。

臣 臣藏二、八一、臣藏一七五、一 臣餘、七、六 臣拾十五、三、臣前六、九、三 臣前四、十五、四、臣前四、二七、四 臣前四、二七、五 臣前四、三六、六 臣前六、九、二 臣前六、六、十七、六 臣後下、三三、十六 臣菁三、一 臣甲一、七、四 臣甲二、二七、七 臣戩十、二十

羅振玉曰「卜辭中小臣二字多合為一字書之作臣臣與古金文同」見增考中二十葉下

葉玉森曰「按卜辭臣或作臣與篆文同。予曩謂臣象一人坐地臣象上牽其頸中牽其手下牽其足。許君說象屈服形其誼自顯。森妄謂章氏之說為仍曲。章氏說見下引殷契鉤沈。今按嗣後認定卜辭中之臣臣亦臣之橫書者。如云「臣其方」前四、三、六。他辭云「乎臣善」藏三九四、二。則臣臣為一字。推之「臣畢」後下、三四、五。「臣

以一目代表一人或一頭首，此以一目為一臣，不足為異（甲異）。殷人用臣之意，如「貞：乎多臣伐𢀛」（戩十二、七）「乎多臣伐𢀛方」（前、六、三〇、〃、三六）「貞：勿乎多臣伐𢀛方弗（受㞢右）」（甲、二、七七、二）。視此例，殷人似以臣為兵士，此事於古代之希臘羅馬嘗有之，今則如英人用印度人任軍警，法人用安南人任軍警，亦同此意。」見甲研上冊釋臣宰

又曰：「卜辭言『多臣』『多射』，乃同例語，均關征伐之事，則臣與射乃兵卒之類也。古人稱奴隸為臣，左傳僖十七年卜招父曰：『男人為臣，女人為妾。』書微子：『今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小雅正月：『民之無辜，並其臣僕。』以多臣多射從事征伐，用知商人以奴隸服兵役矣。」見卜通一〇四葉上

按說文：「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自來解說文者，自小徐繫傳通論而

下類皆以拳跽曲拳釋許君「象屈服之形」一語（徐灝段注箋桂馥義證甚也）王筠句讀云「案金刻作臣是人跽拜之形小篆不象」孔廣居說文疑疑云「臣本作臣象人側立俯首拱手形侍于君之象也」于鬯說文職墨云「案此字象形蓋變身字之體實兼會意身从反身古正反不別屈身為臣即屈身為臣也」章炳麟文始云「臣即初文事字引伸為奴虜猶曰僕曰僕臣矣書曰「臣妾逋逃」易曰「畜臣妾」晉妹傳曰「男為人臣女為人妾」……然則臣者本俘虜及諸罪人給事為奴故象屈服之形其形當橫作臣與縛伏地肯象其頭中象手足對縛着地後象尻臣下兩脛束縛故不分也」凡此皆由拳跽曲拳一語所引伸所謂俯首拱手手足對縛跽拜屈身諸說字形中均無可指說而甲骨金文諸臣字明是目字豎寫郭氏謂俯首則目豎可謂獨得許

君「象屈服之形」一語之神韻指叉。郭氏又謂民象左目其一目之形，說亦可信，說見十二卷民下。金文臣作周公簋 白鼎 易鼎 仲盤 小臣鼎 辰父乙彝 臣辰父癸簋 不嬰簋 臣辰父乙鼎 克鼎 臣辰父乙卣，均與卜辭同。

臧 [甲骨字形] 菁八、一 [甲骨字形] 甲一、一六九

于省吾曰「契文臧字作[字形]亦作[字形]郭沫若釋伐通八〇攷按郭釋不可據臧當即臧之初文說文『臧善也从臣戕聲』按戕从爿聲臧字加爿爲聲符乃後起字猶鼎字後加爿聲爲符作𪔂是其證凡初期之象形會意字後加聲符易爲形聲字之例習見不備舉臧字从臣从戈乃會意字施威武以征服臣妾自爲得意之舉故引伸有臧善之義菁八『王固曰其㞢獲其隹丙戌囗其隹乙臧』其義則謂應有所獲其唯丙戌不善而乙日善也前七、四六、二『束曰得王固曰其得隹庚其隹丙其齒臧』謂是錯也言庚日有所得而丙日則是錯而無所得也兩段文例相仿可資參証林一、六、九『余臧』謂余善也即易師『師否臧凶』之臧要之臧爲臧之初文臧字加爿爲聲符乃後

起字也。見駢三第三十葉下。按說文「臧，善也。从臣，戕聲。𦣞，籀文」。契文之𢦏若𢦖，于氏釋臧，可從。声符之爿乃後加。臧字作𢦖，與臣民同意，蓋象以戈盲其一目之形。其本意為奴隸。方言三「罵奴曰臧，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亡奴謂之臧」。荀子王霸「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注「臧獲，奴婢也」。楚辭哀時命「釋管晏而任臧獲兮」。注「臧，為人所賤繫也」。漢書司馬遷傳「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注「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此皆古語之遺也。奴婢必恭順唯謹，故引伸得有善誼也。

殳 [glyph] 乙、一一五三 [glyph] 乙、一六五三 [glyph] 乙、二八七一、[glyph] 乙、三五一一、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三卷二五葉上收此作殳無說

按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撿諸契文字形似為有刃刺兵與許說不合而契文从殳諸文如般殺均作[glyph]與此相近金說應可从金文从殳之字作[glyph]或又作攴與攴同與契文異契文殳字似為人名其義不明辭云「壬辰卜爭貞殳由口」乙、一一五爭為卜人名習見「殳其有」乙、一六五五「殳有」乙、一八七一、之

唐蘭曰「㱿依孫詒讓釋舊釋𣪊者非」見天壤文釋十三葉下又曰「右㱿字卜辭中凡數百見皆武丁時卜人之名此字劉鶚釋獻孫詒讓釋㱿蘭按孫說極確惟𡴀𡴀皆即青字𡴀形實較後出謂爲青之變尚有未盡耳孫氏釋𣪊爲㱿釋𡴀爲南則以卜辭每假𡴀爲南方故有此矛盾也故分析偏旁在古文字研究中誰爲最科學之方法有時却不免隔閡必別作歷史研究始能完善也」王襄承孫氏釋㱿而云「即𣪊之古文」類纂存疑二十按𣪊爲日出之赤王氏之意不知何居羅振玉初誤以爲般字卜文字考見貞後以爲不可識王國維亦云未詳及商承祚作類編始寫爲𣪊字學者從之然𣪊字聲義均不可知郭沫若氏因又謂𣪊南一字矣孫氏釋㱿本至確鑿而學者不從良有取於聲義不明之𣪊字者以𡴀爲四方之一較

卜帚鼠（商栔釋考）當出匕乙青犬帚鼠方出匕庚羊犬」庫一〇六一六 青犬與羊犬對文，則青畜是動物名。更有一例曰「貸九宰卯三青」堂野前氏藏骨與卯羊卯牛之例同，尤足證青之必為動物。由上諸證，余改讀之為豰。說文云「小豚也」。段玉裁云「左傳晉有先縠（豰）字彘子，蓋豰即豰字。釋獸云：曰貔白狐，其子豰，異物而同名也」。今卜辭既每以青為牲，而與羊犬同列，自當是小豚而非白狐子矣」粹編考釋一六五。余按郭訂正較余舊讀為優，惟尚須略加修正。卜辭云「宰出一牛出青」前二、一一、六，是青與牛同稱；云「一羊一青」後上、二六、一，是青與羊同稱。然則青或豰乃畜子之通稱，不僅小豕也。莊子駢拇「臧與豰」，崔注「孺子曰豰」。方言八「爵子、卽及雞雛皆謂之鷇」。廣雅釋親「豰，子也」。是豰聲有乳子之義」見天壤文釋五十一葉上。

郭某曰「茲邑殸」當連文猶它辭言『大邑商』或『天邑商』也殸本常見之卜人名由此數辭證之知亦邑名古人姓氏與國邑本多一致」見粹考一四三葉下

又曰「要帝青」者要殆假為郊青讀為𣪊謂郊祀上帝以𣪊也青舊釋為南于用為祭牲之事甚難解定按中略去一段見上葉屈說下引卯青之辭尚有一例曰『庚戌卜爭貞尞于西𡴂一犬一青尞四犬四羊青二卯十牛青一』庫一九八七𡴂尞卯均用牲之法而青與犬羊牛同用又于犬羊牛之外無與豕豚同用之例此均青當為𣪊之證」見粹考一六五葉

王襄曰「疑古𣪊字」見簠考天象三葉下

許敬參曰「殸當釋鐘𡴂象鐘形殳所以擊之也與磬鼓同意新鄭出土古

器有編鐘特鐘均有「𢼸」可證見存真八六葉

魯釋先從郭說釋𣪊見姓氏通釋之一 載東海學報一期七葉末行

丁山曰「卜辭所見㱿字唐蘭釋𣪊云當讀為穀 于省吾更撰釋𣪊以伸其說字形字證偶能通貫 𣪊是武丁時代的重臣那時國家大事多數由𣪊代王貞卜尤其是征伐之卜多出𣪊手……穀之見於春秋國語者不只一地……莊公三十二年春秋書「城小穀」左傳云「為管仲也」此穀介於齊魯之間 商代的𣪊氏也可能在此……春秋初期所被滅的穀國可能即商代𣪊氏之裔」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六十葉

按說文「𣪊从上擊下也一曰素也从殳青聲」契文㱿字孫釋為𣪊是也 卜辭𣪊字數百見絕大多數為卜人名其用為祭牲之名者唐从郭說讀為

㱿初文爲殸釋爲畜子其說可从郭謂青與犬羊牛同用又于犬羊牛之外無與豕豚同用之例此均青當爲㱿之証」實則庫一九八七辭所稱蓋於犬羊牛之外更用小犬小羊小牛也□爲樂器殸爲鼓樂之象許謂與殸敷兩字同意是也說詳七卷青下請參看說文㱿訓从上擊下即爲鼓□之意所引伸一訓素則由樂器之意所引伸蓋樂器皆中空也

〔補〕于省吾曰「㱿或釋殸非是片羽二集上十三殸龏殸作□松補上三㱿作鼎㱿作□按二者均係高器㱿从殸聲殸與殸迥別見駢枝三七葉下

按「古文字畫之邪橫彎每無別」于省吾說見駢枝三六葉下然則□之與□雖橫邪小異其爲一字則無可疑且□形□變作青亦爲邪畫變爲彎畫或橫畫其

遞嬗之迹固視而可識也于氏謂此當釋殼蓋偶有未諦耳

豛

豛 甲編五四九

屈翼鵬曰「豛與金文𣪘字不同，此字從豆从殳，疑古毀字，於此蓋亦用牲之名」見甲釋八五葉五四九片第五辭

按說文「豛，繇擊也，从殳，豆聲，古文祋如此」祋段注改作投。契文正从殳从豆，其意疑與毀同，从攴，蓋象以手持匕柶之形，至篆譌作殳，遂訓繇擊耳。辭云「由毀」羌屠之「蓋用牲之名」或是。

𣪘

前、一、三五、六、 後、下、七、十二、 後、下、七、十三、 後、下、七十四、 菁、七十五、 甲編、七五二、 新、五〇八〇、 續存、一四六七、

羅振玉曰「古金文有作 己侯敦 杞伯敦 者與此略同从又持匕殆象勺形所以出納於敦中者非从攴也」此作𣪘 定按羅收 見增考中三十八葉下

孫海波曰「盛黍稷之器其制似盂或斂口或侈口上有蓋旁有耳下有圈底或綴三足或連方座古器物銘皆作𣪘經典以簋為之」見文編三卷十四葉下𣪘字條

戴家祥曰「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凡皀之屬皆从皀又讀若香』小徐繫傳引顏之推家訓曰『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見地下小光問左右是何物一蜀豎就視云「是豆逼耳」

非从白从匕，知許書匕所以扱之之說未甚當也。說文食部「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又䢵部「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中畧 从䢵皀聲。」卯部「卿，章也。中畧 从卯皀聲。」皀部「即，食也。从皀卪聲。」「既，小食也。从皀旡聲。」羅振玉曰「古金文鄉背之鄉，公卿之卿，饗食之饗，皆作□，毫無分別，曩以為疑。嗣讀白虎通言『卿之言嚮也，為人所歸嚮』，始悟公卿之卿與饗食之饗古為一字，而□則鄉背之嚮也。此彝卿字作□，象兩人相向就食之形，蓋饗食之饗本字。」鄉彝跋 又曰「即象一人就食形，既象人食既，許君訓既為小食，誼與形不協。」殷虛書契考釋 按羅說至確。古文鄉即既等字當象人就食形，許君以皀卪旡聲釋之，均覺未安。說文食部「食，一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金文作□，卜辭作□，細繹其形，許說亦未當。竊思訓食之字皆从皀，先儒

均以穀之馨香釋之今以金文卜辭證之皀殆為古人盛飯器日用饔飧
之具也字本象形故即既饗食等字偏旁从之許君訓穀之馨香象嘉穀
在裹中之形乜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與即既饗食諸字誼皆不合凡人
就食之誼必取穀之馨香以造字於六書毫無所取如依或說皀為一粒
則饗食之饗象賓主相向就食而僅穀之一粒於事物之情更不可通歸
審金文作[古文字形]上象器之蓋形下形與[古文字形]字相似卜辭作[古文字形]下形則與豆字
古文相似是古器物之形明矣然則皀既為古人日用饔飧之具傳世古
器果何屬耶曰器則有之自宋以來冒他器之名乾嘉諸老踵武舊說而
不撤其覆故世於皀未之見也考宋人圖錄有𣪘者所圖而名之曰敦流
傳沿襲習成為科律惟清儒錢獻之韓履卿始疑其誤黃紹箕更疏證其

說以為即簋𥮢之簋羅墨圖說。按黃氏之言是也。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匭、𠤧古文簋从匚飢。匭古文簋或从軌。朹亦古文簋」。按詩伐木「陳饋八簋」，與歸牡舅咎協韻。簋與軌通。儀禮士昏禮、聘禮、公食大夫禮鄭注「古文簋皆作軌」。易損卦彖辭釋文「簋，蜀才本作軌」。簋又與𡓾通。墨子節用中「飯于土𡓾，啜于土形」。史記序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作「食土簋，啜土刑」。韓非十過篇「堯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溜」。秦始皇本紀云「飯土𡓾」，索隱「本簋作𡓾」云「如字，一音鏤，一作簋」。定按史記始皇本紀「飯土簋」下索隱云「不作「簋」，戴文引此又作「一作簋」，簋誤。又敘傳云「食土簋」，集解引徐廣云「一作𡓾」。周禮小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鄭云注「故書簋或為几」。大鄭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簋」。定按

是變𣪘為皀乃古文繁簡之通例也今按𣪘讀為幽韻自宋迄今之說非𣪘之異體則昭若發蒙矣𣪘字从皀得聲而讀若九則皀字不應讀若香與方力反亦可大膽斷定矣由此而知𣪘字从皀而讀為幽韻簋字从竹从皿从皀而讀為九通為簋軌則簋之从皀得聲而非會意字亦奐然冰釋矣推而論之說文簋古文作𠥩九皀皆在幽韻聲類集合字也簋之古文作𠥁𠤳二形則又聲義互易字也今既斷定𣪘九二字古音同部則皀亦必讀若九夫文字者隨代變異非綜校互勘未易通其條貫也簋字既可定為皀聲則皀之初誼殆即簋之象形字也商周古文往往變獨體象形為合體猶磬之古文声象形合體作殸鼓之古文壴象形合體作鼓之古文𣪘　伯姬壺作𣪘以此證皀之作𣪘亦古文形義增益之通例也

古文象形又讀盨為形聲如函皇父𣪕盨作鍑說文亘作桓叔上匜匜作盥史頌匜作鉈古文象形又有改易為形聲如冂之作笑易之作甖以此證皀之作𣪘𣪕亦古六書類轉與聲義互易之通例也古文象形又累盨其形義如甘本象形小篆作箕也本象形陳子匜作鑑並變為一聲兩形以是證簋之從竹從皿以質言之從四皿以類言之亦古文形義緟複之通例也可知𠙵為簋之初文自有焯然通例而非𣪕之一粒及𣪕之聲音在聲義上證之毫無疑滯不煩多引已翕若合符矣清代大儒於古文字學實駕宋人而上之然古器物之命名仍踵宋人舊說故自宋以後均以盨為簋以𣪕為敦於字例不加細擇亦考古者千慮之一失今既由文字推定𣪕為簋字又有傳世古器可證許鄭方圓之爭訟亦可判決矣按許氏

說文言簋方簠圜鄭氏周禮舍人注「方曰簠圜曰簋」又按淮南泰族訓「陳簠簋」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陶方琦謂此為許注果爾則許君之說亦不一定賈公彥周禮疏引孝經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北堂書抄引作「方曰簠圓曰簋」小牢饋食疏引作「外方圓曰簋」詩秦風釋文「內圓外方曰簠內方外圓曰簋」儀禮聘禮釋文「內圓外方曰簋內方外圓曰簠」廣韻五旨亦曰「內圓外方曰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云「方曰簠圓曰簋」與鄭說同是漢迄唐師說各異莫衷一是歐陽修集古錄「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此本聘禮音義聶崇義三禮圖引舊圖云「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簋足高二寸挫其四角漆丹中」御覽器物部引舊圖云「簋受一升足高一寸中圓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簠盛稻粱」考傳世古器

簋之形，正圓然簋之形長方楕角與內外方圓之說均可藉合即許鄭方圓之異亦不致偏廢故三禮圖及盧陵述定為簋今以金字形觀之頗似豆與傳世古器形狀恰合知鄭是而許非也自來言簋方者僅說文一書詩伐木毛傳云「圓曰簋」是鄭氏所本又鄭君易損卦彖辭「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像」論語公冶長篇皇疏與鄭說同又聘禮「夫人使大夫勞以二竹簋方」云「被纁裏有蓋」鄭注云「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賈疏云「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以此可証鄭君雖為謂簋為正圓賈疏此經云「用木而圓者本鄭君周易注受斗二升者依考工記實一觳之說考工記疏與此同是不以簋為長方楕角者依儀禮經

文則鄭義墙不可易否則竹簋不當特言方為殊異之詞矣周官考工記言陶人為甗盆甑鬲旅人為簋而不言簠今傳世古器甗盆甑鬲形皆正圓知考工記舉簋而不舉簠者簋亦正圓器也以上可證鄭謂簋確為正圓與敦之形狀吻合矣考周秦諸子言堯舜飯土簋食土刑言雖無徵然簋之由來必甚古自有鄉即之作上下饔飧必已適用簋矣故聖人借皀作書以彰飲食之誼今傳世古器皀之數量為諸器冠蓋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庶人祭祀賓客饔飧無不用之如易之二簋詩之四簋八簋儀禮聘禮之六簋八簋公食大夫禮之六簋周禮掌客之十二簋玉藻之四簋函皇父敦之八簋此殆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等差也戴震曰「古者簋或以金或以木或以瓦為之管仲鏤簋金簋也爾雅金謂之鏤是飾以玉飾

以象者未盡也。盦之用如此之廣，古聖人造作書契之宏指妙旨可想見矣。似不宜拘守一書而迂定古誼也。至傳世之盨，經典無徵，錢獻之仍以盨鑑之。容庚謂盨𣪘或其別名。然伯庶父盨、叔樂父盨皆云作盨𣪘，則盨𣪘當是二物。盨殆即顏師古漢書注謂「狀如盤之寠數」與。見釋皀

林義光曰：說文云「𣪘，揉屈也。从殳皀。皀，古東字，廏字从此。」按𣪘爲揉屈、皀爲古東字，皆無考。古作𣪘（格伯敦），作𣪘（伯𣪘敦），作𣪘（孫叔多父敦），即𩜁之或體，熟也。與孰同意。𣪘（𣪘敦）象兩手持食，此象手有所持以治之。皀、食、皀同字，薦熟物器也。或作𣪘（祖日庚敦），作𣪘（函皇父敦），盤敦之敦，古亦作𣪘，亦爲或作𩞁（齊侯敦），作𨭜（陳侯敦）。因謂見文源

按說文「𣪘，揉屈也，从殳，从皀。皀，古文東字，廏字从此。」契文从皀，象食器之

形从殳象手持匕柶所以扱之者也皀即許書訓「穀之馨香象嘉穀在裹中之形」之皀戴氏說此字即墉其形其音其義無不允當說不可易皀為毀之初文毀則合體象形簋則為增體象形字蓋从竹言其質从皿舉其類是皆文字孳乳繁變之通例也至許書毀訓揉屈蓋因毀之初誼已為後起之簋所專初誼既湮遂以他字之義羼入後誤以象手持匕柶之形為从殳遂有此義耳金文簋毀字極多見大抵作乙嬰簋豦簋彔簋孝孝簋圅皇父簋追簋伯簋魯原文簋陳昉簋杞伯簋祖戊簋封仲簋秦公簋邵王簋从皿殷簋𥂴簋舟簋以作皀殳者為習見从食者次之秦公簋一文為小篆所自昉邵王簋一文即小篆㲉字殷簋舟簋

兩文从殷从皀已敘作簋之漸自金文或作𩫏从羊疑笙之譌盨簋一文从匕與契文从勹者相近至金文多从旡於初形已失矣金文編收此入五卷簋下本書从其初形次此另於五卷簋下收重出以為殷之重文所以明古文而兼从許例也

⿰王殳

十六

⿰王攴 餘二、一　⿰丰攴 前一、二六、五　⿰王殳 前七、二九、四　⿰王攴 後下、十二、十七　⿰王殳 甲二、十一

余永梁曰「⿰丰攴當釋攻 从攴从丰 丰亦聲 工玉二字古多不分 卜辭巫字或从工 或从玉 豐字或从工 或从玉 說文全字或从工 靈字或从玉 是其證也 丰亦玉字 玨字从此 周禮『工 能攻玉者也』 說文『攻 擊也 从攴工聲』」見殷虛文字考

楊樹達曰「⿰王殳是般之異體 甲文用此與許訓不合 字蓋皆假為殳 知者 說文八下舟部『般 辟也 象舟之旋 从舟从殳 殳所以旋也』(中略)然則甲文之『般舟』蓋即旋舟或推舟之義」與見甲文說二五至二六葉釋般舟

魯實先曰「⿰王殳亦般之或體 凡卜辭方名 其在都邑 或旬亦或緐體作玉 如

衣章曹為王都字亦作衮韓役乍之方道在畿甸蓋為殷王常所遊幸故亦从玉作玫乍或从玉為玟玟所以从玉者是猶姬周為有周之號故其文或从玉作琱所以取尊重之義也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三十二葉五至九行

按从殳从玉說文所無余釋玫說有可商古文工玉固有相通者見一卷玉字下然卜辭自有攻字作𢼄玥此非攻字楊謂為𣪠之異體書謂玫即役字以其地為王所常遊幸故从玉以尊之說並無據但當隸定作玫以為說文所無字

役

前、六、四、一、 前、六、十六、四、 前、七、六、一、 後、下、二六、十八、 後、下、三二、八、 乙、七三一八、 京、二、三、四、一、 續、存、一、二三六、

余永梁曰「案此即役字，从殳（攴）从人，與許書（說文）古文同。」見殷虛文字考。與說文古文同。說文「役，戍也，从殳彳。㑰，古文役从人。」篆文从殳之字卜辭及古金文均从攴，古文役从𠬝亦攴之變，如殺字籀文亦从𠬝也。見殷虛文字考。按从殳从人，說文所無。役許訓戍邊，是其本義當為行役，故字从彳。今从人，於行役之義無涉。以文字構造之法推之，从殳从人，其本義當為朴擊，無由得有行役或戍邊之義也。雖其文與許書役之古文作役者相同，似仍不能釋為役字。蓋許書轉寫多譌，且其古文亦不盡可據也。仍以隸定作伇，收為說文所無字為是。辭云「囚伇侯有不正」前六、四、一。「丙子卜𡧊貞

□ □

御役」前六、十二、四「甲申卜役貞□□冓再舞于」从前七、六、一「甲戌卜㱿貞王不役在□」後下、二六、十八、前數辭役為人名後一辭役似為動詞其義不明「甲子卜㱿貞疾□ 影本从作亻以辭推之此當作役 不延 貞疾役其延」乙七三一〇此似當讀為疫疫許訓「民皆疾」此貞疫之延否也疫許云「从疒役省声」不云「殳声役字亦言「从殳」不云「殳聲」然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从唐蘭說役役兩字之得聲均當與殳有關是役之音讀亦當與役相同或相近故役亦得假為疫也

□ 錄一〇二、□ 錄七一〇 □ 錄七一一

从殳从卯 說文所無

殺 □ 前一、三一、一 □ 後上、二八、六 □ 簠徵帝系十二

余永梁曰「此殺字後借為蔡。說文殺之古文作□,與此同。魏三體石經作□,蔡侯匜作□,蔡太師鼎作□,蓋皆以殺為蔡也。」見殷虛文字考

王襄曰「从殺从倒手。」見簠考帝系三葉下

葉玉森曰「按他辭云『囚十牢□五牢□示三牢八月』後上二八六。予釋□為蠶,蠶示即蠶神。犬从象獸形,夭矯如猴,从丫丫未知何意,似殺人亦祭之為神,于祀蠶之日同祀,故亦謂之『□示』。殷虛卜辭五一八」見前釋一〇五葉上

楊樹達同釋編三〇二序云「丁巳卜行貞王賓父丁□十牛。」樹達按□為殺之古文,與歲字音同,此假為歲,此知祭名亦用假字也。又按□字連十牛二字讀,文固可通,然核之卜辭通例,字當與上文「父丁」二字連讀,不與

下文連讀．也見求義十七葉下

按說文「殺戮也从殳杀聲。[?]古文殺，[?]古文殺，[?]古文殺，[?]籀文殺」。契文與許書古文作[?]者相同。按字契文又作[?]乃杀之本字，於卜辭多段為祟之，出獸文亦杀之變體，以其值則為殺，乃段為杀為殺也。殺下收之。郭釋為杀，謂殺竄蔡竄古音相同之相通假，而皆以杀為之。卜通八七葉，四二六隸文。其說是也。說辭九卷杀下又有竄數字條，亦當論殺竄竄通段之故，請參看。此數文乃假杀為殺。辭云「四十年杀殺五年[?]杀三年八月」後、上、二八、六。正言殺五年，與定辭言「[?]」當釋竄，段為殺「卅口卯四年」甲、一、十、十、有辭例正同。說見前竄字條下四之二葉。請參看。葉釋為狐，非是。「辛巳卜貞牛杀[?]自上甲一牛，杀殺」，「隹羊杀殺，隹[?]」簠徵帝系、十三、及楊氏引粹三〇，二辭諸杀字讀為殺，於義均安。余氏謂以殺為蔡，書「歸安盡殺」，國假借字也。

（存下附錄二、又四二）

藏九六、三　前四、四、六　前五、二三、一　前五、二三、六　後上、十二、十一　後下、十七、　菁二、一　甲六十、十七、　前六、二六、二、　前四、二八、六　戩十、四　戩三八、一　甲編六三九、　甲編一九六七、　珠六八二、　佚一三七、　續三、二一、九、　鄴三、一一、　粹八五三、　新三九〇一、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謝辭也从言射聲卜辭諸謝字从言从兩手持席或省言或省兩手知為手持席者許書席古文作㕻殆古文作㖜㖜又云宿字从此𢀸姑敢宿字作㝛許書席之古文从因古金文宿从因皆象席形此作作因作因文有繁簡形則同也知兩手持席為謝者祭義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注為之布席堂上而與之言正義布席令坐也此从兩手持席者蓋臣於君前不敢當坐禮故持席以謝也此古禮之僅存於祭義

中有令由卜辭覩之知賜席之禮亦古矣篆文以躲聲乃後起之字矣也」

見增考中五十八葉

孫詒讓曰「𦨶當是謝之反文右「言」形與小篆同但有「二」為「一」金文多如是作」見舉例下十六葉上

葉玉森曰「卜辭諸謝字為地名本辭之𦨶象兩手擧一物形疑與𦨶實為一字是舟即擾舟乃引舟之誼」見鉤沈又前釋卷二第四十八葉引梅上之諸形惟作𦨶者余疑寔字外餘皆从孫羅釋謝　又見前釋卷七第十五葉上

郭某曰「𦨶字羅釋謝案卜辭言「王其𦨶舟于滴」見下七「王其𦨶舟于河乃𦨶」第七四六片五𦨶當是浮從之意斷非謝字」見卜通一一七葉五三二片釋文

又曰「前六、二六、二、云「乙亥卜行貞王其𦨶舟于河亡𡆥」又後上、一五、八、云

「□丑卜行貞王其○舟于滴亡巛」○○自係一字羅振玉釋謝於義難通案此與舟連文當是浮泛之意疑即是汎之古文象人以篙若竿浮於水詩鄘風「汎彼柏舟」是卜通一六一葉七四六片釋文

唐蘭曰「○字卜辭恒見或作○○○○○○○○等形按卜辭有○字孫詒讓釋作謝謂以古文射而小異羅振玉襲其說以○○○○諸同釋為謝然羅氏已知○之非射故易其說為（中略見上引羅說）然特希以謝全出臆說考殷虛文字者多好向壁虛構實羅氏啟之也葉玉森疑○與○為一字當釋岌岌舟乃引舟之義郭沫若疑是汎之古文然○與○同之說既非事實而○字水亦僅田○舟或○舟之辭推測而得他無佐證余謂○者○實尋之古文由字形言八尺曰尋大戴王言云「舒肘知尋」小

爾雅云「尋，舒兩肱也。」按度廣曰尋，古尺短，伸兩臂爲度，約得八尺。卜辭偏旁之㇏亦象伸兩臂之形，其作丨者，丈形。說文丈作支，从十十。在古文當爲丨，以手持杖是爲丈。卜辭作□，則伸兩臂與杖齊長，可證其當爲尋丈之尋也。卜辭或作□者，公食禮記「加萑席尋」，注「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是席長亦八尺，故伸臂與之等長也。卜辭又有□字，地名，見後上一一、青九、三，前人不識。余謂當是從口□聲，蓋□形小變而爲□耳。又有□前四、二十四、十字，前人亦未釋。余謂□即□之變體，此□及□當即今隸之尋字，蓋古文口或作丨，如□爲□，故□與□可併爲一字。口或變工，如□即□，故□或□可變爲從工，則□形省可變爲□，稍易其形，即爲尋矣。卜辭又有□前四、五四、一後下、十七、八，前人亦未識。余謂此即小篆㝷字所从，與㇏字小篆作彡與彡相混，故

小篆尋作𢕟也由是推之則𡆥當即𡆥之異構從口者或從言也卜辭又有一地名作𢍂𢍂等形前人所未識者當是𢷎字𢷎木龍燭見吳都賦金文齊鎛「𢍂𢍂之民人都鄙」舊誤釋為邶者當即鄩字疑斟尋故地說文「𢕟繹理也從工從口從又從寸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之彡聲此與𤔲同意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其釋字形至為紆曲蓋襲小篆之誤而然今以古文考之則𢍂象張兩手兩臂為尋之本字也作𡆥者尋常之尋之本字故後世有𢷎字馬融傳誤作𢷎作𡆥者往廣尋之本字作𡆥若𡆥若𡆥者從口𡆥聲或从言尋繹之尋之本字作𢕟若𢕟者從彳𡆥聲殆有度廣之義為𡆥之動詞然則卜辭云「𡆥舟于河」及「𡆥舟于滴」者尋舟猶用舟也小爾雅廣詁云「尋用也」或云「辛丑卜貞𡆥氏先王于門𡆥」後下九、四或云「王于出𡆥」後上二十、十義當同或讀如撏尋之

後起字。方言「擇，取也」。本片云「𠬝來于王」。他辭云「丙辰卜，宂貞，𠬝告侯于口」（前、四、四六）；「……沚戠𠬝冉……土方我受……」（前、五、二三、六），則疑當訓為重。左傳哀十二年「若可尋也」服虔注「尋之言重也」。見天壤文釋四十二葉上至四十三葉下

又曰「諸文當分別隸定，作𠤷作𨟻，作𣪘作𦣞，作𠬝作㕟，並不應釋謝」。此非唐氏原文，據其意引之如此。原文（承文）見尋論下七六葉上。此書早出，當從天壤說。

屈翼鵬曰「𠬝，羅振玉釋謝，葉玉森釋包，郭沫若釋汎，唐蘭釋尋，皆未的。按其字象伸兩手度物之狀，疑是度之初文。卜辭中或假為渡。前編二第二六葉二片辭云『王其𠬝舟于河』是也」。見甲釋一○一葉六三九片釋文

又曰「前六、二六、六『乙亥卜，行貞，王其𠬝舟于河，亡𡿧』；後上、一五、八『□丑卜，行貞，王其𠬝舟于滳，亡𡿧』。由此兩辭證之，知𠬝𠬝乃同字而異體，𠬝即度

為尋之本字假為尋常之尋之本字既為度席尋之本字則稍有可商蓋凡此數義均為八尺舒兩臂已可示其意又恐與舒張之意相混乃復以傅象度器之丨（即唐所謂文）為編偏旁以會意仍以示舒兩臂之長也至或从图者图為丙（簟）之古文象席形席為寢具其長約略與人之身長相埒今此稱舒兩臂所之度亦如之也故於文尋字假图其意相同古人必不為度席尋制專字也至从口从言之字唐以為尋繹之本字其說或是至小篆則尋繹尋常已既為一字矣屈君謂字象張兩臂度物形其意是也然謂即是度字蓋就卜辭尋舟于河一辭所推想然度字之形與尋字之形均無涉不如唐說之於形有徵也

專

□藏八九、三、□藏一三三、四、□藏二一六、三、□藏二六八、四□拾、二、十七、□拾二、十八、□前五、九、二、□前五、十六、一□前五、十六、七□後、下、七、六、□後、下、十五、十八、□甲、一、七、十五□甲一、二八、七、□甲、一、二八、八、□甲、一、二八、九、□戩、之六、十五、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專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此字从叀从又凡篆文从寸之字古文皆从又疑即許書之專字其誼則不可知矣」見增考中四十八葉下

葉玉森謂釋為摶或敷無說見前釋五卷十一葉下

按說文「專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段注謂說文有薄無簿簿蓋笏也即今手版又謂尺也六寸上疑奪「二尺」二字引玉藻「笏度二尺有

六寸」證之桂氏義證則謂簿當爲簙方言簙吳楚之間或謂之宛專」廣雅
紀專簙也李書算長六寸韓謂簙長亦如之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
善陸簙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韓謂究當爲宛即方言所
云宛專也「六分當爲六寸」二說不同竊謂桂說爲長此當爲專之後起義
其本義當爲紡專象形字也徐灝段注箋云「此疑當以紡專爲本義收絲
之器謂之篤專其鍵謂之[illegible]引申爲圜轉之偁又爲專壹專謹之義」史記
貨殖傳「大專槃物兮」大專與大鈞同義皆言天道運行陶育萬物紡專旋
轉與陶人運鈞其事相類皆以喻天行業隱同專讀爲鈞」蓋由不知專字
自有圜轉義故破字爲鈞然以鈞釋專則取其義近可知矣左氏昭二十
年傳「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蓋琴瑟必旋轉其軫以調聲專壹則不諧

所謂膊柎鼓瑟是也謂之專者亦以其圜轉收縮也∴叀即專之古文象形」其說極是契文即象紡錘之形从又所以運之專鈞聲義並通其物古已有之陶器之作早於甲骨者甚多故制字象之也字在卜辭為人名辭云「癸亥卜王貞、命令从侯專八月」前五、九、六言侯專从王也「口巳卜王侯專其囗」藏一三三、四「口子卜貞侯專口」藏二六八、四「囗于專十牛囗」拾二、廿七「口子卜貞侯專」拾二、十八「壬子卜專貞今夕亡禍」甲一、六、九、是也又為專壹之義如云「戊子卜賓貞戉其專伐」藏二一六、三戉人名此貞其是否可以專征伐也「甲戌賓貞不專」甲一、二八、七、此辭詞意不完然專似亦有專壹之義

啟

□藏十四、一 □藏三四、三 □藏九二、四 □藏二四五、一 □拾八、八 □前六、四五、五 □前三、一、一 □前六、九、四 □前六、九、五 □前八、十三、二 □□後上三十、五 □後下、二、七 □後下、九、九 □菁七、一 □菁八、一 □甲一、九、十 □甲二、二十九 □甲二、八、十二 □甲二、二五、六 □戩三、三、四 □戩三、六、一 □戩三六、二 □戩四八、一

孫海波曰「从又从启。商古通啟。見文編三卷十五葉上」

按說文「啟，教也。从攴，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啟」。啟之本義當訓開，故引申得有晴意。雲開而日見也。卜辭用啟義多為啟。啟為晴之專字，例當後起。說詳二卷启下。金文作□魏叔鐘从戈 □番生毁从又 □□叔氏鐘 □□禹伯啟壺 □非啟鼎 □丞啟鼎 □呂卣 □訝啟鼎 □王子啟疆尊

徹

𣪊前六、二九、五 𣪊前二、九、六 𣪊前六、三五、一 𣪊佚三六六 𣪊佚九九〇 又續三、四五、六重出 𣪊續二、九、九 𣪊佚九九〇重出 𣪊外四三三 𣪊外四四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徹通也古文作𢼝』此从鬲从又象手徹鬲之形蓋食畢而徹去之許書之徹从攴殆从又之譌矣卒食之徹乃本義訓通者借義也」見增考中七十一葉下

葉玉森曰「按卜辭屢見『貞𣪊令鬲』之文疑鬲為國名非禮器名他辭云『丙戌𣪊鬲侯曰』前七、三 侯下缺一冊字即言冊鬲國侯冊也鬲國或即左襄四年傳『靡奔有鬲氏』之故國本辭之𣪊乃又有鬲二字合文省侯曰鬲侯曰有鬲他辭又云『𣪊京囚叀』前六、三五、一 𣪊京即有鬲氏之京也鉤沈」見前釋二卷二十葉下 按葉氏後又謂『前七、三七、一辭𣪊鬲侯下一字乃鬯字非冊字衰疑鬲侯下有冊字實誤』見前釋第七卷四葉下

唐蘭隸定作𢼸無說見天壤文釋五十六葉下

按說文「徹通从彳从攴从育一曰相臣此四字大徐本無𢔶古文徹」古文字偏旁从攴从又每不拘从彳或省亦可通羅釋此為徹可从許君以从彳从攴从育解此字未見有通義段注云「蓋合三字會意攴之而養育之而行之則無不通矣」亦殊迂曲不辭羅氏以𢼸謂盞食畢而徹去之說此字謂卒食之徹乃本義說或是也卜辭之徹為地名辭云「子𢓸不完下疑漢字十二月在徹」前、二、二九、六「乙卯王卜在漏貞今日步于徹亡禍」前、二、九、六「勿往徹京五月」佚三六六「口口之日王往于田从徹京允獲麋二雉十七十月」佚九九〇「徹京」前六、三、六「王其田徹祉大吉」外四三三「循徹京則徹當為方國之名又云「囗亘徹示不左十三月」後、二、二九「貞徹示自先不土」外四四四。辭言「徹示」猶言「且丁宗」則徹又似為人名待考

效 效藏二二、四 效藏五九、一 效藏一七五、一 效前、五、十九、六 效前、五、十八、七 效後、下、廿十六、 效甲、一、二一、十二

按說文「效象也从攴交聲」契文與篆文同在卜辭為人名辭云「丁卯卜爭貞令子效口宰于囚」藏二二、四「丙寅卜子效不其口死」藏五九、一「丙寅卜子效臣曰隹」藏一七五、一「效不其」前六、十九、六「貞效往口」後、下、十、十六是也金文作效毛公鼎 效曾鼎 效效卣 效效尊 效效父簋

蚑

[甲骨文]藏七六.一 [甲骨文][甲骨文]藏一七六.一 [甲骨文]拾十一.十九 [甲骨文]前六.十一.七 [甲骨文]前六十一.八 [甲骨文]前六.三一.八 [甲骨文]前七.三一.二 [甲骨文]後上.二八.三 [甲骨文]菁九.二 [甲骨文]甲三十八.十 [甲骨文]戩二四.二

于省吾曰「卜辭習見[甲骨文]字亦作[甲骨文][甲骨文][甲骨文][甲骨文]等形孫詒讓釋疑疑之異文見舉例下三二葉柯昌濟釋流見書契補釋二葉按二說並非[甲骨文]即波即𢻱从沱从它一也从攴从殳一也攴殳或倒或正一也𢻱字象以朴擊蛇之形它即古文蛇字蛇从虫乃後起字它形左右有點者象血滴淋漓之狀說文蚑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段玉裁云今字作施施行而蚑廢矣施旗旖施也經傳多假借朱駿聲云當以它聲經傳皆以施為之按段朱二氏說是也卜辭𢻱字初義為以朴擊蛇引伸為割殺之義𢻱即說文蚑字經傳假施為之

而篆文从也可证。蓋二者不唯形近似，且音亦相近也。（如委蛇亦作逶迤是也）容庚金文編十三卷七葉「它」下云：「與也爲一字，形狀相似，誤析爲二，後人別構音讀。然从也之迆、馳、阤、杝、施六字，仍讀它音；而沱字，今經典皆作池，可證。徐鍇曰：『沱沼之沱，今別作池，非是。』蓋不知也即它也。說文：『也，女陰也。』望文生訓，形意俱乖，昔人蓋嘗疑之。」容氏說二者形音相近，偏旁相通，是也。然謂即是一字，似尚待考。契文作攺，而篆作攺，亦由形近而然。于氏之說此字形義極塙。于氏原文書後云：「按此文主說與考古第六期陳夢家釋攺義極同，已付印，未及删削。」果則陳說在所惟此間未見考古第六期，既云義極相同，則內容當亦相近，今錄于說，覺有味之。說文攺訓毅，無殺劌搏擊之義，蓋字形既譌，而初誼亦晦，獨幸莊子尚有胣字，得存古義也。

〔補〕董彥堂先生曰：「字當隸定作攺，疑是祭名。」見殷曆譜下編卷三交食譜一葉下闕。

按字从它不从巳且卜辭別有攺字彥堂先生隸定此字作攺蓋偶未察耳

𪋤

[glyph] 後、下、三五、八

朱芳圃文字篇十卷三葉上麋字條兼收此文下引羅振玉說按羅氏謂考中二十九葉麋字條僅錄作[glyph]形者兩文未收此字

按說文𪋤數也从攴麗聲契文[glyph]字所从之[glyph]似鹿無角篆文从鹿者古文亦或从[glyph]如麐字契文作[glyph]是也然則此字當隸定作𪋤字與牧同意古者或有馴鹿此字象之當即許書𪋤字𪋤許訓數當是引伸義牧者牧其所畜牲每慮亡逸故恆數計之也篆文从麗乃从鹿之譌卜辭云壬寅卜貞今日𪋤至十月似為人名朱書收作麋非是字从攴不从米也此字前人未釋

□攸

□前二、十六、五 □前二、二十六、六 □前二、二十七、一 □前四、三十四、□前五、三十、三 □前六、四、二 □前六、九、二 □前六、九、三 □甲二、三十八

商承祚曰「攸，案說文解字『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徐鍇曰『攴，入水所杖也。秦嶧山刻石作□，毛公鼎作□，頌敦作□，此省水者。』疑亦攸字。」見類編第三卷十七葉下。

王襄曰「攸古攸字，許說从攴从人水省，此不从水，殆亦即條之省文。漢畫何條題字條作□，攸即條之省，从攸从人从匚，誼同說文解字。其或从攸或从□可證。攸或即鳴條歟。」見簠考地望四葉。

葉玉森曰「字象持卜擊人，與役字構造法相似。卜辭有條字作□藏七七、三，作□前四、三、三，地名。予疑即鳴條。攸或亦條省。本編姑書作攸。」見前釋二卷三

十一畫上

魯實先曰「字當隸定作攸，攴殳古通用，故它辭亦作役，即役之古文。字於卜辭有三義：(一)疫之初字；(二)蓋為徭役之假字也；(三)方名。見「姓氏通釋之一」載東海學報一期三一葉四至十二行。

按說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契文此字為地名，與役用法有別（役字辭例見役字下），引似非一字。卜辭另有條字作□，許說詳條下。唐此亦非條字，假攸為條固無不可，然不得謂為條者也。本書暫收作攸。僕考金文攸字除許卣盨一文作攸不从水與此相同外，餘均从水，師酉簋之攸字如□毛公鼎□吳尊□頌鼎□頌壺□鬲攸比鼎，另有文亦从水。

敉

[oracle forms] 佚六〇四

商承祚曰「敉疑敉字。國名。」見佚考七十八葉下

按說文「敉，撫也。从攴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侎，敉或从人。」按文與篆文同。商說可从。辭云「敉侯」，國名無義可說。

攸 福二

商承祚曰：攸字陳墨遂（邦福）先生謂「从攴易，有聲，當釋作揚。周禮春官卜師云『卜事眡高，揚火以致龜，致其墨』。鄭注云『揚，熾也。致其墨，孰灼之明其兆也』。卜辭（𠂤）𠂤揚龜者，𠂤謂師旅，揚龜正周官揚火作龜之路也」（福氏藏契攷略）。福本第七葉案：攸字左當為易之省。廣雅釋詁四「敭，置也」。周禮春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前編卷四第五十四葉「用龜一月」。又「丙午卜其用龜」。此敭龜皆取龜之意也。𠂤即師，見福攷二葉。

按說文「敭，侮也。从攴从易，易亦聲」。契文攸為易字偏旁，商說於字形較近。惟是單辭孤證，未可確知其義。許訓侮以釋此辭，辭不可解，當為別一義。商引廣雅訓置，於卜辭辭意雖較能順適，然終不甚洽。殆以是又疑當叚為敭，按敭與

今字剔通。許書無剔，大徐新附字有之。鈕樹玉新附攷云：「髟部鬄注云『从髟从刀，易聲』。按既云从刀，則當云易聲，其作剔者字按「有」上疑敓聲」字誤也。通作鬄。有據儀禮士喪禮「四鬄去蹄」。鄭注「鬄，解也。今文鬄為剔」。據士喪禮鄭注，則漢時有剔字，訓解。許書偶佚耳。鬄訓髮，義別。卜辭云殸龜，當假為剔，解龜也。解龜以供占卜，即龜策列傳所謂「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之意也。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錢，銚也。从金戔聲。』又出鋝字注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為鋝。』鄭注考工記曰『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是許書鍰鋝二字互注。今卜辭有鍰字，疑即从金之鍰。鍰本量之名，謂古者罰金以貨貝，而貨貝之用，周以前代至秦廢貝行泉，故从貝从金一也。又篆文从寽之字古文皆作又，知鍰鋝本一字，後世誤析為二矣。」見增考中四十二葉上。按羅氏釋鍰為賊，是也。見十四卷鍰下。惟羅氏書敗字條下兼收作……者二文，則誤，當刪。

敗　前五、二二、四　前七、三六、一　菁、七、一　珠二九四、　錄、七五七、

郭某曰「𢿱疑是敗字。說文『敗，毀也。从攴貝。敗賊皆从貝。』會意。籀文敗从賏。」見朱芳圃文字編補遺六葉下引。

按說文「敗，毀也。从攴貝。敗賊皆从貝。𢿱，籀文敗从賏。」契文與許書籀文同。當云從重貝，非从賏。賏為頸飾。金文□字从此。卜辭云「敗囚事，啓受。」前五、二六、四。「戊戌卜，㱿貞：王曰侯虎毋歸。」「貞：王曰侯虎敗女（汝）事，啓受。」「己亥卜，㱿貞：王曰侯虎，余其敗汝事囚。」菁、七、一。「囗曰侯虎敗女事，啓受囚，曰𠙵方其至于□，土亡𡆥退。」前七、三六、一。其義與許書說解同。第三辭敗退並見，其義似亦相近。是則敗退之為二字，蓋自殷時已然矣。𡆥字予有吾氏釋退，謂𡆥

為退敗之物文見駢續三五至三六筆者見本書二卷退字條下引帷子文所舉前七、三六、一一例僅引其辭後半未及敗退同辭之事故未予加說明金文南彊鉦作䝨亦與許書籀文同

寇

寇藏一一六、四 寇藏一、六一、二 寇前四、二四、二 寇前六、二九、二 寇前六、三十、五 寇前六、三十、六 寇前六、五二、五 寇前七、九、二 寇前七、十九、二 寇前七、三二、一 寇後下、四一、一 寇甲二、一、十五。

郭某曰：卜辭寇字與臣字多相同者，字未可識，羅氏收入於待問編中。今驗卜辭其辭例之明白者，如「癸酉卜𡧊宗，字即貞：乎多寇伐𢀛方」前七、三五、一「貞：乎寇伐𢀛方」前六、三十、五「貞：乎寇口𢀛」「貞：勿乎寇伐𢀛」新九七，此與「貞：乎多臣伐」之例同，知此字必與臣字同義。「貞：乎追寇，及」鐵一一六、四，此與「逐鹿獲」同例，知此項人物可遣逃，卜呼追而及。「癸丑卜㱿貞：五百口」、「㱿貞：五百寇」前七、九、二，此卑卜牲之例，疑是用此項人物為牲而卜其數。「貞：勿

葉玉森曰「森按郭氏釋臣宰篇謂多[字形]與多臣例同亦非隸僕虜之類極是惟釋為宰之初字則非明明持械入室不得謂象執事之罪人予舊釋為寇說文「寇暴也从攴从完」卜辭作[字形][字形][字形]等形疑寇之初文象盜寇手持干梃入室擇擊小點或象室中什物狼籍形衛姬寇壺寇作[字形]虞司寇壺作[字形]乃从左獨已失持械之意又于亻上加一或二乃小點之譌變篆文遂譌攴為元許君乃謂从完也說詳殷人于俘虜歸其部勒者仍名曰寇曰多寇曰臣曰多臣寇與臣並駢之伐敵曰早俘曰多早俘曰多早俘族則使之作奴作侵又或使之鑿金名甬既異待遇或有差別耳又商代錄諸寇字散入滘字滌字下滘有滌者似無手持干梃之理」見前釋卷四第三十一葉

容庚於卜辭〔〕外八字引葉說釋寇，唐蘭則謂「按〔〕似非寇，尚待商。寇為支〔〕即支賓也」。郭沫若說甚是。見卜釋十八葉 定按郭氏釋〔〕為寇，唐所引郭說見甲研上冊釋寇 已見本書二卷墳下

朱世徵曰「寇字象罪人在屋中打掃的形狀，當較輕的罪犯」。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一期四五葉夏代和商代的奴隸制

按說文「寇，暴也。从攴从完」。栔文作〔〕，葉釋寇是也。蓋栔文所从之〔〕象人手執兵仗形，即篆文攴之所自昉。蓋古文衍變，凡人形而附加一手者，其後手形往往與人形分離而為另一偏旁，如矩字古作〔〕象人手持矩，即工矩之象形之形，其後遂衍變為榘，其左旁象人形之大後譌而為夫，遂為小篆之矩。寇字衍變之過程亦猶是也。所从之人與手執仗形分離而為从又，變而

為攴為攴為攴。變為短橫畫後變而謂一橫畫唐蘭古文字學導論論之已詳是也遂為小篆之𡨥矣。郭氏釋寧於字形無據郭所舉諸辭其中𡨥字釋為寇均可通蓋殷人於俘虜備臣或亦備寇義未明追非如後世寇臣二字有敵我之分也故卜辭恆見「呼多寇伐某方」之辭亦有「追寇及」之語蓋服則為用或有逋逃則追之也又卜辭自有寧字作寍佚一八五寍佚二六四寍粹一一九六明此非寧字也朱芳圃文字編七卷从郭說收此作寧又於補遺十二葉下另收寍作寧金祥恆續文編卷七第十九葉並收寍𡨥二文作寧蓋襲朱書之誤又二書三卷並从郭說收㲻作寇亦非今正金文寇字作𡨥智鼎𡨥𡨥𡨥虞司寇壺𡨥司寇良父簋𡨥司寇良父壺人形均已與手執杖形離析為小篆从攴从完之所本

鼔

鼔 藏三八、三 鼔 餘十、二

按說文「鼔擊鼓也从攴从壴壴亦聲」契文鼔鼓不分鼔字重文壴為鼓之象形字鼔鼓則並象擊鼓之形說詳五卷鼓下

攻

[工殳] 柏根氏、四九、 [工殳] 甲編、三一七一、

唐蘭曰「近見柏根氏藏甲骨文字有[工殳]字即攻當釋為攻」見天壤文釋五十四葉下

屈翼鵬曰「[工殳]當是攻字卜辭从攴之字亦往往从殳」見甲釋四〇八葉三一七一片釋文

按說文「攻擊也从攴工聲」栔文从殳與从攴往往得通屈說是也甲編一辭僅存子攻似是人名金文作攻國差罇 攻攻吳王監 攻攻吳王夫差劍 攻廿年距悍 攻鄘王詈戈 [工殳]齊鎛 [工殳]攻敔王光戈

𠩺

[字形] 前六·十二·二 [字形] 前六·十二·三 [字形] 後下二·二八 [字形][字形] 後下三·三一

[字形] 甲六十九·九 [字形] 戩五·十三

孫海波曰「或省厂爲𢼸」見文編三卷十六葉上

按說文「𠩺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从未」卜辭𢼸𠩺同文並假爲釐說詳本卷𢼸字條金文作[字形]師寰簋[字形]師寰簋蓋

畋

畋 拾九、七

孫海波文編收此作畋見是書卷三第十六葉上

按說文「畋平田也从攴田周書畋尒田」卜辭云「口辰卜口貞畋口」拾九、七

其義不詳

攺

攺前四、二七、二 攺前四、三一、六、攺前五、十、六、攺前五、十七、六、攺前五、三八、四、攺前五、三九、八、攺菁十一、十四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改更也从攴己』又『攺毅改大剛卯以逐鬼鬽也从攴巳聲』古金文攺簋盉及卜辭有从巳之攺無己之改疑許書之攺即改字初非有二形也」見增考中六十一葉下

郭某曰「改字作攺若攺殆象朴作教刑之意子跪而執鞭以懲戒之也」見朱芳圃文字編三卷十九葉上引

按說文「改更也从攴己」又「攺毅改大剛卯以逐鬼鬽也从攴巳聲讀若巳」契文上出諸形以形言當為許書之攺其義則為改訓更之改許書改下說解乃漢儀自非造字本義羅氏疑初非有二形其說蓋是辭云弜

敘

□ 前六、十、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敘次弟也从攴余聲』此从又篆文从攴之字若敏啟等古文多从又」見增考中六十葉上

按說文「敘次弟也从攴余聲」栔文作□□羅釋敘可从前六、十、三辭云「口辭敘其義不明

牧

𤘘 餘二·一 𤘘 前四·四五·四 𤘘 前五·二六·七 𤘘 前五·二七·一 𤘘 後下十二·十二

𤘘 後下十二·十三 𤘘𤘘 後下十六·十四 𤘘 前五四五·六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此或从牛或从羊，牧人以養牲為職，不限以牛羊也。諸文或从手執鞭，或更增止，以象行牧；或从帚與水，以象滌牛。見增考中七十葉下」

葉玉森曰「卜辭牧字多从小點，象水滴，有畫意。見鉤沈十五葉乙行」

按說文「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詩曰『牧人乃夢。』」絜文之𤘘，羅釋牧是也。惟羅氏並以𢻶𤘘諸文皆釋牧，則有可商。今从牝牡二字之例，僅收从攴从牛者作牧。从攴从羊之𢻶收入本部之末，以為說文所無字，其意則與牧同。从牛从帚或从又之𤘘若𤘘已收入二卷牛部之末作𤛓。葉氏謂饒畫意

者亦指此文說詳二卷牡字條下請參看金文作牧小臣𨑗簋牧牧牧師父簋牧同簋牧兩段此器牧牧共簋牧作父辛鼎并皆从牛未見从羊作者已斷趨劃一此文字衍變之通例也

⿰亶攴

佚二六四

从攴从亶說文所無

鼔

粹九八七

从攴从壴說文所無郭某於粹編考釋一二九葉隸定作殷非是

⿰丮攴

掇四一五

从攴从丮說文所無

⿰⿱堇奴攴

甲編六一六

从攴从奴从堇說文所無

⿰⿱未口攴

甲編三四八三　零八　續五、五、二

从攴从未从口說文所無

⿰亯攴

乙二一三〇 从攴从亯說文所無金文 叀盨 免簋 大簋 字从此

⿰鼎攴

乙七七〇五 从攴从鼎說文所無

⿰皀攴

乙五二八六 从攴从皀說文所無

𣂷

甲編三五七、 甲編四九八 甲編五三九、 甲編七〇三

粹九五五、 新一四六、

从攴从林或从艸从⿸广豆說文所無

⿰⿸广止攴

[甲骨文] 佚二九七、

从攴从广从止說文所無

⿰⿱𦍌幸攴

[甲骨文] 續五、一、四 [甲骨文] 掇、三五四

从攴从⿱𦍌幸从口說文所無

⿰巾攴

[甲骨文] 佚、九八〇

从攴从巾說文所無

⿰祟攴

[甲骨文] 乙、五三九五、

从攴从祟說文所無

⿰内攴

[甲骨文] 乙、七六八〇 [甲骨文] 佚、四三九、 [甲骨文] 鄴三、五〇、六、 [甲骨文] 摭續一二八、 [甲骨文] 新二

三一一

𢾰

从攴从內說文所無

[oracle bone form]乙、四六二八、

从攴从𨒅古文退說文所無

[oracle bone form]甲編、二〇二九、[oracle bone form]乙、五〇〇九、[oracle bone form]乙、七三六七、[oracle bone form]佚、二九六、[oracle bone form]粹、一一二五六

酘

从攴从丙簞古文說文所無

[oracle bone form]餘、十、一、[oracle bone form]前、六、十一、三、

敞

从攴从尚說文所無

[oracle bone form]前、八、一一、一、[oracle bone form]續、六、一四、五、[oracle bone form]佚、七八八、

𢿱

从攴从糸戉从重糸說文所無金文作[bronze form]仲𢿱簋[bronze form]𢿱伯鬲

⿰㚔攴

[glyph]續存、上一九、[glyph]前七、三一、四、[glyph]後、下、十四、六、[glyph]六、束、八三、

从攴从㚔說文所無

[glyph]前六、二一、一[glyph]後、上、十三、十、[glyph]後、上十五、七、[glyph]菁九、十五、[glyph]鄴、三、三、九、

⿰癸攴

[glyph]撫續、二六、六、[glyph]粹、九七六、

从攴从癸說文所無疑揆之古文

⿱艸鼓

[glyph][glyph]拾、六、十四[glyph]後、下、二一、九、

从攴从艸从壴說文所無當與敊敊字同意

⿰朱攴

[glyph]續、二、一四、一

从攴从朱說文所無

甲骨文字集釋第三

𢼄

𢼄 前、五、八、一 𢼄 前、五、二十、二 𢼄 甲編、一二五一、𢼄 甲編一五九七、𢼄 甲編、二六四九、𢼄 甲編二六五一、𢼄 佚、二七四、𢼄 粹一一六二、𢼄 粹一三一九、𢼄 粹一三二〇 𢼄 下四八九、

郭某曰「𢼄即教字。辭云『□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𢼄戒之省。據此可知殷時隣國多遣子弟遊學於殷也」見粹考一四九葉下

按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𢽈古文教。𢼄亦古文教」。栔文教與小篆同，或作𢼄，與許書古文一體同。當云从攴子，爻聲，會意兼形聲也。作效者為純形聲字，與[illegible]同意。[illegible]象子卧而受杖形，為純會意字。此者象庥之日多加聲符文。許云从攴从孝，殊覺不辭。字當从攴子會意而以爻為聲也。金文作𢼄郾侯簋 𢼄散盤，與卜辭小篆並同。

學 𦥯 藏一五七、四 𦥯 前一、四四、 𦥯 前五、二十、一 𦥯 前六、六四、六 𦥯 後上、八、四、 𦥯 甲二、二五、九、 𦥯 卜通、別二、卅、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篆文省作學』案卜辭諸文均不从攴且省子或又省作爻」見增考中六十一葉上

郭某曰「第七片𦥯戊乃人名習見字卜辭多作𦥯或省作𦥯若爻此作𦥯稍異」見卜通別二第五葉下中村所藏甲骨釋文

孫詒讓曰「說文教部『斆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篆文作學从斆省』金文盂鼎稽田鼎師𩛥父敦皆有學字則亦古文也此文與彼略同而又省子蓋古文之異體也」見舉例下十五葉下

陳邦懷曰「按慧苑華嚴經音義正覺條云『按諸字書覺字从學學字从教

教字从孝孝字从文因㞢聲義轉相生也然學字自以臼為聲謂同聲相生則誤今觀卜辭學或或作之戊殆以聲轉叚借與慧苑之說可為互證陳氏斥之非是許氏旣未謂不得从臼聲深信慧苑之說有說甚辯文長不具錄」見殷契拾遺

按說文「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卜辭與篆文同惟不从子或又省臼金文作學盂鼎學師嫠簋學静簋學令鼎學者沪鐘學沈子簋

卜

卜藏一・二 卜藏三・六・二 卜藏一一・八・二 卜餘二・一 卜拾三・八 卜拾六・十一 卜拾九・十二 卜前一・一・一 卜前一・二・六 卜後上一・三 卜後上十四・八 卜後上十四・九 卜後上十八・三 卜後上二四・九 卜後上二七・四 卜後下三八・八 卜 卜菁一・一 卜甲六十一・十七 卜 卜甲二二一・十二 卜戩一・一 卜戩二十二 卜戩十六

羅振玉曰「象卜之兆卜兆皆先有直坼而後出歧理歧理多斜出或向上或向下故其文或作卜或作卜 智鼎卜作卜 說文卜古文作卜 並與此不異也」見增考中十七葉下

董彥堂先生曰「卜字本象兆璺之狀茲分形音義三項研究之一卜字之形卜小篆作卜說文訓灼剝龜也象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前

說蓋以丨象龜版，一象炙龜之火置於龜上，而火之出，就小篆之形而言之耳，而實則應以後說。今甲骨刻辭中所有卜字作上揭諸形，皆象兆璺之縱橫，而其特異之點，即在卜字之歧出，或左或右，或各隨其兆璺而定，如文辭所關屬之兆為十形，則文中之卜字即向左歧出，而作丩形，一如兆之坼文。兆坼在右，則反是。二、卜字之音，廣韻『卜，博木切』，今讀或作ㄆㄨ，或作ㄅㄨ，已其音同於爆破。余謂不惟卜之形取象於兆璺，其音亦象灼龜而爆裂之聲也。吳中卜法占龜一條有云：『既灼之後，其龜版炸然有聲，是云龜語。』某日余欲一聞所謂『龜語』者，乃罄新購之龜版而灼之，灼之既畢，將見兆矣，而爆然之聲乃發於所灼之中，迨竟，俯視之，坼文縱橫畢具，而卜字之形亦適與爆然之聲同時出現，始信卜法所載為不謬，並悟及卜

字之音從可知卜字之讀ㄅㄨㄎ為商代古音之僅存者矣三卜字之義卜字之意義為灼龜見兆故周禮注云「問龜曰卜」孫希旦禮記集解云「凡卜以火灼龜視其裂紋以占吉凶其歧紋謂之墨其細紋旁出者謂之坼謂之墨者卜以墨畫龜腹而灼之其從墨而裂者吉不從墨而裂者凶故卜吉謂之從裂紋不必皆從墨以其吉者名之故總謂之墨也」周禮鄭注亦云「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則兆可分墨與坼之二名是卜字實包墨與坼而言之」見商代龜卜之推測一〇五至一〇八葉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冊

郭某曰「此序六七八」三字亦紀卜之數「六七」二字之間左側有兆文作卜甚顯著觀此可悟卜字之象形又繇之作因若骨之殘作卜其為象形

若會意字均明白如畫」兆卜適兩葉下弟十片釋文
唐蘭曰「蓋說似是而實非凡卜之甲骨背面施鑽鑿而灼之則正面必有
璺坼其形大抵為卜或卜然卜辭之卜字則絕少有為此形者明不隨其
所灼兆璺之形而書也璺坼之形有時左右俱有而作卜形如田野考古報告大龜第
六版卜字固絕無此形也蓋甲骨之為兆璺左右恆相鄉而其卜辭之左右
行隨之其書文字之左右鄉亦往往隨之固不僅卜字為然則此不足為
卜象兆璺之證也(甲骨學卷之卜兆兩字本皆不象璺坼之形別有⊡字之從
卜當別有故余謂原始民族占卜之法極多見於書傳者如史記孝武紀
有雞卜風俗通有瓦卜番禺雜編嶺表之俗有雞卜鼠卜米卜箸卜牛
骨卜雞卵卜田螺卜篾竹卜今民間猶有杯珓卜紫姑卜之類其來均甚

古荊楚歲時記已戕之　劉古代中國之卜不必限於看龜也以國之字形觀之當是以剝條竹枝之類投於卣中驗其所向或俯仰以定吉凶左傳稱枚卜枚筮僞書大禹謨亦言枚卜（今按左傳以下兩句係節引）余謂枚是卜筮所用之具昭十二年正義「禮有銜枚枚所銜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曰一枚兩枚是箸之名也」其說甚是哀公十八年「以枚數闔」杜云「枚馬檛也」則枚義與攴相同故其字从攴然則枚卜枚筮者觀其枚之俯仰向背為卜觀其奇偶為筮而不用看龜耳綜上所論卜字本象蓍莛之類或即籌策古人用為占卜之具後世承之為一切占卜之公名本與龜兆無涉也（此與卜字略相近固可）襲卜之名然此特魚腸為乙魚尾為丙之類非乙丙之字由魚起也」詳見天壤文釋七葉至八葉

按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卜古文卜」）董先

生說卜字極是卜字即象龜兆從橫之形唐謂璺坼大抵作十或卜然卜辭之卜則絶少爲此形者以証卜字不象兆璺之形實則卜之作丫或卜徒取筆意生動且仍不失兆璺之形又謂卜字實象枚卜之枚其意殆由文字發之然卜用蓍龜載籍多有枚卜之說除唐氏所引者外實較少見然則蓍龜之卜當爲我國古代卜法之正宗且許君既有象龜兆從橫之說徵之龜甲實物復歷歷不爽是「卜」象兆璺之說實信而有徵無可置疑唐氏徒好爲異說耳金文亯鼎作ㄐ與卜辭或體同至唐氏謂兆璺之有形有時左右偶有向作十形按坼之形成多皆在鑽灼之一側唐氏所舉其中一側必係破損鑽灼之時無由兩側見坼也

（附三五）

⿰日卜

前一、二〇、四　前一、四六、六　前二、三、三　前二、四六、六　前二、二七、七　前六、三五、一　前二、三三、三　前五、二四、六　前六、六六、七　後上、十、二　後下、十、九　菁、九、十五　甲一、七、十三　甲一、十一、十　甲二、十八、十五

王國維曰「與[⿴囗卜]為一字」見商承祚類編待問編二卷一葉下引

王襄曰「疑古啟字，从户从丿，丿有以又作者，殆即書金縢『啟籥見書』啟之本字。又別出[⿰日又]，多假為晵」見簠考地望二葉上。亦見類纂存疑弟十二弟六十三葉。

葉玉森曰「森按卜辭屢見『王[⿰日卜]曰吉』之文，王襄氏疑為啟字，然卜辭固有啟字，予疑即書洪範『明用稽疑』之稽。汗簡引古文尚書作[⿰日卜]，與[⿰日卜]形尤近

許書引作「卟」見前釋一卷七十八葉下

郭某曰「从卣之卣字屢見于『王卣曰』之語即此之初字从卣乙乙者乙治之也卣或作卣若卣从卣口此則許書之卟字也許書『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以卜與从卣同意日本未改字尚書古寫本東洋文庫藏盤庚篇兩稽字均作合此又一稽之異文矣」見甲研第一冊釋繇八葉下

唐蘭曰「卣字之代卣字在第五期卣旁着丿象有器盛之猶卣之作逌也其字或从卣作卣前二一六三卣前二一六六卣前六三六一卣前二三六七卣前二四六七等形或从卣作卣前二三四三卣前二一七八卣前二二六六卣前二三三六卣前二二五一等形與逌之作逌者相近此期中以此為王繇之專字而於逌幾卣之文反作逌本書三二六故卣逌專行而卣逌廢矣」于逌之末卜辭見天壤文釋十二葉上唐說

㠯為卣⿴囗卜為卟。其說甚長，具見第四卷𦉢字條下，引請參看。

按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同下大徐有「書云卟疑」四字）。段注云「佫作乩」。王筠句讀云「卟與占同體，此从口卜，謂卜也；占从卜口，謂得兆而問來占者所為之事也。玉篇卜部亦作卟，而乙部又收乩字曰『今作稽』。廣韻則但收卟字。偉略曰。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知乩為古文稽字。筠案乩蓋卟之佫字，從乙似不成意也」。朱駿聲通訓定聲云「从口从卜會意，讀與稽同。按與占同意，疑即占之或體，音讀異耳」。契文卣字僅見於晚期第五期，其辭皆為「王卣曰」，與早期第一期𡆥（占）字之作「王𡆥曰」者辭例全同。王國維氏謂二者同字，當是。蓋形體小異耳。郭忠恕汗簡引古文尚書稽作乩，殆即由此字所譌變。玉篇亦收乩字云「今作稽」，則知乩為古文。段王謂乩為卟之佫

字証之卜辭殆未然也卜辭⿴囗占字諸家釋占可从占乩蓋（實）為一字之篆文始歧而為二⿴囗占作占⿷匚占作卟許以「視兆問也」及「卜以問疑也」分別解之雖有後先之別而其為貞卜之事則一也朱駿聲氏疑卟即占之或體殊具卓見許訓云云者特就篆文為說耳⿷匚占字偏旁⿷匚占與冎字之作冎者相同而冎字卜辭多叚為禍（說詳四卷冎字條請參看）與此文義殊不相涉疑此作⿷匚占者乃从⿴囗占省蓋亦期卜辭字體特小故作字每趨約易至何以早期作⿴囗占而晚期則增卜形作⿷匚占則不可知矣唐氏謂⿷匚占為卤字當移四卷冎字條下辨之此不具論本書收⿷匚占作卟收⿴囗占作占者从許例也

羅振玉曰「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又鼎注『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今卜辭中凡某日卜某事皆曰貞其字多作𡇒與𡇒字相似而不同或作鼎則正與許君以鼎為貞之說合知確為貞字矣古經注貞皆訓正惟許書有卜問之訓古誼古說賴許書而僅存者此其一也又古金文中貞鼎二字多不別無鼎鼎字作𡇒（定按「無」下當有鼎文）舊輔甗貞字作鼎合卜辭觀之並可為許書之證段先生改小徐本『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兩貞字作貝是為千慮之一失矣」見增考中十七葉下至十八葉上

劉鶚釋問見鐵雲藏龜序第三葉上

孫詒讓曰「龜文記卜事日名下多繼之云『某貝其字皆作𡇒或作𡇒舊鼓

蓋貞問之義既無形可象於文復難以會意出之故假聲近之鼎以當之而鼎貝諸形契刻較難而貞字幾於每辭必有故略趨約易則為貝矣葉氏乃謂鼎貝為變體未免因果倒置孫氏釋此為貞羅氏本之復引許書鼎下說解以證成其說均不可易金文作鼑散盤鼑季貞鬲鼑膚鼎之卜鼎聲小篆則為从卜鼎省聲卜辭則逕假鼎字為之也

補 郭某曰「案貝實即鼎若鼎等形之簡略急就者猶鼎若鼎等之簡化為𠙴也古乃假鼎為貞後益以卜而成鼑貞字以鼎為聲金文復多假鼑為鼎考有金文編七.九.容庚以為鼑字非是 許說『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者可改云『金文以鼑為鼎卜辭以鼎為鼑』鼎貝形近故鼑乃譌變為貞也」見卜通六葉上

瞿潤緡曰：按貞字寫變最多，此作内卜一四五之按文見書體如此，殆非誤刻，見卜釋廿六葉一四五片釋文。

按郭說確不可易，瞿氏謂内為貞之一體，蓋誤，此與内字相混，恐仍係誤刻也。

占

占餘、一、三、占前、四、二五、一、占前、八、十四、二、占後、下、四、二、占甲編一一八、一、𡆥藏七七、一、𡆥藏、一五五、一、𡆥藏、二三三、三、𡆥餘、一、一、𡆥前、一、四三、六𡆥前、四、二五、三、𡆥前、六、三六、一、𡆥前、六、三九、一、𡆥前、七、四、四、𡆥𡆥前七五、三、𡆥後、上、七、十三、𡆥後、下、二、一、𡆥後、下、十九、三、𡆥後、下、十七、九、𡆥菁、一、一、𡆥菁、八、一、𡆥甲、一、十四、十七、𡆥戩、十四、七、

劉鶚曰「卜占二字往々加𡆥以為識別未詳其讀」見鐵雲藏龜序四葉下

商承祚曰「此字知其形而不知其音讀疑即後世之卟字而讀占聲文曰「王𡆥曰」或王自占之卜則用此字所以別於大卜也」見殷虛文字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𠧩』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又『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二者疑一字卜辭中又屢見𡆥字於占外加𡆥不知與占為一字否」見增考中

十八葉上

郭某曰「此許書之卟字也」見前卟字條下引

葉玉森曰「林按此字異體作固固固諸則占也未知即占之變體否」見前釋一卷一二一葉上

王襄曰「固疑卟之異文」見類纂存疑三十四葉下

瞿潤緡曰「固或釋為洪範『稽疑』之稽說文引作『卟』定按許書卟下說解「讀與稽同」下大徐有「書云『卟疑』」四字諸家並以為非許語乃大徐據小徐繫傳通釋語闌入者是也「卜以問疑也」按卜辭『王固曰』以下似非疑問之辭最明顯者如『王固曰吉』二四背之類自與洪範之稽說文之卟不同攷其辭與盤庚上『卜稽曰其如台』之句法相似乃繇詞而非命詞也稽考也視兆考定吉凶也是固即稽字而非說文之卟矣」見卜辭釋一葉下

唐蘭曰：「⿴囗卜當讀卟，固當讀占。說文云：『卟，卜以問疑也。』是先卜而問。又云：『占，視兆問也。』則既卜之問，已卜得兆，發書而占其事也。此古義之猶存於許書者。」見卜釋二葉上

又曰：「⿴囗占或作⿴囗占，⿴囗占無多變體，蓋與亡卟之作⿴囗卜者同，為第一期作風也。較後則作⿴囗卜若⿴囗占，更後則作⿴囗占，則知固當從占，卣聲。王固曰，當讀為王繇曰矣。然⿴囗卜讀為卟，卟占音轉，則謂从卣占聲，亦未嘗不可讀為王占曰，亦通。其字今為呫，商氏已啟之。余按由⿴囗占變為呫，後人不知卣之為卣，遂為呫字，與卟字同。史記魏其侯傳『呫囁耳語』，玉篇引穀梁傳『呫血之盟』，則漢以後有呫字，然占繇之本義亡矣。」見天壤文釋十一葉下至十二葉上

孫海波曰：「占或從囗。」見文編三卷二十一葉下固下注

之囗為其意符作占者其省體也或以為王占之專字說亦可通蓋此字在卜辭均與王字連文無一例外然所以从囗作固所以別於占字然囗固為字非晉適之標識此囗字也唐氏謂作固者為第一期書體較後則作固若𠷎畫以謂固若𠷎即卜辭習見之固若𠷎字說非按唐氏所引「殺後」之二文係據後下十、二及後下廿七、九兩片轉錄（見天壤文釋十）惟諦審原拓後下十、二之文作固同書十七、九之文作𠷎似皆為固或𠷎字之偏刻或拓印不明者（朱編三卷二二葉下收後下十七、九之文亦誤摹）非其字僅从囗从卜也卜辭占外同文說詳前外字條下

〔補〕孫海波曰「固即許書訓視兆問之占从囗者為王占之專字」見考古三期五四葉文錄十一葉之十四行亦載此說

商承祚曰「𡆧為王占之專字加凵者示尊卑有別也亦猶田𠃌冋冋之意也」見福攷十一葉上

按𡆧字所从之凵為卜骨之象形田𠃌冋冋所从之口若𠃌則象盛主之祏皆非普通之標識二者之意不同似不可並為一談也

用

用藏十四、二 用藏三四、二 用前藏四四、一 用用藏五四、二 用藏六八、二 用藏七八、二 用藏一三〇、四 用拾一、十二 用拾三、十六 用拾七、三 用前一、九、六 用用前一、十、五 用前一、七、四 用前一、十一、四 用前一、二十、六 用用前一、二一、四 用前四、十六、三 用前四、二八、六 用前四、三四、一 用前四、三八、四 用後上、五、六 用後上、五、九 用後上、二五、四 用後下、二一、六 用後下、三八、八 用後下、四〇、四 用菁十、十八 用甲一、一、五 用戩六、十一 用戩四六、一

葉玉森曰「予疑从用从H並象架形从卜並象干形經傳康以干戈並舉契文未見干字篆文作干即古竿字梃也則卜當即古文干象梃上有枝形植干於架有事則用之似含備物致用之意故用亦訓備國語「時至而求用」注至契文變作用用諸形乃無从索解矣」見文字篇五卷二一葉下引原文原文

如見於說契以手頭無說契研栔

校印殷契鉤沈借書無由查對

余永梁曰「用象器形（甬）。卜辭作由，均象桶矣。於用中形，又用部「庸，用也，从用庚」，蓋象兩手奉干於用中，故用字象形本誼當為用具之用，盛物器也。引申為一切資用及行施誼。」見殷虛文字考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用，从卜从中，衛宏說。古文作甪』。案此字雖不能由形以知誼，然衛宏从卜从中之說則決不然矣。」見增考中七十四葉上

郭某曰「辭云『㞢祖乙祝，惠祖丁用』，『祝』與『用』分施于二祖，則『用』當讀為誦。君頌言以歌樂侑神也。」見粹考一葉一片釋文

陳邦福曰「福按：从卜从冂或冃冃即貞貞貞有鼎象，古用貞卜以決吉凶，蓋用之本誼。說文用部云『用，可施行也』，則引伸誼矣。」見瑣言七葉上

卜辭葡字所从亦非用字

按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衛宏說甪古文用」揆之古文从卜从中之說自不可信栔余陳諸氏之說亦未足以厭人意蓋字固不从干戴其或貞也（葡字亦非从用）徐灝說文段注箋云「用之从用絕非中字古鐘鼎銘多作申或作甪用又有作甪者其非卜中甚明且事之施行豈必皆待卜乎衛宏說乃望文生義不足信也戴氏侗曰「用宜鬯文以為鐘一說此本鏞字象鐘形借為施用之用」又曰「庸大鐘也」灝按古文用或作甪兩旁象欒銑中象篆帶上出象甬短畫象旋蟲旋有鐘形又鐘甬字古篆作甬形聲亦皆與用相近金部鐘或作銿尤其明證」下畧 又徐箋甬下云「此當以鐘為本義考工記「鳧氏為鐘舞上謂之甬」鄭云「鐘柄」灝按甬古篆或作甬兩旁象欒銑中象篆帶上出者象鐘柄小圜象旋蟲以字形與說文互證其義瞭然小篆从

乃者形近之譌耳。用本古鏞字，象形，說見用部。甬即用之異體。阮氏鐘鼎款識漢陽武劍用字作用，是其證。下署徐氏謂用甬古為一字，並象鐘形，其說極塙。施用之說其引申誼也。卜辭恆言「其牢茲用」，是用牲之意。金文用作用戊寅鼎 用毛公鼎 用用齊鎛 用郘𣪘簋 用辛巳簋 用王子申盞盂 用曾姬無卹壺與甬同，又大體與卜辭同。曾姬無卹壺作甬，又戈文劍文之作鳥篆者用亦多作甬，可為徐說佐證。請參看容氏金文編三卷三十七葉，此不具舉。

甫

甫藏一四一、三 甫藏一四四、二 甫藏一七三、一 甫拾十四、十二 甫前一、三二八、甫前二、八、四、甫前四、五五、七、甫後上、三一、一 甫菁九、七、甫甲一、三〇、九、甫戩四一、十一

王襄曰「古甫字圃字重文」見類纂正編三第十六葉上

孫海波曰「孳乳為圃」見文編三卷二五葉上

羅振玉曰「御尊蓋有圃字吳中丞釋圃此作甫象田中有蔬乃圃之最初字後又加口形已複矣」見增考中八葉上

按說文「甫男子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男子之美稱古但作父見王國維說字說

甫之古文作甫為圃之初字羅說是也篆譌為甫又假為男子之美偁故許以「从用父」會意說之段注云「可為人父也」然用父一語實覺不辭此

唐蘭曰「甫字或作𤰈与竹同當釋苗象艸生田中也」見天壤考釋三十二葉十行

按苗字从艸从田會意非象形艸与田不當相連此仍以釋甫為是

字古文但从田从甾形與用父形近致譌耳金文作甾寧甾簋甾孟鼎甫文乙尊甫甫人匜甫穌甫人匜甫殷句壺甫穌甫人盤旲鼎與卜辭全同殷晚者已漸變為从父从用矣卜辭甫為人名或為地名辭云「囚在囚甫」拾、十四、十「庚申卜㱿貞在甫王步于韓囚佛」簠、六、八四「其隹在甫魚」漁前、四、五五、六「貞令其雨在甫魚」前、四、五五、七「乙亥卜貞其酒衣于亘遘雨在甫魚」後、上、三一、一「貞其雨在甫魚」後、上、三一、六此地名也「丁巳卜甫獲隻鹿口」藏、二三〇、四「壬申卜㱿貞甫禽麋丙子阱允禽二百又九」前、四、四、二「丁口卜貞令□疑執之或體𠂤甫孚徵御口」前、六、二二、六「囚卜貞甫其禽」前、六、三二、一「癸卯卜賓貞由甫乎令口𢀛羌方十月」前、六、六〇、六「令甫从及余亡由囚」前、六、六二、七此人名也

〔補〕唐蘭曰「按卜辭之𤰔實象艸生田中，屮與艸同，故字作𤰔或𤰔（前四、五五、六）然則其字當釋為苗，非甫也」見天壤文釋三十二葉九行

按唐氏所舉前四、五五、六辭之𤰔，諦審影本字之左方適有蝕痕，字仍作𤰔，不作𤰔也。辭云「貞其隹在甫魚」，與它甫字辭例亦同。唐氏釋苗，說文「苗艸生於田者，从艸从田」乃會意，非象形也，蓋田象阡陌縱橫形，非一田也」必欲象田中生艸，則字當作𤰔，不得以𤰔象苗字也。唐說似有可商

葉玉森曰「𤰔孫（按孫詒讓也）釋搏，羅釋圃，森疑卜辭段作專」見前釋四卷四葉下

按葉謂段作專，是以𤰔為叀字也。然卜辭叀貞作𤰔若𤰔，與𤰔迥異

葡

□藏二、四、□餘二、一、□前五、九、四 □前五、九、五 □前六、九、六 □前六、九、七 □前五、九、八、□前五、十、六 □京七、十 五、三 □前七、四四、一、□後上、六、二八、三、□後下、十二、十二、□甲一、三、十一 □甲二七、一 □戩四四、十三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箙弩矢箙也从竹服聲』周禮司弓矢鄭注『箙盛矢器也』詩小雅『象弭魚服』箋『服矢服也』是古盛矢之器其字作箙作服卜辭諸字象盛矢在器中形或一矢或二矢古金文畧同作□觚 中□番生敦 □毛公鼎 □爵 □父癸觚 □子父己爵 諸形且有中盛三矢作□者博古圖卷十父辛卣 番生敦文曰『簟弼魚□』毛公鼎文亦同是□與□雖即毛詩及許書之服箙其字本象箙形中或盛一矢二矢三矢後乃由从一矢之□□變而為□

𤰈於初形已漸失而與葡字形頗相近古者犕與服相通假易「服牛乘馬」說文解字犕注引作「犕牛乘馬」左傳「王使伯服如鄭請滑」史記鄭世家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注「犕古服字」此犕服相通假之證矣箙之初字全為象形字乃由𤰈轉寫而為𤰈由𤰈又轉誤而為葡為犕又由犕而通叚作服又加竹而為箙於是初形全晦而象形乃變為形聲字矣」見增考中四十五葉

王國維曰「葡古箙字卜辭作𤰈而由𤰈作𤰈象矢在器毛公鼎作𤰈亦即矢形之變形其形似葡字故易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左傳伯服史記引作伯犕矣古者矢箙在車上既夕禮記「犬服」注云「笭間兵服」說文「𨏥車笭間皮篋也古者使奉玉所以盛之从車珏讀與服同」東京賦及續

漢志皆有璇弩蓋古者矢箙在車奔之間後或以盛玉或以盛弩雖易其字而猶存其音然則箙璇一字實車上物也」見毛公鼎銘考釋十七葉載王靜安先生遺書十六冊

王襄曰「古葡字與服通今作箙箙字重文」見類纂正編三第十六葉上又曰「𥂴古箙字疑與𩦶通披牲胸曰𩦶或同于周世𩦶牲之禮歟周禮大宗伯『以𩦶辜祭四方百物』」見徵畫考人名一葉下

于省吾曰「卜辭葡字孫詒讓謂其讀當為矢服之服毛公鼎『魚葡』亦即詩之『魚服』」舉例上三八 羅振玉謂其字本象箙形變而為𤰈 葉玉森謂諸箙字為祭名或用牲之法如羅說即例按孫羅釋形是也說文以葡為从用苟省失之葉氏釋義未塙葡字應讀作副亦即𩦶辜之𩦶葡經傳通作備說文

孫詒讓曰「𤰈字與葡字相近攷說文用部「葡具也从用苟省」金文毛公鼎葡字作𤰈亦可之證其讀當為矢箙服之服金文丙申角父癸角有子𤰈字舊釋為角子父己爵有𤰈字旧釋為箙矢形似並即此字而爵文从二矢在服中形尤明晰毛公鼎魚葡亦即詩之魚服古服葡声近字通說文牛部「犕易曰「犕牛乘馬」从牛葡聲今易犕作服是其例也」見舉例上卅八葉上按孫書早為說應列羅說之前

按說文「葡具也从用苟省」契文象矢箙形矢箙以盛多矢故引申有全具之義孫羅釋𤰈字形王襄于省吾說字義均塙不可易卜辭葡字均當讀為備金文作𤰈毛公鼎𤰈番生簋𤰈丙申角與卜辭同

爻

爻藏一〇〇、二　爻餘七、一　爻餘七、二　爻拾十、六　爻前六、五十、四　爻後下、十四、四　爻後下、四一、一

羅振玉曰「卜辭中學戊亦作爻戊殆古音同相假借」見增考中十八葉上

按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卜辭學戊亦作爻戊人名無義可說又疑段爲駁辭云「王弜爻馬亡疾」拾十、六爻馬駁馬也說文「駁馬色不純从馬爻聲」按色不純亦有交雜之義是當云爻亦聲也又云「囗叀囗新寢至貞自叀囗六爻囗」藏一〇〇、六言六爻不詳其義當兼易六爻之義也又云「㞢其爻乙亥卜貞爻其爻雨止」續六、二、八義亦不明金文作爻盉文爻宰卣爻爻父乙簋爻父乙尊爻父丁簋